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1年 第5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目 录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

- 3 时殷弘 / 世界格局：彼此歧异的短中期
状态与长期趋势
- 19 施 展 /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

中国与欧亚边疆

- 37 黄达远, 孔令昊 / 文明论视角下的“俄
国·中亚”空间建构及其对晚清中
国的影响
- 62 袁 剑 / 欧亚边疆：中国知识视野中的
亚美尼亚形象变迁及其时代性
- 79 石 靖, 吴大辉 / 格鲁吉亚的历史记忆：
国家发展转型中的精神全景与细节

国别与区域研究

- 111 焦一强, 朱 艳 / “选择性互动”与乌克
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回暖评析
- 141 王 志, 王 梅 / 国家身份、国内政治
与地缘博弈——乌克兰地区一体化
政策探析
- 169 苟利武 / 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社会危
机——独立 30 年后的乌克兰社会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本期执编：张 昕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 年 10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1 年第 5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Ши Иньхун

Мировая картина: расходящиеся краткосрочные и среднесроч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3)

Ши Чжань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в постэпидемическую эпоху (19)

Хуан Даюань, Кун Линха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Россия-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и их влияние на Китай эпохи поздней Цин..... (37)

Юань Цзянь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китайски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взгляды на меняющийся образ Армении и его периодичность..... (62)

Ши Цзин, У Дахуэй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Грузии: общая духовная картина и детал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ы (79)

Цзяо Ицян, Чжу Янь

Потепления немец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после кризиса в Украине..... (111)

Ван Чжи, Ван Мэй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гры: Политик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Украины..... (141)

Гоу Лиу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я, социальная мобильность и социальный кризис: Укра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сле 30 лет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169)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1 年第 5 期 (双月刊)

Contents

Shi Yinhong

World Configuration: Divergent Short and Medium-term Situation and Long-term Trends (3)

Shi Zhan

The Global Order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19)

Huang Dayuan, Kong Linghao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Spac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s o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37)

Yuan Jia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The Image Change of Armenia and its Epochal Characters from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62)

Shi Jing, Wu Dahui

Georgia’s Historical Memories: Spiritual Panorama and Details of a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79)

Jiao Yiqiang, Zhu Yan

“Selective Interaction” and German-Russian Rapprochement Since the Ukrainian Crisis (111)

Wang Zhi, Wang Mei

National Identity, Domestic 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 Game: An Analysis of Ukraine’s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141)

Gou Liwu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Crisis: Ukrainian Society after 30 Years of Independence (169)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彼此歧异的短中期状态与长期趋势

时殷弘*

【内容提要】主要因为结构性和情势性兼具的中美互动式博弈,再加上全球新冠大流行的巨大刺激作用,由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各自以中美为首的两大联盟的对抗和竞斗格局已初露端倪,或者说世界权势政治格局的两极化已开始启动,而且在短期和中期内大概将变本加厉。然而,如果这也是长期趋向,那么,全球或将分裂为以中美两个各自为首的“紧密阵营”和一个非常巨大的“中间区”,后者将逐渐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特征,伴之以相应的国际政治实践,代表未来世界政治主潮的也许将是这个中间区。

【关键词】中美博弈 世界格局 中间区 大国关系 世界政治未来趋势

【中图分类号】D8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5-0003(16)

主要因为结构性和情势性兼具的中美互动式博弈,再加上全球新冠大流行的巨大刺激作用,由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各自以中美为首的两大联盟的对抗和竞斗格局已初露端倪,或者说世界权势政治格局的两极化已开始启动,而且在短期和中期内大概将变本加厉。

然而,倘若像很可能的那样,未来中美竞斗和对抗加剧、中美冲突的可能增进,那么世界权势格局的长期趋势大概会与短中期状态相反,即全球或将分裂为中美各自为首的两个“紧密阵营”和一个非常巨大的“中间区”,后者将逐渐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特征,伴之以相应的国际政治实践。代表未来世界政治主潮的也许将是这个中间区,而非超级大国。

*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任教授。

一、短中期状态（上）

随着中美对立和竞斗的迅速加剧，日本成为世界格局中美国战略阵营内的头号协从。特别与台湾问题上严重的军事政治紧张密切相关，日本加强与美战略配合，严重冲击甚而损毁作为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台湾问题底线。2021年3月16日举行的日美“2+2”会谈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共同社据出自日本政府的消息报道称，岸信夫与奥斯汀在会谈中约定，台湾海峡两岸间爆发军事冲突时，日美两国军队将就保卫台湾紧密合作，日本很可能派遣自卫队保护从事军事干涉的美国战舰和军机。^①4月4日，时任首相菅义伟发表电视讲话，说台湾的和平与稳定乃区域关键，“至关重要是日美合作，使用威慑去创造一种台湾和中国可以在其中找到和平解决的环境”。^②菅义伟4月15日抵达华盛顿与拜登举行美日峰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告，美日“强调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跨台海问题”。^③这是自1969年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提出台湾对日本安全是重要因素）之后，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中再次提到台湾问题。

日本共同社2021年4月24日报道，据日本政府消息来源，内阁正在研究美中两国就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可能的反应方式，在现行国家安全法律限定范围内，研究集中于三种形势：安全危机浮现，若不抑制就很可能冲击日本安全；“紧密伙伴”遭受攻击，危及日本生存；日本自身遭到直接攻击。^④大概，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6月28日对美国赫德逊研究所的演讲最能表现菅义伟内阁的心迹甚或真实立场：必须在中国对台湾的

① “US, Japan Agree to Work Together in Event of Beijing-Taiwan Military Clash, Sources S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31, 2021.

② “Japan’s PM Aims to Calm China-Taiwan Tension on US Visit”, *Associate Press*, April 4, 2021.

③ “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April 16, 2021.

④ “Japan Gov’t Studies SDF Response in Event of Taiwan Strait Conflict”, *Kyodo News*, April 24, 2021. 这里的“紧密伙伴”实际上首先指台湾当局。时至当今，甚至还可能有了日台直接军事合作的迹象。卫星照片显示，2021年5月1日，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阿武隈级护卫驱逐舰与台湾海军一艘基隆级导弹驱逐舰可能从事了联合侦察行动，监察穿经日本最西端有人居住岛屿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狭窄水道的人民解放军海军护卫舰“滨州号”。“Taiwan and Japan Track China Warship Together in Apparent Team-up at Sea”, *Newsweek*, May 4, 2021.

巨大压力面前“觉醒起来”，“保护作为一个民主国度的台湾”。^①更有甚者，7月6日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对记者称，日本在密切监察台海局势。他在7月5日的演讲中强调，如果台湾问题爆发危机，就可能造成“威胁（日本）生存的形势”，“冲绳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因而日本将与美国派遣军队联合干涉。^②

拜登政府将印太当作对华战略乃至整个对外战略的最关键概念，确认和宣布印太四国联盟在美国的印太区域政策中起“根本的、基石的”作用。^③印太四国联盟，还有美日澳以外的主要海洋发达国家英国及加拿大，已构成美国战略阵营的首要基干。2021年2月18日，印太联盟四国外长举行线上会议。会议结束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告诉记者，“四国外长一致强烈反对中国以武力改变印太区域现状的任何企图”。3月12日，由拜登政府提议的印太联盟四国政府首脑峰会线上举行，发表联合声明称，四国联盟将为在东海和南海“应对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遭到的挑战”便利合作，并且针对中国的“疫苗外交”约定，资助印度大力增长新冠肺炎疫苗生产能力，将巨量疫苗输往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④

3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特·坎贝尔接受澳大利亚报纸采访，说中国不停止对美国的紧密盟国澳大利亚的经济强制，美国就不会与中国改善关系。^⑤此后，“经济强制”成为美国及其发达盟国对华主

① “Japan Minister Says necessary to ‘Wake Up’ to Protect Taiwan”, *Reuters*, June 29, 2021. 中山泰秀在这次演讲中甚至公开质疑美日等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经得住时间考验。

② “Japan Deputy PM Says Need to Defend Taiwan with U.S. if Invaded-Media”, *Reuters*, July 6, 2021.

③ “Biden Security Adviser: US Must Be Prepared to Impose Costs for What China Is Doing”, *Newsmax.com*, January 29, 2021.

④ “Secretary Blinken’s Call with Quad Ministe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8, 2021;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March 12, 2021.

⑤ “U.S. Tells China to Improve Ties with Australia: U.S. Official”, *U.S. News*, March 16, 2021. 就经济强制作为中国对外政策重大工具的显著浮现，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一位首席日本问题专家写道：“中国已不犹豫使用其非同小可的经济势力，将曾经被视作‘双赢’的、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互相依存转变为一种较强制性的杠杆工具……中国领导人已愈益选择用撤除贸易和其他经济裨益去显示他们对日本、澳大利亚和潜在的对欧洲国家的愤恨。”Sheila A. Smith, “The Biden-Suga Summit: A Full Agenda for An Uneasy Era”, *Kyodo News*, April 17, 2021.

要抨击之一。5月5日，G7 外长会议闭幕时发表公报，宣布“我们将集体努力，面对专断的、强制性的经济政策和做法促进全球经济适应力”。^①在中国政府5月6日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3日对新闻界重申坎贝尔先前所言，说“我们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明，针对我们的最亲密伙伴和盟国的此类行动将怎样阻碍我们自己对华关系的改善”。^②顺便可以注意，针对对华态度较温和、力求维持和发展与华自由贸易关系的新西兰，或许是在华盛顿的支持和鼓励下，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飞赴新西兰，5月31日在旅游地皇后镇当面游说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阿德恩表示，新西兰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对华维持“强有力立场”，与澳大利亚的相似。^③

4月28日，莫里森宣布，澳政府将支出5.8亿美元，在2026年以前完成北部四个军事基地的改建升级，并且与之相连扩展澳军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④此前3月中旬，美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和国防部长辛格达成共识，要深化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和防务、情报、后勤合作，以“威慑中国或任何其他想要与美国较量的国家”。^⑤2月3日，一架B-1B战略轰炸机由一架印度战斗机伴飞，抵达班加罗尔国际机场，这是美国轰炸机1945年之后首次飞抵印度次大陆。^⑥印太司令部请求国会五年内拨款273亿美元，作为新计划“太平洋威慑倡议”（the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的资金。该计划除加强关岛的导弹防御外，还为下述两个项目提供资助：（1）印太美军与四国联盟其他成员国的联合演习；（2）加强信息技

① “G7 Ups Pressure on China over Human Rights Abuses, Economic Coercion”, *Kyodo News*, May 6, 2021,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1/05/8ae0ee1fdc99-urgent-g-7-urges-china-to-fulfill-obligations-as-major-economic-power.html>

② “U.S. Will Not Leave Australia Alone to Face China Coercion-Blinken”, *Reuters*, May 14, 2021.

③ “Down Under Leaders Minimize China Split, Urge Virus Probe”, *Associate Press*, May 31, 2021. 阿德恩还说，新西兰“无疑”仍是美英澳加新“五眼”情报联盟的忠实成员，并且希望世卫组织继续调查新冠疫源。

④ “Australia to Upgrade Military Bases, Expand Wargames with U.S”, *Reuters*, April 28, 2021.

⑤ “Austin, Blinken Trip All About Partnership with Asian Allies”, U.S. Dept. Of Defense, March 13, 2021.

⑥ “John A. Tripak, B-1B Makes First US Bomber Visit to India since 1945”, *Air Force Magazine*, February 8, 2021.

术，以便冲突爆发后阻止中国锁闭印太区域内盟国的通讯。^①到6月上旬，五角大楼正式请求国会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时，款额已超过500亿美元，提议的资助项目也相应增多，添上了新的夏威夷雷达防御、太平洋地区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兵员增加、更多情报和侦察资产等。^②

二、短中期状态（中）

印太联盟正在迅速有效地推进自身的扩展，争取直接或间接地包括英国和欧盟主要国家，与北约密切勾连，甚至还有韩国的局部参加，表现该联盟扩展其涵盖的功能领域，使之包括诸多非战略军事或准战略军事方面。不仅如此，近来美国与大多数盟国在涉华三方面——重组供应链、新冠疫苗第二轮国际独立调查和“网络与技术外交”——的合作也特别值得注意。

增多印太联盟的强国成员和扩大其强国联系，显然是拜登政府的一项目标。对此，《泰晤士报》2021年1月29日报道，英国政府积极响应，将其作为英国脱欧后战略的一部分。^③3月16日，英国内阁向国会提交英国脱欧后对外政策方向规划文件，其中将与美国协作和英国战略武力部署于“愈益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印太区域列为对外政策优先。^④

多少出自与印太联盟协调的需要，英法德三国已宣布2021年内在南海显示武力存在。法国最起劲。法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埃默罗德号”已于2021年2月初穿越南海，两栖攻击舰“托内尔约讷号”和护卫舰“舒尔库夫号”将两次穿越南海的“北京声索水域”（英国《邮报》语）；^⑤作为“贞

① “U.S. Commander Seeks \$27 Billion Master Plan to Hold Back PLA in Indo-Pacific”,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3, 2021; “U.S. Admiral Calls for Ground-based Offensive Weaponry in Western Pacific”, March 9, 2021, <https://wtaq.com/2021/03/09/u-s-admiral-calls-for-ground-based-offensive-weaponry-in-western-pacific/>

② Brad Lendon, Ellie Kaufman, “US Military Gets ‘Laser Focused’ on Keeping Up with China”, *CNN*, June 11, 2021.

③ “Boris Johnson Considers Join ‘Asia Nato’ to Resist China”, *The Times*, January 29, 2021.

④ “U.K. Seeks to ‘Moderate’ China with Push for More Influence in Indo-Pacific”, *Reuters*, March 16, 2021.

⑤ “France Sends Navy Mission to South China Sea As Tensions Build in Beijing’s Back Yard”, *The Telegraph*, March 7, 2021; “France Wades into South China Sea with A Nuclear Attack Submarine”, <https://uk.news.yahoo.com/france-wades-south-china-sea-155309089>

德”年度演习的组成部分，法国战舰还将参加与印太四国联盟所有成员国海军一起进行的大规模演习。不仅如此，法国还协同日本和美国，5月11至17日在日本西南长崎县、宫崎县和鹿儿岛县举行代号为ARC21的地面作战演习，有1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60名法国陆军、6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和有关军舰军机参加。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就此在演习前说，法国“是唯一在印太区域有经久军事存在的国家，它也是一个与日本共有自由和开放印太视野的、志趣相投的国家”。^①

英国海军行动规模特大，也格外张扬。5月22日，英国6.5万吨最新型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率其庞大的打击群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经地中海前往印太洋域，包括穿经南海和访问新加坡、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国，与盟国和伙伴国舰队作数次联合演习，这被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称作“一代人以来最重大的皇家海军部署”。^②5月底，该打击群驶达葡萄牙海岸，开始与包括18艘战舰和5000名军人的北约海军联合演习。一向热衷于推进北约武力与印太区域密切勾连的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登上“伊丽莎白女王号”，称“我们面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包括随中国崛起而来的力量对比转移”，而这次联合演习“表达北约的决心”。^③6月2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数架F35-B战机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起飞，由英国类似战机陪同，在中东上空打击“伊斯兰国”（IS）目标，是为1943年以来美国战机首次从外国战舰上起飞投入战斗使命。^④7月27日，“伊丽莎白女王号”刚过新加坡海峡进入南海，就与其打击群中的两艘英国战舰、一艘美国战舰和一艘荷

① Reito Kaneko, “Japan Ground Troops Begin Joint Military with U.S, France”, *Kyodo News*, May 11, 2021.

② “HMS Queen Elizabeth’s Indo-Pacific Deployment to Boost U.K.-Japan Cooperation”, *Navalnews*, February 4, 2021. 该打击群除“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外，还有英国海军的两艘导弹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两艘补给舰和一艘潜艇，外加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和荷兰海军的一艘护卫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将载有18架F35B垂直起降战机，其中10架出自美国海军陆战队。“US Marine Corps F35B Flew over 5000 miles for A Deployment Aboard UK Aircraft Carrier HMS Queen Elizabeth”, *Yahoo news*, April 28, 2021, <https://news.yahoo.com/us-marine-corps-f-35s-182643750.html>

③ “Battleship Diplomacy: Britain’s New Aircraft Carrier Joins NATO, Has Messages for China”, *Reuters*, May 28, 2021, <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21-05-28/battleship-diplomacy-britains-new-aircraft-carrier-joins-nato-has-message-for-china>

④ “HMS Queen Elizabeth: US F-35B Fighter Jets Fly First Combat Missions off Foreign Aircraft Carrier Since World War II”, *CNN*, June 23, 2021.

兰战舰会同三艘新加坡战舰进行联合演习。^①

还有欧洲的其他重大角色。德国政府 2021 年 3 月初宣布，一艘德国护卫舰将于 8 月驶往亚洲，在返回途中穿越南海；虽然，德国政府申明，它不会进入中国控制的岛礁周围 12 海里水域。^②令美国海军首脑、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欢愉的是，盟国海军纷纷向他表示“旨趣盎然”，要花费更多时间和资源与美国海军一起训练，特别是在针对分别拥有约 60 艘潜艇的中俄两国的反潜战方面。^③至于作为多国组织的欧盟，也在南海问题上发动针对中国的外交干预。2021 年 4 月 24 日欧盟发表声明，指责中国的行为、包括约 200 艘大中型船只组成的渔船队久驻牛轭礁，危害南海和平与稳定，敦促所有争端方遵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就菲律宾诉案的裁决，而该裁决完全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声索和主权声索。^④

在当前和未来可预料的时期内，欧盟与其主要国家在它们关注的绝大多数涉华重大问题上，都由于它们的自主决定和美国的影响以及这两者的互动，采取与美国及其海洋性盟国大致相同或较相似的立场，或者说所同大于所异。这些重大问题是台湾、南海、美日军事同盟和东海、印太四国联盟及其与北约的联系、新疆、香港、贸易争端和产业政策、高技术脱钩和遏止、产业链重组、意识形态影响竞争、据称的网络攻击和信息造假、国际独立调查新冠肺炎流疫起源。由此看来，欧盟与其主要国家的立场及相关行为基本是与中国对立或竞斗，只是程度上稍缓于美国及其海洋性盟国。何况，欧盟与其主要国家对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着力尊重和大力拉拢盟国感到欢欣，较多地接受其影响在所难免。当然，欧盟与其主要国家在对华贸易和投资、应对气候变化、原则上立意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伊朗核问题等少数问题上与中国有较多相似立场和相关合作。这些对中国和欧洲来说当然都至关重要。

① “China Media Says U.K. Still in ‘Colonial Days’ as Navy Enters Contested Waters”, *Newsweek*, July 28, 2021.

② “Beijing to Berlin: Respect South China Sea Sovereignty during Frigate Visi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3, 2021.

③ “US Allies Want to Spend More Time Practicing to Hunt Russian and Chinese Subs, Top Navy Admiral Says”, *Insider Asia*, July 1, 2021. 该报道说，“美国的区域盟友正在增进它们自己的反潜战能力……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新西兰购买了 P-8 反潜巡逻机，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军队 2021 年与美国海军一起进行了反潜战演习”。

④ “EU Blames China for Endangering Peace in South China Sea”, *Reuters*, April 25, 2021.

但是，它们不会或至少不大会对欧中关系有经久的决定作用，也不会或至少不大会显著阻滞欧洲在对华态度上较接近美国。

拜登政府积极促使北约与印太联盟或其非美成员国密切勾连，而且在这方面有其首要协作者，即一向热衷于推进北约武力多少扩至印太区域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①2021年6月1日在北约外长线上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北约应当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韩国和新西兰的纽带。布林肯同时还表示支持斯托尔滕贝格使北约“更有弹性和更能对抗全面挑战”的努力，它们来自中国和俄罗斯。^②拜登总统6月中旬访欧前夕，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阿曼达·斯洛特就这次访问表示，北约需要“采取行动去保证它适当地摆出态势对付较新的威胁”，“中国就是这些威胁之一，我认为（北约各国）领导人将评估这一需要，以便经调整去应对北京对我们的集体安全、繁荣和价值所展现的挑战”。^③

6月14日在布鲁塞尔，北约举行有拜登亲自参加的成员国政府首脑峰会，会后发表公报，宣称“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与（北约）同盟安全相关的地区，中国申明的野心与其伸张的行为构成系统性的挑战”，宣布北约计划与印太联盟成员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和韩国加强“政治对话和实际合作”，以促进共同安全和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此，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已推动其他成员国同意在2022年的北约峰会上修改作为战略总纲的北约“战略概念”，将应对中国的挑战纳入其中。^④

近来，美国与其大多数盟国在涉华三方面——重组供应链、新冠疫源第二轮国际独立调查和“网络与技术外交”——的合作特别值得注意。在第一

① 在这方面，斯托尔滕贝格的最响声，是他在2020年6月8日公开呼吁欧亚澳三大洲自由民主制国家联合起来，“捍卫一直使我们保持安全几十年的全球规则和体制”，“最终维护一个基于自由和民主、而非基于霸凌和强制的世界”。他特别强调，遥望十年后，北约需要更密切地“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之类志趣相投的国家共事，捍卫令我们已保持安全几十年的全球规则和体制”。“NATO Chief Urges Allies Not to Go It Alone”, *Associate Press*, June 8, 2020.

② “U.S. Calls on NATO to Deepen Ties with Japan Amid China’s Rise”, *Kyodo News*, June 2, 2021.

③ “China the Spectre at the Feast As Biden Aims to Rally Democracies on Europe Trip”, *The Guardian*, June 10, 2021.

④ “NATO Says China Poses ‘Systemic’ Challenges, to Enhance Japan Ties”, *Kyodo News*, June 15, 2021.

个方面，联合对付中国被指控的“经济强制”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5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G7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其中宣布“将集体努力，面对专断的、强制性的经济政策和做法促进全球经济适应力”。^①6月15日美国欧盟峰会决定成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主要负责就高技术领域针对中国去协调美欧的政策。^②在第二个方面，一系列事态令新冠疫源问题针对中国重新发酵后，国务卿布林肯6月第一周表示拜登政府决心就疫源“寻根究底”，向中国问责。^③与此相应，欧盟领导人冯·德莱恩和米歇尔于6月10日呼吁世卫组织召集第二阶段在华疫源调查，不受任何阻碍和干预。^④在拜登的着力推动下，G7康沃尔峰会最后公报也作同样呼吁。^⑤在第三个方面，拜登政府7月中旬纲领性地抛出“网络与技术外交”，主要针对中俄两国，被凸显为与美国国家安全休戚相关的新型战略军事领域工具，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稍后，美国、英国、欧盟以及北约、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微软公司大同小异地协同指控和抨击中国国家机构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及传播勒索软件。^⑥

在力图整合诸军事同盟协力对华时，华盛顿还眼望首尔。对韩新冠肺炎疫苗供应的不确定性和芯片高技术继续准用的不确定性构成两大主要的直接和间接施压的杠杆。到4月间，美国的努力终于奏效：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4月30日据出自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青瓦台已决定文在寅总统5月21日访美时正式告知拜登总统，韩国部分地参加印太四国联盟，主要在高技术（特别是半导体技术和产品）以及新冠疫苗投放和气候变化方面。^⑦5月21日，在与文在寅的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拜登说，“我喜欢这位总统的原因是，他并非只谈论美国和朝鲜，恰如我并非如此一样，

① “G7 Foreign and Development Ministers Statement”, London, May 5, 2021.

② “US, EU Establish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o Compete with China”, *The Hill*, June 16, 2021; “A Common Market for Tech’: US and EU Begin Preparations for High-tech Divorce from China”, *Washington Examiner*, June 15, 2021.

③ “‘Axios on HBO’ Interviews Secretary of State Tony Blinken”, *Axios*, June 6, 2021.

④ “EU Joins Call for New Probe into Covid’s origins”, *Daily Mail*, June 12, 2021.

⑤ “G7 Calls Out China in Final Communique after Urging From Biden”, *Newsweek*, June 13, 2021.

⑥ “US Blames China for Hacks, Opening New Front in Cyber Offensive”, *CNN*, July 19, 2021.

⑦ “Korea to Support U.S.-Led Anti-China Alliance”, *Chosun Ilbo*, April 30, 2021.

他在谈论印太和世界”。^①文在寅则宣布，韩美商定将携手构建稳定的半导体、电动车蓄电池和医药品供应链。^②同日，三星电子和LG等韩国四大企业集团在华盛顿发布对美投资计划，总规模达 394 亿美元，其中三星电子投资晶圆代工工厂新建项目 170 亿美元，LG能源解决方案和SK创新投资约 140 亿美元，现代汽车在电动车生产和充电基建方面投资 74 亿美元。^③

令人吃惊和可能预兆不祥的是，在美韩首脑联合声明中，文在寅居然表示要“就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与美国协作。^④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据 2019 年 10 月以来的陆续报道，文在寅政府在从事韩国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战略强军，力求建造一艘可垂直起降F-35B战机的航空母舰和两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增进远程军事力量的投射能力，例如参与保护输油命脉中东水道。^⑤或许，未来参与保护的还有同样的输油命脉南海水道。不仅如此，5 月 21 日在美韩首脑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文在寅宣布美国同意取消 1979 年订立的对韩国自制导弹的限制（射程不超过 800 公里，弹头重量不超过 500 公斤）。由此，韩国据信将优先开发射程 1000 至 5000 公里的中程导弹，可打击远超出半岛的目标，还可能试图开发中远程潜射导弹或研制高超音速武器。^⑥

韩国的走向显示，“部分加入”印太四国联盟是拜登政府谋求扩展该联盟的重要方式，也是该联盟扩展其涵盖的功能领域、使之包括诸多非战略军事或准战略军事方面的重要表现。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将这一构想作为原则作了公开表述。他在 5 月 26 日对斯坦福大学索伦施泰因亚太研究中心发表线上演讲时说，2021 年秋天印太四国将举行集中商谈基础设施建设的线下会议，以便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斗和对抗。他强调，美国先前在亚洲帮助建设的“操作体系”需以种种方式予以振兴，“不仅由

① “Biden Announces US to Vaccinate 550,000 South Korean Service Members against Covid-19”, *CNN*, May 22, 2021.

② “文在寅：韩美将共建半导体电池医药品供应链”，韩联社，2021 年 5 月 22 日。

③ “韩四大集团发布 394 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韩联社，2021 年 5 月 22 日。

④ “S. Korea’s Moon Heads for G7 Summit Overshadowed by China”, *Reuters*, June 11, 2021.

⑤ “As Tension Rise in Asia Pacific, South Korea Is Building Its First Aircraft Carrier...Complete with US-Made Fighter Jets”, *CNN*, August 12, 2020; “South Korea Navy to Acquire Two Nuclear Power Submarine”, *Navy Recognition*, October 14, 2019.

⑥ “US Lifts Missile Restrictions on South Korea, Ending Range and Warhead Limits”, *Defense News*, May 25, 2021.

美国，也由使用该操作体系的其他国家，而这意味着日本，意味着韩国、澳大利亚，还有希望在亚洲和整体上做得更多的欧洲国家”。^①

三、短中期状态（下）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由拜登政府延续和大为加剧，美国近乎马不停蹄地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孤立和反推，因而迫使中国不仅在自身国力发展上、也在战略性外交方面采取相应的重要措施，以便在严重挑战面前捍卫中国的紧要利益。于是，两大联盟对抗和竞斗的格局已初露端倪，至少从 2021 年 3 月往后。3 月 22 至 23 日，中俄两国外长在桂林会谈，俄罗斯外长呼吁两国共同减少对美元和西方支付体系的依赖，反击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击，更加增进合作去反对美国霸权，中国外交部则宣布双方以联合声明“阐释了人权、民主、国际秩序、多边主义概念的正确内涵，展示中俄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意志”。^②拜登访欧前三项峰会结束之际和第四项峰会即拜登-普京日内瓦会晤前夕，俄罗斯在离夏威夷仅几百英里处举行冷战结束以来俄在太平洋的最大海军演习。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没有上限。^③6 月 28 日，习近平与普京举行视频会晤，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并且无保留地支持对方的内外基本政策。俄新社同日称，“美国的行动能导致俄中创建军事同盟”。^④

2021 年 3 月 27 日，中国与伊朗两国外长在德黑兰签署为期 25 年的经济合作协议，规定中国在今后 25 年里向伊朗投资 4000 亿美元，用于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军事合作，交换伊朗定期以折扣价格向中国提供石油。^⑤

① “U.S. Says Looking at Quad Meeting in Fall Focused on Infrastructure”, *Reuters*, May 26, 2021.

② “Russia, China Push for U.N. Security Council Summit, Lash Out at West”, *Reuters*, March 22, 2021; “外交部回应中俄外长桂林会晤”，人民日报客户端，2021 年 3 月 23 日。

③ “Russia Conducts largest Pacific Naval Exercise Since Cold War”, *CBS NEWS*, June 16, 2021; “外交部发言人：中俄合作上不封顶，下接地气”，国际在线，2021 年 6 月 15 日。

④ “Russia-China Military Alliance Talk Grows to Counter U.S. Pacific Plans”, *Newsweek*, June 28, 2021.

⑤ “中国与伊朗签署 25 年全面合作协议，涉政治、战略和经济合作”，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2021 年 3 月 28 日。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与金正恩分别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与朝鲜新任驻华大使互致口信，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朝方和有关方一道，坚持半岛问题政治解决方向，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新的积极贡献”。半岛非核化未被提及。金正恩则表示（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中两国应当团结反对“敌对力量”。^①7月11日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就中朝盟约缔结60周年金正恩致电习近平，再度称，面对“敌对力量”朝中两国间的“同志式互信和战斗式友谊日益加强”，习近平则致电金正恩，表示要“不断引领两国间友好合作关系进至新阶段”。^②7月31日朝中社报道，习近平与金正恩又一次互致电函，“电函强调中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形势下中方与朝方一起……依凭成功贯彻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成功捍卫、巩固和发展中朝关系”。^③简言之，中朝已恢复同盟关系话语和意识形态共性表述，半岛无核化已不再是中国对朝立场和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2021年2月初以来，中国政府顶住西方压力，坚持未对缅甸军方推倒议会政府和大规模镇压抗议浪潮做任何公开批评。

四、长期趋势

在很可能的未来局势即中美竞斗和对抗加剧、中美冲突的可能增进的情况下，世界格局的长期趋势如何？或者说，从这并非必定的假设出发，如何预计世界格局的长期趋势？

预示长期趋势的迹象可以先从俄罗斯说起。值得注意的是，与2021年俄罗斯大幅度加强对华战略协作关系的状况不同，或者说先前面对特朗普的普京与现在面对拜登的普京不同，差不多整个2020年，俄罗斯担忧过深地卷入急速加剧的中美竞斗，渴望保留或增进在此境况中的对外政策独立性。

① “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互致口信”，新华网，2021年3月22日。

② “Leaders of N. Korea, China Vow Greater Cooperation in Face of Foreign Hostility: KCNA”, *Reuters*, July 11, 2021.

③ “China’s Xi Vows to ‘Defend’ and ‘Develop’ North Korea Ties as Kim Rallies Army”, *Newsweek*, July 31, 2021.

某些与普京总统联系密切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思想界“大腕”敦促克里姆林宫倡导一种在中美之间的“新不结盟”路线，并且尝试引领“一个国家共同体，它们都不愿站在任何全球或区域霸权的觊觎者一边”。^①

还有更重要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有一些差不多众所周知的“世界观言谈”。例如2020年11月中旬马克龙接受法国《大陆》杂志采访时强调，欧盟各国必须继续努力，争取变得在防务和金融领域“独立于美国”，甚至在当选总统拜登入主白宫后亦如此。“只有我们认真，只有我们就我们的防务而言主权自主，美国才会尊重我们”。^②还有，例如印度尼西亚外长2020年9月8日明确表示，她的国家以及东盟“不想被拖入（中美）竞斗”。^③

所有这些类似的现象大概已经提示未来世界的某种意识形态特征，它基于未来世界的权势、利益和心理格局。在可以设想的“后新冠疫情时代”，除去站在美国或中国一边的极少数“忠诚协从”，世界其余国家受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必需和信念驱动，会努力维持或争取自己在不同程度上的中立和政策独立。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时候较靠近美国，在另一些领域和另一些时候较靠近中国，并且总的来说，有如国际危机集团联合国主任理查德·戈万2020年9月所言，“认为美国毁坏、中国贪势(the U.S. is destructive and China is power-hungry)，它们不觉得两者之中哪个很吸引人。雄心勃勃的欧洲人如马克龙见到填补领导作用空缺的机会，因而意欲挑战北京和华盛顿”。^④

也就是说，倘若如此，全球政治经济和“心理世界”便将分裂为两个“紧密阵营”和一个非常巨大的“中间区”。此“中间区”将足够能动，或者用欧盟外交事务首席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的话说，欧洲是竞争者，而非单纯的中美竞争场所。^⑤该“中间区”包含大多数大国——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

① Yaroslav Trofimov, Thomas Grove, “Weary Russia Tries to Avoid Entanglement in U.S.-China Sp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1, 2020.

② “Macron: EU Can’t Go Back to Relying on U.S. under Biden”, *Newsmax.com*, November 16, 2020.

③ “Don’t Trap us in Your Rivalry, Indonesia Tells U.S. and China”, *Freemalaysiatoday.com*, September 8, 2020.

④ “As U.S., China Squabble at U.N., A Plea”, *Reuters*, September 26, 2020.

⑤ “Borrell Urges EU to Be Foreign Policy ‘Player, Not Playground’”, *Politico*, December 9, 2020.

国，它们单个的分量虽然不如中美两国，但仍那么重要，那么独立，那么有“战略性”，以致依据它们在不同的相关问题领域的利益和信念偏好，迫使美国或中国对它们作重要让步。也因此，中国的外部环境严峻包含现有的与正有或将有的两大含义：现有的主要来自美国的对抗和高压，正有或将有的可能主要来自中间区的疏离和抵制。

非常巨大的“中间区”虽然将包含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五花八门的各式国家，但将逐渐形成其意识形态共通处，或曰其共同的意识形态鲜明特征，那就是世界多极化、霸权斗争非全局性、世界重大问题多样性、“领导作用”随问题领域不同而区分化、其余国家不与超级大国军事结盟或全面结伴（特别是经久的战略结伴）等观念，那大致正是中国在若干年前经久信仰和倡导的。如法国总统马克龙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联合国大会所言，“今天的世界不能归结为中美之间的单纯竞斗，不管这两大强国有多大的全球分量”。^①亦如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2020 年 9 月 13 日所言，“欧盟必须界定自己的利益，必须强大和独立——独立于中美两国。这对在 21 世纪成功至关重要”。^②2021 年 1 月 26 日，在拜登入主白宫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仍对欧盟强调，须对中美竞斗保持总的独立和中立态势。^③代表未来世界政治主潮的也许将是此中间区，而非超级大国。

因此，有一种重大的未来可能，即全球政治和思想观念环境发生转变，变得不那么容忍霸权性权势政治，更强劲地倾向民族国家权利和政策独立，平等主义国际/跨国舆论将起更大作用。在一个高技术时代里，任何大国强国都更难以在多数不同的功能领域内一概拥有优势。

其实，根本的个中道理早在 1752 年就由大卫·休谟道出。这位大哲学家和史家在其著名的《论均势》一文末尾强调，“巨型君主国（当时代人这么称呼大霸权国）大概毁坏人性；在它们的飙升、持续甚至崩塌中，那从不可能距离其确立很久。……因而，人性制约其本身的无限腾升；因而，野心

① “Emmanuel Macron Speaks at UN General Assembly”, *Rupture Forums*, September 25, 2020.

② “EU and China Talk Trade Despite Rift”, *Bangkok Post*, September 14, 2020.

③ “Davos 2021: Merkel Criticises COVID ‘Transparency’”, *Yahoo Finance U.K.*, January 26, 2021.

盲目地致力于毁伤征服者”，波旁法国、哈布斯堡奥地利、哈布斯堡西班牙、鞑靼帝国、罗马帝国莫不如此。^①此乃至理名言。

【Abstract】 Mainly due to structural and situational interactive Sino-U.S. game, coupled with shocks by the global pandemic and greatly advanced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mpetition pattern of the two major alliances headed respectively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emerging. In other words, the polarization of global power and politics has begun, and it will probably intensify in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 Nevertheless, if this is also a long-term trend, the world might split into two “close camps” headed respectively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very huge “intermediate zone”, of which the latter will gradually form a common ideology, accompanied by correspo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ractice. Perhaps it might be this intermediate zone that represents the main trend of future world politics.

【Key Words】 The Sino-U.S. Game, the World Configuration, the Intermediate Zone,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Future Trend of World Politics

【Аннотация】 В основном из-за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и ситуативной интерактивной игры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ША,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огромным стимулирующим эффектом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андемии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нова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Байдена энергично продвигает модель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двух основных альянсов, возглавляемых Китаем и США,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поляризация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началась, и она, вероятно, усилится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и средне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Однако если это тоже долгосрочная тенденция, то мир может разделиться на два «близких лагеря» во главе с Китаем и США и очень огромную «среднюю зону», последня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формирует общие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① 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Part II. Essay 7, First published in 1752, <https://davidhume.org/texts/empl2/bp>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ой, возможно, именно эта промежуточная зона представит собой основной тренд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будуще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гр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ША, мир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промежуточная зон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будущ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责任编辑 崔 珩)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

施展**

【内容提要】如何理解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需要特别关注几组核心要素：力量与人心、地缘与观念、陆地与海洋、政治与经济、大国与小国，以及技术更新。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秩序将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在经济上，各国极度相互依赖，且这种依赖不会因为贸易、政治对抗而发生实质性逆转；但在政治上，又相互不信任，高度对抗。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大体上可以用“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来概括。中美之间这种比较优势的不同，在十几年之内不会出现实质性逆转，因此，整体性的脱钩是做不到的。但无论如何，过往的国际秩序无法继续下去。今天的世界很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这样一种再分配机制应该通过一些穿透国界、不以国家为单位的产业来实现。在这些产业的运转中，基于经贸过程找到某种新的分配机制，当下的困境才有解，我们才有可能找到某种新的全球秩序的生长基础。数据问题、气候问题、病毒问题（公共卫生）都是全球性的，无法以单个国家为单位来解决，这三个人类要共同面对的普遍问题，对应着三个产业：互联网经济、新能源经济、生物制药产业。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应当通过这些产业来寻找。此时需要的是突破过去的观念与框架，进行某种升维，找到新秩序的真正出路。

【关键词】全球秩序 新冠疫情 全球再分配机制 新兴产业 全球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5-0019(18)

* 本文内容来源于“吴晓波频道年中经济论坛”演讲实录（2021年7月27日），感谢论坛主办方和施展老师授权本刊发表。经作者修订，相关内容和表述有所变动和更新。

** 施展，外交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一、分析国际秩序的五组要素

本文的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应该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很多人会觉得国际政治、国际秩序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是每个人始终都要面对的最大约束条件。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风口很重要，但是这个风是由什么推动的？风到底往哪里吹？风口的背后有多层约束条件，其中最大的一层条件，便是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比如，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美方认为三井、三菱等财阀是日本发动战争的重要驱动力，便把这些财阀全部解体，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日本转化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在解体的过程当中，朝鲜战争爆发，那些即将被解体的财阀，突然之间获得了重生的机会，这才有了之后的日本汽车席卷全世界。日本汽车能够席卷全世界是因为它的质量很好吗？当然，它的质量的确不错，但是如果它都没有机会生存下来，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成功呢？所以，对日本企业来说，最大的风口无疑就是当时的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没有朝鲜战争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这个案例表明：当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时期，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对未来的判断。既然国际政治如此重要，那么究竟该怎么分析、判断和把握？分析国际政治有很多具体的方法，但最核心的是几组要素的对比，疫情下、疫情后也是如此。

（一）力量与人心

大家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①这个说法没错，但究竟什么才叫利益？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这件事情往前推才是利益，有的认为往后拉才是利益。谁才是正确的？这取决于一个国家认为自己究竟是谁，自己想要什么，它认为理想的、正当的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判断，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人心。力量决定了一国在国际政治中博弈的能力，而人心决定了该国在国际政治中博弈的方向。对什么才是“利

^① “Treaty of Adrianople---Charges against Viscount Palmerston”, *HC Deb*, March 1, 1848, Vol.97, pp.66-123.

益”的理解，这和利益本身无关，只同所抱持的观念有关。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既要看到力量的这一面，又要看到人心的这一面，两者是无法相互替代的。可以进一步明确：力量的较量是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人心的较量是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国际政治中，两种冲突都存在，但有很大的区别：利益冲突要的是钱，观念冲突要的是命。

比如，19 世纪的普法战争，普鲁士大军一路打到巴黎城下，然后法国赔了一大笔钱，普鲁士人就撤了，在当时这就是一场利益冲突。只要是利益冲突，用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只是赔多赔少。可是在二战当中，战争后期德国曾经有人向西方提出谈判邀约，不想打了。但是对西方来说，和谈是不可接受的，必须不惜代价把纳粹德国消灭——这就是观念冲突。

（二）地缘与观念

大家也肯定注意过另一个说法，苏联在后期进行改革的时候，努力去配合西方，愿意按照西方的要求来改造自身，直到最后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才发现上当了，西方仍然排斥它。于是，今天俄罗斯重新开始跟西方较劲。

实际上这种说法混淆了一个事实，国际政治上的冲突，既包括地缘冲突，又包括观念冲突，需要加以区分。当年苏联跟西方之间，彼此当然有观念冲突，双方意识形态不同。上面提及观念冲突要的是命，但这并不代表死了之后，一切就结束了。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站起来了，观念冲突没了，地缘冲突却还在。俄罗斯所处的位置、所拥有的力量等一系列情况，决定了其与西方之间永远存在着地缘冲突。

没有国家能够选择邻居，无论俄罗斯人怎么表达善意，观念变成什么样子，波兰人都难以真正信赖俄罗斯人，因为两者的力量差距太大，这就属于地缘冲突。

但是这两种冲突又有着一些重要的质的区别。地缘冲突是永恒的，但是可以交易；观念冲突是可变的，却不可交易。

仍然以德国为例，二战当中的德国和英美盟军必须分出胜负，没有妥协与合作的可能。但是等到二战之后，德国的观念改变了，那么它们又变成非常紧密的盟友了，这说明观念冲突是可以改变的。

在观察国际政治的时候，要分析清楚所讨论的这些冲突，究竟是地缘冲

突还是观念冲突，或是两种兼备。这个事实不做仔细辨别的话，很可能就会导致误判。

（三）陆地与海洋

我们还可以看到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很值得反思的现象，从 18 世纪以来，一直到二战结束，英国都是霸主，中间无数个起来挑战它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英国是海洋国家，所有的博弈过程，获胜的始终是海洋国家，陆地国家没有一个挑战成功。

内中原因在于，海洋国家在打造一套开放性的秩序，而陆地国家则是在维系一个封闭性的秩序。开放性的秩序让一个国家能把对手之外的所有人都全都拉过来做自己的盟友，封闭性秩序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自己的资源耗尽，就会败下阵来。比如，拿破仑为了对抗英国，把整个欧洲大陆都打了下来，组建了一个封闭的市场，把英国完全排除出去。但结果是，英国反过来代表全世界封锁了欧洲大陆。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有强大的海军，更因为英国的财政基础是海上贸易，其战争和贸易都从海上走，两者的财政需求是同构的，因而战争成本较低。而对于法国来说，其战争在陆地上，贸易却尝试从海上进行，两者不同构，导致战争成本高，时间长了就支撑不下去。

区分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关键，不在于一国究竟是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而在于该国追求的是一个开放的秩序，还是一个封闭的秩序。如果一国追求的是封闭秩序，那就只能建立起一个小市场。而致力于开放秩序的那个国家，将建立起一个大市场。大市场的效率要高于小市场，谁能主导大市场，谁就更有机会赢得竞赛。比如，日本在二战期间试图把整个东亚打造成自己的专属领地，建立一个封闭秩序。而到二战后，它放弃了这个追求，投入到国际开放的秩序中，经济影响力就有了巨大提升。

参与的是封闭秩序还是开放秩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来说，有着巨大差别。

（四）政治与经济

在讨论国际政治的时候，容易停留在政治层面本身，但政治和经济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任何一项政策，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落实为一个财政方案。没有财政方案支持的政策，根本不可能行得通。而财政方案来自于国

家的税收，税收则取决于该国的经济能力。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根本不由本国说了算，而是取决于全球市场的波动。

举个略远的例子。明朝晚期，经济曾经非常繁荣，历史教科书上经常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很多人都在感叹，如果没有大清入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持续发展，后面的历史就截然不同了。可是为什么经济那么繁荣，明朝晚期财政还会陷入困境呢，为什么会军饷不足以致走向末路呢？明朝晚期的经济繁荣并不仅仅是江南地区发展得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那个银矿在短短几十年里，开掘出来的白银数量超过了此前人类历史上开掘出的所有白银。数量巨大的白银流向中国，购买丝绸、瓷器、茶叶等等，需求被迅速激活，于是便有了明朝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非常繁荣。可到了 1618 年，欧洲大陆爆发了三十年战争，一直打到 1648 年，西班牙人的白银不再流向中国购买商品，而是回到欧洲充作军费。中国的货币供给突然不足，需求也急剧萎缩，经济就陷入了衰败，到了末期拿不出军饷，大清就在 1644 年入关了。综观整个过程，明朝的财政自由度并不是它自己就能控制的，而是受制于整个大的国际市场的波动。而世界市场怎么波动，又跟其他国家的政治选择有各种各样的关联，大家是互相影响的。

世界市场因此构成了一个传导机制，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的政治政策是有可能发生联动关系的。因而在整个过程中，人们是没有办法仅仅就政治论政治、就经济论经济的，所有东西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五）大国与小国

在国际政治当中，大国与小国的博弈地位以及博弈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依靠力量来博弈的是为大国，而小国只能靠规则博弈。

一个问题是，大国为什么有时会不遵守规则？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或者组织能强迫大国遵守规则。什么叫大国？标准是在一国违规的时候是否有外部力量能强迫该国。如果有力量能强迫该国必须守规则，那么此时该国就不是大国。比如萨达姆当年觉得伊拉克是个大国，入侵科威特，结果马上被打压下去，因此伊拉克并不是大国。俄罗斯认为克里米亚是它的核心利益，于是

收复了此地，而西方尽管出台连续制裁，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动作，说明没有外部力量能强迫俄罗斯，它就是大国。

小国只能靠规则博弈，而规则的执行力则有赖于大国的配合，如果大国不愿意配合，那规则本身就无法正常运作。多数时候，大国愿意配合，那是为了让更多的小国觉得它能主持公道，愿意与它结盟，从而打造一个更大的开放性的市场体系。有了这个更大的开放性市场体系，它再去跟别的大国博弈的时候，力量就会更足。但是大国一旦进入一些非常状态，它完全可以甩开规则不理。

以上这几组要素结合到一起，就会让我们对当今的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经常有些博流量的自媒体说，美国被什么事情吓倒了，美国要崩溃了，我们可以放到这几组要素里来分析一下。美国是个大国，没人能强迫它，它不会被吓倒。如果认为美国要崩溃了，是因为美国在转向一个封闭性系统吗？如果认为美国不会崩溃，是因为它仍然会坚持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吗？怎么去判断它是坚持开放性的，还是打造一个封闭性的系统？判断指标是什么？同样，中国也是个大国，也没人能够强迫中国。中美之间的摩擦、竞争甚至对抗，究竟是地缘层面的还是观念层面的？双方各自力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所能够争取的人心是什么？这些就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国际政治分析了，所以，我们需要理解这些要素。

在以上这些要素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变量——技术。技术的进步，会重新定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在炼油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仅从国际经济角度来说，不考虑宗教问题的话，中东影响不大，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小国。但在炼油技术发展起来之后，中东突然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国际关节点，沙特也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同样的道理，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中国大概不会想到能够发展得如此快速，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技术的发展，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资源，什么是力量，什么是人心，什么样的叫大国，什么样的叫小国等等一系列问题。

当我们把所有的要素都考虑进去，再加上技术这个维度之后，再来审视中美关系、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就可以获得比网上新闻式分析更有价值的理解。

二、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

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十几年内，全球秩序将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经济上，各国极度相互依赖，且这种依赖不会因为贸易、政治对抗而发生实质性的逆转；但在政治上，又相互不信任，高度对抗，这种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是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有关联。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大体上可以用一个“三段论”来概括：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

先说美国创新和中国生产之间的关系。一个例子是，我有朋友在美国硅谷做投资，他们判断一个项目值不值得投资有很多标准，但其中有一条是看这个项目在深圳有没有办公室。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难让人相信这个产品有机会、有能力大规模地量产。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硅谷那些新技术、新产品而言，它要想大规模落地量产，就必须要与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业相结合。还有朋友表示，他有一些跟踪了很久的项目，一直不想在中国量产，于是到欧洲、日本等许多地方去寻找机会。找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成功，若干年之后，被迫再一次来到中国，迅速落地量产了。为什么美国有这样到处去寻找合作者的需求？为什么中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在 2020 年末我出版的一本新书《破茧》里，仔细分析了这个过程。^①美国之所以有这个需求，根源在于 20 世纪 80 年代颁布的鼓励创新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不在此展开，只是简单说它的客观效果：它使得美国企业对于创新效率的要求前所未有地提高。

如果一家企业想确保创新效率，就必须得把生产环节、生产流程全都剥离出去。如果自己来经营的话，整条生产线都是自己的成本，一旦创意改变，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转型的成本非常之高。为了确保自己的创新步伐不被生产线局限，只好忍痛把生产线甩掉，让别人给我干，相当于把转型风险全部甩出去，我这边只负责创新。而承接这个规模巨大的外包工作，需要在效率和弹性两方面都非常出色。效率不高，人家凭什么把订单给你？弹性不高，你就没能力迅速转型，上游的创意一变，你就活不下去了。怎样才能有弹性呢？就是不能太专业化，一旦特别专业化，一定会丧失弹性。可是不专业化，

^① 施展：《破茧：隔离、信任与未来》，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 年 12 月。

又没有效率，那么连订单都拿不着。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本来是很难同时满足的，但中国在市场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适应了这个要求。比如，中国有个城市生产钓鱼竿特别突出，钓鱼竿是伸缩的，分成好多节，那里有很多厂家，每一个厂家只生产其中一节，同时所有这些厂家都有自己的品牌，在淘宝上开店营销。谁拿到订单了，便去找其他厂家买回另外几节，组装到一起交货。其他厂家拿到订单了，也同样是如此。每个厂家都非常专业，效率很高，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从而确保了生产的弹性。

中国有太多的领域都是以分工如此之深的方式，形成供应链网络。通过这种供应链网络的方式，中国同时实现了效率和弹性，从而具备了承接大规模外包的能力。而供应链网络一旦发展起来之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就是供应链网络的规模。网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里面单个的小企业分工越细、越专门化、效率越高。同时，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网络当中可以互为配套关系的企业、互为配套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整个网络弹性越好。一旦网络规模突破了某个临界值之后，它就会带来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即，在整个生产流程中，综合成本控制能力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对于劳动和土地的价格控制了。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劳动、土地的价格仍然很重要，但对于整个大的网络系统、对于这个生态而言，劳动、土地价格占比在综合成本当中大幅下降，而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可称之为广义的交易成本，它的占比大幅上升，从而使得单个企业如果脱离供应链网络，运营成本会急剧上升。

虽然脱离这个网络可以找到更便宜的劳动和土地，但综合成本当中更大的比例是由整个供应链网络运营效率、运转效率决定的，如果脱离这个网络，看上去劳动和土地的价格便宜了，实际上最后成本变得更高了。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就供应链网络的整体生态而言，丝毫不排除在具体企业的个案中，还是转移出去会更合适一些；整体生态难以转移，和具体个案可能会转移，两者并不冲突。

所有这些导致了进入 21 世纪之后，全球大量中低端制造业都在向中国集聚，哪怕我们的劳动和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已经不再有优势了，但就大的生产生态系统而言，中国的优势仍然无可撼动。

三、越南无法成为“世界工厂”

在此回应一个问题。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时，很多人都在担忧中国的制造业会大量外迁，尤其是外迁到越南。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会被越南取代。我在 2019 年曾到越南做过比较深入、细致的调研，调研的结果是：所谓的制造业向越南转移，本质上来说根本不是转移，而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

2019 年 10 月初，有新闻说三星公司关闭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家手机工厂，迁到越南去了。^①我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要问一句：到底是什么迁走了？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原因在于，随着供应链网络的发展，生产过程中的企业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过去，生产一件复杂的产品可能需要 100 道工序，其中 70 道工序都是在一个工厂里完成的，只不过分布在工厂里的 70 个车间。这个工厂迁走了，就等于 70 个车间全走了，那确实值得担忧。但是，在供应链网络模式出现之后，这 70 个车间全都独立出来了，独立成了 70 个企业。那么，在企业迁走的时候，就必须得问，是独立出来的 70 个工厂全都迁走了，还是仅仅是当中的某一些迁走了。回到三星迁走手机工厂这条新闻，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迁走了？在越南调研期间，我在三星手机工厂门前看到有许多集装箱卡车，每天下午过来卸下大量的手机配件。而这些手机配件都是前一天下午在广东的珠三角装车，第二天一早运到广西凭祥的中越边境口岸，通关后才到了越南北宁省三星工厂卸货组装，变成手机卖出去。从珠三角运过来的这些配件，货值大概有多少呢？我到凭祥的中越边界口岸调研了当地的物流商。其中一家物流商，是给三星配套运手机屏幕上的玻璃，仅仅是玻璃本身，不包括下面的液晶屏，而且它服务的那家供应商也不过是中等偏上的规模。这家物流商每年运过去的相关货值是几亿美元，而且其经理明确告诉我，在珠三角运到越南的所有货品当中，他们家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小。也就是说，从珠三角每年运到越南的这些手机配件，大概得有几百亿美元。

^① “三星在中国最后一家手机制造工厂关闭，在华布局转为高端制造”，澎湃新闻，2019 年 10 月 4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597613

这种现象说明，70 个工厂里可能也就最后一两道组装环节的工厂迁到了越南，前面大量环节的工厂仍然在中国。但因为最后组装环节那几个工厂的产品是终端产品，其产品品牌为我们所熟知，所以新闻出来我们会格外关注。而前面那些环节的工厂都是生产中间产品，除非是行业里的人，否则根本就不知道它们的品牌。

终端产品是要出口到美国的，会直接面对美国关税的冲击，所以迁到越南，这是合理的。可是前端的那些中间产品，本来就是卖给三星终端工厂的，过去可能是从武汉卖到惠州，在惠州组装；现在三星手机工厂迁到越南，那就从武汉卖到越南，用不着连工厂也跟着迁到越南。

也就是说，终端产品是有动力迁走的，中间产品没有动力迁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所谓制造业转移，不过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而已，供应链的主体中心仍然在中国，而且半径还扩大了，这就意味着供应链同时满足效率和弹性的能力变得更增强了，想往别的地方转就更难了。

有人会质疑，越南现在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采购元器件，完成组装，并不代表它在未来也无法自己独立发展起来。30 年前，中国不也是今天的越南这样吗？怎么就能认为若干年后越南不会发展成今天中国、取代中国呢？关于此事，我给出的结论仍然是：它达不到中国的程度。

我给出这个结论的理由在于，要想真的达到中国这样，发展成一个新的世界工厂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越南得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要发展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很重要一点是要有自己的重化工业。没有重化工业，就不能说有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很多原材料都生产不了。原材料生产不了，只能从别人那儿买，就会有很强的依赖效应。越南能否发展起自己的重化工业呢？答案又是：很难。

因为重化工业是高资本、低就业，需要的钱多，需要的人少。而越南是个后发国家，资本匮乏、劳动力富裕。重化产业的产业特征跟越南这样的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好相反，导致它很难在自由市场中内生性地出现重化工业。所有能够建立起重化工业的后发国家，都是靠政府的强力刺激与扶持，日本、韩国是如此，中国也主要是靠国企来发展重化工业。

越南可以用这个办法吗？答案依然是：不行。原因跟前面讲的分析国际

政治的那几对要素相关。国际政治要素当中的地缘关系很重要，越南没有办法选择它的邻居，它的邻居就是中国。而中国对越南有着规模和力量上的巨大优势，在这种优势面前，越南天然会有焦虑。它需要找到另外一个能支持它的“大腿”，在今天，只有美国能胜任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会看到越南在最近这几年跟美国、欧洲签订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

不过，抱美国大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越南必须得是自由市场经济，而只要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意味着越南无法靠国家强力支持来发展重化工业。问题是，当年韩国、日本也抱美国大腿，为什么美国就允许它们靠政府强力支持呢？

这又一次和国际政治相关了，原因是时期不同。日韩的发展是在冷战时期，当时政治立场是第一位的，只要政治立场上愿意站过来，经济不够自由市场化，美国可以容忍。否则有可能把伙伴逼到对面阵营去，那对美国来说更不划算。在今天的后冷战时期，一国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就等于在政治上怎么站位。如果不实行自由市场化的经济，那就跟美国这个阵营融不到一起。一旦被排斥，也就没人有兴趣往越南转移制造业了。越南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困境：走国家扶持重化工业路线，才能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代价是必须独自面对中国；或者是为了克服独自面对中国的焦虑，跟美国站在一起，相应地，自主发展重化工业这个任务就得搁置了。

越南选择了后者，因为独自面对中国，这份焦虑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化解的。虽然重化工业自己发展不起来，但不代表越南国家的经济不能发展；当然可以发展，而且可以发展得很富裕。只不过，必须要和另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在经济上有深度的融合。而这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就是中国。从越南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创新、中国生产”这个现实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很难改变的，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础力量所在。

四、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撕裂

中国现在也在努力创新，但我们的创新更多是从 1 到 N 的创新，而美国是从 0 到 1 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是不一样的。

从 1 到 N 的创新，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组织技术、超大规模的市场，以支撑一些特定的商业模式，这两点中国独步天下。而从 0 到 1 的创新，需要的是发达的基础研究和优良的科研环境，能从全世界吸纳高端人才，还要有非常低成本的融资环境。低成本的融资环境又跟法系有关，不同法系的融资成本不同，普通法系的融资成本相对更低，而美国就是普通法系。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决定了美国在从 0 到 1 创新上的优势地位难以撼动。

那么紧跟着的问题是，目前中美之间激烈对抗，似乎正要脱钩。如果脱钩成功的话，是否我说的这个结构就作废了？但基于我的这些观察分析，目前我仍然认为脱钩脱不掉。说得更准确一点，在一些特定的高端技术领域，脱钩不仅能脱得掉，而且正在发生。但是两国经济要在整体上脱钩，根本脱不掉。因为那些脱钩的高端领域产品，大多是中间产品，不是终端产品。比如芯片，中国目前自己做不了，但芯片是中间产品，没法直接卖给消费者，手机等才是终端产品。芯片要想变成手机等产品，必须依靠复杂的组装环节，而这都是由中低端制造业来完成的。高端制造业需要的是工艺能力，中国在这方面仍有不短的路要走；而中低端制造业需要的则是成本控制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是无与伦比的。虽然在工艺能力方面，中国很多时候受制于人，但这种受制于人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你的东西我确实做不了，但是你的东西做出来，必须先靠中低端制造业组装完毕，才能卖出去，这些环节都在我们国家。中美之间这种比较优势的不同，在十几年之内不会出现实质性逆转，因此，整体性的脱钩是做不到的。

当然，这不是说高技术领域的脱钩就对中国没影响了。它当然会带来很多影响，可能会让中国内部的企业在中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内卷，利润率变得更薄；但这与脱钩不是一回事，它需要的是另外一些应对方案。

既然中美在经济上如此深度依赖，为什么在政治上还会不断推动脱钩呢？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是中国制造业这些年的高速成长，带来了世界上一系列失衡，包括美国内部的失衡。美国的创新产业、资本都很愿意同中国的制造业相融合，因为这能提高它们的效率，符合它们的利益，所以这些领域的代表，其对华诉求是更多的合作。与之相反，美国传统产业部门的对华诉

求更多的是对抗，因为在他们看来，是中国企业抢走了他们的机会。这两个群体在美国的规模都不小，从大选结果可以看出来，大致各占一半人口。这两个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①，使得中美关系变成了一种三边关系，即美国创新部门-中国-美国传统部门。这种三边关系有点像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状况：北方工业州渴求贸易保护，好让自己的工业品有竞争力；南方农业种植园州渴望自由贸易，以便能更便宜地从英国买工业品。南北政策诉求刚好相反，于是引爆了一系列问题。

当然，美国今天不可能再次爆发内战，但是经济撕裂会演化成社会撕裂，社会撕裂会造成政治撕裂，于是我们看到最近两次美国大选都出现了严重的撕裂。对于美国总统而言，其政策选项有两种：一个选项是坐在某一个阵营里边，那是特朗普的做法；另一个选项是要做全体美国人的总统，而不是一半美国人的总统，这是拜登的选择。

做全体美国人的总统，就必须既要照顾创新部门对华合作的呼吁，又要照顾传统部门对华抗争的需求，最终呈现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相较于特朗普时期有所柔化。比如 TikTok，当年控制它的政策已经取消了。经济上柔化了，那还怎么对抗呢？很简单，在别的领域对抗，比如人权、政治、观念，拜登上台之后，中美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对抗明显更强了。

由于美国内部出现的撕裂状态，有人得出结论：美国衰落了。在我看来，这个结论太草率。撕裂并不能证明美国衰落，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它反倒是美国强大的表征。

逻辑是这样的：美国的创新部门越有效率，它带来的经济-社会撕裂性就会越强、越严重。而如今撕裂这么严重，证明了它的创新部门非常有效率，而美国真正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创新部门效率上。这种经济层面的撕裂十几年之后会自然消化，因为到时候传统部门失业的人们都已经退休了，领退休金了。特朗普想要通过经济政策，也就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来解决传统部门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几年的努力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而退休金属于社会政策的问题，经济政策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消化。美国在这十

^① 关于这两大精英群体的不同政策取向，可参阅叶莲娜·切班科娃、彼得·杜特科维奇：“新冠大流行与世界秩序”，《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5期，第55-58页。

几年当中培养起来的新的劳动力，他们可以参与到创新部门，或者参与到创新部门的衍生部门，美国经济内在有机的一体性会恢复。到那时，经济层面的撕裂大概就过去了。当然，美国社会层面因为种族问题等所导致的撕裂仍然会存在，是否会更严重也未可知，但绝不能仅仅因为看到今天美国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这种撕裂状况，就轻易判断美国要衰落。

同样地，在全球秩序方面，不仅是美国内部出现了裂痕，很多别的国家内部也都出现了状况。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马太效应导致的结果。中国诚心实意地想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渴望所有国家都能一同发展，但现在确实不如人意。怎么办？在找到解决办法之前，这个问题会恶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太能干了，导致我们没活干，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对抗。而各国之间经济分工又如此相互依赖，本来，相互越依赖，越需要政治上信任，但现在偏偏是越依赖，越不信任。这就是今天国际秩序中的悖论。

五、升维突破的可能性

这些困境是否有突破的可能性？突破点在哪里？我们今天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如何，过往的国际秩序肯定持续不下去了。因为过往国际秩序的治理方案中有个未言明的基本预设，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但这个预设在今天已经破产了。我们需要做一种观念层面的反思，可能的出路在何方？

今天的世界很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在这个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之下，才能让所有人都得到发展，我们自己也才能发展得更长远，更持久。但全球再分配机制绝不能是一国直接给另一国钱，直接给钱是一种最糟糕的再分配机制。它会败坏那些接受钱的人，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

我的设想是，这样一种再分配机制应该通过一些穿透国界、不以国家为单位的产业来实现。在这些产业的运转中，基于经贸过程找到某种新的分配机制，然后当下的困境才能有解，我们也才有可能找到某种新的全球秩序的生长基础。

任何一个产业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或痛点，穿透国界、不以国家为单位的产业，也一定是要回应那些不以国家为单位，只能以全球为单位才能回应的问题或痛点。

我能想到的是三个领域，可能还有更多，能力所限主要想到这三个领域：数据问题、气候问题、病毒问题（公共卫生）。这三个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没有办法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解决。中国防疫做得再好，只要有一个国家防疫不到位，中国就不敢敞开国门；中国碳减排做得再好，如果有别的国家拼命在烧，相当于我们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所以，这些问题是根本无法以单个国家为单位来解决的。

这三个人类要共同面对的普遍问题，对应着三个产业：互联网经济、新能源经济、生物制药产业。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跟这三个产业的人反复探讨，结果发现，就这几个产业的生产和创新环节而言，未来在中美两国以外的国家的机会也比较小。那么，我一直在谈的全球再分配机制，必须通过这些产业来找，具体怎么找，目前只是初步设想，很明确的方案还没有，但基于国际政治分析方法，可以找到一些思考的方向。

本人 2020 年底出的新书《破茧》最后一部分，仔细讨论了数字秩序可能会怎样构成一种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这个机制该怎么设计、怎么生成、怎么自驱动，背后有一系列内容可以被构想出来，从理论层面把它推导出来。关于新能源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产业，未来我们也都可以打开一些类似的设想，来构思新的全球再分配秩序以及相应的国际新秩序的可能性。

尤其是随着技术的演化，会重新定义一系列问题。比如新能源产业，今天中国在光伏领域有着全球优势。当光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石油就不值钱了，中东就变穷了，国际秩序上可能面临一些挑战：美元现在以石油为锚，如果石油不值钱了，美元就得重新找锚。这个锚又是什么？我们目前直观的假想，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算力。但是算力要想进行有效运算的话，又依赖于分布式能源，又和公共卫生紧密相关，所有这些都是彼此紧密地串联在一起的，没有办法孤立地来讨论。

人类历史不是匀速直线运动往前发展，而是匀速直线发展一段时间，突然有一个剧烈变化，就像量子跃迁一样，再匀速直线一段时间，再一个剧烈

变化。我们在理解世界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参照系的。在匀速直线运动时期，那个参照系是稳定的，于是世界是可理解、可把握、可规划、可预期的。但是在量子跃迁期，之前的参照系都作废了，人们就不知道如何理解、把握和预期这个世界。此时需要的是突破过去各种各样的观念、习以为常的框架，突破它们的束缚进行某种升维，才可能有机会找到解决多重交叉问题的方案和路径。这样的量子跃迁期，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每一次大战之后都是一个量子跃迁期。每一次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所谓升维的方式实现的，具体怎么升维，如何做到，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案例，未来我们也需要通过升维的办法找到新秩序的真正出路。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st-pandemic global order, it is imperative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several sets of core elements: power and people, geography and concepts, land and sea, politics and economy, big and small countries, and technological update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global order will be in a state of division. Economically countries are extremely interdependent, and this interdependence will not be substantially reversed due to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Nevertheless, politically they will become mutually distrustful and highly confrontational. For Sino-U.S. economic relationship today, it could be summarized as “innovated by the U.S., produced by China and sold to the world”. This difference i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will not be substantially reversed in over a decade. Therefore, a complete decoupling is almost impossible. Nevertheless, in any cas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order cannot be sustained. Today’s world might call for a new global redistribution mechanism, which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industries that covers various countries. Only through operation of these industries and based on economic and trade processes could we find a new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the current dilemma will be solved accordingly. Then we will be able to find basis for the grow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Issues, such as data, climate, virus and public health, are all global and cannot be solved

by a single country. All these three issues, which humans have to face together, correspond to three industries, namely, the internet economy, the new energy economy and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 new global redistribu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found through these industries. What is needed at present is to break through past concepts and frameworks, to upgrade our thinking and then to find the true way for a new order.

【 Key Words 】 Global Or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Global Redistribution Mechanism, Emerging Industries,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нятие постэпидемического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требует особ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к нескольким ключевым элементам: власть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интеллект, география и концепции, суша и море, политик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большие и малые страны 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бновления. В обозримом будущем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будет в состоянии разде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страны продолжат быть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зависимы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и эта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не буде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изменена из-за торговы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й; однак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лане 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будут полны недоверия 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Сегодняш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ША в общих чертах можно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ть как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иннов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глобальные продажи». Эта разница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х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х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ША не буде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изменена в течение более чем десяти лет, поэтому полн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стигнуто. Однак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преж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сохранён. Сегодняшнему миру, вероятно, понадобится новый глобальный механизм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Такой механизм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должен быть реализован через отрасл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ыходящие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раницы. В работе этих отраслей, основанных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и торговом процессе поиска нов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нынешняя дилемма может быть решена, и мы сможем найти основу для роста нового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Проблемы с данными, проблемы климата и проблемы с вирусам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являются глобальными и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решены одной страной. Эти три общие проблемы, с которыми приходится сталкиваться всему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трём отраслям: интернет-эконом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новых видов энергии, биофармацевтиче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Через эти отрасли следует найти нов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одолеть стар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и рамки, провести обновление и найти истинный выход из н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Глоб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глобальный механизм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развивающиеся отрасли, глобальна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ая цепочк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中国与欧亚边疆

文明论视角下的“俄国·中亚” 空间建构及其对晚清中国的影响

黄达远 孔令昊*

【内容提要】13世纪至19世纪，“鞑靼利亚”是西欧探险家和制图界对里海、乌拉尔山、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七河流域乃至印度北部地区这一广大地理空间的笼统认识。这一词汇当时被视为“野蛮人”，带有种族、民族歧视意味。随着1492年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欧逐渐成为文明的中心，排斥亚洲鞑靼，并将其作为文明欧洲的参照物。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因与“欧洲鞑靼和莫斯科小鞑靼”具有身份关联而不被西欧认同。俄国建构乌拉尔山为亚洲边界，从而形成了欧洲俄罗斯和亚洲俄罗斯两大部分。其以“科学考察”构建新亚洲、以“中央欧亚”取代“鞑靼利亚”，来摆脱鞑靼身份使俄罗斯人彻底欧洲化、“文明化”，并基于“文明-野蛮”的合法性向中亚输出秩序。被认为属于“中央亚细亚”的还有晚清中国的西部地区，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向该地区输出“文明-野蛮”的秩序，消解和侵蚀了中国的主权。“俄属中亚”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都被纳入了俄罗斯帝国文明等级秩序中，成为证明俄罗斯帝国“文明化”的牺牲品。文明论视角的研究，对于认识俄罗斯帝国的文化影响路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晚清中国外交 俄国·中亚空间 俄国文明 文明论 欧洲文明

【中图分类号】D829**【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5-0037(25)

* 黄达远，西安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与欧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教授；孔令昊，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生。

以往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扩张的历史，国内学界大多聚焦于地缘政治和殖民主义的视角。不过，英国学者奥兰多·费吉斯写作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①以及2006年出版的三卷本《剑桥俄国史》^②等，引入了“文明论”视角进行研究，也代表了俄国史研究的文化史转向。^③“文明论”无疑是对传统地缘政治视角的一种有益补充。卡罗琳·汉弗莱就曾写道，19世纪中期，甚至更早，“俄国人就被认为肩负着一种‘天命’(manifest destiny)，即驯服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并推动东方停滞不前的亚洲社会文明化”^④。这从一个新的知识视角发掘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的殖民者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文明等级”来建立“殖民空间”以瓦解中国主权的。这曾经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成造成过巨大损害。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的初步探究，以期引起同行的关注和讨论。

一、去“鞑鞑化”与欧洲化：文明论视角下的俄国国家建构

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曾写道：“从8世纪大约持续到17世纪，俄罗斯人与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博罗维茨人以及噩梦般的鞑鞑人的斗争在俄罗斯民族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正如他们的叙事诗里描绘的那样，这是一段极其痛苦的历史记忆。”^⑤尽管彼得改革使俄罗斯

① Orlando Figes,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2. 中文译本：[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郭丹杰、曾小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② Maureen Perri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 From Early Russia to 16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Dominic Liev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nald Grigor Sunn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I, 20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参见“娜塔莎之舞：俄国史的核心意象与研究转向”，《澎湃新闻》，2020年8月29日。该文整理自张建华教授的讲座“从娜塔莎之舞说起——俄国史研究已经转向和如何转向”。

④ [英]卡罗琳·汉弗莱：“‘俄国’观念及其与中国边疆地区的关系”，袁剑、刘玺鸿译，载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⑤ [日]土肥恒之著：《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李文明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第298-299页。

的文明疆域得以真正进行内涵性扩展，文明性质得到根本改造。不过，摆脱蒙古人统治以来，俄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的加剧扩张，形成了地跨欧亚、庞大的、多民族的殖民帝国：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等不同异质性区域，使得俄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变得极为复杂，斯拉夫民族性、拜占庭-东正教信仰、鞑靼影响和彼得西化改革，始终没有化合成有机整体，而是形成了复杂的俄罗斯形象。^①这些空间扩张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时间性累积效应。叶卡捷琳娜大帝曾把俄国比作欧洲学校里的一名好学生，因为俄国主要就是通过模仿欧洲国家来努力实现“欧洲化”的。不过，俄国缺乏与欧洲殖民国家共同的地域结构——以大洋水体为物理分界的非洲、美洲、亚洲的海外殖民地。俄国的欧洲领土与大陆殖民地毗连这一事实，导致了地域结构差异，带来了“失序”，彼得大帝直到去世前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725年，彼得一世时期的重臣瓦西里·塔季耶夫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官方支持。他提议将帝国的领土沿着乌拉尔山分为欧洲和亚洲，这一分界是利用西欧殖民帝国模式这一基础来提供一张“新”的俄国地图。平缓的山脉在感知上有效地取代了海洋在分界时的地位和功能，借助领土在文明方面的关系对比，仿佛使山脉两侧的部分分别位于地球的两端——自然地理、气候、动植物、社会组织接受了人为的划分，成为欧洲与亚洲两部分。这样，俄国就与西欧殖民国家共同分担了将全球落后地区文明化的“责任”。而“天命”就是文明使命，将其与国家建构联系在一起，使得俄国形成了特殊的欧洲化过程。^②“最初的‘文明论’，乃是近代西方人对于世界各地不同风土人情所划定的一套等级秩序，有分为野蛮（savage）、蒙昧（barbarian）、半开化（half-civilized）、启蒙（enlightened）、文明（civilized）五个等级的，也有分为三个等级的（野蛮、蒙昧、文明），还有分成四个等级的（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但无论是三级、四级，还是五级，这套等级秩序其实既有着空间上的内涵，也潜藏着时间上的指向，在对于不同地区和人民进

① 参见施展：“欧亚？帝国？欧亚合众国！——‘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叙事：俄罗斯’包头会议发凡”，载高全喜主编：《大观：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48-153页。

② Dominic Liev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9.

行贴标签式的定义的同时，也暗藏着对这些地区当前处境和未来走向的限定。”^①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厘清欧亚大陆上“文明人”和“野蛮人”的等级分类，从而明晰亚洲与“鞑靼”的关系。

在13世纪，欧洲人以“鞑靼人”来称呼分布于西亚、中亚和北亚的许多游牧部族。“Tar-tar原是古代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名称，Tartarus则是希腊神话中的幽冥地府塔尔塔罗斯，13世纪中叶当蒙古人兵临欧洲之时，英国本笃会士编年史家马修·帕瑞斯（Matthew Paris）怀着恐惧与憎恨之情创造性地把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称这些蒙古人是‘撒旦麾下令人厌恶的民族，像来自塔尔塔罗斯的恶鬼一样不断涌现，所以他们该被称为鞑靼人（Tartars）’。从此‘鞑靼人’成为欧亚大陆草原地区各游牧民族的通称。……于是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地理学想象中，鞑靼地区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代表着威胁文明世界的蒙昧主义的温床。”^②“鞑靼”“亚细亚”或“东方”“伊斯兰”“亚洲”，成了与“欧洲”——进步的、世俗的、文明的、正面的——相对立的概念。

15世纪晚期，“欧洲理念仍然主要是地理的表达方式，附属于西方主流认同体系的基督教世界。等同于‘西方’的欧洲理念，是在‘大航海时代’的海外征服中，才开始巩固起来的。……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于土耳其人之手，1492年后西欧列强的殖民地扩张，作为这两件事的结果，欧洲理念与被视为特定的欧洲价值体系连接起来了，……欧洲不再仅仅指涉地理区域，还包括‘文明的’价值体系”。所以，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十字军理念复兴，“每次当欧洲受挫于穆斯林东方时，新世界的获得便大大增强了一种欧洲优越感”^③。这种由欧洲“文明的”价值体系而来的情绪，也刺激着重新定义欧亚地理分界的欲望：“1566年时，佛罗伦萨史学家出版了第一本以当代语言写成的《欧洲史》。欧洲在时间与空间中，都被定义为一个整体。这让制图学的发展成为可能。地图与书籍的到来使得欧洲有了一个

① 王鸿：“全球史、文明等级论与中国近现代史”，《中华读书报》，2017年1月25日。

② 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97页。

③ [英]杰拉德·德朗提著：《发明欧洲》，陈子瑜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7-38页。

明确的、可见的格局：欧洲大陆终于问世了。”^①而随着这种逐渐明晰的欧洲优越感，在欧亚大陆的划分过程中，一些被欧洲认为是相对落后的地区被划为“东方”：

18世纪的地图将高加索划归东方穆斯林地区，尽管从地理上来看它属于南方，而历史上它也是属于基督教西方。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所蕴含的基督教文明能够追溯到4世纪，比俄国皈依基督教要早500年。它们是欧洲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甚至比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建立都要早。^②

可见，欧洲和亚洲的地理分界，许多时候参照的是基于西方的“文明欧洲”理念，并伴随着新世界的产生而被重新定义。

到了17世纪末，欧洲学者已经开始将“文明欧洲”与“野蛮亚洲”互为参照，有古代宇宙志学者以“西徐亚”来称呼里海北边、多瑙河西边及奥克斯河东边的地带，被视为这段历史的源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曾经在中国的东南地区生活，并经历了明亡清兴的历史时期。1654年，他在《鞑靼战纪》中写道：

亚洲是很多民族的发源地。鞑靼是最古老的民族，四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华帝国的敌人。……

我所称为“鞑靼”的民族居住在北方，在长城的后面。长城自东向西延伸三百多德国里格，它是防止鞑靼攻入中国的堡垒。

由于中国语言中没有取“R”这个音，所以鞑靼（Tartar）自古被中国人叫作“达鞑”（Ta Ta）。在这个名称下，有我们欧洲人至今不知道的东鞑靼以及西鞑靼；撒马尔汗、蒙古、女真、奴尔干。其地域从“小鞑靼”（Lesser Tartary）和喀什噶尔王国东至日本海，到这里被连通美洲奥维奥拉（Oviora）的阿尼安（Anian）海峡所隔断。^③

这份报告指出了以长城为界的鞑靼与中国内地的紧张关系，“西鞑靼”主要是指征服亚洲的蒙古人。聂仲迁（Adrien Greslon）是清初来华的法国

① [英]杰拉德·德朗提著：《发明欧洲》，第54-55页。

② [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第443页。

③ [意]卫匡国著：“鞑靼战纪”，戴寅译，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页。

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教 40 年。1671 年，他的《鞑靼统治下的中国历史》（*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一书出版，其中描述了清初“钦天监历狱”前后中国的教务概况、政体结构以及社会风俗民情，记录了 1651 至 1669 年间中国发生的事件。文中的“‘鞑靼利亚’（拉丁语：Tartaria）是中世纪至 20 世纪初欧洲人对于中亚的里海至东北亚鞑靼海峡一带的称呼，尤指蒙古帝国没落后泛突厥人和蒙古人等游牧民族散居的区域，在当时的语境下包括中亚诸汗国、天山南北麓、蒙古诸部满洲等，因此，‘鞑靼利亚’是欧洲传教士、探险家等常用的地理用词”^①。“鞑靼利亚”反映了欧洲传教士在基督教视野下的文明等级化的地理观念。

同样也是在 17 世纪末，参加过《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描述了“大鞑靼”的地理范围，指的是“亚洲位于日本北部的东洋、冰海（Frozen sea）、俄罗斯、里海、波斯、蒙兀儿（Mogol）、孟加拉附近的阿拉干（Arracan）王国、阿瓦（Ava）王国、中华帝国，与高丽王国之间的整个地区。所以大鞑靼西部以俄罗斯、里海和波斯的一隅为界；南部仍以波斯的那一部分、蒙兀儿、阿拉干和阿瓦两个王国、中国和高丽为界；东部以东洋为界；北部则以冰海为界”^②。“大鞑靼”主要包括了欧洲以外的以长城分界的亚洲游牧地区，大部分区域都在当时的俄国和清朝的管辖下。在欧洲传教士的眼里，俄国与鞑靼的界限并不清晰，均属于“大鞑靼”的组成部分。与张诚共同参加过《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进一步在“大鞑靼”之内分了四种民族：满洲人属于“东鞑靼”；“西鞑靼”则包括喀尔木克人、厄鲁特人、喀尔喀人和就称为蒙古人的那些人；“回教鞑靼人”自西至东从波斯和里海一直分布到厄鲁特地区，在南面差不多一直到中国；第四种是莫斯科人统治下的民族。^③至少在 17 世纪末期，已经有了莫斯科鞑靼的记录。

① 张丹彤：“译序”，载[法]聂仲迁著：《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广州：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澳门：文化公所出版，2020 年，第 6 页。这里的泛突厥人指的是使用突厥语的游牧人群——作者注。

② [法]张诚：“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陈增辉译，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86 页。

③ 参见[美]约瑟夫·塞比斯著：《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王立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219 页。

相较于 17、18 世纪欧洲传教士对“鞑靼”记载的语焉不详和混乱，到了 19 世纪初，德语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的前身《布罗克豪斯会话词典》(*Brockhaus Conversations-Lexikon*) 第一版第六卷(1809 年)的记载就明确得多，对“鞑靼之地”(Die Tartarei)进行了明确的地理划分：小鞑靼即欧洲鞑靼，大鞑靼即亚洲鞑靼。前者东、北接俄罗斯，西邻沃里尼亚(*Volhynia*)，南濒黑海，包括克里米亚鞑靼和诺盖鞑靼(*Nagaische Tartarei*)。大鞑靼或亚洲鞑靼则位于亚洲境内，包括三大空间：其一为所谓鞑靼本部，居于鞑靼之地的西半部直至黑海沿岸；其二为卡尔梅克，在鞑靼之地内居中位置；其三为蒙古，居于鞑靼之地的东部直至东大洋沿岸。^①《布罗克豪斯会话词典》的解释将“鞑靼之地”分成了鞑靼本部、卡尔梅克和蒙古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布罗克豪斯会话词典》在“鞑靼”(Die Tartarn/Tatarn) 词条中的描述带有一定的蔑视性：这一粗暴的族群分布于中亚、北亚和俄国的欧洲部分，古时有斯基泰之称，可分为欧洲鞑靼和亚洲鞑靼两部。其中后者为由七位王公领导的七个部落，他们的勇武造成了巨大的恐惧，并于 12 世纪在铁木真(Temukin)的领导下，从一直统治他们的斯基泰国王王罕(Umham)麾下分离。铁木真以成吉思汗(万王之王)的名义，接管了王罕的大部分土地，从而成为如今称为亚洲鞑靼的鞑靼王国创始人。他也取得了大鞑靼可汗的称号，并带给野蛮的斯基泰人以更好的政体和法律。他的子孙后代如此强大而可怖，使周边各国乃至西里西亚(1230-1241 年)都受到最具破坏性的袭击；其中很大一部分定居于伏尔加河、鄂毕河、顿河、多瑙河一带，从而成为后来欧洲鞑靼和莫斯科小鞑靼(*Moscowische kleine Tartarn*)的起源。^②游牧斯基泰人是鞑靼人的祖先，铁木真是大鞑靼可汗，鞑靼人征服欧洲以后定居在那里，并与当地人通婚和混血，结果产生了欧洲鞑靼和莫斯科“小鞑靼”——这种理解是俄国长期不被欧洲认同的巨大文化障碍，也是文明等级论的后果。

① *Brockhaus Conversations-Lexikon Bd.6*, Amsterdam, 1809, S.62-63. 资料及译文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研究员万翔提供。

② *Brockhaus Conversations-Lexikon Bd.6*, Amsterdam, 1809, S.62-63.

《布罗克豪斯会话词典》还记载了“鞑靼”的生活方式与人群特征：大多数鞑靼人过着游牧生活；但也有部分定居（如居住在阿斯特拉罕、撒马尔罕等著名商业都会）。大部分鞑靼人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一部分为拜偶像者（如卡尔梅克人）。他们的财富以畜群组成，主要是马，且以产良马著称，还有羊和骆驼。除了经营畜牧业，还常狩猎，善骑射，居住在便于移动的营帐之中。鞑靼人以勇武、大胆、善捕猎著称，其武器包括剑、弓和皮盾。此外，他们简朴、节俭而好客。对他们来说，马肉和马奶制成的饮品是最好的食物。^①鞑靼人中有游牧的鞑靼和定居的城市鞑靼；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和信仰佛教的鞑靼；游牧民是好战特征的人群，饮食以肉、奶为主。今天看，这些记载远远过时和失真了，但在 18 至 19 世纪则是欧洲的标准词典内容。

18 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因在欧亚大陆黑海区域（即上文所述的“鞑靼之地”）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经过多次战争，获得了黑海的出海口，并使黑海北岸的鞑靼地区变成了新的俄国地区，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也被西欧人视为“文明对野蛮的胜利”。随着这些俄国的扩张和现代化的过程，“东正教、专制和民族主义的三位一体——在尼古拉治下发展出来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三个组成部分——巩固了教会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位置、沙皇作为主权者的绝对权力，以及对于俄罗斯民族乃至泛斯拉夫人兄弟情谊抱有浪漫主义依恋的这样一种国家观念”^②。19 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转向了对中亚穆斯林鞑靼地区的征服，这些地区位于海权与陆权交汇的枢纽处，地缘位置十分重要。广大的鞑靼地区被俄罗斯帝国不断征服，在欧洲人看来更增加了帝国的野蛮性，而不是文明性。俄国为解决这一问题，则采取了“欧式”解释方法。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发布外交政策：俄国将如同美国之于北美，法国之于阿尔及利亚，英国之于印度一样，遵循类似的“天命”——给那些未开化的国家带来开明的社会和政治，并解决中亚人口大量流动的问题。^③这

① *Brockhaus Conversations-Lexikon Bd.6*, Amsterdam, 1809, S.62-63.

② [美]查尔斯·金著：《黑海史》，苏圣捷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第 186-187 页。

③ 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Study*, London: Grant Richards. Henrietta Street, Covent Garden, 1899, pp.224-225.

一时期俄国向亚洲腹地的扩张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版图扩张”，而是和欧美国家一样，获得了他们那种“天命”，从而对鞑靼之地的征服也被合法化、文明化了。

借助于乌拉尔山所象征的文化边界，将“鞑靼之地”一分为二，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鞑靼”和“莫斯科小鞑靼”成了“文明化”的欧洲部分，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部分则成为俄国的殖民地、“亚洲俄罗斯”或者是被俄国文明征服的“野蛮人”地区。这成为考察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俄国在亚洲扩张和进行帝国活动的一个文明论视角。但这是一种并不彻底的身份建构。1881 年，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杂志上所发表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害怕欧洲说我们是亚洲野蛮人，害怕欧洲说我们与其说是欧洲人，不如说是亚洲人——这种自卑自贱的恐惧症必须摒弃。……我们这种不应有的耻辱感，我们认为自己只能是欧洲人，而非亚洲人（我们从来没有中断过做亚洲人）的错误观点——这种耻辱感、这种错误的观点使我们在这两个世纪里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丧失我们的精神独立性，……^①

在我们转向亚洲，以我们的新的眼光观察亚洲时，在我们这里就可能出现类似欧洲在发现美洲的时候所遇到的那种情况，因为对我们来说亚洲确实是尚未被我们发现的当时那个美洲。……

在欧洲我们是寄人篱下的人，是奴隶，在亚洲我们则是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在亚洲我们则是欧洲人。^②

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这样描述彼得改革以来所培养出来的“新俄国人”：“在欧洲他们被打扮成鞑靼人，在自己的祖国同胞眼中他们是出生在俄国的法兰西人。”^③“去鞑靼化”而成为“欧洲人”——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困惑长期伴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建构。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18）作家日记（下）》，张羽、张有福、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第 971 页。

② 同上，第 977 页。

③ 转引自林精华：《误读俄罗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34 页。Ключевский В. Сочинение в 12 томах. Т.2.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9. С.167.

二、文明论视角下俄国对中亚空间的等级建构

彼得大帝时期的重要理论家瓦西里·塔季谢夫明确提出乌拉尔山脉是两个地域范围（欧洲与亚洲）的天然地理边界。在全球范围内来看，这不仅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边界，同时也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边界，即将俄罗斯国内空间划分为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的“边界”。这样的划分也显示出“文明的欧洲俄罗斯”与“野蛮的亚洲俄罗斯（俄国亚洲殖民地）”的理解。他所表达的这种区分，即“欧洲的俄罗斯”和“亚洲的俄罗斯”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①俄国地理学奠基人谢苗诺夫-天斯基在他的回忆录《1856-1857年天山旅行记》中提出，俄国对于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部分——德国地图中标识的“die grosse Tatarei”（大鞑靼地区）——的考察，与欧洲在美洲的考察具有同等的意义，欧洲人对美洲的殖民化和俄罗斯对亚洲的殖民化意义相同。同时，他还不服气地认为，现在俄国喀山附近的省份不适用于德国标识的大鞑靼地区，因为这些地方已经纳入俄国，也就是欧洲化了。^②出于对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和李特尔的亚洲地理知识的质疑，俄国地理学家开始在亚洲内陆组织大规模的地理考察，这种科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为亚洲地理更新、更正和补充了新的地理坐标，采集了相关的标本；另一方面，也给俄国地理学家披上了“文明发现野蛮”的外衣，并为之提供了合法性。

1870年起，俄国地理学会对亚洲内陆“鞑靼利亚”组织了系列考察，“著名的H.M.普尔热瓦夫斯基、Г.Н.波塔宁、M.B.佩夫佐夫……的考察队到中央亚细亚进行考察。……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中央亚细亚地理资料。在旅行时采集了植物学、动物学、种族地理学、地质学方面的丰富的标本，并获得了完全改变关于中央亚细亚自然界概念的资料。还特别仔细而详细地进行了路线测量。这些路线测量以很多天文点和高度测量为依据。……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绘制成了现代亚洲大陆内部地区地图”^③。“地理发现”属于

① 参见马克·巴莘：“地理的不确定性：关于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的四个论题”，《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4期，第62-63页。

② 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ский П.П.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янь-Шань в 1856-1857 гг. Москва: ОГИЗ, 1947. С.57-58.

③ [苏]H.M.休金娜著：《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产生的》，姬增禄、阎菊玲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文明民族”的特权，只有欧洲民族才是“文明民族”，欧洲以外的“低等人群”的地理发现都不属于“文明发现”，只有欧洲人的地理发现才算是“文明发现”。以新的文明秩序取代既有的“鞑靼秩序”，乃是俄国与西方殖民国家通约性的手段，也是俄国加入文明国家行列、解决其身份认同的有效方式。

从帝俄时期一直到苏联时期，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自豪感一直被地理学家们所继承。1949年，苏联地理学家马格道维奇仍然认为，“所谓‘野人’和‘蛮族’（无文字的民族）到达无人居住的陆地或进行首次航海，对于研究原始文化的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历史学家们依据他们所选用的术语，有时也将下述情况称之为‘发现’：例如有人谈到新西兰土人部落起初‘发现’了新西兰，而后又‘发现’了南大洋的一些小岛（查塔姆群岛），也有人谈到马来亚部落‘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北非部落（关奇人）‘发现’了加纳利群岛等等。但是大多数历史学者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都运用着另外一个术语：他们并不把这种第一次到达视为地理发现，而仅仅把它看作是处于社会发展低级阶段的人群迁移的一种形式。”^①按照马格道维奇的观点，所谓地理发现应理解为任一文明民族第一次到达该民族或其他文明民族皆不知道的地区。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本来是人类地理大发现的重要篇章。可是，在文明论的语境里，张骞或不被承认，或被淡化，而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程度却要远远高于张骞。20世纪60年代，苏联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休金娜依旧高度肯定帝俄时期的地理学家的成就：“如果把1840年洪堡的《中央亚细亚山脉和火山地图》与1899年的Э.久斯的《内亚山脉走向略图》作个对比，就可以得到中央亚细亚地图图形变化的鲜明概念。……只要浏览一下这两幅地图，就可以想象到我国旅行家们对绘制中央亚细亚地图所做的贡献是多么巨大。”^②通过加入地理大发现的“俱乐部”，俄国获得了一种与欧洲国家身份相应的认同。

站在中亚地区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则不幸成了被欧洲文明发现的“新大

① [苏]И.П.马格道维奇：“‘地理发现史概论’序言”，载Л.С.贝尔格等著：《地理发现与地理学史译文集》，郝克琦等译，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3页。

② [苏]Н.М.休金娜著：《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产生的》，第201页。

陆”，从而成了受害者。中亚史学家巴托尔德指出，18世纪对整个伊斯兰世界而言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如阿富汗的动荡和波斯的混乱。而在欧洲则恰好相反，这是一个最终确立欧洲文明的优势地位、并为欧洲人在整个世界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的、进步和改革的时期。^①处于文明优势地位的“欧洲俄罗斯”名正言顺地对“亚洲俄罗斯”进行规训，19世纪60至70年代的俄军将领把英国比康斯菲尔德勋爵对待阿富汗人的政策当作座右铭：“不要只打击亚洲人的脖颈，而且应该打击他们的想象力”^②。

“殖民论者”持有典型的军事殖民主义观点，从“文明等级论”衍生出的俄国中亚政策之一就是“殖民论”，主张中亚尚处于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短期内不可能按照欧洲俄国的模式进入帝国体系。俄国应当按照西欧殖民帝国的统治模式治理中亚。中亚民族在宗教、文化和历史方面同俄国文化有深刻区别，具有不可逾越的“独特性”。二者短期内很难相融。……只要中亚能够为帝国事业提供足够资源，政府应当尽量少干预中亚各民族的内部事务，以将力量集中于霸权争夺上。军事手段应当成为俄国中亚政策的基石。俄国的中亚政府应该区别于欧洲俄国的文官统治，而以军政府的形式存在。俄国中央政府陆军部和俄属中亚部分官员持此态度。^③这种观点主要代表殖民者中的军方态度。

中亚政策之二则是“同化论”，这部分俄国征服者的意见是：“斯拉夫人”的故乡就是亚洲。他们认为回亚洲就是“返回故乡”。例如，任职于俄国突厥斯坦的地理学家文纽科夫上校提出，俄国定居者应该和中亚穆斯林部落通婚，以区别于靠种族隔离来征服的欧洲国家，通过“和平演进与同化”的方式，进行符合俄国人行为准则的扩张。^④

中亚政策之三是“进步论”，主张在中亚建立“文明秩序”（Гражданственность），提倡这一主张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为尼古拉·伊尔明斯基，他自喀山神学院毕业后又去了喀山大学工作，“因致

① 参见[苏]巴托尔德著：《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上册），张丽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

② Терентьев М.А. Истори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ом III). СПб.: Типолиграфия В.В. Комарова, 1906. С.38.

③ Daniel Brower, *Turkestan and the Fate of the Russian Empire*, Routledge, 2003, p.10.

④ 参见[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第486页。

力于‘异族人’教育而为人所知。出于‘尊重民族性’的观点，他主张‘异族人’教育应从‘母语’教育开始，用母语讲授初级课程，使用母语版初级读本、道德教材，然后再徐徐导入俄语讲授的课程。也就是说，这种手段在不压迫、不限制民族特性的同时，带来‘非强制性同化’的效果”^①。少数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中亚殖民政策还有一定的反思声音，如画家瓦西里·韦列夏金在圣彼得堡举办了作品展，他是俄国中亚战争的亲历者，对俄罗斯帝国在东方的“文明使命”深感怀疑。在作品中，他没有将游牧民族刻画成野蛮人，而是保卫家乡的平等的人类，对野蛮的帝国战争提出了控诉。他因此而激怒了俄国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这位总督甚至还动手打了韦列夏金。在各种压力下，他不得不离开俄国避难。^②

“穆斯林形象……是终将被东正教或工业文明取代的。”^③这看起来是殖民论者心目中的认识，代表欧洲俄罗斯的“东正教-斯拉夫空间”高于亚洲俄罗斯的“伊斯兰-鞑靼空间”，意味着俄国行政当局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中亚土著的宗教信仰。1854年，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在呈报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一份文件中提出了宗教改革的方案。他认为，在吉尔吉斯人（实际指哈萨克人）当中宣扬基督教是不可能的，因为游牧生活中的一夫多妻制与基督教教义相抵触。而他也担心庞大的吉尔吉斯民族加入伊斯兰教，又会与俄国的国家利益相抵触。所以，这位总督提供的方案则有些“另辟蹊径”：给吉尔吉斯人创造一种既合乎他们生活条件、又符合俄国国家利益的新宗教。也就是说改造犹太教，并推广到吉尔吉斯人当中。头脑还算清醒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这份“异想天开”的报告上忍不住批示道：“宗教不像法典的条文，可以杜撰”，然后连同报告一并退还给了加斯弗尔德。^④这件事正好被谢苗诺夫-天山斯基记载下来并写进了他的回忆录。尽管沙皇否定了加斯弗尔德的方案，但加斯弗尔德的种种担心却并非多余。巴托尔德很谨慎地指出，“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几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生命

① [日]土肥恒之著：《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第244-245页。

② 参见[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第483-486页。

③ 孔源：“俄罗斯人认知中穆斯林概念的缺失”，《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2期，第95页。

④ 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ский П.П.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янь-Шань в 1856-1857 гг. Москва: ОГИЗ, 1947. С.75-76.

力。……任何其他宗教都不能代替它。伊斯兰教教义与其他宗教教义一样，有许多与科学结论和社会进步不相容的因素，……伊斯兰教的历史表明，它善于适应新的条件；毫无疑问，现代文明进程向所有宗教提出一个基本要求：宗教只是宗教，宗教不能要求国家和社会生活服从于宗教，伊斯兰教将要完成的这一要求，有违《古兰经》和《逊奈》的某些规定”^①。到了19世纪，伊斯兰教的改革已经成为俄国统治中亚所遇到的棘手问题。

“文明论”的等级秩序反映在物理空间上就形成了等级与隔离。中亚近代的铁路交通、现代学校、俄语区、俄国城区等新的空间中，这些都成为构筑“俄国·中亚”空间的重要方式，体现了等级观点和秩序。在俄罗斯帝国统治时期建立的城市都形成了与土著人城区分开的俄罗斯人城区。新俄罗斯城区后来成为与“土著的”或“亚洲的”城区相对立的部分，二者共同形成了一个城市。据统计，在浩罕、安集延、纳曼干、撒马尔罕、苦盏、乌拉-秋别、扎吉克和卡塔尔干以及在锡尔河州每一座城市（突厥斯坦、奇姆肯特、奥利耶阿塔）都有类似的情况。塔什干是人口最多的城市，1865年大约有10万人左右，作为俄国突厥斯坦总督府驻地后，俄罗斯人口曾达到5万人，是亚洲范围内俄罗斯人口最多的城市。1870年6月16日俄国颁布了城市条例，1877年推广到塔什干以后，一部分土著人获得了选举权。与俄罗斯人城区可以选出三分之二的议员相比，三分之一的议员由“亚洲城区”选举产生，而且具有选举资格的土著人是要懂俄语的。在城市照明等市政建设上最明显体现了以俄罗斯城区优先的特点。1887年年底之前，塔什干城中共有路灯606盏，土著城区只有100盏。从煤油白热路灯的安装情况看，1905年之前这种路灯全部安装在俄罗斯人城区。1909年，路灯共有321盏，俄罗斯城区有297盏，剩下24盏灯安装在俄罗斯城区通往土著城区的道路上；从报纸看，俄罗斯人城区收到了849520期报纸，土著人收到的报纸为24204期。^②俄罗斯城区有东正教堂、俄语学校、剧院、政府机构、出版机

① B.B.巴尔托里德：《伊斯兰教（概述）》，1918年，第92页。转引自[乌兹别克斯坦]И.札巴罗夫、[乌兹别克斯坦]Г.德列斯维扬斯卡娅著：《中亚宗教概述》，高永久、张宏莉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

② 参见[苏]巴托尔德著：《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上册），第382-383页。

构以及较完备的城市设施，这些公共空间的出现都代表了新的权力秩序，代表着文明进步的空间，相对而言，土著人城区则是“野蛮落后”的空间。

现代交通的发展也改变了原有的地域-空间的等级结构。沙皇政府在中亚修建的第一条国有铁路是外里海军用铁路。1880年在里海东南岸的米海洛夫斯克湾动工，陆续修到莫拉-卡拉、克孜勒·阿尔瓦特、梅尔夫、查尔朱和布哈拉，1888年修到撒马尔罕。1894年延长到克拉斯诺沃茨克。1899年，外里海铁路同撒马尔罕-安集延铁路及通往塔什干的支线接通后，易名为中亚铁路，从克拉斯诺沃茨克到塔什干，全长1748俄里。这条铁路当时虽尚未与俄国铁路网相对接，但经里海水路可把中亚同俄国中央地区连接起来。奥伦堡-塔什干铁路是沙皇政府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修筑的第二条国有铁路干线，全长1655俄里，1906年1月1日起运营。奥伦堡-塔什干铁路与萨马拉-奥伦堡铁路接轨，纳入全俄铁路网。此外，俄国还鼓励修建私营铁路，如费尔干纳铁路、布哈拉铁路、特伊罗茨克铁路、七河铁路、阿尔泰铁路等。这一期间，修筑的铁路达到1500俄里。^①而铁路网的中心是俄国的欧洲部分。铁路是现代化的标志，铁路网构筑的新的工业化交通空间取代了驼队商路的交通空间，使得这些传统路线的影响下降。新兴城区令老城区黯然失色，使得地域-空间中心转到俄国新城区这边。在用欧洲技术绘制的新的中亚地图上，铁路交通网的出现，标志着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通过对19世纪中期俄国在撒马尔罕的统治的研究，亚历山大·莫里森认为，从经济价值角度来看，征服中亚的意义不大，对这些领土的管理成本远高于所能带来的收入。^②根据1868-1881年的统计数据，突厥斯坦总督区的收入约为5471.5万卢布，支出为14059.6万卢布，财政赤字为8588.1万卢布。1868年至1881年间，每年的财政赤字为660.1万卢布。如果加上俄欧地区向中亚输送武器和物资的费用，14年间的赤字达1亿卢布。^③就俄国

① 参见肖步升：“中亚和哈萨克斯坦铁路建设的启示”，《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第116-117页。

② 参见施越：“评亚历山大·莫里森的《俄国在撒马尔罕的统治，1868~1910：与英属印度的比较》”，《北大中东研究》，2016年，第211-212页。

③ 参见[俄]M.A.捷连季耶夫著：《征服中亚史》（第三卷），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8页。

在中亚的统治而言，经济状况是收不抵支的；如果从俄国财政情况来看，整个 19 世纪俄国财政都是巨额赤字，危机严重。^①但即便如此，俄国统治者认为，在中亚建立政区、划分疆界也是对“野蛮民族”的约束，潜台词就是欧洲人带来了“进步”，为统治当地建立合法性基础，也便于获得欧洲国家的认同。

美国学者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他们的著作《世界帝国史：权力与政治差异》中指出，“俄国正在把欧洲的价值观带给中亚诸民族。尤其是中亚地区被认为是这样一块殖民地，其可以通过俄国人及其他重视农业技术的民族的教化与殖民来使之‘文明化’”^②。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套新的空间秩序也解构了中国的天下观以及“西域”的地理和文化空间意义。20 世纪初，曾在中国西部地区任领事的鲍戈亚夫连斯基在评述中国教育情况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十分典型，他提到：

中国的教育与学科与我们西方的完全不同，毫无相似之处。在我们欧洲，除文学与抽象学科外，起很大作用的是现实的知识、有关自然与人类的知识和技术知识，或者说，主要是具有实用性质的知识，而中国人的教育内容则从下到上完全是文学与抽象性质的。现今中国的学校不讲授任何真正实际需要的东西。……只是不久前，在中国才出现了一些按欧洲方式建立起来的学校，而且仅仅是一些技术性的学校，因为中国人目前还仅认为只有这样的专业学校才对自己有些用处。^③

这位俄国领事站在“文明欧洲”的立场上指出了当时中国教育缺少实用性质的科学的方面，在“我们西方”“我们欧洲”的表达当中，似乎看不到他“欧洲鞑鞑”“莫斯科鞑鞑”的历史记忆。

① 参见裴然：《1881-1917 年的俄国财政研究》，长春：吉林大学，2010 年。裴然指出，俄国长期财政困难和赤字巨大，一个重要原因是非生产性支出（军事、行政债务）过高。

② [美]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著：《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308-309 页。

③ [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225-226 页。

三、“俄国·中亚空间”的形成对晚清中国内陆边疆的影响

刘禾指出，“主权这个概念sovereignty是现代国际法的根本，主权国家之间是不承认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严格地讲，治外法权违背国际法的主权原理。但有一个重要例外，这个例外是，主权国家可以对非文明国家实行治外法权。治外法权适用的非文明国家包括，半开化社会，野蛮社会，异教徒，劣等种族（非白人）等，因此，治外法权始终是在欧美国家以外实行的”^①，因此，文明等级论也进入了殖民国家的法权体系中。19世纪“俄国·中亚空间”的建构，远远溢出了俄国边界，给中国边疆带来巨大的挑战，治外法权就是其中之一。在中俄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前，由于天山山系都在清代中国的管辖之下，俄国探险家要考察天山的地理全貌，必须进入到清代中国的版图内，为此，他们不得不进行伪装，偷偷摸摸地进入我国边疆地区。而清朝国势衰弱后，俄国则以“治外法权”的名义公开组织科考队到新疆进行考察，因为在这样的语境中，欧洲以外的都是“野蛮民族”，无权发现地理和历史，只能“被发现”。实际上，正是援引这个“原理”，俄国科考队在中国境内的调查尽管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但是在“地理发现”与“文明发现”的名义下，披上了“治外法权”的外衣，并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因为欧洲国家的探险队也纷纷涌入中国内陆边疆进行所谓的“科考”。

光绪年间中俄在西北两次勘界缔约，清廷勘界吃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精确的地图。虽然由传教士输入了经纬法，但运用不成熟，误差较大，地图上差之毫厘，实际可能丧地千里。这使边界谈判非常被动，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②“俄国现代精密地图代表的是一套近代科学所理解的空间观念，运用近代地理学成果和测绘技术的产物，中国传统舆图的失败代表了天下时代的空间观念在现代民族国家博弈中的劣势。”^③俄国人发展了他们自己精

① 刘禾：“文明等级论：现代学科的政治无意识”，《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11日。

② 参见郭丽萍：“西北界务谈判与西方地图使用——以光绪年间两次中俄西北界务谈判为中心”，《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18-23页。

③ 韦兵：“边疆形态与天下时空传统及其现代化进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08页。

心设计的“东方主义”思想，采纳了西方的观念，即俄罗斯的欧洲文化和文明对亚洲和亚洲人民的绝对优势。在科考中，俄国完全采用使用新式测绘技术得到的精密地图，在中俄划界谈判中占据优势，使得中国主权一再受损。

俄国地理学家梅彦多夫（Его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Мейендорф）发现，“当时欧洲指称亚洲内陆的术语‘Tataria’，以及18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相关政治地理术语如‘Tartarie russe（俄属鞑靼利亚），Tartarie indépendante（独立鞑靼利亚），Tartarie chinoise（中属鞑靼利亚）、Grande et Petite Boukharie（大小布哈拉）、Grand et Petit Tibet（大小土拔特）’等概念都非常不准确”，他主张更换一个地理名称，并指出，“在地理学里，我们以某一民族之名命名某地，至少该民族应居于此地，否则定义就模糊而容易造成错乱。因此，应以‘中央亚细亚’来取代‘鞑靼利亚’这个术语，……这将更准确，更具备地理特性”^①。在东方学的影响下，地理的文明建构很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殖民国家的需要的，以“科学”的名义潜移默化地移植了文明等级论。

在“俄国·中亚空间”秩序下，俄国通过治外法权在中国内陆边疆城市建立的“侨民区”和“贸易圈”，在城市空间上自成一体，也是解构中国主权的一种重要的空间建构方式。“俄国侨民还享有一种特权，这就是在设有领事馆的地方，有权建立不与中国人混居的单独的居民点，这样的居民点，在中国西部地区称为贸易圈。在贸易圈范围内，中国政府当局完全不能行使权力。这样贸易圈就仿佛是俄国本土的一角。在那儿居住的是俄国臣民，行使的只是俄国的法律，遵循的是俄国的规矩。”^②在俄国的中亚秩序中，又从“鞑靼之地”中区分出俄属鞑靼和中属鞑靼两个等级，前者是文明国家的鞑靼，后者是非文明国家的鞑靼。冯有真在《新疆视察记》中论及哈萨克人的特性时指出，“哈萨克人性极强悍不驯，但又极懒惰。除畜牧外，无其他职业”：

同光间，中俄二次划界，一部划入俄境，一部划入华境，在俄境者称为俄哈，在华境者称为华哈。双方关系殊为密切，甚至有兄为俄哈，

① 恽文杰：“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159页。

② [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50页。

而弟为华哈者，故彼等不问国籍，仍往返抢掠如故。^①

这种“俄哈”“华哈”是外人的划分，哈萨克人自己没有这种分别。“俄哈”和“华哈”的划分给予俄哈“先进”、华哈“落后”的观感，这种观念实际上是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天下秩序”。

俄国领事鲍戈亚夫连斯基对于那些来自俄国的鞑靼人的描述和态度颇有代表性：“现在生活在中国，生活在对他们来说异常陌生的中国居民当中，这就迫使他们更加着力保持自己身上一切俄罗斯人的特点，并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在俄国，他们对各种俄罗斯的东西也许会感到更生疏些，对于同俄罗斯居民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差别感觉更敏锐些，而在异国，这种差别似乎是淡薄和消失了；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所有的鞑靼人都会说俄语。屋子里的陈设也是俄罗斯式的，比较富裕并有文化的鞑靼人甚至还订阅俄文报纸。他们中很多人还教自己的孩子学俄文，并认为这样做是很必要的。”^②在这位领事看来，接受俄国文化就是文明民族，文明等级更高一些，俄属东干人（回族）外貌都比中属东干人好看，“只是俄国东干人似乎比中国东干人更柔顺和更坦率一些，这大概是由于俄国的政治体制更为温和，对东干人也更公正一些，对他们的性格造成的影响。他们不像中国东干人那样落落寡合，那样疑心重重。从外表上看，俄国东干人和中国东干人也不一样，中国东干人穿的是汉族服装，留着辫子，这辫子正是大清王朝国民的标志。俄国的东干人则不留辫子，穿着上模仿俄国的穆斯林鞑靼和萨尔特人，就是说，穿长袍，剃光头，头上戴着一顶小小的绣花园帽”^③。正如多米尼克·列文所指出的那样，“俄国实际上不是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一个‘欧洲化’的国家，既明显地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也远远地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通过行使其帝国恩惠以及教化其亚洲殖民地，俄国将会增强并且发展其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教化任务不仅仅是上帝赋予的、完全利他的一种责任，也是实现彼得大帝提出的欧洲化的一个重大机遇”^④。俄国帝国形象的欧洲化包括许多方面，帝国或宗主国与臣服

① 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22-23页。

② [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40页。

③ 同上，第241页。

④ Dominic Liev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p.50.

的殖民国家之间在地域上要存在显著差别就是其中的一个体现。俄国要看起来像海洋殖民国家，才能获得身份承认。俄国将中国边疆纳入殖民地并不一定都是通过武力手段、军事殖民以及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其中一种隐性的殖民手段，是通过空间与秩序的建构来影响中俄边界两侧的少数族裔，如近代俄国探险家的科学考察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的文明控制。文明等级论甚至渗透到各民族的精神空间和历史记忆中，无形中成为承认俄罗斯帝国作为文明国家的重要证据。俄属中亚近代工业化的起步，特别是铁路的修建，便利了俄国向中国内陆输出商品，俄国在空间上的某些影响和能力超过了主权国家，导致中俄之间的空间秩序出现失衡。1893年，陕甘总督杨昌浚、伊犁将军长庚、新疆巡抚陶模奏请尽快修铁路：“俟山海关外铁路工竣，即向西展筑，则秦晋驿道免重重差徭之累。新疆局势无鞭长莫及之忧，军务、矿务、赈务裨益良多。若格于浮议，日后敌人往来神速，新疆稍有疏虞，秦晋亦难安枕，似宜及早筹商。”^①随着俄国在中亚的铁路线不断延伸，在军事上，新疆无法与有着近代化国防的沙俄抗衡，“要把大车骆驼和火车赛跑，胜败之数，也可想而知”^②。“俄国”在近代中国长期被误读为一个全面欧洲文明化了的国家。

需要客观指出的是，俄国在中亚废除奴隶贸易，改革传统文化陋习，开办现代教育，建设现代交通……无疑是具有进步作用的；同时，俄国现代技术和物质文明体现在一些工业品上，这些工业品通过中亚的商业体系传播到内陆边疆口岸城市，如留声机、缝纫机、照相机、自行车、电讯器材、电报、电影等，使得边疆地区各族人民比内地更早接触到了现代性，体验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③，今天看来，这一分析依然十分中肯。

① “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甘新巡抚陶模等倏议胡景桂奏新疆边务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七辑）》，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台北：东亚制本所，1973年，第726页。

②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5页。

四、结语

诚如一些史家所评论的，俄国，正如对于西方国家一样，他们的殖民地扮演着构成帝国的重要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俄国稳定了乌拉尔山以西欧洲俄国的新兴身份认同。殖民地居民被看作具有相同而强烈的魅力、完全陌生的异国情调和民族志材料，在学习并编制帝国之巨大民族多样性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①实际上，中国内陆边疆作为俄国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地区，同样成为构建俄国欧洲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镜像”主要参照的是西洋（欧洲）和东洋（日本），正是以此为蓝本启动了从中国向天下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与建设。其实，“俄国·中亚空间”长期被忽略，地广人稀的内陆边疆和“中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它构成了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第三“镜像”。20世纪早期的俄（苏）革命史固有其辉煌的一面，但是也不自觉地掩盖了“文明论”的影响，如地理发现依然深入到俄（苏）对东方社会的理解和观察中，而这一意识被近现代中国不自觉地接受，对苏联“老大哥”的认同其实也反映了“文明等级论”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实际上，今天的我们经常对中亚民族关系的变化感到困惑，常常受到19世纪俄国历史遗产——文明与空间中族群关系的等级性——的影响。因此，卡罗琳·汉弗莱指出的问题特别重要：“国家想象的角色——作为一种文明的‘俄国是什么’（what Russia is）这一不断改变的观念——在与中国接壤的东部边疆的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也尝试对这一边疆区域、其自我界定及其独特性之上的意识形态做出解释。”^②也就是说，中俄双方的少数民族裔对“俄国是什么”这类观念的地方性解释，通常要比国家政权中心所做的解释更引人注目。这一视角在本文中也是缺失的，拟另文分析。

^① 参见 Dominic Liev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p.47; Y. Slezkine, “Naturalists versus Nations: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Scholars Confront Ethnic Diversity”, in D. Bower and E. Lazzarini (eds.), *Russia's Orient. 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7-57.

^② [英]卡罗琳·汉弗莱著：“‘俄国’观念及其与中国边疆地区的关系”，袁剑、刘玺鸿译，载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七辑）》，第22页。

马克·巴莘指出了当代俄罗斯国家的欧亚主义对早期帝国类型的反思，传统认为的俄罗斯帝国身份认同所导致的欧洲与亚洲部分的二元格局，很自然地为之后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而欧亚主义者则宣称，有着欧亚二分格局的俄罗斯不是亚洲的一个部分。欧亚主义者将欧亚理解为与欧洲或者亚洲完全不同的文明。为了替代这种西欧帝国模型，“欧亚主义学者阐述了一种明确的后帝国视角的俄罗斯-欧亚，它将是一种文化、历史和社会的混合体，一方面它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凝聚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实体，一种‘准’种族或‘超’种族单元。他们要求所有居住在这一广大区域的族群认识到并且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它们都被一种共同的欧亚精神凝聚在一起”^①。这种欧亚主义的解释力如何，以及是否会被俄罗斯的主流接受，只能拭目以待。

俄罗斯帝国正是通过去除“鞑靼”和“鞑靼利亚”的历史记忆，将其转化为中央欧亚或者中亚，成功“脱亚入欧”，转而成为新地理秩序的生产者。欧化的俄罗斯似乎切断了与“莫斯科小鞑靼”的历史联系。苏联给中亚诸民族创造出新的身份与民族认同，使鞑靼人转变成中亚民族，也塑造了新的历史过程。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在构建自身的民族主义的时候，游牧民（“鞑靼”）的历史也被民族主义激活，并进一步复苏。因此，对这一段历史要进行重新评价和整理，这关系到广大欧亚地区新区域秩序的现在与未来。总体而言，俄罗斯帝国时期国家建构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成功融入“欧洲”，获得文明者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的构建是以在中亚建立起“文明-野蛮”的统治秩序为重要基础的。由于俄罗斯帝国与晚清政府签订了多项不平等条约，不仅通过“治外法权”名义的科学地理考察以及建立贸易圈、侨民区的方式从空间上侵蚀了中国主权，而且还向亚洲内陆——所谓的“中央欧亚”“中亚”、中国内陆边疆各民族输出“文明-野蛮”的意识形态，以证明俄罗斯殖民帝国作为“欧洲文明”的合法性。俄国中亚历史学家斯特兰娜·戈尔舍尼娜在自己的法文著作中指出，在西方或俄国的传统中，“中央亚洲”（*Asie centrale*）总是作为一个形态不定的整体出现，懂得服从于

^① 马克·巴莘：“地理的不确定性：关于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的四个论题”，《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4期，第64页。

分割视野并接受所有的命名，不断被降为“文明世界”的边缘，接近“野蛮”，即使在新闻媒体报道中，“中央亚洲”也仍与西方和俄罗斯的新闻通讯社关系疏远，通常只有在灾难发生时才会被报道。^①鉴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对所谓“文明等级论”以及“中亚”“中央欧亚”等概念，从学术史和知识史视角进行研究和重新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Abstract】 From the 13th to the 19th century, according to Western European explorers and cartographic circles, “Tataria” referred to the vast geographic space of the Caspian Sea, the Ural Mountains, Siberia, the Mongolian Plateau, the Seven River Basin, and even northern India. This term was regarded as “barbarian” with racial and ethnic discrimination at that time.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great navigation in 1492, Western Europ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enter of civilization, rejecting Asian Tatars and taking it as a reference for civilized Europe. The Russian Empire was not recognized by Western Europe due to its identity association with “European Tatars and Moscow Little Tatars” during its founding. Russia constructed the Ural Mountains as its Asian border, thus forming the two major parts of Europe Russia and Asian Russia. It constructs a new Asia through “scientific exploration”, replaces “Tataria” with “Central Eurasia” and gets rid of its Tatar identity so that Russians could be completely Europeanized and “civilized”. Then based on the legality of “civilization-barbarism”, Russia exported its order to Central Asia. In addition, Russia also exported its order to the West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lso considered as part of “Central Asia”, through unequal treaties, which deconstructed and eroded China’s sovereignty. Both “Russian Central Asia” and China’s inland frontier regions were included in the civilized hierarchy of the Russian Empire, which became victims in proving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ussian Empire. Th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theory has

^① Svetlana Gorshenina, *L'invention de l'Asie centrale: Histoire du concept de la Tartarie à l'Eurasie*, Genève: Librairie Droz, 2014, p.551.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fluence path of the Russian Empire.

【Key Words】 Chinese Diploma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ussia and Central Asian Space, Russian Civilization, the Civilization Theory, European Civiliz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ериод с XIII по XIX век «Тартария» была общим термином, который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и картографы для описания обширн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оря, Урала, Сибири,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горья, долины Семи рек и даже северной Индии. Тогда этот термин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ся как «варвар» и носил расовый и этнический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о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С наступлением эпохи Великого мореплавания в 1492 году Западная Европа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ла центром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сключая азиатских татар и используя их как точку отсчёта для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й Европы. Созд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е было признано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ой из-за её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татарами и малороссийскими татарами». Россия построила Уральские горы в качестве своей азиат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создав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две основные части — европейскую Россию и азиатскую Россию. «Научн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была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создание новой Азии, замену «Тартарии» на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Евразию», полную европеизацию и «цивилизацию» русских за счёт их татар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экспорт поряд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на основе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варварства». Также частью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читалась западная часть позднецинского Китая, куда Россия экспортировала «цивилизированно-варварский» порядок через неравноправные договоры, демонтируя и подрывая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Китая. И «русска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ограничные регионы Китая были включены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имперскую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ую иерархию, став жертв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зуч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имеет

важные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путей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влия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эпохи поздней Цин,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оссия-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теория,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宋羽竹)

欧亚边疆：中国知识视野中的 亚美尼亚形象变迁及其时代性*

袁 剑**

【内容提要】作为高加索国家之一的亚美尼亚有着辉煌的历史。其近代的曲折命运则引起了当时同样身处被侵略与被压迫境地的中国知识界的关注。随着亚美尼亚在20世纪90年代独立建国，国内知识界的相关认知得到进一步深化，尤其是2020年再次凸显的纳卡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对于亚美尼亚的新关注。因此，从观念认知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与理解亚美尼亚的发展轨迹，及其在整个中国知识视野中的形象变迁，可以更好地反映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力图通过探寻域外国家的命运，来折射对于中国自身发展的追索。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知识视野中亚美尼亚形象的变迁进行专题性的梳理与分析，以及对其周期性特征的归纳与提炼，向读者呈现一个更为丰富完整的亚美尼亚历史形象，并揭示中国知识界在对亚美尼亚的认知变迁中所体现的同情与自省。与此同时，也为我们从文化的角度进一步理解高加索地区的历史与变迁提供必要的知识资源。

【关键词】中国发展 中国知识视野 欧亚边疆 亚美尼亚 高加索地区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5-0062(17)

历史与现实，总是变动不居。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俄国在19世纪的扩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课题成果。

** 袁剑，四川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大学国际合作处副处长。

张：“它在多瑙河口是要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在高加索山脉是要保持住自己的统治。谁掌握多瑙河口……再占有了高加索，那么黑海就是它的了，而要想把这个海的入口封锁起来，只要把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拿过来就行了。”^①高加索及其周边的小亚细亚地区，在近代世界的地缘演变中，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见证了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兴衰命运。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高加索诸国的独立，这一区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缘关系框架。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高加索诸国，这些被亨廷顿称为“文明断层线冲突”中的亲缘国家^②，也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到周边地区的大国博弈与地缘竞争当中，并影响着未来这一区域的政治走向。“这一区域的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弊病与政治混乱的无休止的故事。它是关于建立现代国家的成功与失败，以及古代社会实践在后来转变为国家观念的过程。它是关于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方式（无论是在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经常产生意想不到后果的过程。它讲述了在想象中的东西方地理位置上，一个位于亚洲和欧洲交汇处的多山之地，以及‘帝国’和‘民族’等难以捉摸的标签，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如何发生变化。”^③认识亚美尼亚及其所在的高加索地区，是我们理解和认识外部环境、进而构筑自身世界视野的重要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亚美尼亚共和国（简称“亚美尼亚”），是一个位于亚洲和欧洲交界处的外高加索南部的内陆国，地理上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西邻土耳其，北邻格鲁吉亚，东接阿塞拜疆，南接伊朗和阿塞拜疆的飞地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首都为埃里温。全国总面积 2.97 万平方公里，人口 296.4 万（截至 2021 年 1 月），其中亚美尼亚族占 96%，其他民族主要有俄罗斯族、乌克兰族、亚述族、希腊族等，官方语言为亚美尼亚语，主要信仰基督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443 页。

② [美]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309 页。

③ Charles King, *The Ghost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the Caucas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

从历史上看，亚美尼亚国名得自其民族名，而其民族名又来自于古老的部落名。亚美尼亚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时间较早，其祖先在公元前 16-15 世纪即分布于亚美尼亚高原地带，公元前 9-6 世纪，当地境内建立起奴隶制的乌拉杜国。到公元前 5 世纪，亚美尼亚民族就已经基本形成。公元前 6 世纪起，亚美尼亚处于阿凯米尼得王朝统治之下。公元前 331 年，亚历山大率军击败波斯首领大流士三世，将亚美尼亚区域归并为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去世后，庞大帝国渐次瓦解，亚美尼亚区域逐渐被由马其顿帝国分化出的塞琉古王朝统治，并逐步形成大亚美尼亚国。公元 7-15 世纪，该国先后被阿拉伯人、拜占庭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入侵和占领。16-18 世纪被周边的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瓜分，其中奥斯曼帝国占据的部分称为西亚美尼亚。在 1915 至 1923 年间，奥斯曼帝国在当地曾造成 150 万人死亡，史称“亚美尼亚大屠杀”。1804 年至 1828 年，作为两次俄伊战争的结果，原先被伊朗控制的东亚美尼亚并入俄国。1918 年 5 月，在俄国爆发革命的混乱时期，东亚美尼亚独立，成立亚美尼亚共和国（史称“第一共和国”）。1920 年 1 月，当地成立苏维埃政权，1922 年 3 月加入外高加索联邦，同年 12 月作为外高加索联邦的一部分加入苏联。1936 年 12 月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其原先所属的外高加索联邦建制被撤销。1990 年 8 月，改国名为亚美尼亚共和国，1991 年 9 月 21 日，正式宣布独立，同年 12 月 21 日加入独联体。1992 年 4 月 6 日，中国与亚美尼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作为一个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国家，国内学术界对亚美尼亚现实问题研究较多。而对于亚美尼亚历史认知的研究，相关成果则相对较少，就笔者所见，具有代表性的是孙玉华、任雪梅的《中国与亚美尼亚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前景展望》一文。该文梳理了中国与亚美尼亚之间在历史上的交往，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就有很多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广东、哈尔滨、上海等地，其中还有诸如 19 世纪将《圣经》译成中文的奥万涅斯·拉扎里昂（O.A. Лазарян）、20 世纪初成为香港总督顾问的恰恰图尔·阿斯特瓦查特良（X. Аствацатурян）等著名人物。进入 20 世纪中叶，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生活在中国的亚美尼亚侨民人数日渐减少，他们中的大部分移居到了美

国和澳大利亚等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亚美尼亚的独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来华的亚美尼亚人逐步增多，主要是留学生和商人。^①伴随当代中国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国与亚美尼亚的社会与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这无疑会强化我们对于该国的认知和理解。但是，当回望中国对亚美尼亚的认知史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对于近代中国知识空间中的亚美尼亚认知，既有的研究提及甚少，有进一步发掘和揭示的余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古今延续性，我们的对外认知视野在历史延续的同时，也存在一个历时性变化的过程。尤其是在近代国家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基于同为受压迫和受奴役国家的“共情”，对于世界范围内小国命运及其改革成败的关注，成为当时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旨趣。在这一背景之下，对于当时土耳其、波兰等国兴衰历程的认知就成为其中的重要议题。例如，陈鹏在相关论文中就以近代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为例，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对该国认识图景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萌生并确立了具有“中国本位”的评判立场，并在认知他者与反观自我的同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外部世界图景。^②同样，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高加索区域的重要国家，亚美尼亚在近代所经历的地缘身份变迁，尤其是在土耳其、俄国等大国之间的无奈与挣扎，在近代世界大变动的背景之下，就成为当时寻求富强与独立的中国各界人士所关注的重要对象。

整体而言，考虑到亚美尼亚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延续性，亚美尼亚在中国的认知空间中自然也会形成一种连续性。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我们注意到，中国对于亚美尼亚的认知很像一个 U 字形，即，对古代交流与当代政治层面的记述较多，而对于近代亚美尼亚及其相关问题的认知则处于薄弱甚至遗忘的状态。在连续性的整体序列中，这三个时段的认知强弱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认知中的独特“锚点”，并使我们形成这样的认知：作为外高加索国家之一，基于各种原因，在具体的认知实践中，亚美尼亚的历史定位主要

① 孙玉华、任雪梅：“中国与亚美尼亚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前景展望”，《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② 陈鹏：“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观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围绕古代交流与当代国际关系展开，而其近代则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知识盲区。这种认知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高加索这一区域在理解近代世界转型和欧亚地缘政治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使我们对于自身近代知识转型与域外认知的图景有所缺失。因此，如何构筑我们当下域外知识图景，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对于中国西向交往路径中的“中亚-高加索”区域与通道的连续性认知，实现古代-近代-现当代的整体关联，进而更为全面地理解欧亚大陆东西端的文明交往与互鉴格局，就成为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对于中国知识视野中亚美尼亚古今形象变迁的梳理及相关解读，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做些基础性工作。

二、古代记忆：中西交通史框架下的亚美尼亚图景

作为欧亚地理之间的连接区域，亚美尼亚所处的方位自然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一个聚焦点，因此，其在古代中西文化互动中作为一种具有标志性的符号，呈现在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历史文本当中。

总体上看，亚美尼亚在中国古代语境中，具有较高的凸显度，在古代中西方交流中曾长期扮演中介者的角色。根据亚美尼亚学者的记载，中国与亚美尼亚之间的交流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①在13世纪蒙古人的西征，尤其是13世纪30年代征服大亚美尼亚之后，当时的奇里乞亚之亚美尼亚国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同蒙古人联系在了一起，^②随后，被俘的部分亚美尼亚人迁居到了中国北方。张星烺先生在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中，就以《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专题，详细记载了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文明交往的相关内容，其中写道：“古代中国与亚洲极西部之交通，在中国史书上，虽无信史可考，而在西方各国之记载，则颇有证据可寻，足以证明古代交通频繁，有非常人所思及者。亚美尼亚人知有中国，为期甚早。西历四百四十年（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亚美尼亚史家摩西之《史记》

① Погосян Г.Г. Памятники армянск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и топонимики в Китае// Регион и Мир. 2018. No.2. С.27-34.

② [苏]А. Г. 加尔斯特扬：“论有关蒙古人的亚美尼亚文史料”，陈弘法译，《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6年第1期。

著成。其书中记中国事情一节，颇有兴味也。……书中称中国为哲那斯坦国（Jenasdan）。国境皆为平原。西界西提亚，为世界最东之国。人民富裕，文物昌明，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平和之友’（Friends of peace），而实亦为‘生命之友’（Friends of life）也。”^①后文并进一步详细记述了小亚美尼亚王海敦入朝元朝的内容。^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7-18世纪之间，在亚美尼亚人意识中，中国是个神话般的地方，犹如鲜为人知的国度或神话中的伊甸园，但也是一个可以通过陆路与海路到达的真实的国家：事实上，只是在18世纪中期，远东贸易中海运才开始超过沙漠驼队。亚美尼亚人的商业途径两者兼而有之。长期以来，因为深谙亚洲的陆路通道，亚美尼亚人成了西方各国的向导。但他们很早就先后与葡萄牙、英国结成了去公海航行的联盟，甚至在波斯和印度武装了自己的船舶，如著名商人米纳斯就在印度洋拥有一支完整的船队，曾开往澳门……在大发现的时代，亚美尼亚人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殖民统治的开路先锋。然而，作为副手和联盟成员，后者很快就成了殖民强国的竞争对手，亚美尼亚人被排挤出最能赚钱的生意。然而，他们仍保留下珍珠、黄金、宝石、香料和部分稀有商品的贸易。”^③具体而言，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亚美尼亚商人就已经成为沟通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介，而马可·波罗本人则详细叙述了从小亚美尼亚前来中国的沿途见闻，其中写道：“我们于开始描写……在亚洲所到的各国和所考察的值得注意的事件之时，应注意小亚美尼亚和大亚美尼亚的分别。小亚美尼亚王居塞巴斯托慈（Sebastoz）城，统治区宇，以严守法律为正鹄，市镇、武装防地和城堡为数甚多。……大亚美尼亚是一个广大的省区，进口处即有一城市，名亚清冈（Arzingan），以制造叫作邦巴清的精细棉布和其他许多奇异织物……著名。”^④到了1688年，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签订协议，赋予亚美尼亚人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特权，亚美尼亚人开始在上海和澳门定居，并开展相关的贸

①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篇（四）》，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第1-2页。
②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篇（二）》，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第58-59页。
③ [法]让-皮埃尔·马艾：“亚美尼亚人和中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④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李季译，上海：亚东图书馆，1940年，第21-23页。

易活动。总体上看，在整个 17 至 18 世纪，亚美尼亚人受到当时清朝政府的优待，因此常常有耶稣会传教士假扮成亚美尼亚商人来华活动。

三、国运折射：近代中国的亚美尼亚情结

近代不仅是亚洲的大变局时代，高加索地区也是如此，亚美尼亚就身处这一旋涡当中。随着俄国逐步控制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成为俄国疆域版图的一部分，这在地缘政治层面是一个重大转变，长期以来受制于伊朗的东亚美尼亚，开始服从于俄国的整体战略需要。

同一时期的中国，在 19 世纪前中期“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当时的知识界也开始经由译介等方式来选择性地介绍世界知识，亚美尼亚在近代的地缘政治转变就是其中之一。在 1839 年下半年至 1840 年，林则徐主持翻译了英国人慕瑞在 1836 年所撰写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并亲自加以润色，定名为《四洲志》。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最新的政治、地理状况与各国国情，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外认知的最前沿。书中这样写道：“俄罗斯南新藩五部（俄罗斯南新藩之萨加社、纳希斯丹、诺尼阿、阿沙塔干、阿邻默五大部落）同属一区。内有高加萨斯大山，外临黑海、里海，壤地崎岖，不与各国往来。人皆化外，恃其险僻，谓无人敢侵其境。……机士腊小部落滨氏力河，市埠万家，而都鲁机之阿敏阿人，十居七八。产丝发及酒。”^①其中的“阿敏阿人”所指的就是在俄国版图内生活着的亚美尼亚人。林则徐的努力，不久之后就因政治风云而遭遇波折。魏源秉承林则徐的理念，接续努力，最终于 1851 年着力撰成百卷本《海国图志》，力图继续向国人介绍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开启民智。在书中介绍俄罗斯的部分，以“俄罗斯南新藩五部”为题，其中关于亚美尼亚的情况，基本沿袭了《四洲志》的相关内容：“俄罗斯南新藩之萨加社、纳希斯丹、诺尼阿、阿沙塔干、阿邻默五大部落同属一区，内有高加萨斯大山，外临黑海、里海，壤地崎岖，不与各国往来。人皆化外，恃其险僻，谓无人敢侵其境。……而都鲁机之阿

^① [清]林则徐著：《四洲志》，张曼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年，第 135-136 页。

敏[尼]阿人，十居七八。产丝发及酒。”^①其中的“阿敏[尼]阿”，指的就是亚美尼亚。

到了1913年，谢洪赉编纂的《瀛寰全志》(上册)中，对亚美尼亚的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文中这样写道：“亚美尼亚，地在黑海之东南，东部已属俄国，地势多高原带山，中间谷地，景色幽雅，东方亚拉拉特山为土耳其、俄罗斯、波斯三国之界，山顶常年积雪，阿付腊底斯河南流，东界内有温尼湖，其水咸，高出海面五千五百英尺，天气夏颇热，冬多雪。亚美尼亚人勤敏为一国人冠，崇奉古教，与希利尼教相仿，以不服回教，屡为土耳其人残杀。首府曰挨尔斯伦，地当阿付腊底河上游，为古名称，亦兵事之要冲也，制品有皮革及金属细工，贸易尚盛，东南近温尼湖，有城曰温尼。”^②这里对亚美尼亚的情况进行了必要的概述，并简述了其首府挨尔斯伦(今土耳其东部城市埃尔祖鲁姆)的地理位置和产业状况等内容。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之后的俄国革命和奥斯曼帝国的最终瓦解，原先处于两大力量之间的亚美尼亚面临新的抉择，曾经被压制的“亚美尼亚问题”进一步凸显。^③这一问题作为近代史上“东方问题”之一，不仅事关亚美尼亚的版图完整与独立，而且还直接影响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并间接影响着英、法等列强在西亚和中东的利益格局。当然，其中关涉最深的则是土耳其，正如相关研究者所指出的：“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等人的地方，不管土耳其人怎样不愿意，他们倒还能从那里后退，还能够放弃远方的省份，把帝国的边疆缩短到离本土更近的地方。但是，亚美尼亚人在由高加索边疆直到地中海沿岸横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正好处在土耳其人故土的心脏地带，如果宣布放弃这些地方，那就不仅仅意味着缩小了土耳其版图，而是瓦解这个国家。”^④这一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国国内知识界的关注。在1920年一篇名为《亚美尼亚问题》的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今土耳其帝国中之纯属土耳其者，不可望切实之担证，然现居

① [清]魏源著：《海国图志》，陈华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515页。

② 谢洪赉编：《瀛寰全志》(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270页。

③ 王三义：“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和演变”，《世界民族》，2004年第6期。

④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75页。

土国统治下之他民族不可不确保其生活之安全，与夫纯然自生毫无侵犯之发展机会，而达达尼海峡，则当立于国际障卫之下，为万国之船舶及商业，永远可开放’是也，乃美总统威尔逊十四训条之一。其所主张，洵不失为公平正大，诚能贯彻斯旨，则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列国所相与痛心疾首之近东问题，不难迎刃而解矣。”^①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同样处于帝国主义压迫的背景下，同情性地去了解和认识亚美尼亚议题，就成为当时“知识救国”的一种路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其影响渐次展开，并陆续波及其广阔的边疆地区。1919年9月，根据当时俄共（布）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建议，成立了亚美尼亚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中心——俄共（布）亚美尼亚委员会。1920年6月，亚美尼亚共产党（布）正式成立。^②7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准备随后在巴库举行的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工农代表大会，发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受奴役人民群众书》，其中这样写道：“共产国际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召开一次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工农代表大会呢？大会使他们得到什么？大会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正在同资本进行战斗的欧美的工人和农民现在所以要面向你们，是因为你们和他们一样，也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枷锁中受苦受难；你们和他们一样，也不得不反对世界上的剥削者；是因为如果你们与欧美的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就会加速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就会为全世界工农的解放提供可靠的保证。”^③这一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外高加索的苏维埃革命进程。1922年，亚美尼亚加入外高加索联邦。1936年12月，亚美尼亚单独以加盟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苏联。

在这一过程中，国内知识界进一步推进了对亚美尼亚及其相关问题的译介。1920年，在《战后世界新形势纪要》一书中，专门分章介绍了“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情况，其中写道：“战前亚美尼亚地方，分属于俄土两国统

① 心曛：“亚美尼亚问题”，《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8期，第20-26页。

② 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赵常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1页。

③ 陈新明主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93-394页。

治之下，今土耳其界内亚美尼亚之政府，尚未组织完备；俄属之一部，自高加索联邦解散后，越二日即宣布独立。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已得美国政府正式之承认。……居民百分之八五务农业，种麦、棉、蔬果、葡萄，畜牧牛羊，矿产丰富，多未开采。境内无何大市镇云。”^①此外，在1922年的《战后新兴国研究》（下）中，也专门列出了“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内容介绍，其中写道：“亚美尼亚者，散布于伊兰高原西部之民族也。其人民自称曰‘Hayasdan’，亦曰‘Hayq’，古波斯文则称‘Armina’，故译作亚美尼亚云。亚美尼亚之民族起源，已不可得而考。在纪元前九世纪，在西亚一带，已有被称为亚美尼亚之民族，至七世纪，为阿利安人种（Aryan）所征服，其民族遂被阿利安之文化，操阿利安之语文，厥后卒成为东方特异之民族。其人民勤俭耐劳，聪颖敏慧，具有适应环境之能力，其文化传播力，不减于犹太民族，宗教信仰甚为坚决，此皆其民族特性也。”^②之后，该文还详尽叙述了亚美尼亚从古代至近代的历史变迁情况，以及一战之后的政局变化。在对一战之后世界局势加以重新认识的背景下，对于当时的中国国内知识界来说，这一对于亚美尼亚的详细介绍，为理解战后新国际格局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927年，竺可桢等译介美国学者鲍曼的《战后新世界》一书，其中专门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美尼亚问题”。文中这样写道：“亚美尼亚于1918年之春在加林（Gariné，在亚美尼亚高原中部）宣布独立，其要求土地，如图所示，但界内亚美尼亚人仅居少数，余均为苦特人、土耳其人及叙利亚人（Syrians）。协约国知此情形，故仅令土耳其归还（疆界均系暂定）梵（Van）、比得列斯（Bitlis）、埃尔斯伦（Erzerum）与特拉布松（Tribizond）四城，计地七万五千哩，人数三十万，其户口较前大减矣。1920年土国条约（即赛佛尔条约）决定亚美尼亚不临亚历山大勒达（Alexandretta）海湾，惟特拉布松（Tribizond）港为出口。巴统为国际公港，亚美尼亚当可自由通商。亚美尼亚又要求外高加索二万五千方哩之地，其民族因饥馑及避难转徙之故，无可稽考。大战前此处人口共二百万，其中

① 王华隆辑：《战后世界新形势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9-10页。

② 罗罗编：《战后新兴国研究（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8-29页。

半为亚美尼亚人。大抵农业，工商甚少。喀斯（Kars）与挨里温（Erivan）为主要城市。地势高平，而无森林，间有河谷腴活之处，产果与酒。挨里温产棉花，卡拉巴格出生丝。亚美尼亚古为独立国，迨十三、十四世纪土耳其人侵入小亚细亚，其国遂亡。……1894-1895年为土人屠戮者几至二十万人。1909年又遭虐杀，以阿得纳（Adana）地方为尤惨。土耳其人乘此次大战驱逐亚美尼亚人与叙利亚人老幼数千，放之于深山或沙漠中，以待其毙。1914年至1918年四年之中，亚美尼亚人之遭焚杀饿死者共八万余人。故西欧之耶教国慨然欲拯救士麦拿（Smyrna）、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力斯坦及亚美尼亚诸地之属民，不仅仅驱逐欧洲之土耳其人（除君士坦丁东北隅名义上之主权）已也。……欧洲列强均盼美国代管亚美尼亚，但美国方有事于西印度与菲律宾，未必肯劳费远征也。亚美尼亚人受累世之残杀，其遗民仅居少数。今欲建设亚美尼亚新国，苟非容纳多数异族（与巴力斯坦之犹太人同一情形）决不能复历史上之旧规也。亚美尼亚人若不依赖协约国之官吏及兵力财力断难安定全境以期发达。顾其事烦费，协约国此时恐无力为之助耳。即使如愿，亦仰人鼻息，国基不固。所谓还我历史上之山河乃感情之言，至于能否达目的要视乎其国民实力权衡何如耳。外援不足恃也。”^①亚美尼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历史恩怨，在这里作了详尽的叙述，并就亚美尼亚未来的地缘政治走向进行了预测。对亚美尼亚国运的迷惘与期许，在此表露无遗。

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苏联国内秩序的逐渐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国国内对于亚美尼亚建设与发展的了解也日渐增多。例如，在1935年，《新亚细亚》就刊登了路易斯·费希尔（Louis Fischer）所著《今日之亚美尼亚》长篇文章的译文，开头这么写道：“世界上如果会有一座气象兴盛的城市，那便要算亚美尼亚的首都茹李园（Erivan）城了。白雪皑皑的亚那拉峰（Mt. Ararat）掩映着这个城，相传诺亚避难之舟，便安放在那峰上。”^②文章随后详细记述了茹李园（今译为埃里温）的城内状况、亚美尼

① [美]鲍曼著：《战后新世界》，竺可桢等译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385-387页。

② Louis Fischer：“今日之亚美尼亚”，余文若译，《新亚细亚》，1935年，第9卷第6期，第147页。

亚近些年来的国内变化以及建设情况。^①1937年的《亚美尼亚的今昔》一文中则这样记述：“亚美尼亚从前本是外高加索的一个独立国，因为介于俄土之间，遂为两国所瓜分。大战终了后，曾经一度独立，及土势复强，土领诸地已索回一部分，其余诸地则与乔治亚、亚受培强二国分组成一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加入苏联，而为苏联七共和国之一。……亚美尼亚在帝俄统治时代，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乃是俄罗斯帝国主义最落后最贫瘠的殖民地之一，几毫无建设可言，现代国家建设所不可或缺的工业，在亚美尼亚差不多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谓都市，实际上不过是较大的村落，而所谓村落也者，只不过是一些充满了贫穷、疾病与饥荒的茅屋洞穴而已。……现在你如果到亚美尼亚去旅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不幸的国家所受到的破坏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沿路差不多都可以看到村落的遗迹，有时甚至还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废墟。由于这一切凄惨的景象，昔日亚美尼亚所受破坏程度之深，便可以不言而喻。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亚美尼亚，已不是以前的亚美尼亚了，以前的一切现在已成了过去的陈迹，只好令人去凭吊，现在的亚美尼亚乃是在她的废墟之上重新建设起来的一个新国家。……亚美尼亚之所以有这样的进步，乃是由于下述的两种原因：第一，亚美尼亚人虽然贫穷，遭受许多厄运，但是他们有祖先遗传下来的文化，帝俄与土耳其的统治虽然残酷，但这固有的文化却不是沙皇或土耳其所能摧毁的，至多也不过使它陷于停顿罢了；第二，亚美尼亚受巴库的影响很大，因为巴库是一个大工业中心地，亚美尼亚的农民以前都是到那里去作工或打发他们的子孙去作工，所以现在亚美尼亚大部分的工人都是以前巴库的工人。……倘使没有两次五年计划，仅仅上述的两种原因是不会发生现在的结果的。亚美尼亚现在的进步便是两次五年计划的成果。亚美尼亚现在虽然有了惊人的进步，但这不过是进步途程上的第一步，现在的成绩虽然惊人，但是再过几年，便又不足为奇了，将来的成绩一定超过现在，那是没有疑问的。”^②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对于亚美尼亚的了解，已经从原先的独立自强议题，转变为社会发展，这也契合当时中国国内知识界对于社会发展的关注氛围。

① Louis Fischer：“今日之亚美尼亚”，第147-155页。

② 易览：“亚美尼亚的今昔”，《中外问题》，1937年第19卷第6期，第290-293页。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苏德战争的打响，关于亚美尼亚的相关介绍也因苏联战场形势的变化而多有报道。^①而在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国内重建时期，关于亚美尼亚的报道同样是中国国内关注的重要方面。在这当中，更多地体现了对于亚美尼亚内部建设的钦佩与艳羡。例如，1948年出版的一部译著中这样写道：“亚美尼亚在一九一七年的地位是很低的，她的面积不大，她的领土曾遭侵略者减小到比利时一般大小。她在一九三九年的人口为一百二十八万一千五百九十九人，现在的人口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人，而且在迅速地增加着。她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进步的民族，她坚持发扬着蓬勃的有个性的生活，即使在任何需要忍耐的统治下，也从不放弃向前进步的机会。”^②

四、域外静观：当代亚美尼亚政局与认知图景

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新中国与亚美尼亚的联系基本都是在中苏关系的大框架内展开的。在社会文化层面，在50年代，除了相关的新闻报道之外，^③还有一批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如米哈伊洛夫的《苏联的土地与人民》（1953年）^④、西蒙诺娃等的《亚美尼亚、中乌拉尔、南乌拉尔游记》（1956年）^⑤、《沙逊的大卫 亚美尼亚民间史诗》（1957年）^⑥、特卡勤科编著的《亚美尼亚民间舞蹈》（1958年）^⑦、伊萨克扬等著的《希望的

① “亚美尼亚收集战时人民歌曲”，《时代杂志》，1944年第4卷第1期，第20页。

② [英]詹森著：《战后苏联印象记》，宾符译，上海：世界知识社，1948年，第244页。

③ 如“亚美尼亚公众教育突飞猛进”（《新华社新闻稿》，1950年第47-76期，第452-453页）、“亚美尼亚考古学考察队发现古国遗物”（《新华社新闻稿》，1950年第107-136期，第541页）、[苏]波尔岱略夫：“社会主义的亚美尼亚”（《旅行杂志》，1950年第11期，第13-14页）；“亚美尼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新华社新闻稿》，1954年第1593期，第23页）等。

④ [苏]米哈伊洛夫：《苏联的土地与人民》，陈原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

⑤ [苏]E.Д.西蒙诺娃等著：《亚美尼亚、中乌拉尔、南乌拉尔游记》，宋夫让等译，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⑥ 苏联亚美尼亚科学院语言所编：《沙逊的大卫 亚美尼亚民间史诗》，霍应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⑦ [苏]特·特卡勤科编著：《亚美尼亚民间舞蹈》，鲜继平、韩绍淦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

旗帜 亚美尼亚作家短篇小说选》(1958年)^①等。之后,随着中苏关系的转变,国内对于亚美尼亚相关信息的译介逐渐减少,仅有的一些报道主要涉及相关的负面内容。

随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关于亚美尼亚的相关报道逐渐增多,但内容范围较为有限。1991年年底,在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亚美尼亚正式独立。在此之后,作为独立国家的亚美尼亚开始进入中国知识界与公众认知领域。独立后的亚美尼亚经历了政治层面的转型。1995年7月,亚美尼亚举行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实行总统制。至2015年12月,该国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草案,规定国家政体逐步由总统制过渡到议会制。数十年以来,该国政局总体稳定,期间也出现过多次政治危机。在经济方面,由于受地缘环境影响,与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国关系都较为紧张,亚美尼亚经济发展受限很大,一度出现能源危机,民众生活水平提升有限,与周边国家尤其是阿塞拜疆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2020年9月27日全面爆发的纳卡地区冲突,作为当年度国际范围内烈度最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将亚美尼亚又一次推到了公众的面前,成为近些年来对亚美尼亚认知密度最大的时期。从历史上看,纳卡冲突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爆发,直接导致当时尚在苏联范围内的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国关系紧张。^②1994年,两国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仍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1992年,在俄罗斯倡议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组织的前身)成立了由12国组成的明斯克小组,俄、美、法为该小组联合主席国。从此之后,有关纳卡问题的不同级别谈判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陆续举行,但谈判迄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2020年的冲突发生后,虽然美、俄等大国呼吁立即停火和谈,双方依然不时爆发新的冲突。在阿塞拜疆步步紧逼的态势下,亚美尼亚无奈之中,求助俄罗斯予以斡旋。随后,三国领导人于2020年11月9日签署声明,决定自10日起全面停火,双方停留在各自所占据的位置,并开始交换战俘、其他关押人员和遇难者遗体,俄罗斯将在该地部署

① [苏]伊萨克扬等著:《希望的旗帜 亚美尼亚作家短篇小说选》,荣如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②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局势仍紧张,苏驱逐一亚美尼亚骚乱挑唆者”,《人民日报》,1988年7月21日。

维和部队。这次冲突是苏联解体后高加索地区政治、民族矛盾的延续。这次冲突及其停火，必将对亚美尼亚以及周边地缘政治产生新的影响。

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中国方面对于亚美尼亚的认知最初更多地体现在对苏联解体之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局面^①以及纳卡冲突的相关报道上，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之后的认知则更多地涉及双方的经济^②与文化交流^③，在公众知识层面也将进一步深化对亚美尼亚的系统性认知。

五、回望与超越：对外认知中蕴含的中国期许

在 1842-1843 年代表英国参加划定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边界的罗伯特·柯松（Robert Curzon, 1810-1873 年），曾这样评述亚美尼亚在 19 世纪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亚美尼亚是人类大家庭的摇篮，而其自身却显得毫无价值。事实上，数百年来，它一直是相互冲突的强国之间争论的焦点：它几乎无法获得安宁与和平的福祉。在大不列颠的调停下，它再次成为战争之地，再次被一群武装者所压倒，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破坏……而这满足了遥远处的强者的野心，这些强者的成功，使亚美尼亚不管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都没有优势。”^④这段话道出了亚美尼亚在近代列强纷争中的无奈，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作为小国的当代亚美尼亚在纳卡问题上所面临的大国因素与国际局面。

亚美尼亚之于中国的意义，既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近现代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时段的问题，它更多地同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与复兴息息相关。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对域外国家兴亡历史的认知，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知识界对本国历史反思的组成部分。亚美尼亚在近代以来中国知识视野中所呈现出的不同图景及其背后的阶段性特征，正是中国对本身发展道路与前景的某种折射与反思。这不仅体现在对于亚美尼亚古代辉煌的记忆中，更体现在

① “亚美尼亚总理遇刺身亡”，《人民日报》，1999 年 10 月 28 日。

② “亚美尼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商机多”，《国际商报》，2006 年 11 月 13 日。

③ “马超后代扎根亚美尼亚”，《浙江日报》，2006 年 3 月 14 日。

④ Robert Curzon, *Armenia: A Year at Erzeroom, and on the Frontiers of Russia, Turkey, and Persia*,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9 (1854 年原版), pp.xv-xvi.

近代亚美尼亚在俄、土帝国争夺下颠沛命运的记述当中，还呈现在对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亚美尼亚稳定与繁荣局面的描述当中，尤其是对于亚美尼亚民众积极支持苏联卫国战争以及参与战后重建的记述，更直接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于中国抗战胜利前景的期许以及国家独立富强的渴望。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对于亚美尼亚的认识，则更多地呈现为崛起中的大国对于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局面与高加索区域冲突的知识关注与兴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们对于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高加索地区的认识也在经历一个从点到面、逐步进深的过程。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梳理和揭示近代以来中国对于亚美尼亚的认知历程，或许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高加索小国的曲折历史，更能够使我们自身去理解和认识百年来世界范围内地缘政治变迁及其背后的大国竞逐，并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我们自己的国家。

【Abstract】 Armenia, as one of the Caucasus countries, has a glorious history. Its tortuous fate in modern times has aroused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se country was also invaded and oppressed. As Armenia became an independent nation-state in the 1990s, Chinese intellectuals' knowledge about this country has been further deepened. Especially when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occurred in 2020, it has once again arous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systematically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Armenia and its changing image according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It could better reflect Chinese intellectuals' pursuit of China's own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by saving the country and exploring the fate of other countr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present a more complete historic image of Armenia through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changes of Armenia's image and its periodic characters with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In addition, it reveals Chinese intellectuals' sympathy and introspection with Armenia. Meanwhile, it also provides us with necessary knowledg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changes of the Caucasus region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 Key Words 】 China's Development, Chinese Perception, Eurasian Frontier, Armenia, the Caucasus Reg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Армения, одна из стран Кавказа, имеет славную историю. Её мучительная судьба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ривлекла вним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оторая также находилась в ситуации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агрессии и угнетения. Со становлением Армении как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1990-х годах понимание Арм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ей ещё более углубилось, а проблема Нагорного Карабаха, которая вновь вышла на первый план в 2020 году,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нова привлекла внимание к Армен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и понимание траек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Армении и её меняющегося образа в общем китайско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м ландшафт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может лучше отразить поиск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в процессе спасения и выжи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путём изучения судьбы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 Автор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и надеет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более богатый и пол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 Армении и выявить симпатию и саморефлексию кита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её меняющемся восприятии Армени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обзора и анализа меняющегося образа Армении в китайско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м ландшафте, а также обобщения и дистилляции его циклически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мы также получаем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ресурсы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ории 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Кавказ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ультур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и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взгляды,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Армения, Кавказ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格鲁吉亚的历史记忆：国家发展 转型中的精神全景与细节*

石 靖 吴大辉**

【内容提要】从宗教视角审视格鲁吉亚国家的发展转型时，不难发现，基督教的传承与格鲁吉亚国家的历史形成休戚相关，二者之间的关系稳定且紧密。这可以理解为悠久、独特的宗教传统已被格鲁吉亚人升华为有关国家性共同认知的重要内容。中世纪前期，基督教的传播和接纳成为重要的趋近因素，对高加索山脉南麓地域分散的不同王国产生了聚合性影响，奠定了格鲁吉亚集体记忆的历史基底。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在国家统一繁荣的“黄金时代”之后，遭受外部影响的精神记忆仍然被视作格鲁吉亚国家独特性、忍耐力的支撑因素，并在特定历史转型时期发挥着连接传统和指向未来的特别功用。俄国时期，以维护格鲁吉亚民族和国家记忆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与通过包括宗教手段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实践相互排斥，在格鲁吉亚地域上产出了特殊的互动效果。在当前国家转型背景下，格鲁吉亚的历史记忆被再次激活，重视历史传统与强调国家独立、完整以及追求以欧洲为导向的政治实践交织在一起。精神记忆已成为当代格鲁吉亚可动用的常态化的“国家储备”，并将继续作为服务国家发展转型、体现其路标选择合理性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格鲁吉亚 历史记忆 精神记忆 发展转型

【中图分类号】D7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5-0079(32)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秩序重构中俄罗斯转型的作用与影响”（项目批准号：12JJD810022）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石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吴大辉，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教授。

宗教，作为某个特定族群或其他共同体精神内涵的表现形式，是区别于“他者”的文化和历史标签。以宗教为主要内容开展的专门学科工作，除了在学科设置中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揭示人类文化发展的逻辑脉络，在当前还更多地表现为与其他学科的平行、交叉。^①“地区研究”，也被称作“区域国别研究”，不论是在其产生和繁盛之地的欧美，抑或是在当前将其视为“显学”的中国，均是以地理空间作为研究的限定，围绕因地域不同而衍生出的“他者”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并开展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在地域限定之外，地区研究的内容却可以包罗万象并产出百科知识般的成果。但需要强调的是，地区研究的内容仍需以实际问题为导向，而在“课题”式研究之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性也决定了有关地区研究方向的重点以及必须要考量的因素。“宗教”凭借其鲜明的时空特点，与文化传统以及国别政治等直接相关，可作为地区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进一步嵌套宗教议题并限定研究地区之后，即可发现，我国当前的俄苏研究，在精神文化方面仍未给予该空间内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带”以足够关注。虽然位于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均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小国，也不再处于各自历史发展阶段的“黄金时代”，但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却仍然稳定地对国家政治以及民众生活产生影响，而且那些可资利用的记忆资源仍是被重点强调的对象。如果选定格鲁吉亚作为研究对象却忽视了其精神记忆，那么很可能产生偏差。随着后苏联时代传统文化习俗的回归，记忆的内容成为新的国家建构不可缺少的佐证材料，因而关注精神文化的载体具有学理意义。

本文的研究场域是格鲁吉亚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主线是作为格鲁吉亚国家传承发展线索的宗教因素：通过解析与国家绑定的东正教曲折动荡的历史，旨在呈现不同历史时段内格鲁吉亚国家的精神记忆及其在相应历史背景下所发挥的多维度功能。本文关于格鲁吉亚历史记忆的具体内容包括：格鲁吉亚历史“黄金时代”和在中世纪与异族入侵抗争的比较，俄国时期格鲁吉亚宗教因素之于国家生存的多重功能比较，以及当代格鲁吉亚政治发展愿景中精神记忆的角色。通过从历史文化到现实地缘政治的解析，本文发现，格

^① 在中国知网使用“宗教研究”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期刊文献成果的篇名中有“宗教经济学”“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民族志”以及“宗教地理学”等概念。

格鲁吉亚是欧亚地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典型案例。这也说明，作为与该地区国家形成和发展历史相伴的精神文化元素，可以成为我们认识此地区对象国乃至整个区域发展现实与未来的特别切入点。

一、关于“记忆”议题的研究

在重现格鲁吉亚历史进程时，研究者往往特别选择宗教为主线，并根据记忆元素对其进行拼接贯通。由于时间跨度久远，不同对象、群体以及各类丰富载体承载的记忆，都是对格鲁吉亚绵延宗教因素的刻画，也是对该地域精神信仰以及国家历史演进的反映。因而，选取并突出记忆元素，是为了多角度且鲜活地呈现过去的故事；另外，精神信仰同时也是主观且带有情感的，这与同样具有这些特点的个体或集体的记忆形成对照。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常引用这样一句话：“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了。”^①近年来关于记忆的话题和讨论，可以通过大量的研究文献证明：除了该话题的繁荣期外，在记忆话题范畴内不同问题和兴趣交叉、刺激和密集的现象，也印证了学界对记忆的讨论。^②从20世纪80年代起，“记忆”开始成为西方政治文化以及人文学科里不断升温的关键词，这与历史学科中后现代主义思潮直接相关。例如历史书写中的“叙事转向”等变化，使得常被视为历史之对立面的记忆，不断进入到对历史编纂的反思中。^③德国历史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在总结有关“回忆和记忆现象”的研究时，发现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等不同学科的专家都对此有所关注。同时自这一研究开展以来，也学习和区分了不同的记忆形式，例如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④

① Pierre Nora, *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 Berlin: Verlag Klaus Wagenbach, 1990, p.11.

②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

③ 刘颖洁：“从哈布瓦赫到诺拉：历史书写中的集体记忆”，《史学月刊》，2021年第3期，第104页。

④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李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学者们对于回忆和记忆现象的关注，推动了这一话题研究的进展，但是“大量研究结果和在形成理论方面取得的进步，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社会回忆实践的一个核心领域，是极其难以用科学手段把握的”。^①虽然科学无法就回忆来自何处做出准确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自己的回忆脱离不了客观给定的社会历史框架，正是这种框架，才使得我们的全部感知和回忆具有了某种形式。”^②就记忆而言，不论其形成的时间点、承载的内容是关于与当前相对的过去的事物或情境，通过不同载体，过去的许多方面会不同程度地对现实甚至未来发挥影响，这一点对于单独个体或是存在相似认同的集体都是成立的。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同时也生活在记忆里。周遭环境承载着历史和回忆，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与交互，也体现了记忆和现实之间无声却坚定的联系。或许“对于我们来说，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历史就是奠定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③

在围绕“记忆”话题的诸多研究中，不难发现，在“记忆”这一词汇之前的定语十分丰富。作为记忆社会学的先锋，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从此将其与“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彻底区分开来。^④在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著作中，为“文化记忆”作了如下定义：“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⑤在韦尔策看来，阿斯曼的解读是对哈布瓦赫概念的细化。^⑥在区别本研究领域不同记忆概念的同时，韦尔策“试

①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

② 同上。

③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265 页。

④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第 69 页。见 Maurice Halbwachs, *Das kollektive Gedächtnis*, Frankfurt am Main, 1985.

⑤ Jan Assmann,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 in Jan Assmann und Tonio Hölscher [Hg.], *Kultur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9. 在该著作中，阿斯曼界定了后来在专业讨论中一直使用的“文化记忆”概念：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资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通过对它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我形象。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

⑥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第 4 页。

着将附带过去的无限纷繁庞大的领域称为‘社会记忆’：一个大我群体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①此外，类似的概念还包括“个体记忆”“沟通记忆”等。在梳理总结前人关于记忆话题的研究探讨时，深刻的感受是这些带有侧重和差别的“记忆”概念的确与史学范畴中的“历史”存在显著区别。虽然记忆难以借助科学的手段进行准确测量，但记忆作为多学科科学意义的特殊性却是非常直观的。

回到对记忆内容的探讨，不论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家，整体的分析大多带有抽象特点，除通过案例以及记忆载体进行佐证之外，似乎还有一扇记忆的“后门”通向哲学层面的思考。就学术呈现而言，视角和内容与学者的多方面主观因素有关，甚至还不乏体现主观情感和类似非理性因素的案例。再次回到皮埃尔·诺拉的研究关注，在其著作《记忆之场》中，“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②”是作者的自造术语。自1984年起，所出版的系列著作的内容体现出“记忆之场”的广度。^③在诺拉看来，历史加速消失，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记忆是“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而历史是对过去理性的、批判性的重构”。^④

与诺拉选择通过记忆维度叙述法国历史类似，带有记忆特点的历史和政治研究已经进入了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并特别将俄苏案例置于近期的主要关注中，这是本领域研究的前沿。在讨论俄罗斯国家的记忆政治时，有学者认为，东正教是继国家之后的第二大记忆政治行为体，对国家的记忆政治发挥着重要作用。^⑤在时间维度上，有学者将俄罗斯的“二战史观”定位成涉

①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第4-6页。韦尔策关于“社会记忆”的定义基于对彼得·伯克（Peter Burke）观点的广义解释。根据伯克的观点，属于回忆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 des Erinnerns）范畴的，有口头流传的实践、常规历史文献（如回忆录、日记等）、绘制或摄制的图片、集体纪念礼仪仪式以及地理和社会空间。见 Peter Burke, “Geschichte als soziales Gedächtnis”, in Aleida Assmann und Dietrich Harth [Hg.], *Mnemosyne. Formen und Funktionen kultureller Erinn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1, S.392ff.

② 法语“Lieux de mémoire”，由场所“lieu”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组成。

③ 详见[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III页。

④ 同上，第10-11页。

⑤ 胡巍葳：“俄罗斯的记忆政治——宗教的作用及其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6期，第59页。

及周边国家的共同记忆，正因为相关的教育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价值，通过“共同记忆”体现了人类反思共有历史的整体效应。^①在空间和时间的穿插之中，有学者对后苏联犹太人流散与记忆的研究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回顾，展现了俄罗斯犹太人在民族学研究范畴的成果以及当代社会的具体表征。也借此，研究者总结认为，“集体身份和集体记忆成为流散的中心概念；集体记忆的危机则促成了民族身份根基的弱化和流散含义的复杂化”。^②

记忆是伴随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进程存在的内容，记忆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理所应当，但正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说，“记忆是任何一个学科不能独占的”，即便是在单一学科内“也显得矛盾重重”。^③学界截至目前关于“记忆”议题的探讨，还未能展现出可以进一步聚合的趋近性和统一性。正如以上内容回顾所展现的那样，仅学研层面的记忆概念就较为复杂，互相之间存在区别，且学者即便使用同样的概念表达，赋予的内在含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基于已有的研究案例，顺着“记忆”的思路打通历史与现实，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进行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比较研究，将提供一个有别于传统历史视角的新路径。

二、格鲁吉亚精神记忆的历史探寻：宗教的视角

格鲁吉亚是位于区域间“十字路口”的国家，拥有悠久且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考察该国深厚的传统基底，不难发现宗教因素在多个维度持续发挥着独特的影响作用。作为显著的文明分界线，或可被称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④，格鲁吉亚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是与特定认知

① 沈倬丞、高凤兰：“历史记忆与国家意志：俄罗斯‘二战史观’教育的主旨及意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75页。

② 李暖：“难以摆脱的‘俄罗斯化’——后苏联流散语境下犹太人的归国难题”，《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2期，第165-167页。

③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8页。

④ 冯绍雷：“俄罗斯文明空间因素的基本特点”，载姚海主编：《俄罗斯文明与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作者用“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来诠释俄国现象、把握俄国千年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特征。由于格鲁吉亚与俄国、俄罗斯在历史层面的紧密性以及地域层面的近似性，因而这一概念也是适用的。

中所谓的与异族、异教族群相互对冲的“前线”地带。因而，对精神信仰的坚守和推崇，是贯穿整个格鲁吉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

在着重讨论东正教以及在格鲁吉亚土地之上东正教会的发展前，需要理顺该宗教流派的发展和演化脉络。东正教，意为“基督教的正统派”，“坚守宗教传统或是确认的信条”，在基督教信仰中，这一概念意味着“遵循初代教会（Early Christianity）呈现的基督教义”。^①东正教的外文称呼有多种，其中出现“东方”的定语词（例如：Eastern Orthodox Church）具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意义。^②“东正教（Orthodoxy）”这个中文译法，一方面考虑到信仰传播的地域，即相对于罗马教廷的东方，另外也遵循“正统、传统”的宗教理念和语言含义。^③

按圣经所记，在耶稣基督受难与复活之后，其使徒们在不同地区建立了多个宗主教区（Patriarchate）来宣传教义思想，以亚历山大、安条克^④、耶路撒冷、罗马以及君士坦丁堡为代表的宗主教区分布，代表了当时教义传播的范围。此后，罗马帝国的分裂、政教关系、语言文化以及教义分歧等诸多因素加剧了教会内部的矛盾甚至对抗。鉴于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 Monomachus）提出希腊-罗马统一的意愿，1054年，罗马教宗利奥九世（Pope Leo IX）派遣使者亨伯特（Humbert of Silva Candida）前往君士坦丁堡。然而之后的历史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亨伯特与拜占庭神学家公开辩论并陷入僵局，继而在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教士会议上宣布，

① “What Is the Orthodox Church? History and Beliefs of Orthodoxy”, *Christianity.com*, <https://www.christianity.com/church/denominations/the-orthodox-church-history-and-beliefs-of-orthodoxy.html>. “初代教会（Early Christianity/Early Church）”是指第一次尼西亚会议（First Council of Nicaea）正式命名为天主教会之前的基督教会。

② 除在英语中“Eastern Orthodox Church”表示东正教会的含义，也存在一些东正教会的名称中带有表示“东部”含义的字眼，如前身是古罗马时代的基督教会、如今作为独立教会的“Greek Orthodox Patriarchate of Antioch and All the East”。此外，保持传统礼制但又与罗马教廷共融的“东仪天主教会”，中文的翻译也来自其外文称呼“The 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Oriental Catholic Churches”。

③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53页。

④ 安条克（Antioch），现土耳其东南部城市，曾是古叙利亚的首都。安条克教会/宗主教区（Church of Antioch），是1098年与罗马教会分裂之前的五个宗主教区之一。“Church of Antioch”, *OrthodoxWiki*, https://orthodoxwiki.org/Church_of_Antioch

开除牧首米恰尔一世 (Michael I Cerularius) 的教籍。^①这一事件标志着东西教会的分裂, 罗马教会之外的基督教会组成“东正教会 (Orthodox Church)”。

“Orthodox”的构成来自希腊语“ορθόδοξος (orthodoxos)”, 由“orthos” (延续的) 与“doxa” (观念) 两部分组成^②, 意味着对正统礼制的沿袭和传承。

在基督教会发展演变的同时, 传教活动也从宗教诞生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向其他区域扩展。至 11 世纪东西教会分裂时, 基督教的传播已经遍及环地中海地区, 东部宗主教区的影响也延伸至近东以东、甚至扩展到距离更远的欧亚北部森林地带。在当今广阔的欧亚地区, 最早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地域是与东罗马帝国毗连的高加索地区。根据圣传 (Sacred Tradition) 内容, 圣徒犹达 (Thaddeus the Apostle) 和巴塞洛缪 (Bartholomew the Apostle) 于公元 1 世纪来到亚美尼亚传布福音, 并因此殉道。自此, 基督教团体开始在亚美尼亚存在和发展, 并于公元 301 年被其宣布为国教。这一独立国家教会的历史中心位于埃奇米亚津 (Mother See of Holy Etchmiadzin)。^③同样也是在公元 4 世纪, 格鲁吉亚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 作为该国宗教圣城的姆茨赫塔, 至今仍然保留着格鲁吉亚正教会以及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印记。来自拜占庭的宗教也传播至更远的斯拉夫人生活地域, 公元 10 世纪罗斯受洗, 基督教作为国教取代多神教, 为之后俄国千年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文化根基。

目前, 东正教作为基督教的主要分支之一, 在全世界范围内共有约两亿信众。^④在欧洲东部和南部、广大的欧亚地区以及西亚北非的一些地区, 作为居民的信仰和文化内容, 东正教至今仍然是不少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元素。^⑤目前, 中国国内围绕东正教的研究大多结合俄罗斯的案例,

① “Humbert of Silva Candid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Humbert-of-Silva-Candida>

② “Lexico UK Dictionary”, <https://www.lexico.com/definition/orthodox>

③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Mother See of Holy Etchmiadzin),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https://www.oikoumene.org/en/member-churches/armenian-apostolic-church-mother-see-of-holy-etchmiadzin>

④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по странам// Википедия. https://ru.m.wikipedia.org/wiki/Православные_по_странам; Число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в Мире. <https://pravoslavie.ru/put/worldorth.htm>

⑤ 此处将东正教的地域分布定义为“欧洲东部和南部、广大的欧亚地区以及西亚北非的一些地区”, 主要是基于东正教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的核心地域。据统计, 目前除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希腊等国生活着众多的东正教信徒外, 美国、中亚国家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也有不同数量的东正教信徒。

当然，这与历史上俄罗斯在东正教世界中的地位、现实中俄罗斯的国家实力以及日趋紧密的政教关系直接相关。^①然而，东正教世界除了重要的俄罗斯以及斯拉夫因素外，在东欧、高加索、西亚北非地区仍存在更多鲜活的案例。他们往往具有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地域因素所致的宗教特性以及现实中的更多复杂细节。作为乌克兰危机的连锁反应之一，2019年乌克兰自主正教会（Автокефалія/Православна церква України）^②宣布独立，并得到了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His All-Holiness Ecumenical Patriarch Bartholomew）的确认和授权^③，释放出现实中原苏东转型国家政治与宗教文化因素的联系，也说明了研究东正教世界中俄罗斯之外案例的必要性。

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基督教团体之一，在当代格鲁吉亚，其作为独立的东正教团体而存在。^④基督教在格鲁吉亚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彼时，基督十二使徒中的安德烈（Andrew the Apostle）、西门（Simon the Zealot）以及马提亚（Saint Matthias）等来到格鲁吉亚地域传布基督教义。相传在公元4世纪初，来自卡帕多奇亚的圣徒尼诺（St. Nino）将基督教带到了当时的伊比利亚王国（Kingdom of Iberia，今格鲁吉亚东部地区），圣米利安国王（St. King Mirian）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而成就了格鲁吉亚作为最早接受基督教国家之一的历史。^⑤直至今日，由圣尼诺带来的“十字”，作为基督教的标志，仍被放置在与格鲁吉亚宗教圣城姆茨赫塔（也

① 可以参见国内研究东正教的学者戴桂菊、林精华、马寅卯、徐凤林、乐峰等的学术成果，如戴桂菊：“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5期，第77-80页；林精华：“陌生的邻居：仍不熟悉的俄罗斯东正教”，《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9期，第142-154页；马寅卯：“东正教、宗教多元主义与俄罗斯民族身份”，《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5期，第78-85页；徐凤林：“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社会服务简析”，《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1-124页；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在2018年末“乌克兰自主教会”成立之前，“乌克兰正教会”作为在乌克兰拥有自治权的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组成部分。在成立“自主教会”并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确认后，乌克兰出现了双正教会的情形。

③ «Патріарший і Сиональний Томос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ня автокефального церковного устрою Православної Церкви України». Года две тысячи девятнадцатого, месяца января, 6 числа, индиктиона 12.

④ “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Georgian-Orthodox-church>

⑤ “About Georgia”, http://gov.ge/index.php?lang_id=ENG&sec_id=193

是旧都城)隔河相望的圣十字修道院内,彰显着圣徒尼诺之于格鲁吉亚宗教以及精神记忆的当代意义。

虽然当代格鲁吉亚着重强调早期接受基督教的历史,但事实却是,基督教在格鲁吉亚的传播和发展远不是这一次所谓标志性事件能够概括的。在国力、地理以及邻国因素充盈的历史中,呈现出基督教在格鲁吉亚的曲折发展进程。格鲁吉亚与基督教的联系之初,存在着显著的拜占庭因素,从教会管理到具体的礼仪形式上均有体现。在接纳基督教之初,格鲁吉亚教会归属安条克宗主教区^①管辖。466年,安条克宗主教给予格鲁吉亚教会自治权,并提升了姆茨赫塔主教的地位,冠以“姆茨赫塔大主教以及卡尔特利大主教”(Archbishop of Mtskheta and Catholicos of Kartli)^②的封号,其主教坐堂位于姆茨赫塔。^③需要指出的是,高加索地区接受基督教之初,其本地化的发展呈现出包容、多元以及灵活的特点,而严格的等级观念以及道统则是在此之后,特别是6世纪之后,伴随“国家”教堂的修建而产生的。^④

① 由于安条克在罗马帝国中的重要地理位置,诸多使徒的传教活动都是由此出发。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中,安条克由于其重要地位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Church of Antioch”, *Orthodoxwiki*, https://orthodoxwiki.org/Church_of_Antioch#Early_years

② “Catholicos”来自希腊语 Καθολικός,含义是“关于全部,普遍的,通用的”。这一宗教头衔似乎是起源于罗马帝国东部边疆以及萨珊帝国的教会,时间范围约在三至四世纪,相关地区属安条克教会管辖范围。至五世纪末,几乎所有地方的主教都使用“Catholicos”的封号。但是,当时这一称号与“Patriarch”的含义不完全等同。参见“Catholicos”, *Orthodoxwiki*, <https://orthodoxwiki.org/Catholicos>. 这一概念的俄语作“Каголикос”,是统领近东和中东地区自主教会的主教封号,相关自主教会并不属于早期教会体系(五个宗主教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通常与“патриарх”的封号等同,并经常会出现两位一体的封号“каголикос-патриарх”。目前,“Каголикос”仍被格鲁吉亚东正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亚述东方教会等采用。例如,格鲁吉亚东正教大牧首的封号全称为“His Holiness and Beatitude, Catholicos-Patriarch of All Georgia, the Archbishop of Mtskheta-Tbilisi and Metropolitan bishop of Bichvinta and Tskhum-Abkhazia”。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牧首的封号为“Catholicos of All Armenians”。“Kartli”译为“卡尔特利”,在此是一个地理称谓,是古代以及现代格鲁吉亚的核心地区,位于该国的中、东部地带。中世纪晚期出现了“卡尔特利王国(Kingdom of Kartli)”。在当代格鲁吉亚的国家区划中,有“Shida Kartli”以及“Kvemo Kartli”两个地方级单位。

③ “Diocese of Mtskheta and Tbilisi”, *Orthodoxwiki*, https://orthodoxwiki.org/Diocese_of_Mtskheta_and_Tbilisi

④ Tamila Mgaloblishvili, Stephen H. Rapp Jr, “Manichaeism in late antique Georgia?” *In Search of Truth: Augustine, Manichaeism, and other Gnosticism, Studies for Johannes van Oort at sixty*, edited by Jacob Albert van den Berg et al., Leiden, Boston: BRILL, 2011, p.264.

公元 6-9 世纪,在文化层面,格鲁吉亚的修道院主义(Monasticism)繁荣发展。格鲁吉亚的宗教建筑已经超出了现代格鲁吉亚国家的边界,同一时期在西奈半岛(Sinai)、希腊的阿托斯圣山(Mount Athos)以及格鲁吉亚历史上的陶-克拉杰伊(Tao-Klarjeti)^①地区建设的修道院对于宗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②这些年代久远的宗教历史建筑,既是当时格鲁吉亚国家的呈现形式,也作为记忆载体留给了之后的世代。西格鲁吉亚曾作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的教区,但鉴于阿布哈兹王侯于 9-10 世纪的力量,西格鲁吉亚教区成为姆茨赫塔主教(Мцхетский католикос)的管辖地。^③1010 年,卡尔特利主教(Catholicos of Kartli)的地位得到提升,并开始统领格鲁吉亚教会,其正式封号^④已与现代格鲁吉亚教会宗主教的基本一致。^⑤

13-14 世纪,蒙古入侵对格鲁吉亚的精神文化载体造成严重破坏。据称,在数次大规模入侵破坏之后,格鲁吉亚人最先着手建设和恢复的是教堂和修道院。^⑥有些至今仍在从事礼拜活动的教堂,其建筑中的不同材料和色泽承载着跨越数个世纪的坎坷历史。15 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于有着宗教文化纽带的格鲁吉亚而言并不是一件“身外事”。奥斯曼以及波斯势力的壮大,不可避免地对本地区的东正教产生负面影响。国力相对弱小的格鲁吉亚再次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已内化为格鲁吉亚人特质的宗教元素,也因穆斯林的到来危机重重。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分裂状态,因而东、西格鲁吉亚的教会也由不同的主教进行管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格鲁吉亚的精神记忆始终与“基督教化”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19 世纪以后,俄国势力跨越大高加索山脉带来的影响,直接作用于格鲁吉亚国家以及教会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演变。1811 年,俄罗斯帝国取消了格鲁吉亚正教会的独立地位,宗主教安东二世(Католикос Антоний

① 陶-克拉杰伊(Tao-Klarjeti, 格鲁吉亚语: ტაო-კლარჯეთი),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历史地区,位于现今的土耳其境内,这一地区因为中世纪的历史文化遗迹而常被提及。

② “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https://religion.wikia.org/wiki/Georgian_Orthodox_Church

③ Мераб Вачнадзе, Вахтанг Гурули, Михаил Бахтадзе. История Груз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801 года. Тбилис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теллекти”, 2014. С.65-66.

④ 格鲁吉亚大主教的封号为“Catholicos-Patriarch of All Georgia”。

⑤ “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https://religion.wikia.org/wiki/Georgian_Orthodox_Church

⑥ Giuli Alasania, “Twenty Centuries of Christianity in Georgia”, *IBSU International Refereed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Journal*, 2006, No.1, p.125.

II) ^①被停止职务、取消封号，格鲁吉亚正教会转而归由俄国正教会至圣主教公会进行管理。至 1917 年 3 月，格鲁吉亚都主教区（Грузинский экзархат）作为俄国东正教会的组成部分，在所辖主教区（епархия）范围^②内从事宗教活动。

俄国时期，格鲁吉亚教会谋求“独立教会”地位的实践从未停止。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宗教人士借助混乱的“窗口期”单方面重新恢复了格鲁吉亚教会的独立自主地位。随着苏俄势力的南下和继之开启的苏维埃时代，宗教议题以及所触及的格鲁吉亚教会的问题，在苏联时期总体较为沉寂。然而格鲁吉亚教会的自主地位，却在 20 世纪 40 年代卫国战争时期得到了俄国东正教会的承认，这也被视为该时期内与格鲁吉亚教会有关的重要事件。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格鲁吉亚的局势变化也带动了社会全方位的“公开性”运动。格鲁吉亚教会一直以来争取的“独立和自治”地位，于 1990 年得到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承认。^③

后苏联时代，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活动进一步恢复，宗主教伊利亚二世（Илия II）作为教会的崇高象征，时常出现在多种正式场合，也常就格鲁吉亚国内以及涉及格鲁吉亚的国际问题发声。在格鲁吉亚，88.6%^④的公民信奉东正教，这样的信众基础体现了东正教在当代格鲁吉亚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屹立在第比利斯古城库拉河对岸的“圣三一主教座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 of Tbilisi）”，作为当代格鲁吉亚建筑的典型代表，彰显了宗教在国家生活中历史地位的现实回归。

① 1811 年，大主教安东二世被召前往彼得堡，“这一事件本身就预示了格鲁吉亚教会将失去独立地位”。Теймураз Панджикидз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 Грузино-Российской отношениях: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5. No.2. С.37.

② 1885 年，格鲁吉亚都主教区由 5 个主教区组成，分别是格鲁吉亚主教区、弗拉季高加索主教区、伊梅列希主教区、新森纳基（古利亚-明格列尔）主教区以及苏呼米主教区。Грузинский экзархат. https://ru.m.wikipedia.org/wiki/Грузинский_экзархат

③ 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支持格鲁吉亚独立教会，关于“格鲁吉亚独立教会”的命令于 1990 年 1 月签署。Томос об автокефалии Грузинской Церкви. 1990 спасительного года, 25 января. <https://cerkvarium.org/ru/dokumenty/tserkovnye/tomos-ob-avtokefalii-gruzinskoj-tserkvi>

④ 2014 年数据显示，88.6%的格鲁吉亚居民信仰基督教。“Religion-Christianity-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that is Christian”, *NationMaster*, <https://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info/stats/Religion/Christianity/Percent-Christian>

三、格鲁吉亚的早期国家转型与精神记忆刻画

精神文化是格鲁吉亚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随时间积淀的东正教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事实上，格鲁吉亚教会就是格国家精神生活的引导力量。正如伊利亚·恰夫恰瓦泽（Ilia Chavchavadze）^①所说：“格鲁吉亚教会总是在祝福国家，并且从未让国家的荣誉被遗忘。”^②很显然，格鲁吉亚教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得到了本国思想家的确认。教会不仅助力思想、文化成为国家特质的根基，而且绵延数个世纪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于国家存续和发展起着特别的守护作用。

从公元 4 世纪被正式确定为格鲁吉亚国教，直至 20 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基督教通过宗教传播、接受度、影响力等内部因素，以及与不同时期影响其发展的外来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作为群体精神记忆内容的信仰地位逐渐上升，进而固化为传统，并持续成为格国家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推动力量。按照时间阶段来看，中世纪前期，基督教的传播和接纳作为重要的趋近因素，对高加索山脉南麓地域分散的不同王国产生了聚合性影响，从而促进了格鲁吉亚作为一个统一体在历史中的呈现。中世纪后期，国家统一繁荣的“黄金时代”^③之后，遭受蒙古、奥斯曼、波斯因素负面影响的宗教，仍然作为格鲁吉亚国家独特性、忍耐力的支撑因素，在艰难的历史时期发挥了连接传统和指向未来的特别作用。近代以来，吞并高加索南麓地域的俄国，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对格鲁吉亚采取统一的管理。俄国时期，以维护格鲁吉亚民族性和国家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与通过包括宗教手段推行“俄罗斯化”^④的政策实践互斥，在格鲁吉亚地域上产生了特殊的效果。

① 伊利亚·恰夫恰瓦泽（Ilia Chavchavadze）是格鲁吉亚诗人、政论家，个人生活经历带有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色彩。恰夫恰瓦泽生活在俄罗斯帝国时代，支持格鲁吉亚民族独立，当代格鲁吉亚将其视为“国父”。

② Metropolitan Anania Japaridze, Mamuka Matsaberidze e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Church*,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orporated, 2014, p.3.

③ 格鲁吉亚的“黄金时代”是格鲁吉亚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其发展以及所辖范围达到顶峰。具体的时间跨度为 11 世纪晚期至 13 世纪中期，随蒙古人的入侵画上句号。

④ Theodore R. Weeks, “Managing empire: tsaris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7.

最初，基督教的传播和接纳对于早期格鲁吉亚国家聚合、统一有着特别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格鲁吉亚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国家性。虽然格鲁吉亚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国家之一，但在古典时代以及中世纪早期，当今的格鲁吉亚土地上并不存在属于格鲁吉亚人的统一的国家形态。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其历史地域上出现过多个不同的政权形式，如位于西格鲁吉亚的科尔基斯王国（Kingdom of Colchis-Egrisi）、拉兹王国（Kingdom of Lazica-Egrisi），位于格鲁吉亚地理核心的伊比利亚王国（Kingdom of Kartli-Iberia），位于西北部的阿布哈兹王国（Kingdom of Abkhazia）。^①在政权组织上呈现如此分散的状态下，格鲁吉亚地区却凭借靠近拜占庭的地理优势，使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从西向东得以收获历史性的影响。中世纪初基督教在高加索山脉南麓的传播和影响，加强了早期格鲁吉亚各王国间的联系，推动了未来的融合，并逐步构建起了共同的精神文化根基。

考察格鲁吉亚的历史不难发现，国家东西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甚至这些因历史积淀导致的差异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作为联系与弥合东西部以及其他周边地域差异的因素，宗教的地位及其传播在格鲁吉亚国家历史的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公元4世纪之初，位于东格鲁吉亚的伊比利亚王国国王米利安三世（Mirian III of Iberia）将基督教定为国教，这一史实被学界和大众视为格鲁吉亚接受基督教的开端。然而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即“‘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并不是简单地被中央接受并由此推广，真实的情况是，国王似乎是相对较晚才皈依基督教的”。^②国王之所以决定进行宗教变革，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Sasanian Empire）爆发了战争。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古代格鲁吉亚王国成为

① 以上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大体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从公元前至公元10世纪。其中的翻译可能存在偏差，故同时标注了英文名称。关于这些古老国家的称呼，既标明了外语翻译（foreign name）也同时标明了其自我称呼的拉丁化写法。相关称呼的写法参考了英语以及俄语历史研究的文献，如 Ronald Grigor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Зураб Папаскири. Абхазия и Абхазы в общегрузинском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м и политик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часть I// Кавказ и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2008. No.2. С.120-139.

② David Braund, *Georgia in Antiquity: A History of Colchis and Transcaucasian Iberia 550 BC-AD 562*,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39; Tamila Mgaloblishvili, Stephen H. Rapp Jr, “Manichaeism in late antique Georgia?” pp.266-267.

周边强大力量对抗的地带，而选择与哪一方趋近则具有政治、战略方面的关键意义。“在基督教和拜火教之间，在罗马和伊朗之间，格鲁吉亚君主选择了拜占庭式的统治作为其政治模式”^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推动基督教发展的行为逻辑。而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关于基督教在高加索地区传播的不同观点，似乎也可以对此进行印证，毕竟国王所推行的宗教政策带有极为重要且直接的政治考量，而不仅仅是流传至今的宗教故事。^②

在西格鲁吉亚，拉兹王国作为拜占庭的臣属国，也在4世纪初成立了基督教区（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епархия）。公元523年，基督教成为拉兹王国的官方宗教。^③然而，在拉兹战争之后，波斯萨珊王朝占据了由东（Sasanian Iberia）向西（Lazica）的格鲁吉亚大部地区，基督教的发展失去了国家建制的支撑。不同于东格鲁吉亚在同时期遭受周围帝国势力的频繁侵扰，公元8世纪之后，阿布哈兹王国（Kingdom of Abkhazia）不断发展壮大，而基督教也成了其早期国家性形成的重要因素。^④阿布哈兹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教区并承认姆茨赫塔主教的权威，从而使格鲁吉亚各个地区归属同一个主教管辖，标志着宗教实践推动了政治统一。^⑤直到公元10世纪末，分散的王国才聚合成为统一的格鲁吉亚国家（Kingdom of Georgia），其目前仍在使用的格鲁吉亚语国名“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Sakartvelo，意指“卡特维尔人/格鲁吉亚人的国家”）首次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中。^⑥基督教为格鲁吉亚国家统一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自此也逐渐与格鲁吉亚国家绑定，对内成为国家和民众的文化依托，对外则

① Ronald Grigor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2.

② 传说伊比利亚王后娜娜（Queen Nana）接受了洗礼，并由来自卡帕多吉亚的圣徒尼诺医治好了她的重病。尽管如此，国王米利安三世在多神教徒的唆使下仍决定处决圣徒尼诺。“正当宣布行刑之时，阳光暗淡，雾气在国王所处的地方笼罩”，国王因此突然失明。圣徒尼诺医治好米利安三世，之后国王和随从也接受了洗礼。几年之后，基督教的地位最终在格鲁吉亚被确立，而信奉多神教则被禁止。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церковный календарь. <https://azbyka.ru/days/saint/2541/5613/group>

③ W.E.D. Allen, *A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People: From Beginning down to the Russian conque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1932, p.276.

④ Абхазское царство. https://ru.m.wikipedia.org/wiki/Абхазское_царство

⑤ Мераб Вачнадзе, Вахтанг Гурули, Михаил Бахтадзе. История Груз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801 года. С.65-66.

⑥ Зураб Папаскири. Абхазия и Абзазы в общегрузинском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м и политик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часть I. С.131.

作为特殊地理环境中区分本国与外国以及其他宗教的标尺。

格鲁吉亚历史教科书是典型的记忆载体，其中对精神文化记忆的书写是国家早期历史的重要内容。作为记忆传承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格鲁吉亚文字与基督教早期在格鲁吉亚地域的发展密切相关。据在格鲁吉亚境内可考证的遗迹，距今最古老的文字标记发现于伯尔尼西希奥尼（Bolnisi Sioni）大教堂。在这座格鲁吉亚最古老的宗教建筑中，据称保存有公元4世纪的文化符号。^①基于与宗教信仰记忆相联系的文化和艺术，格鲁吉亚人认为，“公元4-13世纪是基督教文化奠定基础的阶段，更高层次的发展则在之后的世纪呈现”。^②但要注意的是，在高加索地域上的记忆也因族群和自然地理存在差别，国王的影响力无法到达山地，山民们接受基督教和拒绝它一样容易。^③尽管如此，格鲁吉亚土地上精神文化层面的共性逐步形成和固化，这可以被视为民族“黄金时代”记忆产出的重要积淀。

四、精神记忆中的跌宕情节：“黄金时代”的保全与复制

12至13世纪早期，格鲁吉亚王国达到了发展的顶峰。“黄金时代”的格鲁吉亚，代表人物以及历史故事都成为史料研究的重要内容。历史学家热衷于帮助格鲁吉亚记载有关大卫国王和塔玛拉女皇的故事，编年史中融入了几乎这些领袖的所有细节。^④在主要人物参与的历史进程中，精神文化因素的角色和作用显著的。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宗教中心的教会，其发展却不可避免地当时的政权发生碰撞。1103年，大卫四世主持重组格鲁吉亚教会并亲自任命宗教领袖，重建了皇权位于教会之上的体系。^⑤女皇塔玛拉执政时期，教会再次与世俗政治就最高权力展开争斗。在国家作为统一整体的发展阶段，政治与宗教之间的互斥性逐渐被放大。需要强调的是，正如之

① Мераб Вачнадзе, Вахтанг Гурули, Михаил Бахтадзе. История Груз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801 года. С.60.

② Там же. С.63.

③ A.A. Cherkasov, et al., “The Evolut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Caucasus in the IV-XVIII Centuries”, *Bylye Gody*, 2016, Vol.41, No.3, p.556.

④ Мераб Вачнадзе, Вахтанг Гурули, Михаил Бахтадзе. История Груз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801 года. С.105-106.

⑤ Ronald Grigor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p.35.

前基督教服务于格鲁吉亚国家的统一，“黄金时代”的精神元素仍然镶嵌在统一国家的独特性之中。

从花刺子模进犯、蒙古入侵至被俄国吞并，格鲁吉亚在长达五个多世纪中经历了分裂、外敌入侵和俄国统治等不同历史阶段。在精神信仰层面，15世纪拜占庭的陷落使坚守基督教文化的高加索小国的处境更为艰难。分别位于格鲁吉亚东西地区的波斯萨非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和固化了国家的分裂。但是格鲁吉亚教会却在艰难的环境中存续下来，位于西格鲁吉亚以及梅斯赫季（Meskheti）^①的教堂也一直归属格鲁吉亚教会，甚至梅斯赫季的主教被迫发誓：“我们神职人员和执事只能由姆茨赫塔任命，并且我们会谨遵命令。”^②18世纪40年代，格鲁吉亚贵族、地理与历史学家瓦胡什季·巴格拉季奥尼（Vakhushti Bagrationi）强调：“如果问任何格鲁吉亚人，不论是伊梅列希人、梅斯赫季人等，他们的起源是什么，他们会瞬间回答：‘格鲁吉亚人’。”^③这是“以教论族”的时代。彼时，“格鲁吉亚人”与“东正教”是代表相同含义的词汇。^④处于困境时期的格鲁吉亚国家，精神层面的密切联系和统一性，再次成为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18世纪末，涉足高加索的俄国人，在鼓吹宗教相近的背后则是政治扩张的野心，自此格鲁吉亚进入了记忆与现实脱节的阶段。

1783年，俄罗斯帝国与卡尔特利-卡赫季王国（东格鲁吉亚）签订《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其中第八条规定：“为了表明对于沙俄及其人民的恩典，以及对这些具有相同信仰人民与俄国的合并，皇帝陛下准予宗主教或主事宗主教纳入俄国教会。关于格鲁吉亚教会的管理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俄国东正教最高会议负责制定特别条款。”^⑤这一条约成为之后格鲁吉亚国家被俄国兼并的前奏，而在精神文化层面也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失去独立自主地位埋下巨大隐患。从18世纪初俄国针对格鲁吉亚的实践来看，这

① 梅斯赫季（Meskheti）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历史区域名称，位于该国西南部。这一历史地域如今大部分被当代格鲁吉亚继承，另外一部分位于土耳其境内。

② 参见 Giuli Alasania, “Twenty Centuries of Christianity in Georgia”, *IBSU International Refereed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Journal*, 2006, No.1, p.125.

③ *Ibid*, p.126.

④ *Ibid*.

⑤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трактат» от 24 июля (4 августа) 1783 г.

个南高加索小国事实上丧失了独立自主。数个世纪以来为国家存续抗争的格鲁吉亚，彻底被吸纳成为周边强国的一部分，非独立状态贯穿近现代历史的绝大多数阶段。千年之前被确认的格鲁吉亚教会自主地位，也随着格鲁吉亚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而成为历史记忆。在经历了苏联时期的萧条，直到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教会才得以日渐恢复。正是在俄国统治时期，涌现了关于恢复格鲁吉亚国家的活跃思想和实践，而对基督教文化以及自主教会地位的强调则直接呼应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未来期许。

当东格鲁吉亚国王埃尔克尔二世（Erekle II）向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出“求救”信函^①时，除了考虑借强国之力对冲波斯外，关于文化的趋近性^②则是选定俄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时间在推移，地区的强弱势力也在不断变化，唯有高加索作为文明分界线的历史场域仍然不变。千年之前，伊比利亚王国选择接受基督教以及拜占庭的政治模式，而再次处于关键时刻的东格鲁吉亚王国决定谋求摆脱波斯势力，其必要途径便是请求俄国人的协助。不同的历史时期，格鲁吉亚国家的选择中都包含对历史记忆的参考。抛开特定的时代特点，已固化为文化构成的精神信仰始终是格鲁吉亚国家的选择。此精神层面的记忆和遗产多次承担了挽救格鲁吉亚的重任。

1801年1月18日，东格鲁吉亚王国最终成为俄罗斯帝国的省级单位，国家的命运也预示了宗教领域即将发生的变化。虽然《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表明，“对于管理格鲁吉亚教会以及双方教会的关系将制定特别条款”，而格鲁吉亚教会人士则解读为：沙皇无权干涉宗教事务，因而（当问题将以政治途径解决时）必须解决信仰和双方教会关系的问题。^③格鲁吉亚教会被吸纳成为俄国东正教会的教区之后，除宗教功能外开始发挥特别的政治功效，包括通过教会的力量对民族分布复杂的高加索进行分割（管理）^④，以

① «За таковые монаршия ваши милости, Обращение Ираклия II к Екатерине II с просьбой о принятии его страны под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21 декабря 1782 г.

② Ronald Grigor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p.64.

③ Теймураз Панджикидз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 Грузин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5. No.2. С.37.

④ Антон Рыбаков. В “Области Кесаря”: Проблема статуса и структуры грузин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осле отмены автокефалии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века)// *Ab Imperio*. 2010. No.3. С.144. 19世纪上半叶，随着俄罗斯帝国吞并格鲁吉亚的不同地区，建立了与民族地理相对应的主教区，教会传统被民族和政治原则取代。

及与之相伴随的“俄罗斯化”，这甚至体现在中央统管宗教事务方面——第比利斯高于姆茨赫塔。^①以格鲁吉亚都主教区的教区长（эксарх）为例，从1811年至1917年间所有任职的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中，只有首位也是唯一一位瓦拉姆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Варлаам）出身于格鲁吉亚。^②

俄国统治时期，伴随着行政和宗教方面所推行的政策，在一些格鲁吉亚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中逐渐催生了关于格鲁吉亚民族性、国家性的思考和讨论。被誉为格鲁吉亚“国父”的恰夫恰瓦泽提出格鲁吉亚民族性（Nationhood）的三个组成因素：祖国、语言和信仰。^③在他看来，这三方面内容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如果我们（格鲁吉亚人）不能将其好好保护，我们会是什么人？我们将如何向后人交代？”^④。可见，信仰作为支撑格鲁吉亚民族性的因素之一，在俄国统治时期是格鲁吉亚人不变的坚守和倚靠。正因为如此，格鲁吉亚人关于自身、民族以及国家的讨论，逐渐拉开了被称为格鲁吉亚“民族启蒙运动”的序幕。在礼拜以及教堂唱诗时使用教会斯拉夫语，以及在创作和教学中使用俄语，引起了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古老的格鲁吉亚教会传统以及文化价值消失。^⑤俄国末期有关格鲁吉亚宗教和传统的讨论再次印证了格鲁吉亚人长期以来对于本民族精神记忆的坚守。它与“俄罗斯化”的政策实践直接对立，催生出了俄国边疆历史的格鲁吉亚版本。

1917年3月，格鲁吉亚神职人员举行仪式，宣布恢复其自主教会地位。自主教会的首任宗主教基里翁二世（Kyrion II）表示：“提醒人们格鲁吉亚国家的名称是教会的责任。这个称呼有助于我们实现团结和统一。”^⑥随后临

① Антон Рыбаков. В “Области Кесаря”: Проблема статуса и структуры грузин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осле отмены автокефалии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века). С.147.

② Грузинский эксархат// Древо-открыт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https://drevo-info.ru/articles/508.html>

③ Ghia Nodia, “Components of the Georgian National Idea: An Outline”, *Identity Studies*, 2009, No.1, p.88.

④ Iliа Chavchavadze, “Oriode sitqva tavad revaz shalvas dze eristravis kazlovidgan ‘sheshlilis’ targmanzeda [A couple of words on the translation of Kazlov’s The Mad Girl by Prince Revaz Shalvas dze Eristavi]” – in his *Tkhzulebani*, Vol.V, Tbilisi, 1991, p.30.

⑤ Грузин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2-й пол. XIX в. и движение за сохранение церковных древностей. www.pravenc.ru/text/168201.html

⑥ Giuli Alasania, “Twenty Centuries of Christianity in Georgia”, *IBSU International Refereed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Journal*, 2006, No.1, p.127.

时政府事实上对此予以承认，但命令中却表明是“依据格鲁吉亚民族，而不是依照特定领土原则”^①。虽然在特殊历史时期仍面临诸多困难，但这一事件除了对教会本身的重大意义之外，还承载了更多格鲁吉亚国家谋求团结和自主的思想，是对其历史记忆的再次唤醒。在相对短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当时的宪法规定将国家和宗教运行分割开来，禁止国家资助教会^②，体现了世俗化的倾向。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格鲁吉亚的精神坚守仍然位于记忆层面，该时间段内出现的剧烈变化见证了记忆与现实的轮转。

五、后苏联时代的转型：精神记忆与现实的再次连接

苏联末期，在“公开性”思想影响下的苏联边疆地区迅速出现“裂缝和松动”。加盟共和国将所发生的社会现象称为“民族觉醒”，而联盟中央则称为“破坏苏联社会稳定”。二者不同的界定反映出当时地方与联盟中央的对立。从苏联的视角，位于南部边疆的高加索的真实情况并不乐观，而其中谋求脱离苏联的格鲁吉亚则不出所料地再次成为地区局势变化的“驱动器”，这似乎验证了格鲁吉亚“例外”^③的特点。同一时期，属于格鲁吉亚人且已蛰伏许久的精神记忆被迅速唤醒：1990 年，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正式得到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确认，重新恢复了独立教会地位。^④在当时的背景下，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得以脱离俄国东正教会。独立后的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将重

① Журналы заседаний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Том 1. Март-апрель 1917 года./ отв. ред. Б.Ф. Додонов.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178; Татьяна Чумакова. Вопрос об автокефалии Грузин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1917 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 Бенешевича)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елигия, церковь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рубежом. 2019. С.186.

② George Papuashvili, “The 1921 Constitution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Georgia: Looking Back after Ninety Years”, *European Public Law*, 2012, Vol.18, No.2, p.337.

③ 关于苏联时期格鲁吉亚在联盟内享有的特殊地位，是笔者在进行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研究时通过交谈、阅读不断得到确认的一种事实现象。政治上，当时苏共中央有不少格鲁吉亚背景的领导人，格鲁吉亚相对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政治积极性；经济上享有来自联盟预算的补助等；宗教方面，格鲁吉亚教会的社会角色在苏联时期并未被完全破坏，它依然在保持格鲁吉亚认同和语言方面表现活跃。

④ 20 世纪，格鲁吉亚在不同时期坚持争取教会独立：1917 年恢复自主教会身份，但并未得到广泛承认；1943 年，俄国东正教会承认了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自主教会身份；直到 1990 年得到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承认。

塑国家性和国家政治生活作为必要的任务和目标。但在现实政治当中教会则成为猛烈的社会思潮的加速器。这不可避免地将国家带向另一个充满挑战的全新阶段。在格鲁吉亚国家面临重新建构的任务时，新版的集体记忆被再次书写，而恢复地位后的宗教精神成为社会思潮中最突出的内容。

苏联末期，有关精神文化的诉求已呈现在格鲁吉亚的社会运动中。对于类似加姆萨胡尔季阿这一类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而言，民族独立运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引导格鲁吉亚国家找寻自我认同。就认同的具体内容而言，由民族情绪生发的信念认为，格鲁吉亚东正教是“真正的格鲁吉亚人”的唯一信仰。^①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笃信宗教以及保守主义的结合，并呼吁宗教的作用。^②在他掌握权力后，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平等实体和重要参与者。^③这便是过渡时期格鲁吉亚在民族主义背景下精神记忆回归和发展的特点。虽然首任总统未能成功抵挡混乱时局的影响，但对于加姆萨胡尔季阿“为格鲁吉亚独立斗争，奠定国家性基础发挥的特别作用”，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给予了肯定。^④在30年的独立历史中，作为格鲁吉亚国家性三元素（The Triad of Georgian Nationalism）之一的宗教信仰^⑤，逐渐恢复真实面貌，发展成为当代格鲁吉亚国家的精神支柱。^⑥

独立之后爆发的内战使得在格鲁吉亚暂时无法创造出适宜的发展环境，而实现真正“完整”的独立自主才是政治领导者的追求目标。由于分离问题对新生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成为社会新潮流的东正教会与第比利斯的政治权力核心保持一致的立场。伊利亚二世回忆在阿布哈兹担任都主教的11年

① Archil Gegeshidze, “Tolerance in Georgia: religious and ethnic aspects”, *The Caucasus and Globalization*, 2016, Vol.1, No.1, p.152.

② Реваз Коява. Груз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о конфликтах: 1991-2012 гг.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ал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дома». 1 марта 2016. <http://regional-dialogue.com/ru/грузинская-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история-кас>

③ Beka Chedia, “The 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in current Georgian policy”,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2009, No.4-5, p.170.

④ Католикос-патриарх Илия II счит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перезахоронение Звиада Гамсахурдиа// Русская линия. <https://rusk.ru/newsdata.php?idar=4710>

⑤ Ghia Nodia, “Components of the Georgian National Idea: An Outline”, p.88.

⑥ Tamara Vardanyan, “Georgia: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political programmes and in practice”, *21st Century*, 2010, No.1, p.68.

间，他并不认为阿布哈兹人和格鲁吉亚人之间存在任何误解。^①内战后阿布哈兹仍处于分离状态，格鲁吉亚教会都主教离开了苏呼米主教区，也事实上从宗教层面与阿布哈兹产生了新的隔阂。独立之后，格鲁吉亚的现实政治与东正教会保持了同样的步调，也遭遇了相似的困境。然而，作为独立时代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伊利亚二世在复兴国家宗教生活方面遇到了适宜的客观条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格鲁吉亚教会统领下的主教区数量进一步增加，传统的神学院、宗教学校得以恢复。^②

阿布哈兹战争以签署“和平协议”^③即政治解决的方式宣告结束，之后格鲁吉亚国家和民众生活逐渐步入正轨。1995年《格鲁吉亚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新独立国家法律秩序的恢复。这其中不乏格鲁吉亚精神记忆的回归：“国家承认格鲁吉亚使徒自主正教会在格鲁吉亚历史中的特殊作用，与此同时声明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原则，以及教会独立于国家的地位。”^④与2018年修订的现行《格鲁吉亚宪法》有关“国家与格鲁吉亚使徒自主正教会的关系”表述差异不大，即“遵循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国家认可格鲁吉亚使徒自主正教会在格鲁吉亚历史中的突出作用，并承认其独立于国家的地位”^⑤。

美国国务院1999年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指出，格鲁吉亚东正教与格鲁吉亚民族和国家认同存在紧密联系，是凝聚爱国情感的关键因素；但是东正教会劝说国家议会和政府，以求授予其特殊地位并限制“非传统”宗教的活动。^⑥剥离开美国对于格鲁吉亚宗教问题的态度，教会的活动显示了其力量的回归，这是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群体记忆的回归和确立，无法被国家和社会忽视。伴随着格鲁吉亚国家建构的推进，包含宗教内容的精神记忆正在被确立并镌刻在当代格鲁吉亚国家的立国理念之中。

① В абхазской войне не было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заявил Илия Второй// Sputnik-Georgia. 27 сентября 2013 г. <https://sputnik-georgia.ru/georgia/20130927/215915138.html>

② Груз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часть 1. https://w.histrf.ru/articles/article/show/gruzinskaja_pravoslavnaia_tsierkov_chast_1

③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огня в Абхазии и механизме контроля за его соблюдением» (Заключено в г. Сочи 27.07.1993);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огня и разъединении сил». Москва, 14 мая 1994 г.

④ “Constitution of Georgia (1995)”. Article 9.

⑤ “Constitution of Georgia” (Consolidated version-final), Article 8, March 23, 2018.

⑥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for 1999: Georgia”, September 9, 1999.

新版《宪法》指出，通过宪法协议规定格鲁吉亚政府与社会中宗教活动的关系。其所提及的“宪法协议”（Concordat of 2002）^①于2002年10月由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与格鲁吉亚东正教会领袖伊利亚二世签署。除强调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对国家历史的重要意义外，“宪法协议”还对教产以及一系列权力做出了明确规定。格鲁吉亚政府与东正教会的这一协议，虽然重申教会独立于国家的自主身份，但同时也可视为世俗政治与宗教的相互承认，特别是确立了东正教会在国家宗教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此外，这一规定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宪法协议”的特殊性还体现在，“这份特殊的文件，囊括了教会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阐释了古老教规在当代国家中的设置”^②。这可以解读为精神记忆在当代格鲁吉亚被正式确认，政治权力允许宗教活动并明确为其划定范围。

加姆萨胡尔季阿时期曾把对精神遗产的坚守作为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内容，谢瓦尔德纳泽时期则延续了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角色，并在法律上承认教会意义重大。作为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向东正教会提供补助，说服寡头在第比利斯投资建设新的教堂。1999年伊利亚二世和谢瓦尔德纳泽邀请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访问格鲁吉亚，在更广阔的国际场域内强调精神记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最高领袖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甚至包含其对基督教其他分支态度的变化。^③通过精神记忆的视角回顾格鲁吉亚在独立后的历史，不难发现，属于集体的精神记忆在国家生活中的确处于发展上升的势头。但与此同时，举步维艰的国家政治现实以及宗教意识回归的局限性，迫使东正教会仍需要借力政治以谋求更多上升空间。近年来，伊利亚二世关于国家政治进程的评论以及积极释放教会观点的做法，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形成对比，也印证了东正教会的地位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2003年“玫瑰革命”之后，精神层面的记忆更多地出现在格鲁吉亚的

① “The Constitution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Georgian State and the Apostolic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of Georgia”, Mtskheta, Georgia, October 14, 2002.

② Блохин В.С. История поместны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церквей. Интернет-портал «Азбука веры». С.89.

③ Дональд Рейфилд. Грузия. Перекресток империй. История длиной в три тысячи лет. Азбука-аттикус, 2012. см.23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на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国家政治生活当中，政治精英充分利用宗教，并将其作为社会的凝聚力量。例如，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之后推行了涉及国家多个领域的大规模改革，其中新确定的国旗图案融入了基督教的“十字”元素，被议会批准的国旗方案成为新的国家象征。^①此外，领导人在年度重要时间点出席东正教活动，也会特意在教堂等宗教场地组织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以此向外传递格鲁吉亚政治与宗教之间联系稳定的信号。与此同时，在公开场合通过言语、肢体礼节表达对教会以及宗主教的尊敬，逐渐成为格鲁吉亚政治精英的“规定动作”。虽然法律规定了教会的独立地位，但鉴于其在格鲁吉亚国内庞大的社会基础以及认同，政治精英自然清楚与传承记忆之载体的互动和拿捏之道。

在萨卡什维利时期，政府与东正教会的互动体现出实用主义色彩。格鲁吉亚东正教会从国家获得的预算拨款也逐年递增。据统计，教会从国家获得的财政支持从2005年的129万拉里增加到2012年的228万拉里^②，其间虽受俄格冲突的影响存在波动，但整体来看，财政支持力度增长迅速。当然，稳定的资金来源使教会活动具备了坚实的基础，但格鲁吉亚在后苏联时代出现的“去世俗化”趋势不仅与物质保障有关，而且与国家角色弱化存在联系。这不仅源于20世纪90年代国家机构的崩溃，也与格鲁吉亚在2003年后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工程”密切相关。这虽然是西方语境的表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格鲁吉亚东正教会迅速复兴的原因。

在后萨卡什维利时代的格鲁吉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并未实现所谓“欧洲化”的预设版本，国家议会中出现了由一党独大转变为另外一党绝对主导的情况。近几届的议会选举结果则固化了这一趋势。^③在政体转向议会制^④的背景下，格鲁吉亚的实际权力由实力雄厚的执政党控制。多年来，活跃在格鲁吉亚国家权力台前幕后的伊万尼什维利（Bidzina Ivanishvili），延续了政治人物对待格鲁吉亚精神记忆的传统。在重新担任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领导人之后，他在更多的曝光机会中不乏涉及国家宗教历史与文化的表达。在

① Гулбаат Рцхиладзе.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фактор и конфлик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в Грузи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5. No.3. С.75.

② “拉里”是格鲁吉亚货币单位。Сильвия Серрано. Воплощ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или оппозиционная сила?// Pro et Contra. 2013. No.5. С.71.

③ 据最近数次格鲁吉亚议会选举的结果，均有单一党派（团）获得半数以上席位。

④ “Constitution of Georgia” (Consolidated version-final), March 23, 2018.

伊利亚二世登基纪念仪式上，伊万尼什维利表示：“国家与教会都在平稳地履行各自的职能，因而能够克服各种挑战并引领国家走向成功。”^①其他代表执政党出席这一仪式的政府官员也肯定了教会对国家恢复、发展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尽管法律框架下国家和教会的角色保持相互独立，但宗教元素无一例外地在所有仪式性的场合体现出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

纵观历史，格鲁吉亚的精神遗产持续地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并因其特殊性在不同时代都被着重强调。在独立以后的阶段，教会特殊角色的基底是大规模的信仰基础，^②以及社会中始终位于前列的信赖度。^③格鲁吉亚教会对国家的欧洲发展愿景表示支持，同时利用特殊的身份，借宗教渠道维持与俄罗斯的联系。在这一凸显独特性的历史时期，格鲁吉亚教会为政治尚且“够不到”或者“力不从心”的环节加力续柴。然而，带有格鲁吉亚特色的精神记忆在近年来愈发表现出传统、保守的趋向。东正教传统、国家西向愿景以及现实发展困境彼此内在制约，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着格鲁吉亚的未来发展。

六、精神记忆对格鲁吉亚内外政策转型的影响

文章此前已根据宗教的线索梳理了格鲁吉亚在多个历史阶段的精神记忆，所回溯的内容勾勒出了历史维度内精神记忆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本部分将分析格鲁吉亚的历史遗产与当代国家发展选择的关系。

（一）自由愿景与宗教保守趋势的综合呈现

在对外政策鲜明“欧洲化”特点的背景下，格鲁吉亚近年来产出的绝大多数学术成果、政策报告也体现出倾向“欧洲”的明确立场。它们强调格鲁吉亚身份认同中的精神文化因素，也将此作为现实中与欧洲联系并融合的依据。^④有关东正教会对待“西方”的态度，被解读为并非持续表现出完全的

① “Georgian Dream Leaders Congratulate Orthodox Patriarch Ilia II on Enthronement Anniversary”, December 25, 2019, <https://civil.ge/archives/332946>

② “Public opinion survey residents of Georgia”, September-October 2019, https://www.iri.org/sites/default/files/wysiwyg/georgia_poll_11.18.2019_final.pdf

③ Nana Sumbadze, “Saakashvili in the Public Eye: What Public Opinion Polls Tell us”,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9, Vol.28, No.2, p.189.

④ Kornely Kakachia, Salome Minesashvili, “Identity politics: Exploring Georgia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5, Vol.6, No.2, p.176.

对抗性，对于“西方”的怀疑态度在中长期也并不处于可持续的状态。^①尽管分析问题的视角可以主观选择，但类似指向“欧洲一体化”政治目标的分析，却恰恰突出了格鲁吉亚传统以及精神领域愈加浓厚的保守思想。对外政治目标的自由愿景与宗教的保守趋势综合呈现，这是格鲁吉亚政教关系的鲜明特点。

伊利亚二世作为格鲁吉亚教会的最高精神领袖，在苏联时期以及当代格鲁吉亚多年担任宗教领袖，具有极为丰富的资历。他的宗教思想体现出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就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他曾公开呼吁考虑建立君主立宪制并恢复旧时格鲁吉亚的巴格拉季奥尼王朝(Bagratiuni Dynasty)。^②近年来，伊利亚二世经常在宗教活动中表达类似观点，认为“虽然无法在今天或者明天成为现实，但我们需要考虑过去、现在和未来”^③。此外，强调格鲁吉亚的身份认同，呼吁坚守家庭传统，促进国民生育率等，也是伊利亚二世的标签性观点。这既符合东正教传统观念，也带有鲜明的格鲁吉亚特色。

以上体现“传统、保守”思想的案例，是当代格鲁吉亚教会给外界的最主要印象，也是对整个国家产生无差别影响的客观事实。就体现“西向”的国家发展愿景而言，似乎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当代格鲁吉亚现实的政治与宗教关系问题。而在包含政治、宗教、民众等角色在内的现实社会中，国家宪法的纲领性规定需要解释和应对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格鲁吉亚的特殊性在于，虽为世俗国家，却承载着厚重的宗教传统。在格鲁吉亚社会当中，东正教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不同于现当代其他国家实体面临的宗教纷争。同时，后苏联时代格鲁吉亚的国家建构又不得不承认包括东正教因素在内的精神遗产与西向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别。由此来看，位于“东”“西”之间的格鲁吉亚仍处于新的过渡周期，理顺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① Archil Gegeshidze, “Towards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in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Policy Study-Georgian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 p.8.

② “Patriarch Ilia II(Ghudushauri-Shiolashvili)”, Canadian Orthodox Church Project, [http://www.orthodoxcanada.ca/Patriarch_Ilia_II_\(Ghudushauri-Shiolashvili\)](http://www.orthodoxcanada.ca/Patriarch_Ilia_II_(Ghudushauri-Shiolashvili))

③ “Georgia ‘may consider’ restoring monarchy after Patriarch’s sermon”, *OC-media*, June 19, 2017, <https://oc-media.org/georgia-may-consider-restoring-monarchy-after-patriarchs-sermon>

（二）区域内国家利益纠缠中的宗教互动

伊利亚二世曾公开呼吁俄罗斯不要承认格鲁吉亚的分离地区。这可作为体现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政治影响的事例，也佐证了教会因素已作为一种非国家角色出现在格鲁吉亚的对外关系中。对于两个都具有东正教传统的国家而言，虽有长时间的历史交织，但当代政治关系龃龉不断。无论怎样，在 2008 年后俄格政治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东正教是唯一被认同且有影响双边关系的角色，是承载精神记忆的行为体。2008 年俄格冲突爆发后，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多次呼吁停火、恢复和平，并希望有关方面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在 8 月 10 日的宗教活动中，宗主教表示，“呼吁大国能够尽力使这一冲突得以和平解决。我们没有和任何人战斗，我们只是试图保卫祖先的土地。我们认为（奥塞梯人）是兄弟，相信并且愿意继续保持兄弟关系”。^①虽然在停火问题上针对的对象也包括格鲁吉亚政府，但宗主教的表态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出第比利斯的鲜明立场。在形势仍然危急的状态下，伊利亚二世亲往受战争影响严重的哥里地区，并与俄方军官进行了会面。在给俄罗斯领导人的信函中，教会领袖表示，“俄军战机轰炸格鲁吉亚市镇，作为东正教徒相互残杀的事件令人惋惜。并且，俄罗斯关于格鲁吉亚的屠杀指责完全是谎言”^②。

虽然公开的消息大多显示，教会在危机情境下表现出投身国家事务的积极性以及推出以和平为导向的化解危机的建议，但似乎“除了一些公开表态之外，并未从宗教角度真正促成冲突的终结”^③。这一观点来自“世界宗教会议（World Religions Conference）”时任主席汉斯·乌斯科（Hans Usko）。如果脱离涉事双方，从另外的角度看，乌斯科的表述似乎也具备客观性以及足以解释相关看法的逻辑支撑。围绕俄格冲突的案例，双方教会的表态均体现了对本国政治主张的呼应，相关做法也不出意外地成为各自政治目标的“帮手”。俄格冲突前后，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实际表态为国家决策“背书”，

① “As the Church defended the peace in South Ossetia”, August 8, 2018, <https://incarnatewordssistershouston.org/as-the-church-defended-the-peace-in-south-ossetia>

② “War splits Orthodox churches in Russia and Georgi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09/05/world/europe/05iht-church.4.15929452.html>

③ Ines-Jacqueline Werkner, “Religion and its import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2008 Russia-Georgian war”, *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0, Vol.4, No.3, p.245.

在宗教与政治融合的行为逻辑中，既充分利用宗教特点和优势，也明确表现出“政治化”的工具特点。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而言，“莫斯科大牧首需要考虑政治现实，然而与格鲁吉亚教会的对话则更为重要”^①，预示了双方关系未来的可能变化。

在俄格关系中，教会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格鲁吉亚东正教会领袖多次呼吁俄罗斯，不要因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地区^②而失去与格鲁吉亚的友谊。^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格方宗主教前往冲突前线的行程得到了俄罗斯教会的协助。此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有关分离地区宗教事务的态度并未发生变化，即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仍作为格鲁吉亚宗主教区的组成部分。^④抛开政治层面上分离问题的固化状态，宗教层面的联络仍得以维系，这不仅涉及格鲁吉亚境内不同教区之间，也进一步扩展到俄格两国。但是限于某些问题在政治语境下仍然未能调和，因而宗教所发挥的助推作用也自然受到限制。这表现为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当前关系仍处于停滞状态。

（三）精神记忆与西向愿景的相互调适

无论从地理还是历史维度，格鲁吉亚的发展都体现了介于“东”“西”之间的特点。作为当代格鲁吉亚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的比照，欧洲化的西向愿景是其国家政治的优先选择。事实上，无论从自然、人文地理视角，还是参考历史进程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记忆，格鲁吉亚案例中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因素是有限的。如果一定要进行细致比较，那么来自拜占庭的传统宗教因素则毫无疑问位列第一；其虽历经千余年，但仍然在格鲁吉亚被视作认同度极高的社会存在。这可以解读为对“西方”文化基底的坚守，但不可忽视的是，东正教作为“传统”所传递出的保守思想及其与欧洲一体化存在的理念差异，将对格鲁吉亚产生长期的政治影响。

① “War splits Orthodox churches in Russia and Georgi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09/05/world/europe/05iht-church.4.15929452.html>

② 当谈到格鲁吉亚分离问题时，多语种文献中常出现“南奥塞梯”的表述，而格鲁吉亚官方对于这一地区的正式称呼习惯于采用“茨欣瓦利地区（Tskhinvali Region）”。

③ Патриарх Грузии: о России, Абхазии, войне и сепаратизме. Илия II о российско-груз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войны 2008 г.// CredoPress. 11 февраля 2011. <https://credo.press/118418>

④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ს საპატრიარქო”, <https://patriarchate.ge>;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www.patriarchia.ru/db/organizations

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对待国家选择西向的发展道路持何种态度？基于伊利亚二世的一些表态，他也可“被视为一个带有普世思想且等同于具有欧洲心态的领导人”^①。2014年3月在与欧盟负责扩大以及睦邻政策的官员会晤之后，伊利亚二世澄清了外界对其态度的错误认知，表示教会并不是格鲁吉亚实现“欧洲化”的障碍：“欧盟是格鲁吉亚人民十分熟悉的组织，我们将会努力使格鲁吉亚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②鉴于教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界线”，尽管代表格鲁吉亚教会发声的宗主教会不断在适当的时机就适当的问题发表观点——这也证明了其角色和影响力不断增加的事实，但在涉及政治领域的问题时，其作为仍然较为有限。

坚定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工作，是“格鲁吉亚梦想”党作为主导政治力量的鲜明主张。因而，其对宗教团体倾注“友好”，正是谋求联动格鲁吉亚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力量，并促成倾向西方路径的最大化实现。前总统马尔格维拉什维利曾公开肯定教会与格鲁吉亚身份以及历史的绑定关系，认为格鲁吉亚国家身份始于接受基督教。^③而伊万尼什维利掌握权力之后，与宗教代表进行了数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开会见，表示会继续资助教会事业。^④现任总统祖拉比什维利虽具有不同于其他格鲁吉亚政客的更为深厚的西方背景，但对教会的态度与历任总统没有显著区别。相反，其作为带有鲜明法国以及欧洲标签的总统，联想到与其家族存在关联的巴黎圣尼诺教堂^⑤，二者

① Vladimer Narsia, “Church and Politics or Church in Politics: How does the 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impact Georgia’s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cy?” *Georgian Institute of Politics, Policy Brief*, May 2018, No.14, p.1.

② Kornely Kakachia, “Is Georgia’s Orthodox Church an Obstacle to European Values?” *PONARS Eurasia*, June 2014.

③ “Georgian Orthodox Church celebrates 100th anniversary of restoration of autocephaly”, *Orthodox Christianity*, March 27, 2017, <http://orthochristian.com/102211.html>

④ “Assessments: Ivanishvili meets Orthodox Church”, April 12, 2019, <https://civil.ge/archives/301841>

⑤ 位于法国巴黎的圣尼诺教堂（Saint Nino Orthodox Church in Paris）于1929年由格鲁吉亚侨民所建。作为格鲁吉亚旅法侨民主席，现任格鲁吉亚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的父亲列万·祖拉比什维利（Levan Zourabichvili）对这一教堂的修建起到过关键作用。见“Georgian president: in my childhood I never thought I’d return to France as a president”, February 18, 2019, <http://agenda.ge/en/news/2019/460>; “Salome Zurabishvili attended the liturgy at St. Nino’s church in Paris”, February 17, 2019, <https://1tv.ge/en/news/salome-zurabishvili-attended-the-liturgy-at-st-ninos-church-in-paris>

的结合似乎折射出格鲁吉亚未来的愿景，即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与本国文化传统的契合。

支持和倡导国家“回归”欧洲式发展轨道的政治力量对待格鲁吉亚传统精神记忆内容的态度较为复杂。东正教传统与保守的一面，是欧洲主义者认知中的挑战性因素。近年来，东正教因素在格鲁吉亚当代国家发展中的角色效用被广泛讨论，重要的原因是政治精英关注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广泛和稳定的社会基础。另外，东正教传统的保守特点以及当前阶段呈现出的加强趋势，也不可忽视。在地理方位上，格鲁吉亚所处的高加索地区毫无疑问在“东”“西”之间；在历史层面上，格鲁吉亚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来自“东”“西”的对手；在当前背景下，东正教会的保守成分与欧洲一体化的自由主义愿景，分别作为“东”和“西”的当代呈现，仍是格鲁吉亚需要应对的现实。

七、结语

以宗教为突出内容的精神记忆之于格鲁吉亚国家发展转型的特殊性，体现在地理、历史因素融合的多维空间，是不同时期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居民在自然环境里、社会生活中以及个体认知范围内镌刻并加固的鲜明烙印。从公元4世纪正式接受基督教开始，格鲁吉亚国家的发展便与在这一地域内彰显特殊性的精神文化实现绑定。不论是在促成统一格鲁吉亚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还是在遭受外力侵扰的困境中作为族群联系的纽带，精神记忆的重要角色从未缺席。由于对宗教传统的坚守，高加索被赋予的“文明分界”意义在千年之后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后苏联时代，精神记忆回归并参与了国家转型进程。但是，其传统的精神文化理念以及保守化的趋势，与现实国家发展的西向思维存在差别。

研究现实问题离不开对更多基础要素的梳理，当代格鲁吉亚国家发展转型中出现的困惑同样也与更为深刻的背景和根源存在关联。从历史路径追寻民族、宗教线索，是认识格鲁吉亚以及高加索地区其他地域的重要角度，而沿此路径进行的研究也验证了符合逻辑关联的解释。通过这些探索不难发现，在高加索的语境下呈现出多种贯穿历史记忆和当代现实的关联，它们的

奇妙在于可超越时间维度、在同一空间内包容共生。特殊地域、丰富历史和深厚文化是高加索的特质，而从记忆的角度认识这一地域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区别，可以作为理解高加索故事的一个视角。

【Abstract】 Putting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Georgia in order by taking religious factors as the logical thread,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history of Georgia have been solidified as a set of stable and close relations. This could be understood as a long and unique religious tradition, which has been ascended by Georgians as an important national perceptio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the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Christianity,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ing factor, had convergent influences on different kingdoms scattered in the southern Caucasus Mountains, laying the historic foundation for Georgian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after the “Golden Era”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sperity, mental memories under external influences, as a supporting factor for the uniqueness and endurance of Georgia, still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connecting traditions and pointing to the future. During the Russian period, the enlightenment, centered on preserving the memory of Georgia both as a nation and a country, was mutually exclusive with the practice of “Russification” through religious means, had special effects on Georgia. In the current context, Georgia’s historic memory is activated, emphasizing historic tradition intertwined with valu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tegrity, and pursuit of European-orientation. Memory, as an important bargaining chip available to contemporary Georgia,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tool for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embody the rationality of its choices and judgments.

【Key Words】 Georgia, Historic Memory, Spiritual Memory,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волюция груз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снованная на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факторах, выявляет устойчивую и тесную связь

между христианским наследием и историей груз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оторую можно понимать как долгую и самобытную религиозную традицию, возведённую грузинами в ранг важного элемента обще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 приняти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оказало важное сближающее влияние на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 разбросанные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царства в южных предгорьях Кавказских гор, заложи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памяти Грузии. В позд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после «золотого век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духовная память о внешних влияниях продолжала служить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им фактором уникальности и стойкости грузинской нации, выполняя особую функцию связывания традиций и указания на будущее в да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В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ериод просвещение,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ное на сохранении грузин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амят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 «русификац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религиоз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были взаимоисключающими и оказали особ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грузинскую территорию. В нынешнем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Грузии активизировалась, и акцент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традициях пересекается с акцентом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и стремлением к европейск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ре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Память, как важный козырь, имеющий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груз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лужить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ы и отражать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её выбора и сужде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Груз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духовная память, развитие 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国别与区域研究

“选择性互动”与乌克兰危机以来 德俄关系回暖评析*

焦一强 朱艳**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不仅是后冷战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道重要分水岭,同时也成为德俄关系的转折点,严重恶化了两国关系。但就总体而言,历史渊源、地缘关系、利益平衡、价值规范乃至外交传统等诸多盘根错节的因素,使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陷入一种“对抗-合作”的两难困境与外交危机之中。自2013年底德国进入“默克尔3.0时代”以来,伴随着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基于德俄关系的困境与张力,德国在重塑对俄外交时奉行“选择性互动”的策略与政策,使得德俄关系明显出现回暖迹象,这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选择性互动外交 德俄关系 欧洲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8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5-0111(30)

德国与俄罗斯地缘相近,历史渊源深厚。作为欧洲核心大国,德俄特殊关系长期构成欧洲政治主轴的逻辑基础。在欧洲漫长的历史上,德俄关系错综复杂,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敌-友”或“爱-恨”叠加的矛盾状态与关系。^①发端于2013年末的乌克兰危机,不仅成为后冷战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关

* 本文研究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亚地区治理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编号:21lzujbkyjd002)的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 焦一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亚研究所教授;朱艳,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Здравомыслов А.Г. Русские и Немцы: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Журнал социолог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2002. Том.5. No.2. С.170.

系的一道重要分水岭，同时也是德俄关系的转折点。自冷战终结、德国统一至 2005 年默克尔政府上台执政，德俄关系受勃兰特“东方政策”外交传统惯性的影响，长期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尤以施罗德执政期间（1998-2005 年）德俄伙伴关系为最佳。2005 年默克尔上台执政及其前两个任期内，德俄关系虽说较施罗德时期有所下降，但总体和谐稳定，波澜不惊。自第三届默克尔政府开始，突如其来的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同时也给德俄关系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作为西方大国以及欧盟政治与经济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德国基于价值观与规范，在迎合美国对俄制裁政策与应对盟友，尤其是“新欧洲”国家反俄期待的双重压力下，积极支持西方遏制俄罗斯及参与对俄集体施压，并充当了欧盟对俄制裁工作的领导者和协调者。默克尔总理曾被西方媒体奉为“领导欧洲对抗俄罗斯的领袖”^①，致使德俄关系急转直下和降温。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裂痕日益加深，迫使欧盟不断增强战略自主，加上德俄历史渊源与现实利益交互叠加，德俄关系在“价值观与利益平衡”的逻辑框架下开始缓和改善。2017 年 5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俄双边对话停滞两年后造访俄罗斯并与普京总统在索契举行会谈，打破了克里米亚事件后两国政治冷淡的局面。此后，德俄高层领导人频繁互动，积极推动“北溪-2”项目，经贸合作逐步回升，两国关系明显地呈现回暖态势。然而，国内学界对此现象的关注度似乎并不高。通过对我国学者关于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既有研究的分析梳理，不难发现，在现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于乌克兰危机后德国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对德俄关系的影响等向度，^②而对伴随着

① 参见陈新明、宋天阳：“论从疏远到对抗的德俄伙伴关系”，《德国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37 页。

② 有关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对外政策调整与德俄关系发展演变及其影响的文献可参见：郑春荣、朱金峰：“从乌克兰危机看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李薇、刘立群：“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对俄双轨政策探究”，《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2 期；戴启秀：“乌克兰危机对德俄关系及全球格局的潜在影响”，《国际观察》，2015 年第 2 期；陈新明、宋天阳：“论从疏远到对抗的德俄伙伴关系”，《德国研究》，2014 年第 3 期；陈新明、宋天阳：“乌克兰危机与德俄关系及其演变趋向”，《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9 期；杨成绪：“二战后德俄关系发展历程及其前景展望”，《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1 期。

危机德俄关系回暖这一现象的关注还比较有限。也就是说，学者们较多看到德俄关系“冷”的一面，却较少注意其“暖”的一面。本文以乌克兰危机与德国对外政策选择困境作为研究起点，重点分析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俄关系回暖的表现及动因，同时就德俄关系改善对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做出解读。

一、乌克兰危机与德国对俄“选择性互动”外交

乌克兰危机因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被西方普遍认为是彻底颠覆和破坏了战后欧洲安全秩序，引发欧美各国高度关注和极大震惊。自危机爆发来，欧洲地缘政治局势急剧恶化，世界各主要大国间关系的调整与重组出现新态势，国际安全秩序与理念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我国俄罗斯问题专家冯绍雷的观点，乌克兰危机是重新唤起“集体安全”必要性的一次重要机遇。^①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后发生在欧洲的一场重大地缘政治灾难。德国因与俄罗斯关系特殊以及在欧盟的核心地位和领导者角色，不可避免地被深度卷入这场危机之中。乌克兰危机不仅对中俄关系产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影响，使德国外交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同样也给德俄关系及两国外交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首先，乌克兰危机严重冲击伤害了德俄关系并动摇了两国互信的基础，改变了德俄两国人民对彼此形象的认知和看法，尤其是德国舆论界对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权威民调机构阿伦斯巴赫研究所 2014 年 4 月一项民调显示，55%受访的德国人称俄罗斯为危险国家，仅 10%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德国可靠的合作伙伴，而 76%的人认为两国关系遭到了破坏。^②因克里米亚和乌东问题，德国人逐渐失去了对俄罗斯的好感，包括对俄领导人普京的正面评价也在不断下降。特别是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80%的德国人将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归咎于普京，仅有 17%的人对俄罗斯怀有好感。^③德国《明

① 冯绍雷：“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与俄欧安全新格局”，《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6 页。

② Арбатова Н.К. Отношения Евросоюз-Россия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Москва: ИМЭМО РАН, 2014 г. С.37. https://www.imemo.ru/files/File/ru/publ/2014/2014_030.pdf

③ Jennifer A. Yoder, “From Amity to Enmity: German-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 Cold War Period”,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5, Vol.33, No.3, pp.49-69.

镜周刊》曾发文将普京总统应对乌克兰危机的做法比作纳粹罪犯希特勒的政策。^①德国国防部 2016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白皮书称，俄罗斯在十大最严重威胁德国的国家中位居第三。^②

其次，乌克兰危机给德俄经济关系造成重大影响，使两国经济合作一度陷入停滞，贸易大幅下滑。据统计，2013 年俄罗斯从德国进口商品价值总额为 455 亿美元，2014 年下降到 373 亿美元，同比减少 16.9%，而 2015 年更降至 224 亿美元，不到 2013 年的一半。^③与此同时，危机严重恶化了俄罗斯的投资环境，致使俄资本大量流失。据俄经济部副部长安德烈·克莱帕赫提供的数据，仅 2014 年前三个月，俄资本外流就高达 700 亿美元，而 2013 年全年才是 630 亿美元。另据俄前财长阿列克谢·库德林估计，2014 年俄资本全年外流至少为 1500 亿美元。^④2014 年 9 月，德国政府成功说服法国取消了与俄在圣纳泽尔造船厂建造直升机航母的 10 亿欧元合同，同时说服意大利总理伦齐同意新的一揽子对俄制裁方案。^⑤

最后，乌克兰危机给德国对俄外交造成巨大困难，打破了德对俄外交的节奏与布局，迫使德国必须重新审视与界定对俄政策，在调整与制定对俄政策时陷入一种“剪不断，理还乱”极为矛盾的心态和两难抉择的困境。

乌克兰危机背景之下，重塑对俄政策是德国外交转型与总体政策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缩影。此次德国新一轮外交政策调整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众所周知，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典范，欧盟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而逐步陷入深度危机之中，甚至面临分裂的危险。与此同时，伊核协议、叙利亚战争、难民危机等一系列域外问题也深深困扰着欧洲。就内部动因而言，受金融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在欧洲各国经济普遍萧条

① Никита Данюк о российско-герм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21 сентября 2018 г. <http://isip.su/ru/articles/243>

② Россий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7 августа 2018 г. <https://tass.ru/info/5466863>

③ Elisa Ceconi, “The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Weight in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of German-Russian Relations”, 2017, <https://library.net/document/y98194dz-economic-geopolitical-bala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german-russian-relations.html>

④ Stefan Meister, “Reframing Germany’s Russia policy-an opportunity for the EU”, April 24, 2014, https://www.ecfr.eu/page/-/ECFR100_GERMANY_RUSSIA_BRIEF_AW.pdf

⑤ Wolfgang Seibel, “Arduous Learning or New Uncertainties? The Emergence of German Diplomacy in the Ukrainian Crisis”, *Global Policy*, 2015, Vol.6, No.S1, pp.56-72.

和停滞不前的惨淡情形下，德国经济反而一枝独秀，呈现出一派繁荣和上扬景象，这使德国提高了在欧盟的威望和地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为德国成为欧洲“领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背景下，欧盟伙伴对德国越来越寄予厚望，呼吁柏林担当起领导欧洲的重任，采取举措在外交上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以挽救不断走向危机和颓势的欧盟。在 2013 年大选中第三次获胜的默克尔，蝉联联邦总理并组建联合政府，她上台执政后顺应时势，开启了德国外交积极有为的转型历程。诚如默克尔总理在 2014 年 1 月联邦议会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德国政府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承担欧洲和世界的责任。德国长期在国际事务中‘缺位’，不仅有损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也不利于伙伴国政治、经济发展。”^①对此，我国德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春荣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呈现出从恪守克制文化转向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的新动向”。^②而“乌克兰危机恰恰为德国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开启了有利的‘时机之窗’，但它同时也是这一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试金石’”^③。显然，发生在德国外交政策调整大背景下的德国对俄政策重构，与乌克兰危机具有高度内在关联。这场危机不但对德国提出了重塑对俄政策的客观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改变了德国设计和执行对俄政策的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讲，乌克兰危机造成德俄关系的巨大困境与张力可谓是构成德国对俄政策呈现出“又打又拉”“对抗与合作”“制裁与对话”等一系列矛盾特征的逻辑动因与基础。

地缘位置、历史渊源、社会文化、价值规范、国内政治、域外压力、同盟关系、外交传统、国民心理、经济利益、能源安全等诸多盘根错节的因素，决定了德国对俄政策选择时极为艰难而复杂的矛盾心态：既要维护与欧美盟友的伙伴关系，又要平衡德俄特殊关系，以及难以割舍的现实利益。在德国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拉尔（Alexander Rahr）看来，德国政府更倾向于同美国建立紧密关系，但为了稳定欧洲局势，又不得不与俄罗斯寻求共同话题，建立信任关系。^④外交决策是一项涉及并需要权衡各种变量的复杂而艰难的过

① 李超：“德国‘积极外交政策’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9期，第41页。

② 郑春荣：“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3页。

③ 郑春荣、朱金峰：“从乌克兰危机看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第36页。

④ Наталья Сарапулова. Влияни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6 г. <https://nauchkor.ru/pubs/vliyanie-ukrainskogo-krizisa-na-rossiysko-germanskije-otnosheniya-587d363c5f1be77c40d58a2a>

程。就其本质而言，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对俄外交决策困境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自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尽管德国对俄政策及态度的总体目标和基调是制裁、遏制和对抗，但在政策操作层面以及具体外交实践中，德俄之间的对话乃至有限合作一直未曾停止过，其政策的“双轨”^①迹象极为明显。通过对乌克兰危机以来整体过程中德国对俄外交实践及手法的综合考察与分析，本文认为，德国实际上对俄罗斯奉行的是—种“选择性互动”的灵活机动的外交政策，即在政治上与美欧保持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在经济上又与俄罗斯开展务实合作。诚如有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方面，德国忠实于同俄进行联合及选择性合作；另—方面，又会同北约—起遏制克里姆林宫的新帝国主义野心。^②尽管将“选择性互动”作为描述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内涵类同于“双轨制”政策制度），国内外学界使用得并不多，但亦有国外专家学者尝试将该范畴用于解释外交政策选择。例如，曾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莫盖里尼在 2016 年阐释欧盟未来细化发展对俄政策原则时就曾指出，将选择性地—在特定领域与俄罗斯展开合作。^③特别是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国家为了达到特定的战略目标，离不开彼此间的互动。受此分析范式启发，基于德俄“对抗—合作”张力结构的视角，本文认为，“选择性互动”概念的解释路径既有助于探究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对俄外交政策复杂的逻辑动因和矛盾心态，同时也便于理解德国对俄政策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从而决定了该范式对本文的解释力与合理性。

首先，就地缘政治、历史情感、“东方政策”外交传统，尤其是深度交融的经济联系及能源安全等特殊关系与因素而言，尽管乌克兰危机给德俄关系以重创，迫使德国追随西方制裁俄罗斯，但与此同时，德国在内政外交方面却又无法绕开俄罗斯，需要有选择地同俄进行互动与合作。《柏林政策杂志》称，默克尔政府的对俄政策是，试图在“积极威慑与力量平衡之间”寻

① 相关德国对俄双轨政策的观点可参见李薇、刘立群：“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对俄双轨政策探究”，《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2 期，第 18-25 页。

② Bogdan Koszel, “Are we Witnessing the Twilight of the Strategic German-Russian Partnership under Angela Merkel?” *Przegląd Strategiczny*, 2018, No.11, pp.129-141.

③ 房乐宪、殷佳章：“欧盟的战略自主追求及其国际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11 期，第 62 页。

求平衡。^①事实上，德国对俄“选择性互动”外交的动因用另一种话语表达，也是德俄关系回暖的逻辑根源所在，对此本文将在阐释德俄关系回暖动因时进行详细解读。

其次，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与规范，维护与平衡同西方盟友的伙伴关系，是德国外交永恒的主题及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主义是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两大支柱。^②长期以来，由于德国在制定欧盟外交政策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德国外交政策欧洲化与欧洲外交政策德国化”早已成为欧洲流行的一句政治谚语，故此德国对俄政策不单涉及德俄两国，更多的是体现在欧盟乃至跨大西洋联盟层面。尽管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始终没有关闭与俄对话的大门，但不要忘记，德国是站在西方立场上充当着欧盟以及美国在欧洲与俄打交道的调停者和利益代言人。故当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作为欧洲的政治领袖，默克尔即刻批评俄罗斯的乌克兰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德国的外交原则相违背，指责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严重违反国际法并破坏了欧洲的安全秩序，是对欧洲价值观的攻击。德国政界其他高官同样表达了对俄罗斯的不满。德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沙伊布勒就曾将俄在乌克兰的行动比作1938年纳粹德国的扩张主义。^③乌克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德国外交的方向，使德国将关注的重点从经济利益主导的现实政治转向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政治。为了捍卫西方世界的利益和价值观，德国义无反顾地选择站边西方，积极加入到与欧美一道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之中。除从道义上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德国在面临对俄制裁会使其自身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压力下，依然秉持经济利益让位于政治利益的原则，极力促成欧洲理事会2014年3月6日通过包括取消欧盟-俄罗斯峰会以及当年6月在俄索契举行G8峰会等分三阶段对俄实施严厉制裁的重大决定。在俄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和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事件上，为了表示对俄制裁，德国追随欧美盟友驱逐俄外交人员，支持欧盟有关限制俄高官去欧洲旅游和投资的方案。凡此等等，致使德

① Никита Данюк о российско-герм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21 сентября 2018 г. <http://isip.su/ru/articles/243>

② Marco Siddi, “Germ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Ukraine crisis: A new Ostpolitik?” *Europe-Asia Studies*, 2016, Vol.68, No.4, pp.665-677.

③ “German minister compares Putin’s Ukraine moves to Hitler in 1938”, *Reuters*, March 31, 20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kraine-russia-germany-idUSBREA2U0S420140331>

俄关系严重恶化，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与此同时，作为制定欧盟外交政策的引领者，德国还要迎合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诸如波兰等“新欧洲国家”的仇俄心理和反俄情绪，以防范欧盟分裂，这也是德国支持西方遏制俄罗斯并加大与俄对抗的重要缘由。

最后，欧盟日益强化和重塑战略自主，是德国选择与俄罗斯互动的重要背景和动因。冷战结束后，欧洲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迁。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内部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的积累，欧盟日益陷入严重分裂。基于拯救欧洲前途命运的考量，战略自主遂成为欧盟安全防务与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和愿景追求。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德法两个欧洲重要大国始终是欧盟战略自主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国际政治中大国关系重归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态势日益显现。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在“美国优先”错误思想理念指导下肆意践踏盟友利益，致使欧美关系遭遇严重挫折，从而加剧了欧盟战略自主的回归。战略自主是欧盟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德法对于美国保护欧洲安全问题的理解存在分歧和差异，但在坚持欧洲战略自主的问题上，两国始终保持一致。鉴于特朗普时期美国粗暴践踏盟友利益及频频干涉欧洲事务，默克尔总理在 2018 年 5 月明确指出：“美国不再只是简单地保护我们了，欧洲必须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①德国外长马斯则建议，为了德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欧洲可能需要考虑制衡美国，以维护多边国际秩序。^②

作为欧盟政治和经济领袖，德国对欧洲事务具有极大的主导和决定作用，其对外战略早已上升至欧盟层面。在战略自主的背景下，德国选择与俄罗斯进行积极互动，既可以制衡美国以维护欧盟的整体战略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德俄关系的缓和与回暖。

① Hajnalka Vincze, “Germany’s Transatlantic Ambiguities”, March 5, 2021,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1/03/germanys-transatlantic-ambiguities/>

② Bastian Giegerich, Yohann Michel, Nick Childs, “European autonomy: tripartite disagreement”, December 3, 2020, <https://www.iiss.org/blogs/military-balance/2020/12/european-autonomy-tripartite-disagreement>

二、德俄关系回暖的表现

德国外交在经历了从施罗德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向默克尔以价值规范为准则的转向后，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的大背景下，德俄关系虽说受价值观差异等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总体上尚未走出冷淡的阴影，但因“选择性互动”逻辑动因及张力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德俄关系的另一面是逐渐呈现出回暖和升温迹象，这一积极态势自 2017 年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

（一）政治向度：从疏远冷淡到频繁互动

乌克兰危机给德俄高层互动和往来制造了巨大麻烦和障碍，使两国政治对话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大国德法积极进行外交斡旋，努力推动“诺曼底模式”和“明斯克协议”等处理危机机制的形成。作为明斯克进程的发起人，默克尔将其政治声誉同“明斯克协议”进程的启动紧密挂钩，曾声称只有当俄履行协议、在顿巴斯或叙利亚问题上取得具体成果的情况下，她才有可能与普京举行会晤。但在乌东部局势并未缓和、冲突依然加剧升级的 2017 年 5 月，默克尔在与普京总统相隔两年未曾晤面的情况下却做出了访俄的惊人举动，被《明镜》周刊称为“默克尔立场的一个根本性转变”^①。事实上，早在 2017 年 2 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默克尔在针对俄罗斯的演讲中就提出寻求“接触点”，而不是无休止地相互批评、指责和讽刺。^②因此，2017 年 5 月德俄领导人索契会晤被外界普遍认为是默尔克的一次寻求德俄共同“接触点”的旅程。对此，俄罗斯科学院德国研究中心主任弗拉季斯拉夫·别洛夫评价说，默克尔对俄罗斯的访问证实了俄德之间关系良好，有关危机的传言被事实证明，一切并非那么糟糕。^③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拉伊哈尔德·克鲁姆则指出，默克尔和普京的索契会晤表明，尽管存在诸多矛盾，但德俄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④显然，这是德

① Визит Меркель в Москву - попытка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худшее. 10 апреля 2017 г. <https://www.inopressa.ru/article/10Apr2017/spiegel/merkel.html>

② Владислав Белов. Визит Меркель в Россию: в поиске точек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3 мая 2017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vizit-merkel-v-rossiyu/>

③ Там же.

④ Райнхард Крум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Путина и Меркель в Сочи: статус-кво – лучший вариант. 3 мая 2017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eregovory-putina-i-merkel-v-sochi-status-kvo/>

国传递出的表示愿意修复彼此紧张关系的积极信号。继默克尔访俄后，同年10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俄罗斯，表示德国愿意在因乌克兰危机对俄采取强硬态度的背景下，逐步恢复两国之间的互信。^①德俄领导人的互动，对于打破两国政治坚冰、改善两国关系具有积极助推作用。

进入2018年，德俄关系进一步升温，再次迈上新台阶。这年2月，时任德外长加布里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如果乌克兰东部能够实现停火，他赞成放松对俄罗斯的部分制裁。^②3月，默克尔在开启她第四个任期后，在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联合组成的新政府发布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声称：“德对俄政策应致力于使双方重构以互信和利益平衡为基础的双边关系，德坚定希望保持与俄的良好关系，并与之在维护和平、应对国际挑战方面进行密切合作。”^③5月，默克尔时隔一年再度来到索契，就乌克兰冲突、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及“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等问题与普京进行会谈。默克尔表示，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符合德国的战略利益，尽管双方仍有“严重及根本性的分歧”，但“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共识”，她和普京将保持“经常并坦诚的交流”。^④默克尔此访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因乌克兰危机而受到损害的欧俄关系。此后，德国欧洲事务部长罗斯自称“将在德俄之间迫切需要进行交流时”访问莫斯科，就德俄关系、欧俄关系及人权等问题与俄副外长格鲁什科进行会谈。间隔仅三个月后的8月，普京访问德国，这是俄总统自乌克兰危机以来首次造访柏林。乌克兰局势、叙利亚危机、美国制裁等问题成为德俄领导人柏林会谈的焦点内容。尤其是德国商界，对普京的柏林之行寄予厚望。德国《商报》在评价普京与默克尔会谈时称，德俄坚冰正在融化，尽管人们不奢望从谈判中取得突破或重新建立友谊，但可以向正常化迈出一大步。^⑤2018年德俄双方高层的频繁互动与交流，打破了乌克兰危机以来两

① Vladislav Belov, “Can Steinmeier Overcome German-Russian Estrangement?” October 31, 2017,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can-steinmeier-overcome-german-russian/>

② “Easing of Russian sanctions could follow UN peacekeeper deployment in Ukraine-acting German FM”, *RT News*, February 17, 2018.

③ 转引自李薇、刘立群：“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对俄双轨政策探究”，第19页。

④ “默克尔见普京达成的唯一共识可能是‘加强对话’”，《中国青年报》，2021年5月18日。

⑤ Мировые СМИ строят догадки вокруг визита Путина в Германию. 17 августа 2018 г. <https://www.vesti.ru/article/1417288>

国政治领域业已形成的僵局，推动了安全等相关领域更进一步的合作，使因乌克兰危机而搁置了六年之久的德俄政府间安全问题高级别工作组会议得以重启，就安全政策、军备控制及区域冲突等问题进行讨论。正如德国外长马斯所言：“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邻国，我们只有通过相互交流，才能阻止一些事态不必要的升级。”^①

乌克兰问题是影响欧俄关系的核心因素。德国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合适方案。2019年10月，以乌克兰、俄罗斯、欧安组织为代表的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确定了由德国倡议的政治解决乌问题的“施泰因迈尔模式”。12月9日，在德法共同努力下，德、法、俄、乌四国在巴黎重启搁置了三年的“诺曼底模式”，并就在乌克兰实施停火以及俄天然气过境乌问题进行磋商，使俄乌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从而为俄欧关系好转提供了契机。由于德法两国积极的外交斡旋，俄罗斯于2020年重新加入了欧洲委员会。欧俄关系缓和促进了德俄关系进一步好转。2020年1月11日，在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遇害、美伊关系高度紧张的敏感时期，应普京总统邀请，默克尔总理时隔五年再次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晤，目的是在中东和北非问题上寻求俄方的理解和支持。正如瑞士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利比亚与叙利亚的和平以及伊朗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俄罗斯，在寻求停止利比亚和叙利亚敌对行动以及伊朗冲突的解决方案中，俄罗斯是必不可少的。^②此外，能源问题也是此次德俄首脑会谈的重心，两国领导人共同发表声明，一致反对美国制裁“北溪-2”项目，并表示德俄愿意进一步推动该输气管线的建设。5月25日，在德俄外长共同主持的以“新冠疫情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为主题的第23届波茨坦论坛视频会议上，马斯外长强调，世界正面临着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德国人而言，只有在多边框架内才能实现一致的解决方案，而俄罗斯可以为许多解决方案做出贡献，莫斯科与柏林之间需要强化对话，以便形成一个积极议程为两国关系的

① “Why dialogue with Russia is important”, Federal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21, 2018,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aussenpolitik/laenderinformationen/russischefoederation-node/dialogue-with-russia/2163510>

② Маркус Акерет, Neue Zürcher Zeitung (Швейцария). Меркель нуждается в расположении Путина-нити сходятся в Москве. 13 января 2020 г. <https://inosmi.ru/politic/20200113/246596716.html>

互动提供一个新的开端。^①8月11日，马斯为参加《莫斯科条约》签署五十周年以及列宁格勒战役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访俄，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就乌克兰东部局势、利比亚及叙利亚问题展开讨论。会谈期间马斯外长表示：“只有莫斯科参与关键的国际问题，我们才能取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果。”^②虽说2020年纳瓦利内事件给德俄关系造成一定的波动和负面影响，但进入2021年，德俄高层之间的互动和对话并未终止。新年伊始，普京的第一通国际电话便是打给默克尔的，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和平进程、应对新冠疫情等问题进行了交流。3月末，普京与德法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就解决顿巴斯问题进行磋商。在6月初举行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对即将离任的默克尔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希望未来德国政府在与莫斯科的工作关系中同样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

总而言之，尽管乌克兰危机给德俄政治关系造成巨大影响，但德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要解决欧洲问题无法绕开俄罗斯，两国在双边及多边框架内一直积极寻求通过对话来解决重大国际争端。特别是在经历了危机初期的尖锐对抗之后，德俄双方高层互动交流日趋频繁和密集，使得两国关系自2017年以来出现了回暖升温的积极态势。而政治坚冰逐渐消融及两国关系的缓和，又为德俄经济合作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二）经济向度：由严重衰退下滑转向积极振兴合作

经济关系是德俄特殊国家关系的重要体现和支撑。德国是俄罗斯在全球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截至2013年，有超过6000家德国公司进入俄罗斯市场，在德国国内约有30万个工作岗位与莫斯科的合作有关。^③德国不仅是俄罗斯最大的机器和技术设备供应国，同时也是俄最大的外来投资国之一，而俄罗斯则是德国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国。乌克兰危机不仅导致德俄政治关系冷淡，同时也给两国经济合作造成重创。因德俄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德国参与欧美国家对俄制裁导致德经济损失巨大，使德国成为欧盟内部迄今为止因对俄经

① Глава МИД Германии призвал к интенсивному диалогу с Россией. 25 мая 2020 г. <https://ria.ru/20200525/1571947532.html>

② “Foreign Minister Maas ahead of his trip to Russia”, Federal Foreign Office, August 11, 2020,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maas-moscow-petersburg/2374314>

③ Данюк Н.С. Россий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2013-2015 г.//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7. No.2. С.14.

济制裁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据统计，因对俄实施制裁，德国对俄贸易损失 2016 年为 27%，2017 年上升至 40%。^①另据德国《图片报》报道，乌克兰危机给德国在俄企业造成了高达数十亿欧元的损失。^②持续的经济制裁加大了德国的就业风险，使德国社会稳定面临严峻挑战。截至 2014 年 7 月，在对俄制裁中有 2.5 万德国人面临被解雇的危险。^③据德国选择党马库斯·弗罗恩迈尔的说法，因制裁俄罗斯，德国企业估计已经损失了超过 4.2 万个工作岗位，一些公司甚至已经破产了。^④与此同时，制裁极大地恶化了俄罗斯的营商环境，不仅使德对俄投资下降，而且造成俄资本大量外流。鉴于对俄制裁给德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压力和不良影响，德国商界乃至政界精英反对制裁的声音逐渐高涨。在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的 2014 年上半年，高达 70% 的德国人主张对莫斯科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⑤路透社民调显示，到 2016 年，已有 35% 的德国人支持完全解除制裁，36% 的人支持放松制裁；^⑥截至 2020 年底，89% 的在俄德国公司表示赞成取消对俄经济制裁。^⑦这给默克尔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德国日趋高涨的反对制裁呼声引起国内政要乃至各派政治力量的极大关注。德国时任外长兼欧安组织轮值国主席施泰因迈尔曾直言不讳地说，对俄制裁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⑧德国左翼党人士莎拉·瓦根克内希特在接受采

① Bjorn Gens, “Germany’s Russia policy and geo-economics: Nord Stream 2, sanctions and the question of EU leadership towards Russia”, *Global Affairs*, 2019, Vol.5, No.4-5, p.321.

② СМ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привел к миллиардным потерям немецкого бизнеса в России. 7 августа 2014 г. <https://www.ntv.ru/novosti/1191016/>

③ Семенов О.Ю., Белашенко Д.А. Позиция ФРГ в отношении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роблем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Вестник Кемер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5. Vol.2. No.3. С.237.

④ “AfD: European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Cost Germany Thousands of Jobs”, *Sputnik International*, November 24, 2017.

⑤ Ксения Логинова. Застой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ак навести мост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Германией. 23 августа 2019 г. <https://iz.ru/907453/kseniia-melnikova/zastoi-v-otnosheniiah-kak-navesti-mosty-mezhdu-rossiei-i-germaniei>

⑥ “A Majority in Germany Wants to Lift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Russia Insider*, May 2, 2014, <https://russia-insider.com/en/politics/germany-majority-wants-lift-sanctions-against-russia/ri14160>

⑦ Россия-Германия: сложное, но неизбеж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22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interaffairs.ru/news/show/29891>

⑧ Глава МИД Германии: санкц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не могут длиться вечно. 31 марта 2016 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3167773>

访时表示，对俄制裁没有解决任何国际问题，只是损害了欧洲的经济。^①德国东部商业协会希望德俄能在政治制裁中加强经济合作，主席迈克尔·哈姆斯希望“重新寻找与俄共同点”，^②以便避免因制裁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虽然在乌克兰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德国商业界勉强达成一致，决定经济服从于政治，支持默克尔政府对俄制裁，但随着制裁后果造成国内经济困境加剧，德国内部分政商界人士开始反对对俄制裁，呼吁解除制裁，增加合作。2019年德国外长马斯在德国东部商业协会新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希望在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与俄罗斯尽可能密切的合作，这必须成为欧洲“新东方政策”的优先事项。^③鉴于国内政商界精英的反对呼声，德国政府不得不审视其对俄政策。事实上，2017年以来的德俄高层互动中，经济因素成为不可避免的议题。

伴随着德俄政治关系走向回暖，德俄经济合作也呈现出日趋活跃的积极态势，两国贸易额开始不断增长。据统计，2017年德俄双边贸易额约500亿美元，实现了自2014年制裁以来的首次增长，增幅高达22.8%。2018年前8个月，德俄之间贸易较上年同期增长了近四分之一。2018年全年俄对德出口221亿美元，增加了35%；从德进口169亿美元，增加了12%。^④作为经济合作的重头戏，能源合作始终占据德俄经济关系的核心地位。虽说因乌克兰危机产生的政治分歧与经济制裁给德俄能源合作造成一定困难，但对俄油气严重依赖的刚性需求，使德国即便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也与俄在能源领域保持合作关系。2015年德国天然气的35%依赖从俄进口，2018年6月，较2017年同期相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对德国天然气出口35

① “German Politician: Anti-Russian Sanctions Damage Primarily Europe’s Economy”, *Sputnik International*, November 20, 2016, <https://sputniknews.com/20161120/wagenknecht-german-russian-sanctions-damage-1047652338.html>

② “German Business Association: US Sanctions on Russia ‘Huge Problem’ for EU Firms”, *Sputnik International*, April 11, 2019, <https://sputniknews.com/20190411/germany-russia-business-us-sanctions-1074023966.html>

③ “Speech by Foreign Minister Heiko Maas at the the New Year reception of the German Eastern Business Association (OAOEV)”, Federal Foreign Office, January 10, 2019,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new-year-reception-german-eastern-business-association/2177446>

④ Отношения Германии и России – Germany-Russia relations. 8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ru.qaz.wiki/wiki/Germany%E2%80%93Russia_relations

亿立方米，增长 12.2%。^①2020 年 10 月底，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中欧最大的能源公司奥地利石油天然气集团（OMV）签署了一项新的长期能源供应合同，根据该合同，自当年 12 月 1 日起向德国市场供应天然气。作为一种向俄施压以确保乌克兰地缘战略地位的政治手段和杠杆，2020 年 1 月，在德国极力推动下，俄乌欧三方达成了俄天然气过境乌向德国以及欧洲国家供气的新合同。众所周知，“北溪-2”项目是德俄能源合作亮点，尽管因乌克兰危机遭受巨大困难以及美国的打压和刁难，但德俄始终保持积极合作态度推动该项目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完全竣工。面对美国的制裁，德俄一致认为“北溪-2”线是一个经济项目，而非地缘政治工程。诚如德国外长马斯所言：“我们从哪里获得能源将由我们自主决定，任何国家无权用威胁来支配欧洲的能源政策。”^②此外，德俄关系的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国的营商环境，致使德国在俄投资直线回升。根据德国联邦银行数据，2018 年德国在俄净投资达 32 亿欧元，比 2017 年增长了 14%，这是自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值。^③即便受新冠疫情影响，2021 年第一季度德国企业在俄投资仍有 11 亿欧元。^④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德国对俄投资会进一步提升。

政治与经济向来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德俄之间经贸不断恢复增长反过来又为两国政治关系改善奠定了新的基础。2018 年 5 月，俄舆论界已发出了俄德关系“复兴”的声音，尽管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两国关系从未真正恶化过。^⑤而在德俄两国贸易额连续两年持续增长，尤其是 2018 年第一季度增长 22.7%后，德国政治家便开始大谈要把与俄睦邻友好关系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⑥政治与经济互动对德俄关系缓和的相互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① Dave Keating, “How Dependent Is Germany on Russian Gas?” *Forbes*, July 19, 2018, <https://www.forbes.com/>

② “Germany warns US against imposing sanctions on Nord Stream 2, says no country has right to ‘dictate’ its energy policy”, *RT News*, August 11, 2020.

③ Вопреки санкциям: немецки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Россию побили очередной рекорд. 14 июля 2019 г. <https://ria.ru/20190714/1556428941.html>

④ Олег Никифоров. Немецкий бизнес вкладывает свои финансы в Россию. 31 мая 2021 г. https://www.ng.ru/world/2021-05-31/100_210531covid.html

⑤ Германия и Россия сближаются, и вот почему. 6 июня 2018 г. <http://www.inosmi.info/germaniya-i-rossiya-sblizhayutsya-i-vot-pochemu.html>

⑥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ФРГ глазами участников Российско-Германского сырьевого форума. 1 июня 2018 г. <https://forpost-sz.ru/a/2018-06-01/otnosheniya-mezhdu-rossiej-i-frg-glazami-uchastnikov-rossijsko-germanskogo-syrevegogo>

（三）人文向度：从经历短暂停滞沉寂到不断走向繁荣活跃

作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有效工具，人文合作是连接国家间关系的纽带和黏合剂。德俄人文交流合作的历史渊源深厚，影响深远，成为其他领域合作的基础。德俄之所以长期关系密切，离不开两国人文合作厚重基础的支撑。以科教合作为例，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德国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参与俄罗斯科学院的创建计划并成为俄科学院奠基者之一。就当代德俄领导人而言，生长于苏占区东德的默克尔总理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而冷战时期长期在民主德国工作的普京总统则精通德语。相比较而言，乌克兰危机对德俄人文领域合作产生的冲击和负面影响较之政治和经济领域要小得多。事实上，即便是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政治关系处于冷淡恶化期间，两国人文交流互动的渠道也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弹性，为德俄关系改善回暖发挥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冷战终结、德国统一，德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了重塑两国形象、政治发展路线以及价值观新基础，德俄十分注重人文合作，开启了在教育、科技等领域合作的新历程。1992年12月16日，德俄政府签署了文化合作协议。2011年2月4日，两国又签署了关于在德俄创建文化机构的协议。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德俄还搭建了诸如德俄青年合作委员会、在德俄实施俄语和德语教学联合工作组等政府间交流平台，使两国人文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达到了相当的规模。^①此外，为加强两国联系，德俄还成立了诸如“圣彼得堡对话”“波茨坦会晤”等许多民间社会交流平台与论坛。在科教方面，德俄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在创新研究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2010年3月，圣彼得堡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在圣彼得堡成立了德俄跨学科研究中心。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语言文化交流是德俄人文合作的亮点。依托歌德学院，使德国语言文化在境外得到广泛传播。德语在俄罗斯年轻人中备受青睐。

^① Белоглазов А.В., Копцева Е.В. Развитие Культурно-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Герман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Кризис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2019. Vol.1. No.4. С.81-92. <https://www.elibrary.ru/item.asp?id=42898926>

据统计, 2005 年俄罗斯共计有 330 万人学习德语。^①德国对广大俄罗斯青年学生和研究人员极具吸引力, 有近 25% 的俄罗斯人在准备出国学习或研究时会首选德国。^②与此同时, 德国也是大多数俄罗斯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之一。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 政治、经济关系骤然降温, 给德俄人文合作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自 2014 年以来, 德国政府不仅有计划地缩减或冻结两国人文交流计划和研究项目, 尤其是减少教育、科学和文化等领域的资金投入, 而且还取消了一些涉及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德俄高级别论坛和工作小组。例如, 在默克尔总理的提议下, 作为德俄民间沟通重要平台的“圣彼得堡对话”论坛便于 2014 年被取消。同样, 对德俄人文合作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德俄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JCTC)也在 2013 年后因国家间关系发生危机而停止运作。^③当然, 两国政治关系的冷淡对俄罗斯学习德语人员的信心也造成一定打击, 赴德国旅游的俄罗斯人数量明显呈下降趋势。

尽管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因政治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而给两国人文交流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甚至使德俄人文合作的某些领域陷入停滞, 但总体来看, 鉴于德俄人文交流深厚的历史渊源及其特有的韧性, 双方人文合作受损的程度远不及政治与经济。即便是在危机最初阶段, 德俄某些人文交流也并未中断, 一些即使终止的项目很快又得到了恢复。比如, 尽管受克里米亚事件冲击, 2014-2015 年德国的“俄罗斯语言文化年”和俄罗斯的“德国语言文化年”依然如期举行。如前所述的被默克尔 2014 年叫停的“圣彼得堡对话”论坛次年便恢复正常, 因两国关系危机 2013 年后停止运作的德俄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也在 2016 年恢复工作。伴随着德俄政治关系的好转, 两国人文合作在经历短暂的停滞沉寂之后, 很快便走出低迷, 日趋活跃起来。

2018 年 12 月, 德俄签署了未来 10 年“教育、科学、研究和创新路线图”合作文件, 表明两国都有意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在教育与研究领域的合

① Печищева Л.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ерм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в.//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5. No.2. С.3.

② Виктор Маринин. Нау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вух стран развивается успешно. 19 января 2021 г. <https://rg.ru/2021/01/19/nauchnomu-sotrudnichestvu-rossii-i-germanii-poshel-tretij-vek.html>

③ Белоглазов А.В, Копцева Е.В. Развитие Культурно-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Герман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Кризис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作。2018-2020年，“俄罗斯-德国科学与教育伙伴年”活动举行，旨在促进两国高校互动、日常研究以及支持青年学者创新等领域的合作。在文化艺术交流方面，2018年以来德俄两国不断举办各种“电影周”“电影节”以及艺术展等，两国艺术团体巡回演出与互动极其频繁。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国家年”“青年交流年”乃至“地区-城市伙伴关系年”等，在德俄两国举办得十分红火。俄外长拉夫罗夫曾在德俄“青年交流年”开幕式上指出，青年交流有助于维护和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与相互理解，这在欧洲目前的形势下具有特殊意义。^①随着国家关系的改善，赴德旅游的俄公民开始不断增加。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18年德国总计接待俄罗斯游客74.6万人次，较2017年增加了22.6%。^②

应该看到，德俄人文合作具有双重作用和影响。一方面，德俄积极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促进两国关系改善的动因；另一方面，人文合作领域所呈现的繁荣景象也是德俄关系回暖的反映和写照。

三、德俄关系回暖的生成逻辑与动因

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扑朔迷离，剪不断，理还乱。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基于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德俄关系开始走向缓和，并逐渐出现回暖迹象，其生成逻辑和背景动因极其复杂深刻，需要加以细致分析。

（一）俄罗斯与欧洲安全：基于德国的认知视角

德国对俄罗斯与欧洲安全的特殊认知是德俄关系缓和的基本逻辑动因。和平安全文化是影响德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在许多德国人看来，战后其国家经济的稳固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的和平安全环境。在德国认知传统中，俄罗斯与欧洲安全息息相关，是欧洲持久和平的重要伙伴，离开了俄罗斯，欧洲的和平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德国宰相俾斯麦就曾说过，如

① Белоглазов А.В., Копцева Е.В. Развитие Культурно-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Герман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Кризис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②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ы. Посо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Германии. <https://russischebotschaft.ru/ru/information/dvustoronnie-otnosheniya/sotrudnichestvo-v-oblasti-kultury/>

果没有俄罗斯，德国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成功，更不可能反对俄罗斯。^①著名德国政治学家魏登菲尔德（W. Weidenfeld）同样指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未来世界的稳定秩序就无法得以维持，而没有稳定的俄罗斯，欧洲的稳定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可能的发展道路及其相关风险将深刻地影响到欧洲国家——从安全问题到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供应。”^②2016年3月，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就德俄关系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乌克兰局势不尽如人意，但两个伙伴在克服挑战与解决冲突方面仍然需要彼此。^③显然，从德国的认知与理解来看，俄罗斯已深深嵌入欧洲安全体系之中。事实上，德国积极介入乌克兰危机也是源于欧洲安全，因为这对德国发展具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因此，为德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欧洲环境，可谓是默克尔政府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发展对俄关系的逻辑起点与动因基础。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始终坚持与俄共同构建欧洲秩序，并不主张排挤俄罗斯。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初期参与对俄制裁最为严厉和激烈的时刻，默克尔总理在2014年11月访问波兰时依然宣称，只有与俄罗斯一道，才能捍卫欧洲的安全。^④2015年2月，默克尔再次公开表示，德国政府、法国和欧洲各国政府不应放弃把俄罗斯视作伙伴的机会，希望在不改变制裁的原则下，与俄罗斯一起构建欧洲和平秩序，而不是排挤俄罗斯。^⑤尽管发生于2020年的纳瓦利内事件给正在回暖的德俄关系蒙上一层巨大阴影，但默克尔在同年12月16日的联邦议院讲话中仍然强调：“我们希望与俄罗斯建立良好的战略关系，我一直在谈论这个问

①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добр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Германией нет. 19 сентября 2015 г. <https://oko-planet.su/politik/politiklist/293450-alternativy-dobrym-otnosheniyam-mezh-hdu-rossiey-i-germaniey-net.html>

② Арбатова Н.К. Отношения Евросоюз-Россия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Москва: ИМЭМО РАН, 2014 г. С.26.

③ Elisa Ceconi, “The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Weight in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of German-Russian Relations”, 2017, <https://library.net/document/y98194dz-economic-geopolitical-bala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german-russian-relations.html>

④ Меркел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Европ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беспечена только с Россией. 21 ноября 2014 г. <https://politinform.su/8105-merkel-bezopasnost-v-evrope-mozhet-byt-obespechena-tolko-s-rossiey.html>

⑤ Меркель заявила о желании Европы сделать Россию своим партнером. 18 февраля 2015 г. <https://politinform.su/18689-merkel-zayavila-o-zhelanii-evropy-sdelat-rossiyu-svoim-partnerom.html>

题，但这不应该掩盖我们对现实的看法。”^①在默克尔讲话前不久，德国外长马斯同样表示，纳瓦利内事件并没有改变地理环境，也没有改变德俄建立良好或是合理关系的原则，德俄双方合作兴趣很高，德国希望在规则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俄保持良好关系。^②总之，作为欧洲安全与稳定支柱的德国之所以十分看重俄罗斯在欧洲秩序构建中的作用，是由俄欧关系深厚的历史渊源以及俄在欧洲安全领域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决定的。

（二）经济压舱石作用

对于长期奉行“出口驱动型外交政策”的德国而言，经贸在德俄关系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俄罗斯在欧洲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和利益协调代言人，德国是俄通往欧洲的桥梁和门户，而德俄经济关系则是这一门户的关键，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并受到德国公众和政府的支持。德俄政治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换言之，德俄经济关系被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义。冷战结束后，德国一直把经济作为对俄实施民主改造的工具，试图借助现代化伙伴关系将俄罗斯融入欧洲文明共同体，通过加大经济相互依存度使俄更加接近欧洲民主规范和社会标准。然而，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尽管德国把俄罗斯纳入欧洲秩序的愿望并未实现，但两国经济合作的框架和内容依然存在。

乌克兰危机一度使德俄经济关系陷入寒冬，因制裁导致两国经贸巨幅下滑，给德俄企业和民众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据统计，德俄贸易额从2014年的超过700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不足407亿美元，两年内下降了40%以上。^③鉴于德国是典型的工业大国和强国，德俄工业合作具有悠久的历史，以企业为代表的商界对德国的涉俄政策发挥着关键性的驱动作用。因此，当德俄关系出现波动时，商界人士往往会就政府对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并呼吁努力改善双边关系，使两国走向友好。众所周知，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是德俄经济关系最重要的合作领域，这不仅涉及德国的能源安全，同样事关俄

① Меркель высказалась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Германии и России. <https://www.m24.ru/news/politika/16122020/145951>

② МИД Германии подтвердил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ь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Россией. 13 октября 2020 г. https://1prime.ru/state_regulation/20201013/832152600.html

③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ФРГ глазами участников Российско-Германского сырьевого форума.

罗斯经济安全。早在冷战期间苏德油气合作便被纳入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时至今日，能源依旧是影响德俄关系的重要工具。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能源供给国，德国约有 35% 的天然气和 30% 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俄罗斯。^① 同样，对德能源出口占据俄联邦预算的重要部分。伴随着德国逐渐放弃核电，其对俄的能源依赖将会进一步加大。作为欧俄地缘政治稳定战略延续的重大经济项目“北溪-2”输气管线，即便是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影响下，也仍在德俄双方极力推动下不断获得进展。可见，乌克兰危机虽然引发德俄政治危机，但并没有导致两国能源合作危机的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亲俄的德国能源利益集团向政府和外交施压的结果高度关联。例如，作为德国对俄政策影响最大的经济利益集团——德国东欧经济关系委员会，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就曾反对对俄制裁，多次呼吁放宽乃至取消对俄制裁，认为继续制裁只会影响德俄贸易的前景。当 2015 年欧盟决定将对俄制裁延长六个月时，德国东欧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埃克哈德·科德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对这一决定感到失望，并呼吁“欧盟国家领导人要表现出更大的勇气与俄实施和解。”^② 德俄商会（AHK）2016 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 90% 在俄工作的德国企业家支持立即或逐步解除对俄经济制裁。^③ 因此，尽管德俄价值观、意识形态乃至国内政治制度存在差异和冲突，但经济“压舱石”无疑在两国政治关系回暖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助推作用。

（三）历史情感心理纽带与东方外交传统惯性作用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一个国家的身份角色和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德俄两国往来亲近历史悠久，社会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单就王室联姻便几乎贯穿整个罗曼诺夫王朝的始终。早在沙皇俄国时期就有大量日耳曼商人、工匠来俄工作，甚至德国的军队被邀请到帝俄，由此奠定了德俄友好的历史基础。经过漫长的岁月沉淀，历史情感因素已深深嵌

① 郑春荣、朱金峰：“从乌克兰危机看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第 40 页。

② “German Executive Blasts EU’s Lack of Courage to Improve Ties With Russia”, *Sputnik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9, 2015, <https://sputniknews.com/20151219/russia-germany-eu-sanctions-1032016944.html>

③ “Nearly 90% German Businesspeople Working in Russia for Sanctions’ Lifting”, *Sputnik International*, February 19, 2016, <https://sputniknews.com/20160219/germany-business-sanctions-lifting-1035023622.html>

入德俄关系之中，并成为两国外交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心理纽带。曾有学者将德国外交政策区分为反思型、霸权型、地缘经济型和平民力量型，并强调“平民力量”的概念与德国外交政策方法和目标大致对应。^①可见，“平民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德国外交决策的话语。由于历史的原因，当代德俄两国不仅有大量侨民彼此居住在对方国家，而且对彼此国家怀有某种程度的好感。有 250–300 万来自俄罗斯和原苏联其他共和国的德裔居民移居德国，在欧洲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俄语侨民群体。在许多德国人眼里俄罗斯不再是威胁，而大多数俄罗斯人亦视德国为最亲密、最忠诚的伙伴之一。^②德国外交部称，在过去 15 年德国接纳了 250 万原苏联公民，约有 350 万俄罗斯人学习德语。^③有不少德国人至今对二战期间入侵苏联表示羞愧，同时对苏联为德国统一所做的贡献深怀感激之情。在乌克兰危机前的 2012 年，绝大多数德国人赞同与俄罗斯建立现实政治关系，80% 的德国居民对俄罗斯形象持正面看法，90% 以上的德国人认为保持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很重要。^④尽管乌克兰危机使德俄友好关系发生断裂，但深厚的历史情感作为民众心理和精神纽带，对德俄关系回暖的促进作用绝不应该被忽视。

德国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特征。为了改善冷战期间西德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1969 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推出“新东方政策”。该政策对于缓和东西方关系，尤其是对促使苏联积极致力于东西德之间和解与统一，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苏联解体后，延续东方政策的基本合作方式依然是德国对俄政策的核心内容，从而使得冷战终结后俄罗斯被长期置于德国外交的优先位置。欧洲安全秩序、能源合作是冷战期间新东方政策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德国继续保持通过经济相互依存维持与发展德俄友好这一传统理念，并且希望将东方政策上升至欧盟层面。时至今日，东方政策遗产在德国对俄外交中仍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显然，乌克兰危机

① Jonathan Jacobs, “Between Westbindung and Ostpolitik: Reconceptualising German-Russian Relations 2014-2017”, September 23, 2019, <https://dspace.cuni.cz/handle/20.500.11956/112510>

② Dmitri Trenin, “Russia and Germany: From Estranged Partners to Good Neighbors”, June 2018,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Article_Trenin_RG_2018_Eng.pdf

③ Тиммерманн Х. Европа: новые реалии. Герман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31 марта 2006 г. <https://dlib.eastview.com/browse/doc/9460348>

④ “German Executive Blasts EU’s Lack of Courage to Improve Ties with Russia”.

中德俄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外交接触与对话，且两国关系逐渐趋向回暖，很大程度上与“东方政策”外交传统的惯性作用高度关联。

（四）碎片化政党格局相互制衡

德国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度，政党是其国家政治的生命线，对国家内政外交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自 2009 年默克尔第二任期联邦议院选举打破了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与社民党在德国历史上长期轮流执政并占据优势地位的格局以来，德国政党开始转型，呈碎片化发展态势。特别是经历了 2017 年联邦议院大选后，德国政党格局碎片化进一步固化，表现为两大主流政党走向衰弱，另类选择党站稳脚跟，绿党强势崛起。^①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成为德国政界争论的焦点议题。由于政党格局碎片化，使得德国政治精英的思想理念乃至执政风格严重分裂。于是，默克尔总理不仅要在冲突各方之间，同时也要在不同党派与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周旋。就对待俄罗斯的态度而言，两大主流执政党意见分歧甚大，更不用说其他弱小的边缘党派。受基民盟总理阿登纳亲西方政策和外交遗产的影响，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基于人权和价值观，长期对俄罗斯持批评态度，将俄视作破坏欧洲与西方秩序等制度规范的外部行为体，拒绝与俄罗斯政权合作，强调仅在文化、民间社会层面与俄建立紧密联系。^②而作为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左派政党社会民主党，则秉承勃兰特东方政策外交理念，对俄罗斯态度相对宽容，主张与俄保持友好合作关系，认为欧洲安全只有与俄合作才能得到保障。除联盟党和社民党两个传统主流政党对俄态度各异外，2017 年进入联邦议院的绿党和选择党对俄认知观念同样差异巨大。在乌克兰事件上，绿党是一个对俄罗斯批评要比德国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强烈的政党，不仅经常谴责俄人权状况，追随默克尔主张对俄实施制裁，而且认为站在道德和政治角度上，“北溪-2”项目应该被取消。^③但作为极右翼政党的德国选择党却对俄罗斯持友好态度，倡议要求取消对俄制裁。据德国《世界报》2018 年的一项民调显

① 参见杨解朴：“德国碎片化政党格局的表现、成因及影响”，《德国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4-16 页。

② Jonathan Jacobs, “Between Westbindung and Ostpolitik: Reconceptualising German-Russian Relations 2014-2017”.

③ Арбатова Н.К. Отношения Евросоюз-Россия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С.45.

示，81%的选择党成员赞同与俄和解，而支持此举的绿党成员仅为39%。^①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严重撕裂了德国内部政治力量，各党派之间相互制衡为德俄关系改善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此外，按照德国政治传统，作为外交决策主要参与者的总理和外长需来自政府内部的不同党派。此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精英的分裂。所以，基民盟的默克尔总理与社民党外长施泰因迈尔和马斯在诸多问题上常常意见和观点相左。在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尽管默克尔对严厉制裁俄罗斯态度积极，但作为前总理施罗德盟友的时任外长施泰因迈尔并不支持对俄制裁。他在接受《图林根州报》采访时表示，对俄制裁本身不应成为目的，应避免“主动”实施制裁，因为这会导致僵局产生。^②同样，在纳瓦利内事件发生后，德外长马斯依然表示愿意与俄保持良好的“合理”关系。还有，德国利益集团与政党交织在一起，不少政党要员同时也是商界精英，例如社民党前总理施罗德就担任北溪项目董事会主席。这样，在亲俄党派与精英的支持下，德俄关系回暖也就不难理解。

（五）特朗普时代欧美关系“裂痕”与矛盾的加剧

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其中尤以德国为甚，被视为美国在欧洲与俄打交道的代言人。然而，乌克兰危机后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狭隘思想与“单边主义”政策，先后退出与欧洲安全息息相关的伊核协议及《中导条约》等国际条约，并挥舞制裁大棒打压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盟友，致使欧美伙伴关系遭到严重伤害。正如俄罗斯科学院法国研究中心主任尤里·鲁宾斯基（Юрий Рубинский）所言，美国自特朗普上台后，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向来采取单边主义强硬路线。美国总统宁愿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强加给欧洲，也不愿让欧洲人做自己的事情。^③鉴于德国在欧洲的领袖地位以及德美在全球治理与欧洲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分歧日益扩大，

① Die Welt: в Германии растёт запрос на сближение с Россией. 18 марта 2018 г. <https://newizv.ru/news/society/18-03-2018/die-welt-v-germanii-rastet-zapros-na-sblizhenie-s-rossiey>

② Семенов О.Ю., Белашенко Д.А. Позиция ФРГ в Отношении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роблем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Вестник Кемер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5. Vol.2. No.3. С.237.

③ Почему в ЕС заговорили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сво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9 сентября 2019 г. <https://news.rambler.ru/weapon/42794654-pochemu-v-es-zagovorili-o-neobhodimosti-obespechit-svoyu-bezopasnost/>

美国对德国实施严厉打压，致使双方矛盾与摩擦不断升级，两国关系出现严重下滑和倒退。单就贸易而言，因德国是美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及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特朗普便打着贸易公平的旗号对德国进行贸易调查，认为德国的贸易政策引起美国巨额逆差，指责德国操纵欧元汇率，通过“严重低估”欧元“剥削”美国及其欧盟伙伴，因而通过反倾销调查、232 国家安全调查等一系列手段对德国企业实施制裁，并在 2018 年威胁将对欧洲汽车加征 20%的关税。^①美国还以地缘政治安全为由，对德俄合作共建的“北溪-2”项目实施制裁。总之，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但严重损害了美德经济关系，同样也重创了两国政治关系。据相关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德美关系已经恶化，62%的德国人表示，两国互动处于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②同样，2019 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致使众多德国公民要求撤出美国在德军事力量。

就地缘战略与安全而言，德俄关系不同于德美关系。德国对俄制裁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美国的压力。鉴于特朗普时代的欧美关系，特别是德美关系出现巨大裂痕，为了欧洲及自身的国家利益，德国向东寻求与俄接触并改善关系自在情理之中。曾有德国政治学家表示：“德国不想生活在美俄的夹缝之中，在尚不能修复与美国关系的情况下，聪明的德国政治家已开始考虑如何竭尽全力避免与俄进一步发生争端。”^③

四、德俄关系回暖对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

德国和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自 2017 年以来，两国关系的僵局逐渐打破，出现了明显好转与缓和的迹象。德俄关系回暖对德国自身及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具有双重影响和深远意义。

① “Trump Accuses Germany of ‘Currency Exploitation’: Merkel vs.Trump, Is Either Side Telling the Truth?” *Mish Talk*, January 31, 2017, <https://mishtalk.com/economics/trump-accuses-germany-of-currency-exploitation-merkel-vs-trump-is-either-side-telling-the-truth>

② Ксения Логинова. Застой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ак навести мост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Германией. 23 августа 2019 г. <https://iz.ru/907453/kseniia-melnikova/zastoi-v-otnosheniikh-kak-navesti-mosty-mezhdu-rossiei-i-germaniei>

③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ФРГ глазами участников Российско-Германского сырьевого форума.

第一，有助于维护欧洲安全与稳定。由于与欧洲历史渊源深厚，俄罗斯在欧洲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曾表示：“没有俄罗斯，就无法保障欧洲未来数百年的安全。”^①同样有俄罗斯政治学家称：“如果不与莫斯科合作，欧洲最终将会成为美国的一个省，当今世界已失去欧洲中心，西方集体中心已转移到华盛顿。”^②随着二战后的不断介入，作为北约首领的美国已深深嵌入欧洲的安全体系之中。在欧俄关系中，尤以德俄关系最为密切；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德国是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作为俄欧关系连接的桥梁以及美国在欧洲与俄罗斯打交道的代言人，德国要想在维护欧洲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其平衡俄美的水平和能力。

德俄政治关系是维护欧洲安全的必要条件。尽管因克里米亚事件，俄罗斯被排除在欧洲安全体系之外，但对欧洲安全秩序而言，俄仍不可或缺。单就《中导条约》失效后欧洲所面临的核安全危机而言，显然绕不开俄罗斯。鉴于乌克兰危机后美俄关系骤然恶化并持续升级，致使美俄两国经过一番相互指责后最终于2019年8月彻底退出美苏冷战期间签署的《中导条约》。作为维系欧洲安全的基石，《中导条约》的瓦解严重侵蚀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伴随着后中导时代美俄新一轮核军备竞赛不断加剧，欧洲将重返冷战期间的核危机状态。对此，德国外长马斯发表声明称，《中导条约》的失效意味着欧洲“失去了一部分安全”^③。因与《中导条约》有特殊渊源，德国曾为挽救条约在美俄间进行了大量外交斡旋和努力，但最终未能阻止条约失效的命运。德国作为冷战后欧洲安全体系的重要支柱，一直是欧盟安全防务一体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因此，德俄关系回暖对于驱散后中导时代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核安全阴霾，维护欧洲地缘安全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德俄关系回升对于加速“北溪-2”管线贯通，确保欧洲能源安全同样有着积极的作用。

① Владимир Чижов.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л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6 апреля 2018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evropeyskaya-bezopasnost-sotrudnichestvo-ili-konfrontatsiya/>

② Германия не хочет терять связи с Россией. 15 мая 2018 г. <https://newizv.ru/news/politics/15-05-2018/germaniya-ne-hochet-teryat-svyazi-s-rossiyey>

③ 转引自焦一强、王四海：“美俄退出《中导条约》及其对欧洲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5期，第127页。

第二，有利于提升德国在欧盟内部及欧洲事务中的话语权。自冷战终结以来，经过统一后近三十余年的发展，德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壮大并领跑欧盟。在欧盟面临内部严重分裂等发展颓势背景下，德国作为欧洲外交的主要行为体和塑造者，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外交政策已深深嵌入欧盟外交决策体系之中。特别是第三届默克尔政府上台后，德国奉行更加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希望能够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发挥更大引领作用。正如默克尔在 2016 年《德国安全政策白皮书》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分量意味着，我们有责任与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一起承担起欧洲安全的关系，以捍卫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和国际法。”^①乌克兰事件正好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为德国调解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在欧盟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鉴于德国位居东西欧之间的中心地缘战略位置，德俄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关系决定了德国在欧盟对俄外交中的轴心作用与话语权。在西方学者看来，德国在欧盟内部的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力量，以及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的广泛认同，使柏林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获得了支配性领导地位。^②谈及德国对俄外交政策的塑造作用，时任外长施泰因迈尔将德国的角色定位成欧洲的“首席促进官”^③。乌克兰危机加大了德国对俄政策的责任担当，柏林成为欧俄乃至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与莫斯科打交道的主要对话者和调解人。德国在承担欧盟对俄实施制裁领导角色的同时，还积极协同并整合欧洲各种政治力量，与法国一道促成解决危机的“诺曼底模式”与明斯克协议，使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成为化解欧洲危机的成功典范。总之，德国对乌克兰危机的调解作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缓和了德俄自身关系，另一方面则极大地提升了德国对欧盟政策的影响力以及在欧洲事务中的决策权。

第三，加深了欧盟内部政治分歧与矛盾，严重冲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因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发展历史与道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欧美国家

① Patricia Daehnhardt, “German Foreign Policy,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Euro-Atlantic Order: Assessing the Dynamics of Change”, *German Politics*, 2018, Vol.27, No.4, pp.516-538.

② Marco Siddi, “A Contested Hegemon? Germany’s Leadership in EU Relations with Russia”, *German Politics*, 2020, Vol.29, No.1, pp.97-114.

③ Patricia Daehnhardt, “German Foreign Policy,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Euro-Atlantic Order: Assessing the Dynamics of Change”.

对俄罗斯的认知和态度不尽一致。如前所述，鉴于国家政治格局分裂，单就德国内部而言，对于同俄缓和关系与和解的意见就难以统一。在默克尔的联合政府中，社民党一向亲俄，而联盟党则对俄奉行遏制策略。至于欧盟层面，因历史渊源及文化背景的缘故，对俄罗斯的认知和态度的差异更是巨大。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卡德里·里克（Kadri Liik）看来，欧洲在俄罗斯问题上存在三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模式，即根植于自由主义相互依存的“德国模式”，源自于现实主义均衡理论的“法国模式”，以及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考量、盛行于北欧和东欧国家、主张对俄采取强硬措施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立陶宛模式”。^①因与俄罗斯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在对俄制裁方面，德国、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反对扩大制裁，而波兰、瑞典、荷兰等国则力主扩大制裁。^②尽管德俄关系回暖有助于欧洲稳定，但同时也破坏了欧洲对俄政策的统一构建，使得德国的对俄政策招致其他欧洲国家批评，从而加深了欧盟内部的政治分歧与裂痕，不利于欧洲的团结统一与稳定。

战后构筑的跨大西洋联盟和欧洲一体化是德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基石。乌克兰危机使德国外交陷入两难困境与矛盾之中。就欧洲及德国自身的战略与现实利益而言，德国需要改善与俄关系。但为了维护大西洋伙伴关系，德国则需要对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实施制裁。欧洲不断呼吁战略自主，要求按照自身利益而不是追随美国战略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越发强烈。德国外长马斯在 2018 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表示，在特朗普总统的带领下，大西洋变得更加宽广，他的孤立主义政策在全世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③因不愿受制于美国，默克尔则称，“我们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④。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期间欧俄在“北溪-2”线的积极合作同样加剧了原本就十分

① Kadri Liik, “Russia policy after the US election”, October 30, 2010, <https://ecfr.eu/article/russia-policy-after-the-us-election/>

② 王玟、苟利武：“俄欧接近新常态评估：现状、动力及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 年第 3 期，第 172 页。

③ “Speech by Foreign Minister Heiko Maas: ‘Courage to Stand Up for Europe-#Europe United’”, Federal Foreign Office, June 13, 2018,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maas-europeunited/2106528>

④ Ottavia Credi, “US Non-Strategic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 Necessary or Obsolete?” July, 2019, <https://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Ref-0226-US-NSNWs-in-Europe.pdf>

紧张的大西洋联盟关系。就一定意义而言，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对欧美关系造成的巨大伤害不仅将德国乃至欧洲推向了俄罗斯的一面，同样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和不利影响。

五、结语

乌克兰危机使德俄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给两国外交造成巨大危机和灾难。然而，在地缘关系、历史渊源、经济相互依赖、战略自主等综合性因素合力的影响下，德国对俄采取“选择性互动”政策，使德俄关系自2017年以来呈现明显改善与回暖态势，双方高层互访对话不断，经济与人文合作逐渐恢复，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鉴于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价值观差异、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等结构性分歧与矛盾短时间内难以克服和逾越，德国暂时并未重新设定对俄关系，威慑与接触、竞争与合作依然是德俄关系新常态。随着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后重拾“联盟管理”并开始修复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欧洲盟友对美国回归的期待，无疑加大了德国调解欧俄关系的难度，给正在回暖的德俄关系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的阴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新一届大选已落下帷幕，伴随着默克尔时代的终结，具有亲俄及秉承东方政策理念传统的德国主流政党社会民主党作为联邦议院第一大党已开始组阁，准备执政，就理论和逻辑上讲，这将为德俄关系进一步向好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及条件。但当今的国际形势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德俄关系走势如何，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Abstract】 The Ukraine crisis is not only a major watershed of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ut also a turning point in seriously deteriorating German-Russian relations. However, on the whole, a number of intertwined factors, such as historical origins, geopolitical relations, balance of interests, norms and even diplomatic traditions, have led German-Russian relations into a dilemma of “confrontation-cooperation” and

diplomatic crisis. Since the end of 2013, when entering the “Merkel 3.0 era” and making adjustments in its foreign policy, Germany has implemented a strategy and policy of “selective interaction” in reshaping its diplomacy with Russia based on the dilemma and tension, resulting in a clear sign of their rapprochement. This has had profound impacts on European geopolitical landscape.

【Key Words】 the Ukraine Crisis, Selective Interactive Diplomacy, German-Russian Relations, European Geopolitics

【Аннотация】 Кризис в Украине стал не только важным водоразделом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ом в эпоху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поворотным пунктом в немец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оторый серьёзно ухудшил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Но в целом, ряд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ых факторов, таких к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баланс интересов, ценности и нормы, и даж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ввергли немец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дилемму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после кризиса в Украине. С конца 2013 года, когда Германия вступила в «эру Меркель 3.0», наряду с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ой немец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Германия проводит стратегию и политику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перестройке свое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основе дилеммы и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в немец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явным признакам потепления в немец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оказало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ландшафт Европ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интерактив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немец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国家身份、国内政治与地缘博弈 ——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探析*

王志 王梅**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受国家身份、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因素的影响，乌克兰外交政策中的地区一体化方向，存在向西、平衡或欧亚三种选择。乌克兰自身定位为东欧国家，欧亚取向不可取，向西成为基本目标。然而，受制于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干扰，地区一体化方向在不同政策间摇摆。当国内政治或地缘博弈削弱了国家身份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时，它偏向平衡外交。当然，如果这种反作用的力量过于强大，偏离了身份塑造外交的基本方向，则将引发国内政治动荡。理论层面，本文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改造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将国家身份作为自变量，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博弈为干扰变量，以提升建构主义对国家具体外交政策的解释力。现实层面，通过分析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及背后的动因，认识其外交政策的内在困境、东部危机的根源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乌克兰国家身份 乌克兰内政与外交 乌克兰地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7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5-0141(28)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亚多重一体化困境与‘一带一路’倡议‘集约’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0BGJ067）、西安外国语大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联动研究”（项目编号：17XWZD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 王志，西安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研究员、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梅，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引言

俄罗斯和乌克兰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都是东斯拉夫人，又同属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具有深厚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如今却反目成仇，动因值得探讨。从比较的视角来说，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构建了俄白一体化同盟，而乌克兰和俄罗斯却渐行渐远。哈萨克斯坦采取平衡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俄、美、欧、中等建立了较好的关系，而乌克兰的外交政策并未能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鉴于乌克兰与俄罗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需要重点讨论乌克兰外交政策中的俄罗斯因素。当然，在分析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时，离不开对乌克兰与西方关系的分析。在地理位置上，乌克兰处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是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还是融入欧洲、成为欧盟成员国，是其外交抉择中的核心问题。为此，本文试图分析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及背后的动因，以深入了解在复杂国际局势下乌克兰的政策选择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①

国内外学术界对乌克兰外交政策已有一定的研究，提出乌执行亲西方或平衡外交政策，在俄罗斯与欧盟间周期性摇摆。^②鉴于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大多数学者从地缘博弈的视角解读亲西方或平衡的外交政策。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俄罗斯与美国、欧盟处于对立面，它们之间的竞争影响了乌克兰。尽管这类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却忽视了乌克兰外交政策中的自主性。^③也有学

① 一体化包括内部和外部整合两个维度。本文中地区一体化特指与外部空间的整合，不涉及内部空间整合。

② 毕洪业：“乌克兰的选择困境：俄罗斯还是西方？”《国际观察》，2014年第3期；Paul D'Anieri, “Ukraine Foreign Policy from Independence to Inert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2, Vol.45, No.3-4, pp.447-456; Arkady Moshes, “Ukraine Between a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and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Has it Made its Choice?” *PONARS Policy Memo*, 2006, No.426, pp.1-5.

③ Rilka Dragneva, Katarya Wolczuk, *Ukraine Between the EU and Russia: The Integration Challe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Taras Kuzio, “Ukraine between a Constrained EU and Assertive Russia”,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7, Vol.55, No.1, pp.103-120; Vsevolod Samokhvalov,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riangle Revisited”, *Europe-Asia Studies*, 2015, Vol.67, No.9, pp.1371-1393; Stephen Velychenko, *Ukraine, The EU and Russia: Histor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Gordon M. Hahn, *Ukraine Over the Edge: Russia, the West and the “New Cold War”*,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2018.

者基于乌克兰的国内因素探讨它的外交政策，指出国内身份分裂，是其外交政策困境的根源所在。^①乌克兰寡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东部和西部寡头利益不同，对其外交政策有较大影响。^②鉴于乌克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经历，上述分析对乌克兰外交政策中的地缘政治博弈因素重视不足。

本文在分析乌克兰外交政策中的地区一体化及动因时，为了避免单一因素弊端，试图构建出综合性理论框架，以求获得对该问题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认知。理论层面，本文接受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身份塑造了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同时，本文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指出国家身份类似于体系结构，是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背景因素，而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博弈，作为干扰变量，发挥着扩大或削弱身份对国家外交政策影响的作用，进而拓展了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基于上述逻辑，乌克兰外交政策中的地区一体化受到国家身份认同的制约。自独立以来，尽管国内存在身份裂痕，却并不影响乌克兰想融入西方的定位，塑造了整体上偏向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加入欧盟为最终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内利益博弈，特别是亲西方或亲俄罗斯的总统执政，发挥着增强或削弱身份塑造外交政策的作用，结合地缘政治博弈中西方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导致它制定亲西方或者平衡外交政策。基于上述思路，本文第一部分构建出国家身份、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互动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结合该分析框架，探讨影响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的国家身份、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因素；最后讨论不同总统执政时期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及其动因。

① 韩克敌：“民族意识与帝国思维：乌克兰独立与俄乌纷争”，《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6期；Karina V. Korostelina, “Identity and Power in Ukraine”,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3, Vol.4, No.1, pp.34-46; Taras Kuzio, “National Identity in Independent Ukraine: An Identity in Transi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1996, Vol.2, No.4, pp.582-608; Stephen White, Valentina Feklyunina,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The Other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② Lidiya Zubytska, “Oligarchs in Ukraini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Examining Influences i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2019, Vol.62, No.2, pp.335-361; Taras Kuzio, “Oligarchs, Tapes and Oranges: Kuchmagate to the Orange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007, Vol.23, No.1, pp.30-56; 毕洪业、江博：“寡头干政何时了？——论乌克兰国家治理的困境及根源”，《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6期。

二、国家身份、国内政治与地缘博弈：一种分析视角

尽管外交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总体的社会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致力于促成外交理论化。^①在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将权力与国家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汉斯·摩根索在“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中阐述了权力、道德和国家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体系理论的兴起，国际关系理论注重宏大的叙述，对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缺乏足够的重视。倡导体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肯尼斯·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体系约束国家对外行为的逻辑，并强调他的理论不注重分析具体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是注重分析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宏观趋势。^②随后，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都倡导体系理论，提出了国际制度和国际无政府文化塑造国家对外行为的理论。

学术界对体系理论的缺陷有诸多论述，其中之一认为它过于宏观，进而缺乏对具体国家外交政策的解释。在这种背景下，新古典现实主义兴起，它将国际体系作为背景因素，认为国内政治塑造了国家的具体对外政策，以提高现实主义对政治实践的解释力。^③传统上，自由主义较为重视国内政治，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研究国际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国际制度和国内政治的互动。建构主义倡导国际规范塑造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也注意到国家层面的身份文化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④上述理论演进的逻辑在于，作为单元层次的国家，处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中间，分别受到不同力量的作用。因此，简单地从体系、单元或者国内政治层次，构建理论分析国家外交政策

① [美]保罗·夏普：“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学科视野中的外交”，载[澳]保利娜·克尔、杰弗里·怀斯曼编：《全球化世界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张清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9-60页。

② [美]肯尼斯·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③ Jeffrey W. Taliaffro et al., “Introduction: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in Jeffrey W. Taliaffro et al,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40.

④ 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编：《国家安全的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不够完整，需要采取折中和综合的视角，搭建能将三者结合起来的框架。^①

本文基于单元层次，依托社会建构主义，指出国家身份与外交政策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然而，一方面，囿于国家历史和文化的影 响，国家身份多维，削弱了它对外交政策的解释力。^②另一方面，简单地将国家身份与外交政策相联系，忽略了国家处于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局势中，因而需要考虑如何在国家身份的解释框架里，融入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的影响，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以解释国家具体的外交政策。

国家身份（文化）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建构主义代表性人物温特将其界定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建立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上。然而，温特仅从体系理论的角度阐述国家身份的来源。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施动者，认同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的社会建构，这意味着国家在体系层次上的互动之前，已经具有自我身份，也就是国家身份，包括共同的文化和国内的经济与政治体系两个维度。^③也就是说，国家身份建构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彼此互动，塑造了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国家之间敌对或友好关系。因此，国家身份与外交政策的逻辑关系在于，形成于国际和国内的国家身份界定了它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宏观上限定了国家外交政策的方向。然而，一方面，国家宏观外交政策趋势与具体外交决策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国家身份是国家在历史及实践中形成的，短期变化不大。也就是说，当采用国家身份为自变量解释国家具体外交政策时，自变量不变，无法有效解读国家外交政策的变迁。^④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身份的形成受到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作用力大小也受国内和国际体系因素干扰，凸显出外交政策制定的复杂性。

国内政治维度，需要讨论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进一步来说，国家并非

① 参见[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② Richard Ned Lebow,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2.

③ 袁正清：“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8-13页。

④ 这类似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在既定时间内，国际体系变化不大，影响外交政策的是中间变量。参见 Jeffrey W. Taliaffro et al,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体系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具有自主能动性。^①本文接受现实主义对国家的界定，认为是政治精英而非利益集团塑造了国家对外偏好。当然，政治精英也并非在真空中制定政策，深受自身认知、国内利益集团、政治制度和政党等因素的制约。一定意义上，政治精英的决策建立在利益判断的基础上，来源可能是对国家偏好的认知、选举需要以及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精英的结盟等。政治精英判断的国家利益与国家身份界定的国家利益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当两者一致时，将强化国家身份对外交政策的塑造；当两者不一致时，政治精英制定的外交政策可能适度偏离国家身份限定的方向。

国际体系维度，对于大多数中小国家来说，地缘博弈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较大。在既定地区，全球性大国渗透、地区大国与全球大国互动，塑造了地缘博弈的方式。地区大国可能认同、也可能抵制全球性大国倡导的国际规范，进而影响地区大国和全球性大国之间的互动模式，呈现出冲突、竞争和合作的状态。^②与此同时，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也影响到地缘政治博弈的激烈程度。国家地理位置越重要，越能招引全球性和地区性大国的注意，采取不同手段影响中小国家的外交政策。这意味着，国家外交政策并非完全自主，中小国家尤其如此。地缘政治博弈，对国家身份塑造外交政策偏好的力量，可能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 响。当两者一致时，将强化国家身份对外交政策的塑造；当两者不一致时，将适度改变国家外交政策的方向（见图 1）。

综上，以国家身份为自变量，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为干扰变量，意味着国家身份发挥着宏观上界定外交政策方向的功能。一方面，当存在有利于国家身份发挥影响的情境时，干扰变量的影响力较小；另一方面，当干扰变量力量过于强大，逆转了国家身份塑造外交政策方向的逻辑时，将会导致国家身份产生反作用，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危机。^③

① John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10; Elias Götz,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ies, Intervening Variables, and Paradigmatic Boundar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21, Vol.17, No.2, pp.1-13.

② 参见[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施动性与变化》，姚远、叶晓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9-55页。

③ 比如，2014年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不签署与欧盟达成的《联系国协定》，违背了国家身份界定外交政策方向的逻辑，引发国内政治动荡，爆发“广场革命”。此后，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影响力削弱，国家身份发挥影响的空间增大，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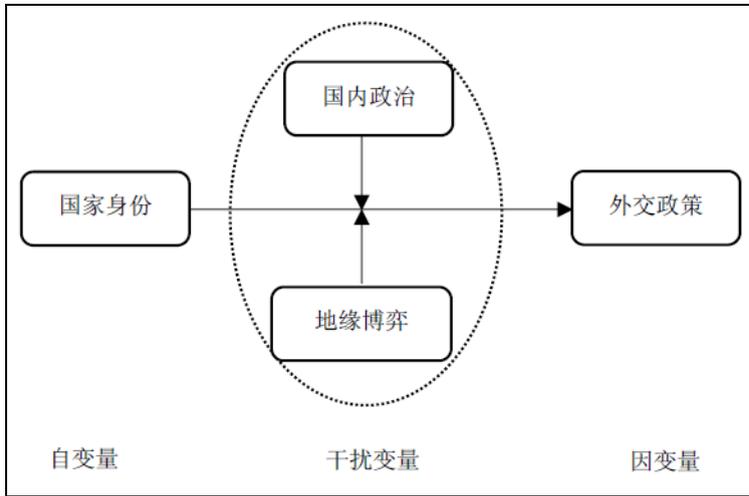


图 1 国家身份、国内政治与地缘博弈：逻辑示意图

三、国家身份、国内政治与地缘博弈：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逻辑

乌克兰外交政策存在三种选择，分别为向西、欧亚和平衡外交。^①现实中，乌克兰自身身份定位使得它偏向西方，即使采取平衡外交，也是在注重发展与西方关系的前提下，顾及俄罗斯的关切。当然，欧盟和俄罗斯的政策设定，使得乌克兰不可能同时参与欧盟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平衡外交存在内在矛盾，注定失败。^②为了界定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本文立足于地区一体化理论，指出向西外交意味着加入欧洲一体化，成为欧盟成员国；欧亚外交是指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平衡外交是指偏向西方的同时，参与欧亚一体化。区域经济学将一体化发展阶段划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共同体和经济联盟。除了自由贸易区外，其他阶段或多或少涉

① 大多学者认为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分为两类：倒向西方和平衡外交。逻辑上，存在倒向欧亚和中立（孤立）的可能。现实中，亚努科维奇曾倒向欧亚。鉴于身份认同影响，乌克兰没有考虑中立的外交政策。参见 Arkady Moshes, “Ukraine between a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and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Has it Made its Choice?” *PONARS Policy Memo*, 2006, No.426, pp.1-5.

② Taras Kuzio, *Ukraine, Democratization, Corruption, and the New Russian Imperialism*, California: Praeger, 2015, p.432.

及国家主权分享。^①因此，向西一体化目标在于加入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一体化程度较高；平衡外交是指乌克兰致力于加入欧盟的同时，有限参与超越自由贸易区阶段的欧亚一体化；欧亚一体化意味着乌克兰不选择西方，而是加入更高合作层次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或者欧亚经济联盟。当然，这仅仅是较为粗略的界定，在同一位总统任期内或者不同总统执政时期，即使采取类似的外交政策，程度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见表1）。

表1 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及特征

地区一体化政策	基本特征
向西外交	加入欧盟 不积极参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
平衡外交	加入欧盟 参与俄罗斯主导的较低层次的欧亚一体化
欧亚外交	不加入欧盟 参与俄罗斯主导的较高层次的欧亚一体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国家身份：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的内在动力

国家身份形成于历史与社会实践中。乌克兰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曾被波兰-立陶宛联邦、俄罗斯、奥匈帝国等部分或全部控制。在历史进程中，基辅罗斯（882-1240年）是较为重要的一段时期，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纠结关系的开端。后来，尽管双方从不同角度叙述这段历史，却都认为这是它们文化的重要起源之一。^②基辅罗斯为蒙古人征服，后又落入波兰-立陶宛之手。当哥萨克人领导对波兰斗争时，为了寻求援助，与俄罗斯签订条约，使得第聂伯河东部地区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导致了以此河为边界，乌克兰分别属于波兰和俄罗斯。^③在欧洲列强瓜分波兰时，西乌克兰（原

① Brigid Gavin, Philippe de Lombaerde, “Economic Theorie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Mary Farrell et al.,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p.70-80.

② Anatol Lieven, *Ukraine and Russia: A Fraternal Rivalr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9, pp.2-13.

③ [美]浦洛基：《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曾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155页。

波兰控制的地区)成为奥匈帝国的领土,东乌克兰继续受俄罗斯帝国的统治。长时期的分割,使得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存在较大差异。乌克兰西部地区接受希腊天主教。而在东部地区,俄罗斯采取同化政策,东正教成为主要宗教。1848年,欧洲革命风起云涌,西乌克兰受到影响,民族意识增强,发动革命,宣布乌克兰独立。与之相比,东乌克兰在俄罗斯严格控制下,民族意识薄弱。进入20世纪,多灾多难的乌克兰人夹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并最终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再次独立,成为民族国家。历史上的分分合合,使乌克兰先后受到不同帝国的统治,身份认同分裂,安全感脆弱。乌克兰西部亲近欧洲,东部倾向俄罗斯。尽管如此,大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情感较为复杂,对俄罗斯存在深深的不信任,任何与俄罗斯接近的行为都被视为对乌克兰的背叛,俄罗斯国家的复兴,威胁到乌克兰的主权和国家安全。^①

国家身份认同中,族群、语言和宗教等影响较大。族群方面,根据2001年调查,乌克兰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7.8%,俄罗斯人占17.3%,其他少数民族占4.9%(2021年的数据也基本相同)。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国家边疆地区,东部地区是俄罗斯人聚集地,在克里米亚,俄罗斯人所占比重为58.3%,塞瓦斯托波尔为71.6%,卢甘斯克为39%,顿巴斯为38.2%。^②语言方面,调查显示,67.5%的受访者使用乌克兰语,29.6%的受访者使用俄罗斯语。而且,大约14.8%的乌克兰裔受访者接受采访时使用俄语。俄语在东部和南部地区较为流行。^③宗教方面,68.1%的人信仰东正教,7.6%的人信奉希腊天主教,7.2%的人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宗教信仰方面也存在地区分裂,在东部和南部,信仰东正教的比例为70%,在西部,该比重下降到45.9%,希腊天主教的比重上升到37.2%。希腊天主教徒大多生活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东正教内部也存在差异,乌克兰东正教已经从俄罗斯东正教区分离,成为独立

① Mykola Riabchuk, “Ambivalence or Ambiguity? Ukraine is Trapp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Stephen Velychenko eds., *Ukraine, The EU and Russia: Histor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78.

② “Ukrainian Census (2001)”,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December 2001, <http://2001.ukrcensus.gov.ua/eng/>

③ Vladimir Fesenko, “Ukraine”, in Piotr Dutkiewicz and Richard Sakwa eds., *Eurasian Integration-the View from Within*,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112-120.

教区。根据调查, 23.6%的受访者承认属于基辅教区, 15.1%的受访者承认属于莫斯科教区, 另 25.9%的受访者仅仅承认信奉东正教。^①

族群、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 是乌克兰身份裂痕的基础, 进而产生政治精英亲欧洲或者亲俄罗斯的差异, 影响了它的内政外交。^②主张“西向”的乌克兰人将自己视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经济政治层面加入欧盟, 安全依靠北约, 接受欧盟的规范, 遵守欧盟的标准, 分享欧盟的价值观。反映在外交层面, 他们认为乌克兰理应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 加入西方的区域性组织, 既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 也是促进国内改革, 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途径。亲近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则认为, 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均属于东斯拉夫人, 信奉东正教, 与欧洲强调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不同, 珍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③外交政策上, 乌克兰应该参加欧亚一体化, 与俄罗斯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尽管如此, 不容忽视的是, 对于大多数乌克兰人来说, 随着民族意识增强, 苏联时期负面的历史记忆, 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饥荒、80 年代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等, 使其对俄罗斯国家的复兴感到担忧, 希望乌克兰与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④受制于身份认同, 第二任总统库奇马、第四任总统亚努科维奇虽来自于乌克兰东部地区, 在竞选中也表现出亲俄罗斯的立场, 但是当选后并没有完全倒向俄罗斯, 仅采取平衡外交政策。库奇马表示: 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各自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 在乌克兰的历史中, 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公国是“真正的欧洲国家”, 体现出乌克兰的欧洲属性。^⑤有学者评价, 当 90%以上的乌克兰人投票支持从苏联独立时, 意味着民族主义已然兴起, 接受源自西部并由西部地区倡导的民族主义叙述, 必将导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分离。^⑥

① Vladimir Fesenko, “Ukraine”, in Piotr Dutkiewicz and Richard Sakwa eds., *Eurasian Integration-the View from Within*,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112-120.

② Stephen White, Valentina Feklyunina,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y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the other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135-160.

③ Ibid, pp.136-143.

④ Stephen R. Burant,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omparison of Ukraine and Belarus”, *Europe-Asia Studies*, 1995, Vol.47, No.7, pp.1125-1144.

⑤ Hans Van Z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Neo-Patrimonialism under Leonid Kuchm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05, Vol.52, No.5, pp.12-22.

⑥ Erika Harris, “What is the Role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Russia-Ukraine Crisis?” *Europe-Asia Studies*, 2010, Vol.72, No.4, pp.593-613.

（二）国内政治：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的利益动因

乌克兰的政体是半总统制，政治制度方面运行不畅，较为容易引发政治危机。半总统制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总统-议会制和总统-总理制两种。在总统-议会制中，总统可以任命和解除总理和其他内阁官员的职务，总理需要在总统和议会的双重信任下开展工作。总统-总理制中，尽管总统有任命总理的权力，却没有解散政府、解除总理职务的权力。^①1996年，乌克兰通过宪法，确立半总统制，后来因为运作不顺畅，多次面临宪法危机，不得不修改宪法。1996年版乌克兰宪法确立的是总统-议会制政体。该制度不够稳定，因为总统在民众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会将政府和总理作为替罪羊，使得政府不稳定、政策执行缺乏连贯性。例如，库奇马执政时期，为了缓解民众的不满，频繁更换总理（8任总理，4任代理总理）。^②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第一次修订宪法，将总统-议会制转变为总统-总理制，降低总统单方面解散政府、解除总理职务的权力。2010年，乌克兰宪法法院认为2004年宪法修订存在程序上的问题，推翻之前的宪法修正，重新回到总统-议会制。2014年“广场革命”后，宪法法院又重新确定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有效性，恢复总统-总理制。政治制度不稳定，凸显总统、总理和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乌克兰国内政治脆弱性的表现，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诱发了政治动荡。在既有政治框架下难以解决问题时，民众易于走上街头，2004年爆发“橙色革命”，2014年出现“广场革命”，2019年政治素人泽连斯基竞选成功，都体现出民众谋求变化的心愿。^③

乌克兰虚弱的政党和选举制度，是其政治不稳定的另一根源，彰显出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乌克兰实行的是多党制，但是政党组织化程度不高，意识形态建设能力不强，组建的目的在于选举，导致政党兴衰更迭频繁。据统计，1990-2011年间，注册的政党数量达260多个，其中绝大

① Thomas Sedelius, Jenny Aberg, “Eastern Europe’s Semi-Presidential Regimes”, in Adam Fagan and Petr Kopecký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ast European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8, p.68.

② Sujit Choudhry et al.,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Inclusive Governance in Ukraine: Reflections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e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2018, pp. 23-24. <https://www.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1197775/FULLTEXT01.pdf>

③ Steven Pifer, “Zelenskyy’s First Year: New Beginning or False Dawn?”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18, 2020.

部分已经消失。^①与此同时，政党权力高度个人化，政党与领导人挂钩是选举成功的主要依托。根据 2009 年的调查，58%的受访者承认支持某一政党是受到该党领导人的影响。^②例如，亚努科维奇组建了地区党，以此来赢得选举和掌控议会。地区党曾是乌克兰议会第一大党派，但当亚努科维奇逃离乌克兰后，地区党也随之衰败。泽连斯基凭借其组建的人民公仆党执政，并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保证了他对立法机构的影响。随着民众对泽连斯基执政的不满，人民公仆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有所下降。

影响乌克兰国内政局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寡头。寡头兴起于库奇马执政之时。他倡导经济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财富为少数人掌握，形成寡头。统计显示，2016 年，最富有的 10 个寡头的资产高达 110 亿美元，占乌克兰 2015 年 GDP 的 13% 左右。^③寡头与政治精英勾结，相互依赖，导致乌克兰的政权带有世袭的特征，在没有寡头支持的情况下，很难竞选成功，即使竞选成功，执政也较为困难。^④寡头与地区存在密切的联系，东部地区寡头与俄罗斯有密切的经济往来，西部寡头的主要利益在于欧洲，塑造了他们不同的偏好。当然，这仅仅是总体趋势，并不排除东部寡头与西方的经济往来，也不否认西部寡头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并且，在乌克兰，不少政治精英本身就是寡头，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制定偏向西方或者俄罗斯的政策。例如，乌克兰知名企业家波罗申科是时任总统尤先科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随后于 2014 年当选乌克兰总统。他主要经营食品、汽车工业和媒体，希望扩展与欧洲的关系，打开欧洲市场。亚努科维奇自身也是寡头，且将东部诸多寡头联合成立了地区党。^⑤

总体来看，国内政治是影响乌克兰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局不稳

① Kostyantyn Fedorenko et al., “The Ukrainian Party System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3-2014 Euromaidan”, *Europe-Asia Studies*, 2016, Vol.68, No.4, pp.609-630.

② Olena Rybiy,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Ukraine”, *Demokratizatsiya*, 2013, Vol.21, No.2, pp.402-422.

③ “Top 5 Ukrainian Oligarch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Economy”, Ukraine Crisis Media Center, April 6, 2017, <https://uacrisis.org/en/54793-top-5-ukrainian-oligarchs>

④ Rosaria Puglisi, “The Rise of the Ukrainian Oligarchs”, *Democratization*, 2003, Vol.10, No.3, pp.99-123.

⑤ Lidiya Zubytska, “Oligarchs in Ukrainian Foreign Policy-making: Examining Influences i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2019, Vol.60, No.2, pp.335-361.

源于政治制度不健全，政治精英影响力过大。来自于东部和西部的总统因利益和偏好各异，并与不同地区的寡头相结合，使得乌克兰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当来自西部的总统执政时，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与国家身份的影响一致，将强化向西外交；当来自东部地区的总统执政时，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与国家身份的影响不一致，削弱了身份对外交政策的作用，偏好于平衡外交。

（三）地缘博弈：乌克兰一体化政策的外在限制

乌克兰处于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又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地理位置重要，地缘博弈激烈，难以完全自主决定外交政策。地缘政治理论家麦金德指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①政治学家亨廷顿从文明冲突的角度认为，鉴于乌克兰处于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文明之间，难以保持独立，未来发展趋势之一是沿着东、西部文明断裂线分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②

俄罗斯对乌克兰有着特殊的情感。首先，历史上，乌克兰与俄罗斯有相同的记忆；语言和文化上，它们都属于东斯拉夫人，在乌克兰还居住着为数众多的俄罗斯族裔，俄语在乌克兰使用广泛。乌克兰被称为“小俄罗斯”，这成为需要乌克兰参加俄罗斯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的基础。^③其次，冷战结束后，北约和欧盟东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急剧缩小，一旦乌克兰加入西方地区组织，意味着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不再有缓冲地带，威胁到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安全。因此，俄罗斯难以容忍乌克兰倒向西方。最后，乌克兰独立，并不意味着苏联时期建立起的密切经济联系完全消失，乌克兰是苏联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粮仓。当然，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经济依存并不对称。乌克兰在能源、贸易上对俄罗斯依赖甚多，而俄罗斯也凭借这种不对称性权力影响乌克兰的内政外交。^④例如，俄罗斯是乌克兰主要的能源供给者，乌克兰 90%

① 参见 E.W.吉尔伯特为《历史的地理枢纽》写的引言，载于[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③ Alexander Tabachnik,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History, Identity Politics, and National Consolida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2020, Vol.26, No.3, pp.299-318.

④ Eray Alim, “Decentralize or Else: Russia’s Use of Offensive Coercive Diplomacy Against Ukraine”, *World Affairs*, 2020, Vol.183, No.2, pp.155-182.

的石油，超过 6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①近年来，乌克兰采取多种举措，降低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两国之间的贸易量持续下降，削弱了俄罗斯的制约能力。2012 年，乌克兰 25.7%的商品出口到俄罗斯，到 2018 年，该比重下降到 7.7%。^②

基于不对称性权力，俄罗斯有影响乌克兰的能力，而是否和如何使用这种能力，受到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重视程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以 2000 年普京执政为界线。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采取“甩包袱”的政策，认为这些国家拖累了俄罗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俄罗斯并未太过于重视乌克兰，并且联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反对乌克兰成为核国家，接受克里米亚半岛的现状。然而，在西方国家打压下，俄罗斯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开始重视对后苏联空间的整合。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总统普京制定了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将整合后苏联空间作为重要手段，推进地区一体化成为首要的政策工具。^③

和俄罗斯相比，欧盟对待乌克兰的立场不确定，手段存在差异。俄罗斯偏好硬实力，欧盟基于软实力，或者说是用“道德权力”引导乌克兰的内政外交。^④对于乌克兰致力于加入欧盟的政策目标，欧盟态度模糊，既不彻底否定，也不明确入盟的前景。20 世纪 90 年代，乌克兰是第一个与欧盟签署伙伴关系计划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2004 年，欧盟东扩后，乌克兰成为邻国，在伙伴关系计划基础上，欧盟提出睦邻政策。尽管乌克兰不是欧盟东部唯一的邻国，但是相比其他邻国，乌克兰作为潜在的地区大国，地缘位置重要，且有意融入欧洲。^⑤无论是伙伴关系，还是睦邻政策，欧盟都模糊乌克

① Posaria Puglisi, “Clashing Agendas? Economic Interests, Elite Coalitions and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2003, Vol.55, No.6, pp.827-845.

② Marek Dabrowski et al., “Six Years after Ukraine’s Euromaidan: Reforms and Challenges ahead”,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 2020, pp.8-10.

③ Elias Götz, “Neorealism and Russia’s Ukraine Policy, 1991-Present”, *Contemporary Politics*, 2016, Vol.22, No.3, pp.301-323; 李永全：“欧亚地缘政治形势与大国博弈”，《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3-17 页。

④ Syuzanna Vasilyan, *Moral Pow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South Caucasu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48-55.

⑤ 张学昆：《欧盟扩大与近邻政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82 页。

兰入盟的诉求。欧盟花了四年时间，才批准与乌克兰的伙伴关系计划。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欧盟称赞乌克兰的民主进步，希望进一步与乌克兰建立密切的联系，但将睦邻政策与入盟区别对待。^①

欧盟难以接纳乌克兰，原因在于：一方面，乌克兰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是西方和俄罗斯的缓冲地带。乌克兰加入欧盟，意味着欧盟将与俄罗斯直接接壤，诸多欧盟成员国担忧安全受到威胁。欧盟同时需要考量俄罗斯的反应，避免与其陷入更为紧张和对立的零和博弈中。^②另一方面，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倡导价值观外交，民主是核心标准。^③欧盟一直抱怨乌克兰的民主化程度，认为它的国内政治未能满足欧盟的要求。例如，库奇马执政时期，揭露非法交易的记者被暗杀，随后泄露的录音带证明与库奇马有关，导致大规模的“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公民运动，成为“橙色革命”的先声。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倒退，正在滑向集权专制。^④

鉴于欧盟采用软实力，对乌克兰半推半拉，在与俄罗斯的地缘博弈中处于守势。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没有足够重视的情况下，影响不大。普京执政后欲加强对乌克兰的操控，博弈优势朝俄罗斯方向倾斜。

综上所述，国家身份认同塑造了乌克兰外交政策的方向，也受到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的影响。从国家身份来看，乌克兰努力成为西方的一员，对俄罗斯存在复杂和矛盾的心态，不愿意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地区一体化。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为干扰变量，发挥着增强或削弱国家身份影响的作用。国内政治上，若西部地区候选人当选总统，将强化身份政治的逻辑；若东部地区的代表赢得大选，在偏向西方的同时，会顾及与俄罗斯的关系、采取平衡外交。地缘政治中，俄罗斯施加压力的政策和欧盟规范力量之间的强弱对比，影响身份发挥作用的效果，推动乌克兰采取向西或者平衡外交政策（见图2）。

① 宋黎磊：《欧盟外部治理中的东部伙伴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20年，第138-139页。

② Vsevolod Samlkhvalov,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riangle Revisited”, *Europe-Asia Studies*, 2015, Vol.67, No.9, pp.1371-1393.

③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02, Vol.40, No.2, pp.235-258.

④ Katya Gorchinskaya, “A Brief History of Corruption in Ukraine: The Kuchma Era”, *Eurasianet*, May 20, 2020, <https://eurasianet.org/a-brief-history-of-corruption-in-ukraine-the-kuchma-e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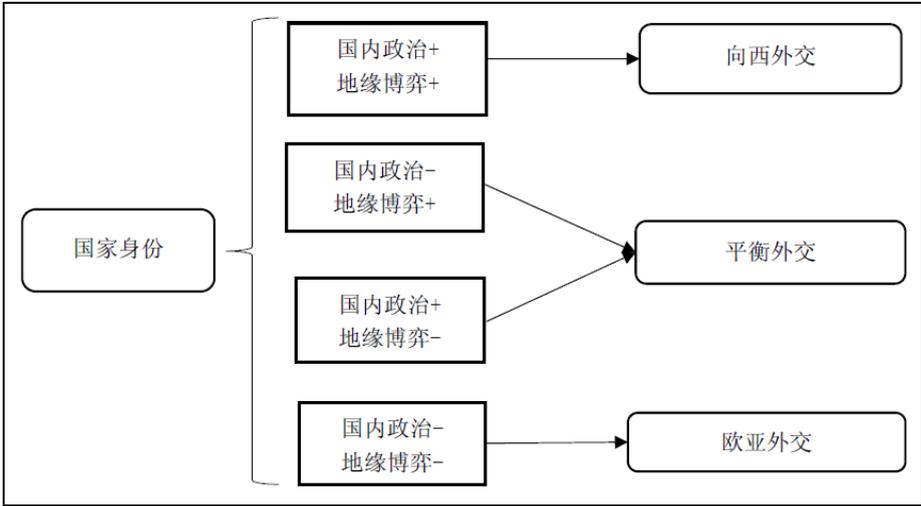


图2 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逻辑示意图

注：“+”是指与国家身份的方向一致；“-”是指与国家身份的方向不一致；当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都不利于国家身份塑造外交政策时，可能会引发身份的反制。

四、欧盟还是欧亚：乌克兰地区一体化的政策选择

独立之后，乌克兰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出现摆动，体现了不同总统执政时期国家身份、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的复杂互动。在克拉夫丘克执政时期，因刚刚独立，民族主义势头强劲，身份政治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乌克兰采取向西的一体化政策。随后，作为来自东部的代表，库奇马注重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削弱了身份政治的作用力，但由于俄罗斯采取“甩包袱”政策，地缘博弈因素有利于西方，导致了平衡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尤先科来自于西部，因“颜色革命”上台。然而，鉴于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的制约，导致他并未彻底偏向西方，和俄罗斯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亚努科维奇来自东部，而且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促使他逐渐采取倾向欧亚一体化的政策，因完全偏离国家身份塑造外交政策的逻辑，导致国内社会的不满，引发“广场革命”。波罗申科执政后，鉴于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身份政治的作用强化，选择彻底倒向西方，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修改宪法，明确乌克兰的目标是加入欧盟和北约（见表2）。

表 2 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与动因

总统	欧亚	向西	地区一体化
克拉夫丘克 (1991-1994 年)	独联体 (没有签署宪章)	《伙伴关系与合作 协议》	向西 国内政治+ 地缘博弈+
库奇马 (1994-2005 年)	自由贸易区 友好条约 经济共同体观察员 共同经济空间成员	《乌克兰融入欧盟 战略》	平衡 国内政治- 地缘博弈+
尤先科 (2005-2010 年)	有限共同经济空间	《睦邻政策》“强化 版”协定	平衡 国内政治+ 地缘博弈-
亚努科维奇 (2010-2014 年)	《哈尔科夫协定》 独联体内多边自由贸易区 欧亚经济委员会观察员	《联系国协定》谈判	欧亚 国内政治- 地缘博弈-
波罗申科 (2014-2019 年)		《联系国协定》 《全面与深层自由 贸易区》	向西 国内政治+ 地缘博弈+

注：库奇马执政时期，2000 年后，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的博弈，导致库奇马持续强化参与欧亚一体化。尤先科执政后，又逐渐降低参与欧亚一体化的程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 20 世纪 90 年代：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

鉴于身份认同，乌克兰虽然曾经是独联体的积极支持者，却又不赞同任何试图强化独联体的措施。对乌克兰来说，独立初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鉴于这一原因，乌克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处理独联体问题，目的在于实现它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文明离婚”。正如有学者评价道，当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认识到民族主义情绪、民众脱离苏联的渴望，而俄罗斯自顾不暇，对原苏联其他国家采取“甩包袱”策略时，就不难理解他的独联体政策了：没有参加 1992 年成立的独联体议会大会和经济法院，也未批准《独联体宪章》，不是法定意义上的独联体成员国。^①

1993 年，俄罗斯试图仿效欧盟，倡导独联体框架下的地区一体化，从

^① Rilka Dragneva, “Is Soft Beautiful? Another View on Law, Institutions and Integration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Review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2004, Vol.29, No.3, pp.279-324.

建设自贸区开始，迈向更高程度的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经济联盟。^①出于选举诉求——团结乌克兰东部选民，更为重要的是，独立之后乌克兰经济发展缓慢，出现了经济危机，拖欠了大量的俄罗斯天然气债务，东部顿巴斯地区政治动荡，使得克拉夫丘克接受了俄罗斯提出的在独联体内建设经济联盟的设想，并参与了联盟框架条约的起草。但是，因担忧俄罗斯大国主义重现，乌克兰对任何强化独联体机构的设想都心存疑虑，独联体内经济联盟的构想未能落实。^②与之相反，1993年，乌克兰通过外交政策文件，明确表达希望加入欧盟。鉴于乌克兰的情况，欧盟并未做出积极回应，仅仅与之谈判《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PCA）。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乌克兰国内政治发生变化，改变了其地区一体化政策。1994年，克拉夫丘克竞选连任失败，库奇马成为第二任总统。库奇马出身东部，获得了东部和南部寡头的支持，在竞选中提出平衡外交，希望重塑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③地缘政治方面，中东欧国家逐渐“西靠”，提出加入北约，俄罗斯甚为担忧，与西方关系裂痕加大，尽管实力有限，也需重视原苏联国家。^④在上述因素影响下，乌克兰逐渐加大了对欧亚一体化的参与。一方面，乌克兰支持独联体框架下的自贸区建设，希望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开展功能性合作。^⑤然而，俄罗斯对独联体一体化的支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不愿意承担一体化的成本，导致俄罗斯议会没有批准独联体框架下的自贸区。另一方面，俄罗斯希望在小范围内推进一体化。1995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关税同盟，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随后加入，乌克兰是俄罗斯极力拉拢的对象。^⑥显然，

① 顾炜：《双重结构与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17-119页。

② Rilka Dragneva, Kataryna Wolczuk, *Ukraine between the EU and Russia: The Integration Challe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6.

③ Karina Shyrokykh,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Ukraine: External Actors and Domestic Factors”, *Europe-Asia Studies*, 2018, Vol.70, No.5, pp.832-850.

④ 陶文钊：“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1993-1997）”，《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77-104页。

⑤ Rilka Dragneva, Joop De Kort, “The Legal Regime for Free Trade in the CIS”,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007, Vol.56, No.2, pp.233-266.

⑥ Margarita Mercedes Balmaceda, “Gas, Oil and the Linkage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The Case of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1998, Vol.50, No.2, pp.257-286.

关税同盟的构想，超越了乌克兰对独联体局限于功能合作的设想。鉴于对俄罗斯采取压力外交的不满，乌克兰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组建古阿姆集团，以平衡俄罗斯逐渐增强的地区影响力。

与此同时，1994年6月，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成为签署该协议的第一个独联体国家。乌克兰同时不得不做出妥协，放弃拥有核武器。乌克兰并未将获得伙伴关系作为最终目标，而是要求正式加入欧盟。1998年6月，库奇马签署《乌克兰融入欧盟战略》的法令，认为乌克兰的长期目标在于成为欧盟成员国，并列出了加入欧盟所需要完成的优先事项。^①然而，欧盟却浇灭了乌克兰的热情，指出欧盟与乌克兰签署的伙伴关系协定不同于中东欧国家，它是“静态”的，并非加入欧盟的前奏。^②

库奇马平衡外交政策的较大成就是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1993年，两国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但是，该协定仍留有诸多问题未能解决，如存在大量的贸易豁免，也没有提供任何贸易救助的制度安排。因此，当俄罗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乌克兰缺少有效的制衡措施。乌克兰曾寄希望在独联体框架下解决俄罗斯的贸易保护问题，却因俄罗斯没有批准自由贸易区而告终。为此，库奇马执政后，希望进一步强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1995年，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商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机制，规定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逐步形成关税同盟乃至更为密切的一体化制度。^③1997年，经过长期的谈判，俄乌签署《俄罗斯和乌克兰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规定两国相互尊重领土完整，现有边界不可侵犯，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等。上述条约的签订以乌克兰在独联体内的让步为代价，即，乌克兰同意加入独联体议会间大会。该机构因政治意味较为明显，曾长期受到乌克兰的抵制。^④

① Klaus Schneider, “Th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EU-Idea and Reality”, in Lutz Hoffmann and Felicitas Möllers eds., *Ukraine on the Road to Europe*, Berlin: Springer, 2001, pp.66-78.

② Rilka Dragneva, Kataryna Wolczuk, *Ukraine between the EU and Russia: The Integration Challe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38-39.

③ Andrzej Szeptycki,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Ukraine”, *Materiały Studialne PSIM Research Paper*, 2008, No.8, p.33.

④ Rilka Dragneva, Kataryna Wolczuk, *Ukraine between the EU and Russia: The Integration Challenge*, p.19.

（二）21 世纪头十年：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

进入 21 世纪，乌克兰国内政治局面变动，地缘政治博弈也更为激烈，影响了它的地区一体化政策。2000 年普京执政，俄罗斯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希望重塑多极格局，将地区一体化作为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手段。^①俄罗斯不再视原苏联国家为“包袱”，而是试图通过新一轮地区一体化，重塑后苏联空间，乌克兰是首要拉拢对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也有所改变。库奇马采取私有化政策，经济发展不景气，寡头垄断和政府腐败重重。为了避免过多批评，库奇马收紧了对媒体的控制，削弱社会力量，受到西方国家的指责。俄罗斯借此机会大力支持库奇马，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天然气，解决制约双边关系的贸易障碍，为乌克兰参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提供了契机。

欧亚经济共同体是普京执政后提出的地区一体化倡议。经济共同体是较高级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成员国统一关税，协调在经济、社会、人文和法律等方面的政策。乌克兰积极回应，愿意成为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观察员国，突破了乌克兰参与欧亚一体化以自由贸易区为上限、对其他高层次地区一体化不予考虑的一贯立场。基于平衡的思维，2001 年，乌克兰支持召开峰会，决定成立古阿姆集团，构建古阿姆自由贸易区。^②2002 年 11 月，乌克兰与北约签署行动计划，欧盟也提出大欧洲倡议。对此，俄罗斯深感不安。2003 年 2 月，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俄罗斯提出建立共同经济空间，实现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通。正如有学者评价道，共同经济空间是“机会之窗”，有助于实现俄罗斯对欧亚一体化的主导，并将乌克兰拉入欧亚一体化的轨道中。^③乌克兰同样予以积极支持，2003 年 2 月，库奇马宣布乌克兰将参与共同经济空间，并签署了共同经济空间条约。2004 年 4 月，乌克兰议会正式批准了该条约，实现了俄罗斯一直以来的目

① Janusz Bugajski, “Russia as a Pole of Power: Putin’s Regional Integration Agenda”, in Stephen J. Blank ed.,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Putin’s Russi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14, pp.175-206.

② Zhenis Kembayev, *Legal Aspects of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in the Post-Soviet Area*, Berlin: Springer, 2009, pp.171-184.

③ Rilka Dragneva, Kataryna Wolczuk, *Ukraine between the EU and Russia: The Integration Challenge*, pp.24-26.

标，即，乌克兰加入由俄罗斯主导的较高层次的地区经济组织。

库奇马参与较高级别的欧亚一体化，有悖于国家身份的限定，导致国内出现较大的反对声音。首先，乌克兰西部寡头，担忧与俄罗斯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系，也担忧俄大型企业进入乌克兰，损害他们在国内的垄断地位，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此反对库奇马的政策。其次，共同经济空间超越了自由贸易区，涉及较为深层的主权分享，诸多人士担忧会损害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再次，从共同经济空间的协议出发，有人指出它没有限定成员国数量，意味着给予了俄罗斯空白支票，帮助俄罗斯实现它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最后，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共同经济空间，违背了乌克兰对欧盟的现有义务，也将阻碍乌克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不符合乌克兰在古阿姆集团中承担的责任。^①库奇马不得不做出回应，指出乌克兰实际上是有限参与共同经济空间，此一空间是多层次和多速的，乌克兰将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性参与。

库奇马卸任后，乌克兰国内政治偏向俄罗斯的作用力削弱，欧盟的吸引力有所提升，它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再次调整。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亲西方的尤先科上台执政。与此同时，欧盟完成东扩，在前期伙伴关系基础上，提出睦邻政策。尽管乌克兰受到了欧盟的重视，但后者仍然没有明确乌克兰入盟的前景。从欧盟的角度来说，睦邻政策的目标在于实现它的外部治理。为此，欧盟提出了加入睦邻政策的条件，对象国必须推进国内政治改革，遵守欧盟的价值观和原则。实质上，睦邻政策没有改变欧盟对待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立场：希望它们民主转型，又不轻易承诺它们可以加入欧盟。^②由于欧盟态度模糊和俄乌关系的特殊性，尤先科仍然选择平衡外交。一方面，他承诺乌克兰继续参加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空间；另一方面，他谋求降低乌克兰的参与程度，以逐渐恢复到乌克兰针对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原有立场。^③在共同经济空间计划再次落空后，2006年，俄罗斯不再将其视为优先方向，共同经济空间也就名存实亡，成为俄罗斯主导的欧

① Anders Aslund, "Ukraine's Choice: European Association Agreement or Eurasian Union?" *Policy Brief*,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eptember 2013, pp.2-7.

② 张学昆：《欧盟扩大与近邻政策》，第51-61页。

③ Arkady Moshes, "Ukraine between a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and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Has it Made its Choice?" *PONARS Policy Memo*, 2006, No.426, pp.1-5.

亚地区一体化中“虚拟地区主义”的典型代表。^①

乌克兰并不满意欧盟提出的睦邻政策，欧盟出于“奖赏”乌克兰民主化进程的目的，通过决议，表示欢迎乌克兰最终加入欧盟。但是，欧盟内部存在争议，希望乌克兰领导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②2005年2月，欧盟打算和乌克兰签署睦邻政策行动计划补充清单，并承诺在乌克兰较好完成行动计划后，与乌克兰签署一项新的“强化版”协定。乌克兰对此并不满意，有乌方官员暗示，乌克兰将退出睦邻政策。欧盟妥协后提出，如果乌克兰以自由和公平方式进行2006年议会选举，欧盟将立即开始与之谈判“强化版”协定。在“强化版”协定完成后，2008年，乌克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启动与欧盟的“深入与全面自贸协定”（DCFTA）谈判。乌克兰高度评价“强化版”协定，认为这是它加入欧盟的前奏，但欧盟方面却不这样认为，指出这仅是对乌克兰国内民主化进程的“奖赏”，与加入欧盟无关。

（三）2010年以来的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乌克兰国内政治又出现新的变化，地缘博弈也有新的发展，它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再次摇摆。2010年，亚努科维奇重返政坛，当选总统。从其亲俄立场出发，当年4月，乌俄签署《哈尔科夫协定》，将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租期延长到2042年。俄罗斯投桃报李，降低了供应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提出新的一体化倡议，吸引乌克兰参加。普京执政后，尽管建立了关税同盟、经济共同体和共同经济空间等地区经济组织，却并未实质提升欧亚一体化的程度。地区一体化是地区公共产品，存在供给不足和搭便车现象。减少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有助于缓解搭便车问题。因此，在经济共同体内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倡议建立新的关税同盟，并希望演变为欧亚联盟。然而，欧亚联盟的计划因哈萨克斯坦的反对而搁浅，仅在2015年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③

①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7, No.2, pp.185-202.

② Kataryna Wolczuk, “Implementation without Coordination: The Impact of EU Conditionality on Ukraine under 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Europe-Asia Studies*, 2009, Vol.61, No.2, pp.187-211.

③ Mikhail Mukhametdinov,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Integration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p.39-42.

俄罗斯对乌克兰参加欧亚经济联盟充满信心。欧亚发展银行从经济角度对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进行了评估，认为乌克兰GDP每年会增加 60-90 亿美元，每年提升 1.5%-2%的经济增长率。俄罗斯许诺参与欧亚经济联盟，将在能源和贸易等方面给予乌克兰优惠，例如降低天然气价格，取消石油进口关税，乌克兰因此可获益 56 亿美元。^①而且，俄罗斯还承诺，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可以解决长期困扰乌克兰的俄罗斯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因为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俄罗斯会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加乌克兰商品出口到俄罗斯的机会。尽管如此，鉴于身份认同，乌克兰国内对参与欧亚经济联盟充满疑虑。一方面，2008 年，乌克兰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的平均关税水平高于世界贸易组织，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将使乌克兰无法实现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另一方面，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意味着乌克兰将采取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于乌克兰精英来说，西方化是现代化的代名词，而俄罗斯自身现代化程度不高，因而欧亚一体化不是有吸引力的道路。从历史经验来看，俄罗斯的承诺不一定可信。例如，尽管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关系密切，白俄罗斯几乎参与了所有俄罗斯倡导的地区一体化机制，两个国家之间仍然经常为能源问题吵架，而俄罗斯也常常以提高能源价格为手段威胁白俄罗斯。^②

由于国内的反对，亚努科维奇不得不拒绝正式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但是，担忧受到俄罗斯的惩罚，亚努科维奇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强化独联体内自由贸易区。早期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因俄罗斯没有签署而搁浅，却并未打消独联体国家希望建成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10 年，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俄方希望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阻挠乌方与欧盟《联系国协定》的谈判，因而对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兴趣不大。在欧盟与乌克兰《联系国协定》谈判进展不顺利、欧盟决定推迟签署《联系国协定》、乌克兰又迟迟不同意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情况下，俄罗斯改变了立场，2011 年 10 月签

① Rilka Dragneva, Kataryna Wolczuk, *Ukraine between the EU and Russia: The Integration Challe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68.

② Alena Vieira, "A Tale of Two Unions: Russia-Belarus Integration Experience and its Lessons for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2017, Vol.32, No.1, pp.41-53.

署了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协定。^①当然，俄罗斯并没有彻底放弃拉拢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的强烈影响下，2013年5月，同欧亚经济委员会签署备忘录，成为观察员国，并宣布未来有可能成为成员。尽管备忘录对乌克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俄罗斯却认为备忘录的签署是自身外交政策的成功，是乌克兰参与欧亚一体化的前奏。事实上，随着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的爆发，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的前景已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乌克兰仍然在追求加入欧盟。2008年，欧盟制定“东部伙伴计划”替代睦邻政策，并开始了与乌克兰的《联系国协定》谈判。“东部伙伴计划”旨在加强欧盟与原苏联国家间的关系，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同东部伙伴的高层峰会，从而赋予“东部伙伴计划”更大的政治象征意义。然而，乌克兰认为“东部伙伴计划”换汤不换药，难以达到乌克兰入盟的诉求。从乌克兰的立场来说，“东部伙伴计划”是乌、欧关系的倒退，因为它将乌克兰置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没有突出乌克兰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欧盟的“东部伙伴计划”激化了地缘政治博弈。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引起了俄罗斯对欧盟“东部伙伴计划”的猜忌。俄罗斯意识到，这是欧盟针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目的在于消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②

尽管《联系国协定》不能满足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诉求，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乌克兰的利益。一方面，签署该协定后，乌克兰和欧盟之间将形成“深入而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乌克兰商品较容易进入欧洲市场。另一方面，协定的相关规定对乌克兰有一定倾斜，制定了监管制度，降低了非关税壁垒。考虑到乌克兰的实际情况，协定对不同领域分别设定了2-10年的过渡期。^③然而，协定同时规定了争端解决机构，以提高承诺的可信性，规定乌克兰政

① Rilka Dragneva, Kataryna Wolczuk, “The EU-Ukraine Association Agre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of Inter-Regionalism”, *Review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2014, Vol.39, pp.213-244.

② Hiski Haukkala, “From Zero-Sum to Win-Win? The Russian Challenge to the EU’s Eastern Neighborhood Policies”, *European Policy Analysis*, 2009, No.12, pp.2-3.

③ Guillaume Van Der Loo et al., “The EU-Ukraine Association Agreement: Assessment of an Innovative Legal Instrument”, EUI Department of Law Research Paper, 2014, No.9, pp.3-7.

府有义务按照协定的要求定期向欧盟报告执行情况。这对深陷寡头统治、官员腐败成风的乌克兰影响较大，威胁到乌克兰寡头的生存和致富模式，成为亚努科维奇最终拒绝签署协定的原因之一。

协定从动态和面向未来的方式看待乌克兰的入盟问题，因为它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机构，例如部长理事会，定期举行会晤，确定乌克兰对协定的履行情况，进而调整相关政策，判断乌克兰是否可以加入欧盟。^①协定也规定了安全和国防方面的内容，包括参与欧盟领导的维持和平行动，与北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弹，将其视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前奏，俄罗斯加大筹码，劝说亚努科维奇不要签署该协定。最后，协定规定了乌克兰可以加入其他地区贸易协定，却不得加入比该协定更为高级的地区一体化机制，这意味着乌克兰不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②在《联系国协定》谈判结束后，亚努科维奇在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的影响下，宣布不签署该协定。然而，这违背了乌克兰国家身份的界定，以及融入欧盟的一体化政策立场，引发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导致“广场革命”爆发，亚努科维奇逃亡俄罗斯。俄罗斯看到争取乌克兰加入欧亚一体化的目标失败后，迅速调整政策，兼并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势力抬头，俄乌关系彻底恶化。波罗申科执政后，迅速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致力于加入北约。俄罗斯、欧盟围绕乌克兰的此轮博弈结束，乌克兰在摇摆的一体化政策中做出西向选择，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结语

处于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乌克兰地缘环境恶劣，国内政治不稳定。2004年发生的“颜色革命”、2014年爆发的“广场革命”，对乌克兰的外交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其在偏向西方，还是与有着历史纠葛和现实利益纠

① Gunnar Wiegand, Evelina Schulz, “The EU and Its Eastern Partnership: Political Associ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 Rough Neighborhood”, in Christoph Herrmann et al. eds., *Trade Policy between Law, Diplomacy and Scholarship*, Berlin: Springer, 2015, pp.321-358.

② Elena Korosteleva et al., “Building a Stronger Eastern Partnership: Toward an EaP 2.0”, Working Paper: Global Europe Centre, University of Kent, 2014, p.9.

缠的俄罗斯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方面，摇摆不定。尽管国内存在身份裂痕，乌克兰仍然将自己界定为东欧国家，致力于加入欧盟。然而，在国内政治上，来自东部地区的领导人与俄罗斯有着更为紧密的利益关系，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欧盟和俄罗斯采取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使得乌克兰有时不得不选择偏离国家身份定位的外交政策。当身份塑造外交政策的逻辑失效时，容易引发国内社会的不满，导致国内政治动荡，进而急速扭转外交政策方向，并产生连带效应，恶化俄乌关系，威胁地区安全。

本文试图改进建构主义的逻辑，在提升它对具体国家外交政策解释力的基础上，分析乌克兰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塑造了国家对外政策。然而，国家身份并非存在真空中，而是受到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为此，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改造的逻辑，本文发展了建构主义解释国家对外政策的理论框架。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难以解释具体国家的外交政策。与此类似，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塑造了外交政策，有助于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宏观走势，但对具体的外交政策解释力不足。为了提升建构主义对具体国家外交政策的解释力，本文将国家身份作为自变量，国内政治和地缘博弈作为干扰变量，阐述了乌克兰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其地区一体化政策的演变及走向。

基于本文的分析，乌克兰外交政策方向已趋明显。但是，乌克兰能否融入欧洲，欧盟和北约最终会否接纳乌克兰还是未知数。一方面，欧盟和北约在接纳乌克兰的时候，不得不顾及俄罗斯的反应。俄罗斯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接受的。欧盟也需要权衡，接纳一个与俄罗斯存在领土争端的乌克兰是否明智。这也是欧盟针对乌克兰的一贯策略，即，在发展乌克兰更为密切关系的同时，模糊乌克兰的入盟前景。另一方面，欧盟通常自诩是国际政治中的“规范性力量”，较为重视规范和价值观。当乌克兰国内民主改革未达到欧盟的标准，仍然是寡头操控国家政治和经济、腐败丛生时，欧盟难以接纳乌克兰。泽连斯基以国内改革作为口号竞选成功，但执政两年来，其国内政治改革成效不佳，民众的不满情绪上升。乌克兰局势发展仍然不甚明朗，需要有智慧的乌克兰政治家平衡国内和国际矛盾，找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ffected by national identity, domestic 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 factor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Ukraine's foreign policy faced three choices, i.e., turning westward, balancing or turning Eurasian. Ukraine positioned itself as a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and denies its Eurasian orientation. Turning westward has become a basic goal. Nevertheless, enslaved to interference from domestic 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 games, the direc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fluctuates among different policies. When domestic politics or geopolitical games weaken infl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ty on foreign policies, it prefers to balancing diplomacy. Certainly, if this reactionary force is too strong and deviates from the basic direction of identity-shaping diplomacy, it will cause domestic political turmoil. Theoretically,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logic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to transform structural realism, taking national identity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domestic 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 games as disturbance variables, so as to enhance explanatory capabilities in constructivism for a country's specific foreign policy. Practically, through analyzing Ukraine's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and its motivation, we could understand better inherent difficulties within its foreign policy, root causes and trends of its eastern crisis as well.

【Key Words】 Ukraine's National Identity, Ukraine's Domestic Affairs and Diplomacy, Ukraine's Regional Integr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факторо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гры,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три варианта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Украины: западное,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е или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Украины как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траны сделало евразийскую ориентацию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й, и основной целью стала ориентация на запад. Однако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колеблется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 политики из-за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гр. Когда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л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гры ослабляют влия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это благоприятствует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онечно, если эта уравнивающая сила будет слишком сильной и отклонится от основн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формирующе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это вызовет внутри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олнения. Н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логику нео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трансформирующего структурный реализм, используя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переменной, а внутрен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гры в качестве интервенционных переменных, с целью усилить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ую силу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а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 реалистичном уровне, анализируя политику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Украины и мотивы, стоящие за ней, признаются дилеммы, присущие её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глубинные причины кризиса на востоке страны и тенденции её развити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Украин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украинская внутренняя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责任编辑 苟利武)

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社会危机 ——独立30年后的乌克兰社会

苟利武*

【内容提要】2021年8月24日，乌克兰迎来了独立30周年。然而这30年的转型与发展并不顺利，先后经历了多次全国性危机和变局。独立后的乌克兰打破了苏联时期的阶层结构，而市场化转型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分层，形成了以寡头精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然而寡头精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阶层壁垒，阻碍了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在挤压低收入群体生存空间的同时，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的贫富分化，加剧了阶层之间的对立。这种以寡头阶层为主导的封闭的社会结构，不仅没有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反而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和低收入群体的横向流动，使得作为安全阀的社会流动难以发挥缓和阶层对立、降低社会危机的功能。经济危机、国外变局、周边矛盾等由外而内的传导，激发了乌克兰的社会情绪，加上国内长期的经济衰退、治理失效与社会腐败，使得乌克兰跌入“塔西佗陷阱”，导致转型期间多次爆发全国性的危机。

【关键词】乌克兰转型 乌克兰社会分层 乌克兰社会流动 “塔西佗陷阱”

【中图分类号】D7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1)05-0169(32)

2021年8月24日，乌克兰迎来了独立30周年。然而这30年的转型与发展并不顺利，先后经历了多次全国规模的危机。作为欧洲面积第二大国，

* 苟利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

加上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乌克兰在俄欧关系乃至欧亚局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乌克兰爆发的一系列危机，作为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转型发展和欧洲安全体系演变的重大事件，也影响着大国关系。^①因此，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议题，乌克兰危机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乌克兰独立以来的两次大的危机，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入手，强调大国博弈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和影响。^②也有部分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强调俄语与乌克兰语、东正教与天主教等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异质性是乌克兰危机的主要诱因。^③

纵观乌克兰独立 30 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大国博弈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原因，而东西部之间文化的异质性也并非不可调和。语言方面，乌克兰语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方言：斯洛博达方言（东部方言）、西南方言和波利西亚方言（北部方言）。标准乌克兰语以斯洛博达方言为基础，该方言同俄语最为接近。通常所说的语言对立，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致力于维护乌克兰语的官方地位，担心受到俄语的威胁而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下限制俄语，给俄语使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不便造成的。实际上，早在俄国占领乌克兰时期，乌克兰人就开始学习俄语了，一方面是因为俄国政府对乌克兰语的限制，乌克兰人不得不学习俄语；另一方面，对于长期以务农为业的乌克兰人来说，学习俄语是改变阶层和融入城市生活的需要。与此同时，大量的俄语词汇被引入乌克兰语，在乌克兰人尤其是东部、中部和南部乌克兰人中形成的一种名为苏几克(Surzhyk)的乌-俄混合语沿用至今。^④“政府要求公立教育机构使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在乌克兰西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都是乌克兰语，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也会俄语。在东部，人们日常生活使用俄语，部分人不会乌克兰语。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无论俄语还是乌克兰语，都是一种交流

① 冯玉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48-63页。

② 李太龙：“从大国认同观点谈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事件”，《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6期，第15-39页。

③ 杨恕、朱倍德：“后苏联时期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素”，《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5期，第23-41页。

④ 关于苏几克(Surzhyk)的研究，详见 Bilaniuk Laada, *Contested Tongues: Language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rrection in Ukrain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方式……有些人说的实际上是俄语，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用的是乌克兰语，如果不是专业学习乌克兰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法准确区分俄语和乌克兰语词汇的。”^①

此外，关于宗教对立，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东正教与东仪天主教之间的对立引发了乌克兰危机。实际上，在乌克兰，东仪天主教又称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是基督教大分裂之后，于 1594 年通过教会联合，部分东正教神职人员及信徒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并且接受天主教教义，同时保留拜占庭礼而产生的宗教。^②1963 年 12 月 23 日，东仪天主教成立利沃夫大主教区，受制于当时的宗教政策而在地下传教，信众也局限于利沃夫州一带，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才逐渐开始在全乌范围传教。2004 年 12 月 6 日，教座迁至基辅，成立基辅-加利奇大主教区，利沃夫降为主教区，另有基辅、捷尔诺波尔-兹博罗夫、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共 4 个主教区，并在全国设有 5 个督教区、6 个教区，信众包括国内各州及海外乌克兰侨民约 550 万人。^③

不可否认，语言因素在乌克兰独立之初的几次选举中发挥了影响，宗教人士也确实参与了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但随着全国范围内人口的流动和宗教的传播，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语言和宗教的对立通常作为一种政治辞令影响民意，但在民众之间，这种文化对立的表现并不明显。

显然，对于乌克兰危机的解释，不论是大国博弈还是文化分野，在乌克兰独立至今的多次危机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影响，但是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每次危机都会升级为全国规模的大危机甚至演变为影响欧亚地区局势的大动荡，造成政府变更、地区分离甚至长期的流血冲突。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立足于乌克兰国内，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社会危机三个层面探讨转型背景下乌克兰反复爆发全国危机的深层社会原因。

① 2021 年 10 月，笔者访谈了在乌克兰利沃夫国立大学和基辅塔拉斯·舍甫琴科国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② 张百春：“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东北师大学报》，2005 年第 5 期，第 103-108 页。

③ 参见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官网 Склад і територія. http://ugcc.ua/official/ugcc-today/suchasniy_stan_70010.html

一、乌克兰的社会分层与特点

社会分层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指基于收入、教育水平、权力大小、职业声望的不同，个人和群体自上而下在社会结构（阶层）中所处的位置。分层反映了社会异质性和群体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①伴随着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乌克兰打破了苏联时期的阶层结构，市场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分层，形成了以寡头精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衰退不仅加剧了三大阶层的分化，而且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之间的分化。

（一）乌克兰的社会分层

独立 30 年的乌克兰经济与社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91 年独立到 1999 年，这段时间最显著的特点是经济持续衰退。第二个阶段是从 2000 年到 2008 年，乌克兰经济迎来了短暂的增长。第三个阶段是从 2009 年至今，虽然这一时期经济有过阶段性增长，但相对于经济增长，大衰退、颜色革命、2008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2013-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事件、顿巴斯冲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更能反映这一时期的特质。独立以来的乌克兰并没有实现人们所憧憬的繁荣，反而被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阴霾所笼罩。和 1991 年的统计数据相比，30 年后的今天，乌克兰煤炭和糖的产量下降了 80%，钢铁和牛奶的产量减少了 50%。^②煤炭、糖等物资的产量下降在乌克兰只是冰山一角，产业的萎缩更是不胜枚举。在这些生产指标下降的背后，是苏联时期形成的阶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伴随着所有制的改革，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一部分人凭借权力、知识与家族背景成了精英；一部分人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随着成百上千的矿山、工厂和作坊关闭，大型农场被毁，数百万工作岗位流失，大量乌克兰民众不可避免地滑落到了社会底层，组成了庞大的低收入群体。

① Anatolii Hrynenko, Volodimir Kirilyuk, “Influence of social inequality on social cohesion in Ukraine”, *Zeszyty Naukowe Polskiego Towarzystwa Ekonomicznego w Zielonej Górze*, 2016, Vol.4, pp.105-116.

② Serhiy Guz, “Ukraine: 30 years in pursuit of equality”, *Open Democracy*, August 23, 2021,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independent-ukraine-30-years-pursuit-equality/>

与经济大衰退相伴生的是寡头的崛起。独立以来，第一任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wchuk)开始推行内部私有化，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在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执政的10年内完成。随着私有化改革的推进，乌克兰出现了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阶层。这些人掌控着乌克兰的工矿企业、能源、交通运输、体育竞技、新闻媒体、金融行业等。随着财富的快速积累，他们开始向权力靠拢，或通过培养代理人，或竞选议员甚至总统。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寡头”，以极低的人口比例占据着乌克兰绝大多数的财富。通过“橙色革命”上台的尤先科，凭借个人的经济智慧和机遇，为乌克兰经济带来过短暂的增长，在还未取得打击寡头的重大进展之时，遭遇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①尚未完全摆脱经济危机的乌克兰先后经历了亚努科维奇和波罗申科两位寡头，遭遇了全国性的危机，并且还失去了克里米亚，东部冲突持续至今。2019年，泽连斯基上台以后，原本计划大刀阔斧地改革，然而却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脆弱的乌克兰经济再次触底。寡头对经济的垄断，阻碍了乌克兰的发展和民主化的进程。^②

2000年贡加泽(Georgy Gongadze)事件的曝光将全球的目光引向经济复苏中的乌克兰。贡加泽的意外死亡，揭开了乌克兰寡头的黑幕。此时的寡头不仅成长为乌克兰的资本大亨，拥有自己庞大的派系网络，而且已经在政府层面发挥着各自的影响。按照地区划分，有以第聂伯市为中心的第聂伯集团，以首都基辅为中心的基辅集团，和以顿涅茨克为中心的顿涅茨克集团等，此外还有其他诸多中小集团派系。大大小小的派系集团在所处城市或者行业形成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通过裙带性的利益共同体，来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方政府乃至国家的政策走向。不同的派系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通常会笼络一个甚至多个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乌克兰民众看来，关于打击腐败、清除寡头这样的承诺，不过是政治幽默或者作秀。就连广为人知的政治素人泽连斯基，在担任总统前从事演艺事业期间，也不得不依附于控制传媒的寡头科洛莫伊斯基。即使摆脱了科洛莫伊斯基势力，

① Basil Kalymon, Oleh Havrylyshyn, “Why Is Ukraine Still So Poor?” *Atlantic Council*, July 26, 2018,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why-is-ukraine-still-so-poor/>

② 毕洪业、江博：“寡头干政何时了？论乌克兰国家治理的困境及根源”，《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6期，第136-164页。

也要求助于控制传媒的其他寡头，他别无选择。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以后，承诺要“摧毁传统的寡头秩序，并以一个更公平的制度取而代之，让乌克兰繁荣起来”^①。他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帮助自己成功当选总统的寡头科洛莫伊斯基。而正在调查这位寡头的总检察长鲁斯兰·里亚博沙普卡和乌克兰国家银行行长亚基夫·斯莫利，甚至连泽连斯基的第一任总理奥列克西·洪恰鲁克，都被认为对科洛莫伊斯基的利益构成威胁，导致上述政府官员全部被泽连斯基免职。^②泽连斯基真正打击的寡头主要有：因涉嫌叛国罪而被软禁的乌克兰政党“反对派平台——为了生活”政治委员会主席维克多·梅德韦丘克；第二个关键目标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乌克兰前总统彼得·波罗申科，他正在接受刑事调查；第三个是前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现任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琴科（Vitaly Klitschko），因为他对泽连斯基的疫情防控不力提出批评，同时被认为是潜在的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可以看出，看似打击寡头，实则是打击对手，排除异己。而同样的手法在乌克兰独立的30年里并不鲜见，比如前任总统波罗申科时期就将科洛莫伊斯基的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并将其驱逐出境，在泽连斯基上台以后科洛莫伊斯基才得以回国。泽连斯基打击寡头的方式实际上是乌克兰政治生态中寡头博弈的一个缩影，从乌克兰前总理帕夫洛·拉扎连科、季莫申科夫妇，到第聂伯州前州长科洛莫伊斯基等，都有过明确的犯罪记录。这也导致寡头必须要培养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以便在政治博弈中保全自己的利益，或者吞并对方的利益。

乌克兰的寡头在脆弱的法律规范下奉行“丛林法则”，利用每一次私有化的风口攫取财富，或者利用政治权力挤掉对方实现非法并购，最终在乌克兰富豪榜上占有一席之地。2019年10月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乌克兰富豪100强榜单中，持有SCM控股公司，旗下产业涉及矿产、金属、能源、金融、电信和媒体等，与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关系密切，在乌克兰东部颇具影响的寡头里纳特·艾哈迈托夫（Rinat Akhmetov）和2018年一样仍然高居榜首。其资产占100位富豪资产总和的四分之一以上，是第100位商人亚历山大·塔巴洛夫资产的189倍。排在第二位的是第二任总统库奇马的女婿维克

① David Clark, “Will Zelenskyy target all Ukrainian oligarchs equally?” *Atlantic Council*, July 10, 2021.

② Ibid.

多·平丘克 (Victor Pinchuk), 资产 23 亿美元; 第三位是瓦季姆·诺温斯基 (Vadym Novynskyi), 资产 18 亿美元; 科洛莫伊斯基, 以 15 亿美元排在第四位。排名前 6 位的富豪总资产为 178 亿美元, 比其他 94 位富豪资产的总和还多。前 100 名富豪的资产相当于乌克兰当年GDP的 23%。这一比例略低于 2018 年的 28%, 远低于 2013 年的 40%。^①和 2013 年相比, 受乌克兰危机、顿巴斯冲突影响, 乌克兰寡头的财富明显缩水。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 寡头所具备的两个明显的指标: 巨额财富和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 在乌克兰民众认知中早已形成无可争议的共识。

与寡头精英不同的是, 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 不仅很难被界定, 在其具体指标上也很难形成共识, 只能根据不同的职业进行大致归类。一般认为, 中产阶级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的教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中产阶级与体力劳动者相比, 由于在教育背景和技术资历上占据优势, 处于能够获得更多物质和文化利益的地位。^②与体力劳动者不同, 中产阶级的成员为了谋生, 可以运用他们的知识资本。通常来讲, 专业人员、经理、管理职业是中产阶级内人数增长最快的部分, 但前提是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在乌克兰, 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并无明显界限。其原因在于, 按照教育水平, 乌克兰继承了苏联时期发达的高等教育基础。苏联解体前, 乌克兰高等教育机构保有量占全苏的 16%, 学生规模占全苏总数的 16.6%。到 2019-2020 学年, 乌克兰共有 619 所高等教育机构, 在校学生 144 万人, 毕业人数超过 38 万, 其中硕士毕业生超过 2.5 万人, 博士超过 0.11 万人。^③独立至今, 高等教育机构为乌克兰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基于文化水平, 根据社会学调查, 有将近 50% 的乌克兰人称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从职业收入来看, 近年来, 乌克兰人均收入列欧洲倒数第一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2018 年乌克兰人均收入为 2963 美元, 排在世界第 127 位, 介于

① 参见 Зологая сотня. Топ-100 самых богатых украинцев-рейтинг НВ и Dragon Capital// НВ Бизнес. 31 октября 2019 г.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 赵旭东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370-371 页。

③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乌克兰》,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20 年, <http://images.sh-itc.net/202105/20210525113317796.pdf>

菲律宾和老挝之间。^①2019年，符合中产阶级标准（收入）的乌克兰人大致在5%至15%之间。从行业来看，IT行业的大部分从业者和政府官员以及银行金融从业者，都拥有丰厚的收入，符合中产阶级的条件，但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这些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是试图保持这种现状。^②

总的来看，关于中产阶级在乌克兰社会结构中的比重，乌克兰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一项2000-2002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中上层的人从3.7%上升到4.8%，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从11.2%增加到14.7%，认为自己是非中产阶级的人从85.1%下降到80.5%。^③2016年，拉祖姆科夫中心进行了一项以教育水平、幸福水平、社会环境和与相关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等为指标，并结合受访者的主观认知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产阶级占比14%，35%的乌克兰人属于“中产阶级边缘群体”。^④受访民众之所以会有这样消极感受，归根结底在于，受社会流动性以及国内外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影响，民众从中产阶级滑向低收入阶层变得更加寻常。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乌克兰人均GDP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从1989年的1598美元下降到2000年的636美元；第二阶段，从2000年的636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887美元；第三阶段，从2008年的3887美元降到2020年的3727美元，其间经历了先衰退后增长再衰退的过程，且没能恢复到2013年4030美元的水平。^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开始至今，乌克兰取代摩尔多瓦成为欧洲人均GDP最低的国家；2018年乌克兰人均GDP为2963美元，比摩尔多瓦还要低8%。^⑥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加剧，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两极分化加剧以及民粹主义的抬头。^⑦与独立初期憧憬的“芬兰社会”完全不同，

①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MF*, 2021.

② Lyubomyr Shavalyuk, “Middle ground”, *The Ukrainian Week*, October 10, 2019.

③ “The middle class in Ukraine: size and behavior”, *ICPS newsletter*, November 18, 2002.

④ Рачок А, Пищуліна О, Міщенко М, Шангіна Л, Биченко А. Середній клас в Україні: уявлення і реалії. Київ: Центр Разумкова, 2016. https://razumkov.org.ua/uploads/article/2016_Seredn_klas.pdf

⑤ 世界银行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UA>

⑥ Anders Aslund, “What is wrong with the Ukrainian economy?” *Atlantic Council*, April 26, 2019.

⑦ “In Ukraine, Labor, Taxation, and Social Policies Must be Upgraded to Address Rising Inequality, Says World Bank”, *World Bank*, September 25, 2018.

乌克兰在经历了 30 年的发展以后，现在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民众对中产阶级的划分愈发不自信。尤其是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克里米亚事件，严重冲击了乌克兰民众的信心。

2020 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根据世界银行估算，2020 年全球经济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程度最深的衰退。^①毕马威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显著冲击，一方面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不确定性急剧升高，投资者信心受挫，从而引发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另一方面各国为控制疫情传播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和交通运输，对经济按下暂停键，从消费端和生产端两个方面同时对经济运行带来压力。^②联合国报告《新冠大流行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向新常态过渡》称，这种大流行病造成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最脆弱的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对低收入家庭、移民、非正规工人和妇女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此外，新冠疫情对两个部门——旅游业和雇用许多弱势群体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产生了过度影响。^③根据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计算，疫情暴发后的 2020 年，乌克兰人的贫困率急剧上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乌克兰办公室发布的报告也显示，由于疫情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和收入减少，以及乌克兰经济增长预期的下调，2020 年乌克兰贫困率保守估计将从 27.2% 升至 43.6%，新增贫困人口 629 万，2020 年乌克兰贫困人口总数保守估计为 1818 万，^④达到 2015 年也就是乌克兰危机之后的数字。^⑤乌克兰国家统计局 2021 年 8 月 6 日发布的《2020 年家庭收入水平自我评估》报告显示，67% 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很穷，只有 1% 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另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不认为自己很穷，

①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世界银行，2020 年 6 月 8 日，<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20/06/08/covid-19-to-plunge-global-economy-into-worst-recession-since-world-war-ii>

② “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世界经济”，毕马威，2020 年 3 月 19 日，<https://home.kpmg/cn/zh/home/social/2020/03/how-coronavirus-affects-global-economy.html>

③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将比健康危机持续更长时间”，联合国，2020 年 11 月 19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1/1072132>

④ “联合国儿基会：疫情将导致乌克兰新增数百万贫困人口”，新华网，2020 年 5 月 20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5/20/c_1126006906.htm

⑤ Ярослав Винокуров. Бедный каждый второй: насколько истончились кошельки украинцев за 2020 год// Epravda. 5 января 2021 г. <https://www.epravda.com.ua/rus/publications/2021/01/5/669749/>

但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只有 1.6%的家庭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在过去 12 个月内有明显改善，其他 4.4%认为有所改善，43.6%认为保持不变，29.2%认为略有恶化，21.2%认为明显恶化。^①

寡头阶层形成的集团壁垒严重阻碍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而经济衰退、社会危机则进一步挤压了乌克兰脆弱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和低收入阶层的赤贫状态。经过 30 年改革后的现实是，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不断减少，官方承诺的保障停留在政策层面，很难落实。对于近年来乌克兰政府提出的“中产阶级”口号，只有极少数乌克兰人认为自己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②而低收入群体更难以扭转生活的困境。

（二）乌克兰社会结构分化的特点

回溯乌克兰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刚独立不久的乌克兰急于甩掉苏联时期的社会包袱，快速融入欧洲，选择了休克疗法，但对这一“改革”所带来的长期衰退和多次社会动荡，却始料未及。大量企业因为私有化和经济衰退在短时间内破产，与之相伴生的是大批工人彻底失业。以金融业为例，在 2014 年到 2019 年间，乌克兰国家银行(NBU)关闭了当时 180 家商业银行中的 100 家。^③而这一现象与乌克兰独立 30 年间其他行业的情况相比，还只是冰山一角。市场效应所引发的社会分层对乌克兰产生的断裂式影响，需要基于不同职业、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情况加以考查。

首先，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工资收入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是收入的基本组成部分。根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 12 月，在 10 名以上员工的公司中，全职员工的月平均名义工资（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在全国为 510 美元，基辅为 780 美元。12 月的平均月工资是最低工资 180 美元的 2.8 倍。2020 年 12 月劳动收入同比增长 15.6%，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环比增长 17.2%，与 2019 年 12 月相比增长 10.1%。^④从行业来看，在吸纳就业人员最为广泛的低技术行业，比如农业劳动收入仅

① Госстат: 67% украинцев считают себя бедными, средним классом-только 1%// Epravda. 9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www.epravda.com.ua/news/2021/08/9/676705/>

② Serhiy Guz, “Ukraine: 30 years in pursuit of equality”, *Open Democracy*, August 23, 2021.

③ Anders Aslund, “What is wrong with the Ukrainian economy?”

④ Oleksiy Kushch, “How much money average Ukrainian employee earned in 2020?” *12 Ukraine*, February 4, 2021.

为官方平均工资的 76.5%，酒店和餐饮业为 48.2%，纺织业为 59.7%，建筑业为 81.6%，教育业为 82%，食品业为 82.4%，贸易和加工行业为 90%。而在吸纳员工较少、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信息和电信领域劳动收入为官方平均工资的 159.4%，公共行政系统为 159.7%，金融领域为 161.1%，能源行业为 162.1%，制药行业为 177.4%。2020 年乌克兰约有 1800 万经济活跃人口，10 人以上公司的全职员工人数仅为 744 万人，而平均工资就是在这 700 多万人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大约 1000 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纳入国家统计局的平均工资算法。^①这就意味着国家统计数据仅覆盖了 41% 的全职劳动力，而 59% 的 10 人以下小微企业员工和非全职工人不在统计范围内。由于乌克兰平均工资指标主要由国有企业、公共部门、外资企业、金融和工业集团的数据构成，所以其官方发布的数据和世界银行等第三方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存在巨大差异，乌克兰民众也不认同这样的统计数据。例如，切尔尼戈夫州人均月收入为 365 美元，但当地居民认为 90% 的人口达不到这一标准。^②正是由于统计算法不同，以致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数据显示——即使遭受 2008 年和 2014 年那样危机的冲击——乌克兰的人均收入依然为增长。

其次，不同地区之间收入也有较大差距。乌克兰的国土面积在欧洲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继承的工农业“遗产”规模仅次于俄罗斯。然而，时至今日，乌克兰各地区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东部和南部是传统的工业区；西部农业活动最为集中，也是全国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中部地区受首都经济中心的带动，成为全国金融、贸易和服务业的领导者，但受经济规模等诸多限制因素影响，结构比较单一。农业方面，乌克兰是世界三大黑土分布区之一，其黑土地占全世界黑土总面积的 40%，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被誉为“欧洲粮仓”。2013 年乌克兰农业用地面积为 4150 万公顷，其中可耕地面积 3250 万公顷。^③即使乌克兰拥有这样的工农业基础，休克疗法引发的长达近十年的大衰退，还是导致大

① Oleksiy Kushch, “How much money average Ukrainian employee earned in 2020?”

② Ibid.

③ “乌克兰农业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6 年 3 月 4 日，<http://ua.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603/20160301269029.shtml>

量的工农业企业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对乌克兰各州的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全面的冲击。长期形成的以产业分割为主导的区域经济格局，使得工业区的人均收入要明显高于以农业为主的区域。诸多因素的长期作用，造成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明显扩大。除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外，从近年来的平均收入看，排名前 10 位的基本都在东部及南部地区。排名后 10 位的，除了东部的赫尔松州外，几乎都是乌克兰中西部各州，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是紧靠着波兰的利沃夫，也只能处于中等水平。^①总体来看，如果不考虑顿巴斯冲突的因素，乌克兰的贫富分化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的趋势。

表 1 乌克兰东、西部地区月平均工资对比（单位：格里夫纳）

行政单位/年份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	168	543	1707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209	667	1963	3641	10751
顿涅茨克州	220	712	2116	3858	11716
扎波罗热州	215	671	1843	3432	10480
卢甘斯克州	184	596	1873	3377	8731
尼古拉耶夫州	169	565	1806	3344	9976
敖德萨州	183	566	1787	3129	9246
哈尔科夫州	184	569	1804	3143	9081
赫尔松州	143	451	1482	2617	8187
塞瓦斯托波尔	187	594	1882
东部平均值	186	593	1826	3318	9771
罗夫诺州	135	506	1614	3033	8967
捷尔诺波尔州	112	388	1412	2527	8275
赫梅利尼茨基州	127	419	1521	2878	8672
切尔诺夫策州	123	441	1523	2578	8066
沃伦州	118	412	1427	2721	8663
利沃夫州	152	523	1667	2961	9271
外喀尔巴阡州	130	479	1562	2744	9202
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	140	510	1627	2875	8817
西部平均值	130	460	1544	2790	8742

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自 2014 年起由俄罗斯接管，乌克兰国家统计局未显示这两地 2014 年以后的数据。

数据来源：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лужба статистики Украины。http://www.ukrstat.gov.ua/;

① Середня заробітна плата за регіонами за місяць у 2013 році//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лужба статистики Украины。http://www.ukrstat.gov.ua/operativ/operativ2013/gdn/reg_zp_m/reg_zp_m13_u.htm

第三，乌克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容忽视。在乌克兰，很多城市的产生和人口大规模聚集，是受到苏联工业化发展的推动所致。到 1989 年，乌克兰 6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从 1989 年到 2011 年，乌克兰农村人口从 1700 万下降到 1400 万，城市人口从 3400 万下降到 3100 万。在乌克兰，大约 34%的城市人口聚集在前 8 大城市（7 个城市位于东部和南部，西部只有利沃夫市，且排在第七位；全国前 15 大城市人口排名中，西部也只有利沃夫一个，除了基辅和文尼察，其他城市人口都在不同程度地下降）。随着乌克兰全国性的人口大规模的减少，75%的城镇人口都在锐减。^①

在乌克兰，贫困是农村面临的重大难题，8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受经济衰退的严重冲击，农村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苏联时期，农村就业岗位几乎全部由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提供。此外，少部分农村人员也可以在离家较近的小型工厂和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找到工作。由于乌克兰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和土壤条件，在苏联时期成为联盟的粮仓。但受苏联经济结构的影响，乌克兰农村地区的首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单一。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被解散，土地私有化彻底改变了农村人口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由经济大衰退引发的农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大量农民失业问题，长期难以改变。年轻人口的大量外流使得农村彻底失去经济活力，新的经济技术与政策难以在农村落地生根。乌克兰官方有改革农村面貌的努力，但由于政府与议会之间配合不畅，政策很难出台，即使出台也通常为短期政策，容易受政府和总理频繁更换而废止，加上官僚腐败和落实不力，收效甚微。根据敖德萨地区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在 2000 年至 2008 年间，乌克兰从事农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 72%。^②农业工人减少最多的是西部和南部地区。根据市场竞争的逻辑，农村落后的产能会被相对发达的工业和服务业所替代，除非让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乌克兰，农村就业岗位的减少并没有刺激非农业活动的增加。相反，因为经

① “Ukraine: Urbanization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2015, pp.20-35,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213551473856022449/pdf/ACS15060-REVISED-PUBLIC-eng-web-text-cover.pdf>

② Yelizaveta Skryzhevskya, Dávid Karácsonyi, “Rural population in Ukraine: assessing reality, looking for revitalization”, *Hungarian Geographical Bulletin*, 2012, Vol.61, No.1, pp.49-78.

济结构调整和土地私有化而被解雇的人，不得不离开农村转移到城市甚至到其他国家谋求职业，或者面临长期失业。农村失业率的上升反过来又使得城市的承载能力不堪重负，加上长期的经济衰退对乌克兰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并不只是在农村地区，因此农村失业者的流动只会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颜色革命之后的 2005 年，约有 100 万农村居民在城市地区工作，占农村就业人口的 28.5%。由于农村大多数就业岗位（55%）并不需要特殊知识或专业资格，而且受气候变化和季节性影响，只有收种两个时段可以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农闲时段根本不需要大量劳动力，加上农闲时段远远大于农忙时段，所以整体来看，农业从业者的工资大约是乌克兰制造业工人平均水平的一半。^①根据世界银行在 2018 年 9 月的报告，乌克兰城市和农村差距依然很大，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居民的教育等禀赋较差。^②这就意味着，农业系统对年轻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年轻人来说，严重缺乏吸引力。农村和城市地区家庭收入来源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农村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工资，其余部分包括来自国家预算的退休金以及出售小规模农产品的所得。考虑到充分吸纳和储备年轻农业人才的紧迫性，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在未来仍然很重要，这就需要政府配套相关政策以及增加农村养老金的开支。

总之，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独立后的乌克兰打破了苏联时期的阶层结构，开启的市场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分层，形成了以寡头精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这种分层的本质是社会不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与财产和财富分配相关的不平等关系。乌克兰社会体制的转变，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发展效应，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的乌克兰一直处在经济衰退、物质匮乏的阴霾之中。大衰退带来的内耗不仅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和社会整体的贫困化，还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的贫富分化，进一步激化了阶层间的对立。

① Yelizaveta Skryzhevskya, Dávid Karácsonyi, “Rural population in Ukraine: assessing reality, looking for revitalization”.

② “In Ukraine, Labor, Taxation, and Social Policies Must be Upgraded to Address Rising Inequality, Says World Bank”, *World Bank*, September 25, 2018,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8/09/25/in-ukraine-labor-taxation-and-social-policies-must-be-upgraded-to-address-rising-inequality>

二、乌克兰的社会流动与影响

社会流动作为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结构之中。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一般认为发端于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于 1927 年所著的《社会流动》一书所做的系统研究。^①社会流动既表现为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动，也表现为社会角色的转换或者叠加，强调的是个人社会关系的变动。在进行私有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后，商品自由流通有助于淘汰旧的僵化的分配制度，破除社会流动障碍，增加社会开放度。独立建国以后的乌克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逐渐形成了产业工人、跨境务工者和公务员三类基本的社会流动群体。

（一）乌克兰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主要体现在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释放社会能量、缓解阶层对立、减少社会危机的功能，从而形成一种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虽然社会流动的形式很多，但合理的流动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成员提供自由、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是阶层分化合法性的源泉。^②

独立初期，乌克兰的社会流动主要体现为产业工人的身份变化和收入分化。由于苏联时期推行工业化政策，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不论是东部的工业区，还是西部的农业区，都已经实现了较高度度的产业化。据统计，1980 年乌克兰有 1410 万工人，到了 1988 年达到 1430 万，接近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③独立初期乌克兰社会流动的主要形式是体制的变动和收入的分化。20 世纪 90 年代的乌克兰，随着休克疗法和私有化政策的推行，原来苏联时期的国有企业、国有农场纷纷改制，大批公有制经济单位的工人开始进入市场，向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流动。与此相伴生的是收入的分化，部分工人通过岗位竞聘或者重新择业进入社会的高收入阶层。这部分

① 吴忠民、江立华主编：《发展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98 页。

② 冯绍雷、相蓝欣编：《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3 页。

③ “Working class”, *Encyclopedia of Ukraine*, 1993, Vol.5, <http://www.encyclopediaofukraine.com/display.asp?linkpath=pages%5CW%5CO%5CWorkingclass.htm>

人拥有知识或者技能，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或者社会资源，根据企业的绩效考核和管培机制，积极融入企业的晋升渠道之中，获得相应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而另一部分人，比如文化程度低、非熟练工或者临近退休的中年人等在岗位竞聘过程中缺乏竞争力，无法或者不愿意通过岗位竞聘或自主创业获得职位，则容易滑入低收入阶层。迫于生计，也有部分人走上了劳务移民的谋生之路。

经济衰退的加剧，使得乌克兰国内难以消化大量的失业人群，从而产生了跨境务工的人群。自 1991 年乌克兰独立以来，跨境务工一直是乌克兰的普遍现象，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呈陡增趋势，之后趋于稳定。从人口规模来看，来自乌克兰的务工者作为整个欧洲的巨大劳动力来源，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工人群体。根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 2020 年的估计，在 4200 万总人口中，有多达 900 万的乌克兰人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在国外工作，320 万人在国外有固定的全职工作。乌克兰的工作年龄人口共有 2850 万，其中 1250 万人正式就业。^①因此，大约三分之一的乌克兰工人至少在一年中的一部分时间在国外工作。2014 年乌克兰危机之前，基于语言优势，大量乌克兰工人的流向国是俄罗斯，其次是波兰、意大利、捷克、芬兰和德国。乌克兰危机之后，如果不考虑克里米亚半岛的人口和顿巴斯地区流入俄罗斯的人口，跨境务工的总数大致保持不变，但主要目的地国家发生了变化，不再优先考虑俄罗斯，大多数跨境务工选择前往欧盟国家，其中去波兰的最多，约有 200 万人。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欧盟大部分国家都成了疫情的重灾区，先后出台封锁令，迫使数百万乌克兰工人返回国内。目前居住在国外的乌克兰工人数量（存量）估计在 220 万至 270 万之间，相当于乌克兰总就业人数的 13%–16%。^②从就业渠道和侨汇收入来看，乌克兰的工人大部分通过招聘公司寻找工作，主要从事低工资的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在农场、果园从事季节性的水果蔬菜采摘工作，但不得不承认，

① Jason Melanovski, “Millions of Ukrainian migrant workers forced to search for employment in Europe under unsafe conditions”,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June 11, 2020, <https://www.wsws.org/en/articles/2020/06/11/ukra-j11.html>

② Jerzy Pieńkowski, “The Impact of Labour Migration on the Ukrainian Economy”, *European Economy Discussion Paper 123*, April 2020,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economy-finance/dp123_en.pdf

跨境务工对乌克兰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贡献。2019年，乌克兰跨境务工的汇款在欧洲最高，达160亿美元，占乌克兰当年国家GDP的11%。^①新冠肺炎疫情必然导致2020年的侨汇大幅缩减。总体来看，引发乌克兰劳动力跨境务工的因素构成与推拉理论的构成要件基本吻合。乌克兰低廉的薪酬和不稳定的就业环境成为跨境务工的直接推力，迫使他们为了生计离开故土，克服距离、环境、语言文化的差异、社会歧视等一系列中间障碍；而周边的欧盟国家拥有较高的薪资水平、福利待遇和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成为诱发跨境务工的拉力。尽管乌克兰跨境务工以侨汇的形式为乌克兰GDP的增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跨境务工所造成的劳动力流失也导致国内劳动力短缺，尤其是中小企业一工难求，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同样，农村的状况也不容乐观，由于农业属于季节性作业，大量农村地区因在收获季节难以招到短期工人而造成农业产业萎缩。2018年，时任乌克兰外交部长帕维尔·克里姆金承认，每月约有10万人离开乌克兰，这种情况正在造成巨大的人口危机。^②

相对于产业工人和跨境务工的流动性，在乌克兰，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流动性相对平稳。根据职业属性，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类型可以划分为公共管理、科技研发、教育系统。这类人员的社会流动性仅限于纵向流动，横向流动较少，尤其是流出更少。薪资待遇方面，根据不同行业和工龄以及所处岗位不同，差别很大，但在行业内部基本稳定。对于政府系统的公务员来说，自独立以来，几乎历届乌克兰政府都致力于行政改革，除了出台新的公务员法外，先后于2016年6月24日通过了《2016-2020年政府改革战略》，2018年1月25日通过了第24号决议《关于2018年国家机关、法院和司法系统机构工作人员薪酬结构》。改革涉及公务员的选拔制度和薪酬待遇。选拔制度方面，新的公务员法部分解决了不稳定问题，根据法规，所有公务员职位必须经过竞争性选拔，同时确保公平公正和保护公务员免受无故解雇。薪资待遇方面，改革决议规定了提高某些群体和某些类别公务员工资的系数。例如，从2018年1月1日起，地区级国家机构专家的官方工

① Jason Melanovski, “Millions of Ukrainian migrant workers forced to search for employment in Europe under unsafe conditions”.

② Ibid.

资增加 32%，国家机构负责人的工资增加 38%。因此，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部委级别负责人的月基本工资（不含奖金）约为 2.5 万格里夫纳（合 1000 美元）。^①但由于改革缺乏系统性、一致性和专业性，导致效果并不明显，反而弊病缠身。

总体来看，乌克兰具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表现为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和低收入阶层的跨国流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 年全球社会流动性报告》，丹麦的全球社会流动性指数排名首位，乌克兰排名在第 46 位，社会流动性排名前 20 位的国家中有 17 个在欧洲。^②这一排名也印证了乌克兰阶层之间确实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但与乌克兰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相称，社会流动并没有缓解社会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向上的流动和流动的公平性。

（二）社会流动的影响

社会流动的重要功能在于释放社会能量，缓解社会张力，减少社会危机，给社会成员提供自由、平等的上升流动的机会。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与该指数上的社会流动性分数之间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性越大的经济体，意味着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平等的机会，相反，社会流动性越低，就意味着民众享有的平等越少。增强社会流动性可以优化社会结构，使不同阶层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并对更广泛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显然，乌克兰社会长期缺乏这样的良性循环。

首先，乌克兰的现实状况阻碍了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影响了社会声望。在社会结构中，作为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综合性价值评价的重要指标，社会声望是个人或群体所感知到的社会尊敬程度，是影响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变量。^③随着社会流动，社会声望会发生相应改变。在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获得自致地位。与经济地位差异相比较，社会声望的等级差异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

① Serhii Soroka, “Reforming the Civil Service in Ukraine: Are salaries the core issue?” *New Eastern Europe*, May 17, 2018.

② *The Global Social Mobility Report 2020: Equality, Opportunity and a New Economic Imperative*,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20.

③ 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74-102 页。

更持久的影响力。^①乌克兰先后经历的从街头抗议到全国性“革命”的动乱和危机可谓不胜枚举，而当2013年再次爆发危机的时候，该危机被称为“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②推动此次“尊严革命”的是年轻人，其中有不少学生参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社会公平的悲观和对改变未来的期待。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混乱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严峻的就业市场引发的教育贬值。对就业环境悲观和晋升渠道失望的情绪，把心怀不满的学生和社会青年推上了街头。^③“尊严革命”爆发前，根据官方报告，2012年在乌克兰国家就业服务局登记的35岁以下失业人员为88.8万人，占登记总人数的48.6%；其中大学毕业生5.3万人，完成职业教育者3.4万人，中学毕业生6.3万人。与2011年相比，24-29岁年龄组的年轻人失业率从9.2%上升到9.5%。2013年9月1日，乌克兰登记失业人数为43.5万人，其中青年人（14-35岁）为18.3万人，占42.1%。^④改变乌克兰社会、追求欧洲价值观，成了乌克兰青年的理想和参加“革命”的动力。对许多乌克兰人来说，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指明了国家发展的地缘战略方向，而且也带来了改变内部运作规则的希望，有助于乌克兰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退却意味着此一希望的破灭，而这就是点燃乌克兰“革命”炸药的火花。

其次，乌克兰的社会流动挤压了居民消费，激化了贫富分化。在乌克兰，由于宏观经济与社会支出水平较低，阻碍了社会流动。内部流动的主要障碍还包括非常高的住房拥有率和不发达的租赁市场、信贷机制不完善、住房和抵押贷款市场不发达、迁移成本太高等因素。此外，自2000年初以来，大

① Max Weber, “Class, Status and Party”, in Beinhart Bendix, Seymour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转引自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第74-102页。

② 也叫“广场革命”“欧洲迈丹”。Yuriy Shveda, Joung HoPark, “Ukraine’s revolution of dignity: The dynamics of Euromaidan”,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6, Vol.7, No.1, pp. 85-91.

③ Ibid.

④ Гетьман Є. Молодіжне безробіття: втрачене покоління?// 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авда. 2 жовтня 2013. 转引自Yuriy Shveda, Joung HoPark, “Ukraine’s revolution of dignity: The dynamics of Euromaidan”.

量的农业人口由于劳动生产率太低而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受知识水平限制，其中大部分人只能从事建筑、运输和零售，虽然这三个部门的回报高于农业，但仍然属于低收入的基础行业。金融业在市场化背景下快速崛起，从回报率来看，属于高生产率行业，但由于其专业性较高，所以在总体就业中占比仍然很小。目前，受制于乌克兰国内劳动力流动性局限，尽管新崛起的生产性服务业对高技能服务人员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和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相比，在薪资待遇等方面缺乏竞争力，部分高级专业人员选择出国工作，导致乌克兰国内高技能人员数量短缺。^①

社会流动的消极影响还体现在居民的消费能力上。居民消费趋势有助于更加深刻地反映乌克兰社会不平等的多维面向和阶层结构形态及其形成机制。^②乌克兰学者将 2005 年到 2013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这一时期划分为 4 个阶段进行分析。首先，2005-2007 年，几乎所有商品类别的实际消费量都获得一定的增长，乌克兰这一阶段实际消费支出的增长有赖于全球经济的拉动。第二阶段，2008-2009 年，是乌克兰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第一次“失败”，主要源于乌克兰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不佳。第三阶段，2010-2013 年，总消费支出规模适度增长，伴随着主要大宗商品的实际消费增长。最后是第四阶段，即在乌克兰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实际消费总支出的第二次“失败”，导致几乎所有类型商品的消费停滞。^③在乌克兰家庭消费的支出结构中，食品支出明显占据主要地位。研究显示，食品在乌克兰家庭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 56.6%（2005 年）到 48.9%（2008 年）不等，而 2015 年实际消费支出的下降使食品支出占比上升到 53.1%，几乎达到 2006 年的水平。^④具体表现为，普通民众通过降低生活标准来维系生存。对于日益增

① “Ukraine: Urbanization Review”, pp.xvii, 40-41.

② 参见张传勇、罗峰、黄芝兰：“住房属性嬗变与城市居民阶层认同——基于消费分层的研究视域”，《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104-127 页；许桂苹等：“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支出的层次结构”，《城市问题》，2019 年第 9 期，第 84-93 页；张铮、吴福仲：“从社会分层到文化消费分层：基于职业视角的考察”，《全球传媒学刊》，2019 年第 2 期，第 129-146 页。

③ D. Verba, “The Structure of Ukrainian Household’s Consumer Spending as a Ref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roduction’s Interaction with the Population Needs”, 2018, <https://repository.mruni.eu/bitstream/handle/007/16297/Verba.pdf?sequence=1&isAllowed=y>

④ Ibid.

长的困难，最常见的举措是节约开支，比如选择低质量的食物和购买二手衣服等。

民主化转型的初衷，是建立一种能为社会成员的公平流动创造机会的制度环境。作为合法性的源泉体现在，随着社会流动壁垒的减少，社会开放度的增加，在阶级分化中感受到挫折的社会成员可能因为机会的存在而忍受分化的事实。然而，转型背景下的乌克兰，虽然作为整体的社会流动明显增加，但缺乏有利的向上流动渠道和公平性，这不仅阻碍了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影响了社会声望，还挤压了居民消费，激化了贫富分化。根据 2019 年 5 月的一项调查可以发现，超过 60% 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贫穷，26% 的人认为自己是普通人，约 11% 的人认为自己很富裕。^①虽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但这一结果有助于理解乌克兰社会的整体情绪。

三、社会危机的传导与政府治理失效

如果说社会分层加剧了贫富分化，社会流动缺乏公平性给乌克兰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内伤”，使乌克兰社会结构具有敏感性，那么作为“外伤”的国际危机的传导也不可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富分化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也存在于低收入国家，并非某一国家特有，而公共危机的传导也带有随机性，问题在于社会如何接受、应对这种阶层分化和各类来自外部的危机。也就是说，处于转型时期的乌克兰，面对国内结构性问题和国外危机的传导，政府应采取哪些治理手段来有效缓解危机。通常情况下，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入与福利的提高，会缓解因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紧张，增强防御外部危机向内传导的能力。然而，在乌克兰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乌克兰社会危机的传导

纵观乌克兰转型的 30 年，可以发现，来自外部的危机确实给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危机主要有国外“革命”、周边危机以及公共危机。

首先，国外“革命”的输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新自由主

^① Maksym Vkhrov, “The culture of poverty: What poorer Ukrainians think of subsidies, the rich, and themselves”, *The Ukrainian Week*, January 25, 2020, <https://ukrainianweek.com/Society/239898>

席卷全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此机会，通过鼓吹民主自由反对集权专制的方式，煽动和支持东欧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这也使得“颜色革命”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而并非只是纯粹的民主化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颜色革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在干预别国内政、颠覆政权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在全球各地爆发的“颜色革命”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有一套成熟完整的运作机制和议程设置，而其中大部分“革命”的策划者与组织者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比如1998年10月成立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学生组织“抵抗”(Otpor!)于2000年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以后，其成员斯尔贾·波波维奇和当地互联网公司(Orion Telecom)主管斯洛博丹·德吉诺维奇于2003年在塞尔维亚组建了名为“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简称CANVAS)培训机构，面向全球输出“革命”经验。^①如今，该组织先后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展开合作，培训对抗政府的专业技能。200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多次“颜色革命”和反政府政变都与该组织有关，比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杉革命”等。^②为了扩大影响力，该组织还和欧美多家院校如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等，开展课程合作，在这些学校教授非暴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策略，并积极争取美国各大基金会的支持。在抗争方式上，该组织巧妙地避开了政府武装，而是煽动和争取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③

在乌克兰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部分青年人来说，可以选择的机会非常有限。缺乏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寻找工作岗位成为刚需，所以很难步入中产阶级，更何况是寡头阶层。而在寡头精英将利益瓜分殆尽的乌克兰，即使白手起家也难以摆脱寡头的影响，就连拥有本科学历且富有正义感的泽连斯基在2003年(25岁)凭借才艺组建95街区(Kvartal 95)工作室，也要与寡头科洛莫伊斯基的“1+1”电视台合作，甚至能在2019

① CANVAS, <https://canvasopedia.org/who-we-are/>

② Tina Rosenberg, “Revolution U”,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7,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02/17/revolution-u-2/>

③ Jon Henley, “Meet Srdja Popovic, the secret architect of global revolution”, *the Guardian*, March 8,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mar/08/srdja-popovic-revolution-serbian-activist-protest>

年当选总统也是受其帮扶。^①根据 2003-2010 年的一项民调，在大部分乌克兰年轻人看来，民主首先意味着“繁荣和稳定的经济增长”（31.8%），其次是“自由公正的选举”（30.7%）和“家人的安全”（23.5%）。在繁荣和自由之间选择时，乌克兰年轻人更倾向于舍弃公民自由以换取个人收入增长（39%），获得工作机会成为年轻人改变阶层、实现繁荣的首选。加上年轻人对总统的长期不信任（70%-80%），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新生政治文化中的持久特征。^②所以在记者贡加泽遇害后，乌克兰就爆发了针对时任总统库奇马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次抗议也被视为 2004 年“颜色革命”的前奏。乌克兰青年组织“是时候了”（Пора）的部分成员于 2004 年初前往塞尔维亚接受短期培训，主要是学习如何通过非暴力手段激怒政府，煽动民众愤怒的情绪。他们在 2004 年大选期间，利用选民上街万人空巷的机会，通过在乌克兰各地建立的政治网络，以张贴政治漫画、明星造势等途径，加上西方资金与媒体的援助，最终成功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③

其次，是与周边国家关于跨境民族及历史叙事等诸多问题产生摩擦。已有研究往往聚焦于欧盟和大国对乌克兰的影响，而忽视了周边中小国家对乌克兰的影响。正是由于乌克兰历史版图的变迁导致跨境民族的产生，使得周边国家对乌克兰的影响不容忽视。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州与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四个国家接壤，是跨境多民族的聚居区。外喀尔巴阡州至今生活着 16 万匈牙利族人（匈牙利语音译：马扎尔人）。^④乌克兰独立以后，随着全国经济的严重衰退，使得该州原有的工农业基础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经济落后，在乌克兰全国经济排名中处于倒数几位。长期以来，当地部分匈牙利族人骑自行车前往经济相对发达的匈牙利从事季节性农业劳动以

① Leonid Bershidsky, “This Comedy Star Wants to be Ukraine’s Donald Trump”, *Bloomberg*, January 10,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9-01-10/volodymyr-zelensky-comedy-star-and-ukraine-s-donald-trump-wannabe>; 苟利武：“传媒、民粹主义与 2019 年乌克兰总统选举”，《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6 期，第 106-113 页。

② Nadia Diuk, “Youth as an Agent for Change: The Next Generation in Ukraine”, *Demokratizatsiya*, 2013, Vol.21, No.2, pp.179-196.

③ Taras Kuzio, “Civil society, youth and societal mobilization in democratic revolution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6, Vol.39, No.3, pp.365-386; Nadia Diuk, “In Ukraine, Homegrown Freedom”,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4, 2004.

④ “Political issues of Ukraine and Hungary”, Embassy of Ukraine to Hungary, August 20, 2012, <https://hungary.mfa.gov.ua/en/embassy/263-istorija-dvostoronnih-vidnosin>

维持生计。乌匈两国边境设有 5 个过境点，匈牙利还在外喀尔巴阡州首府乌日霍罗德 (Uzhhorod) 和第五大城市别列戈沃 (Berehove) 设有两个领事馆，为当地居民过境务工提供便利。^①2010 年欧尔班担任总理后，于 2011 年 1 月简化匈牙利侨民入籍程序，这使得居住在外喀尔巴阡州的人只要曾经拥有或其祖先拥有匈牙利公民身份，并且通过匈语的宪法基础知识考试，而无须长期居住在匈牙利，即可优先获得匈牙利公民身份，因此移民数量逐年增多。尤其是“尊严革命”和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以后，对乌克兰经济和就业形势造成严重冲击，2013 年至 2014 年间，移民匈牙利的乌克兰公民人数增加了 30%，2014 年至 2015 年间又增加了 60%。乌克兰东部冲突引发的军队征兵，使当地许多男性带着家人移居匈牙利，移民男性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37% 增加到 2014 年的 58% 和 2015 年的 62%。^②然而，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两国关系出现裂痕。原因在于，克里米亚事件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要求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州的匈牙利族人自治，以及匈牙利的国有媒体在报道乌克兰危机时采取亲俄立场等，引发乌克兰政府的严厉批评。2014 年 9 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 (Alexei Miller) 结束访问匈牙利的第三天，匈牙利政府暂停了对乌克兰天然气的“逆向供应” (reverse flow)。^③2017 年 3 月 9 日，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 (Péter Szijjártó) 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表示，匈牙利不支持欧盟就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④2017 年 9 月 25 日，波罗申科总统签署的新版《教育法》(9 月 5 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通过) 遭到部分欧盟成员国的批评，也让匈、乌关系迅速恶化。该法案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要求中学教师授课时只能

① 别列戈沃市中心广场的大型天主教堂悬挂着匈牙利国旗，市议会办公室悬挂乌克兰和匈牙利国旗。参见 Melinda Haring, “Why Hungary Is Zelensky’s Other Big Problem”,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4, 2021.

② Ágnes Eröss, Katalin Kovály, Patrik Tátrai, “Effects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in Transcarpathia: the Hungarian Perspective”, *CMR Working Papers*, No.92/150, University of Warsaw, Centre of Migration Research (CMR), Warsaw, November 2016,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80979/1/884875776.pdf>

③ “逆向供应” (reverse flow) 是指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政府拒绝购买俄罗斯天然气，转而购买欧盟天然气，匈牙利是欧盟“逆向供应”的过境国之一。

④ “匈牙利表示不支持欧盟就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新华网，2017 年 3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10/c_1120604174.htm

使用乌克兰语，不得使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宣称，匈牙利将否决旨在促进与乌克兰关系的任何议题，尤其是乌克兰寻求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议题。匈牙利甚至还要退出欧盟-乌克兰联系协定。^①2018年10月初，乌克兰下令驱逐一名匈牙利领事，理由是他违规向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人发放护照。^②2020年11月30日，乌克兰安全部门以该州一个小村庄举行的首届理事会成员演唱乌克兰和匈牙利的国歌为由，对该慈善基金会进行了搜查，导致匈牙利和乌克兰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实际上，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匈牙利经常因跨境民族和能源过境等问题干涉乌克兰与欧盟、北约的一体化进程，匈牙利对乌克兰成员资格的否决权现在已成为在双边争端中向乌克兰施压的常用杠杆。^③2021年9月27日，俄气公司和匈牙利签署一份为期15年（到2036年底）的天然气供货合同。乌克兰外交部表示，匈牙利决定与俄气签署绕过乌克兰供气的新长期合同损害了乌克兰和匈牙利的双边关系，基辅将求助于欧盟委员会。^④

乌克兰与波兰之间的经济合作发展较快，但两国在历史记忆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⑤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对1943-1945年间乌克兰人针对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地区波兰人大屠杀事件的认定。波兰方面认为，该事件是乌克兰对波兰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而乌克兰方面认为该事件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⑥争取民族独立期间，波乌战争的一部分，双方都犯有类似的

① Natalia Zinets, Krisztina Than, “Hungary threatens to block Ukraine’s EU progress in language row”, *Reuters*, September 27, 2017; Péter Krekó, Patrik Szicherle, “Why Is Hungary Blocking Ukraine’s Western Integration?” *the Atlantic Council*, January 16, 2018.

② “嫌隙再生！乌克兰、匈牙利闹纠纷 互逐领事”，新华网，2018年10月6日。

③ 转引自张弘：“匈牙利与乌克兰的跨境少数民族问题”，《世界知识》，2018年第22期，第46-47页。

④ “乌克兰外长：匈牙利与俄气签署合同是对基辅的打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1年9月28日，<https://sputniknews.cn/politics/202109281034552821/>

⑤ 张丽娟：“波兰和乌克兰关于历史记忆的冲突”，《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6期，第162-188页。

⑥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OUN），1929年成立于维也纳，1940年分裂，一派为安德烈·米里尼克（Andriy Melnyk）领导的温和派，一派为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领导的激进派。乌克兰独立后，OUN的两个派别都得以恢复，并要求追授该组织一系列表现突出的人士为乌克兰民族英雄，其中就有班杰拉。参见“OUN rejects Tymoshenko’s calls to form united opposition”, *Kyiv Post*, March 9, 2010.

罪行。^①2010年1月22日，时任总统尤先科追授备受争议的班杰拉为“乌克兰英雄”，该决定不仅在乌克兰国内的反应不一，也遭到波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谴责。2011年1月，该奖项被亚努科维奇正式废止。^②2018年12月5日，乌克兰议会再次追授班杰拉该奖项。^③2018年12月19日，议会又通过决议，从201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庆祝班杰拉诞辰日。^④历史记忆将成为影响波、乌关系的一个持久且难以克服的因素。

再次，公共危机的冲击。除了以往各个层次、各种类别的经济危机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重大的黑天鹅事件，对乌克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疫情暴发以来，乌克兰政府先后多次实施阶段性的全国隔离政策。2020年8月1日开始，乌克兰推出了“适应性隔离”措施，根据各地区新冠肺炎疫情状况，乌克兰将境内地区划分为红色、橙色、黄色和绿色区域。随后，乌克兰政府又多次宣布延长实施“适应性隔离”措施。即便如此，疫情依然给乌克兰经济带来巨大冲击。2020年乌克兰失业率为9.5%，高于受经济危机影响的2009年的失业率（8.8%），以及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的2014年（9.3%）。^⑤乌克兰央行的报告显示，2020年乌克兰经济下滑4%。^⑥2021年第一季度末，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方法计算，乌克兰的失业人口多达180万，失业率为10.9%，接近2001年的失业率（11.06%）；就业人数减少了107万人，降至1542万人，被认为是自乌克兰独立以来最糟糕的绝对就业人数。^⑦

① Wojciech Kononczuk, “The Paradoxes of Polish-Ukrainian Relations”, *the Wilson Center*, May 23, 2018.

② Clifford J. Levy, “‘Hero of Ukraine’ Prize to Wartime Partisan Leader is Revoked”,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11.

③ Проект Постанови про звернення д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їни щодо присвоєння звання Героя України Бандері Степану Андрійовичу (посмертно). Номер: 9368. Верховна Рада України. 12 мая 2018 г. http://w1.c1.rada.gov.ua/pls/zweb2/webproc4_1?pf3511=65070

④ David R. Marples, “Ukraine and its national heroes: time for chang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thnic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Studies*, January 9, 2019, <https://www.icelds.org/2019/01/09/ukraine-and-its-national-heroes-time-for-changes/>

⑤ Aaron O’Neill, “Ukraine: Unemployment rate from 1999 to 2020”, *Statista*, July 21,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96132/ukraine-unemployment-rate/>

⑥ “乌克兰政府再次向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经济援助”，新华网，2021年6月2日。

⑦ Oleksandr Mazur, “Unemployment in Ukraine Hits Record High in 20 Years”, *Ukrainews*, June 25, 2021.

（二）乌克兰政府的治理失效

第一，寡头精英主导下的乌克兰政府，阻碍了乌克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对乌克兰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在乌克兰，历次总统竞选期间政客们关于发展经济、清除腐败的诸多承诺几乎都无法兑现。独立至今危机不断，先后遭遇了长达近十年的经济大衰退。2000年虽然迎来了短暂的增长，但同时也在2000年到2001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Ukraine without Kuchma)的抗议示威；2004年又因选举问题而引发全国性的“颜色革命”；2008年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2013-2014年危机期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后，在乌克兰多个州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先后有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卢甘斯克州宣布以公投的方式决定地区前途，紧接着在敖德萨爆发的冲突导致4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持续至今的顿巴斯冲突造成的军民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计。经过30年的发展，如今的乌克兰人均GDP沦为欧洲倒数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穷国。此外，经济衰退、国内冲突的内耗，官员腐败，投资环境恶劣，导致乌克兰的资本净流出严重而又稳定，每年约占GDP的4%。在2014-2019年的五年中，实际外国直接投资仅占GDP的1%，乌克兰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超过了50%。^①财政亏空，政府运转一定程度上只能依靠美国、欧盟和国际组织的援助来缓解。在庆祝独立30周年之际，根据拉祖姆科夫中心智库和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数据，1991年12月，随着苏联开始解体，乌克兰民众对独立的支持率高达92%，然而，到2020年12月，这一比例降至68%。根据拉祖姆科夫中心长期追踪统计发现，乌克兰民众对于独立的支持与经济的波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乌克兰的经济状况越糟，独立的支持者就越少。根据同样的数据，2003年，也就是“橙色革命”前，民众对独立的支持率最低——当时只有46.5%的受访者支持独立。^②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于2001年作为独立国家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当时，乌克兰有4850万人居住。东欧国家随后在2019年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新的普查结果显示，现在只有3730万人（不含东部和克里米亚）居住在乌克兰，这意味着人口减少了1120万。究其原因，

^① Anders Aslund, “What is wrong with the Ukrainian economy?”

^② Serhiy Guz, “Ukraine: 30 years in pursuit of equality”, *Open Democracy*, August 23, 2021,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independent-ukraine-30-years-pursuit-equality/>

除了低出生率、高死亡率，^①还有大规模移民所致。移民在乌克兰人口下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2016 年顿巴斯冲突最严重的时候，乌克兰的平均月薪约为 200 美元。虽然月均收入最终上升到 450 美元左右，但靠这些工资仍然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所以，大量乌克兰人相继移居国外。仅 2019 年 1-11 月就外迁了 21.2 万人。在过去的十年中，累计有近 1300 万人或移民或经常在国外工作，导致乌克兰国内的劳动力减少，工人减少又会引发经济增长放缓，形成恶性循环。可以说，长期的经济衰退、治理失效、社会腐败等因素阻碍了乌克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对乌克兰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进而影响着乌克兰社会的总体稳定。

第二，寡头精英通过非正常途径确立的政治生态致力于维护自己的非法利益，阻碍了新精英的崛起。在乌克兰社会分化过程中，有关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合理性一直受到质疑。而新崛起的寡头精英的财富积累和政治行为不仅饱受争议，甚至触犯法律。通过梳理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政治寡头可以发现，其大致由三部分人构成：苏联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阶层或与之存在裙带关系；通过黑市经济积累财富的精英；独立后通过攀附寡头形成利益集团的精英。严重的腐败成为乌克兰难以根治的顽疾。腐败泛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制度缺位导致的政治腐败，官僚文化导致的体系腐败，经济寡头化导致的经济寻租泛滥。^②这些寡头精英将国有资产转为己有，或利用特权甚至非法手段从事走私和投机来获取财富，再通过洗钱的方式合法化。对于已占有财富的使用，并非是以生产和工商业投资为取向，而是存入国外银行或者在国内外购置豪宅炫富，引发国内民众的普遍反感和仇富心理。比如早在 2014 年 6 月，乌克兰政府就冻结了本国寡头在塞浦路斯、英国、巴拿马、伯利兹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多家公司资产，总额为 15 亿美元；但是在

① 医疗保健方面，糟糕的健康状况、广泛滥用酒精和毒品，以及全球最高的结核病等传染病死亡率，导致了乌克兰死亡率的上升。生育率有所下降。世界银行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乌克兰家庭每户有两个孩子。然而，最近的经济困难迫使每户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乌克兰经济不景气和顿巴斯冲突的影响也使一些年轻夫妇不愿生育，导致了乌克兰生育率的下降。Mark Temnycky, "Ukraine's Dilemma amid the Pandemic: Depopul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Ukrainian Economy", *the Wilson Center*, June 23, 2020.

② 张弘：“乌克兰政治稳定中的腐败问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41-52 页。

2018年，三名乌克兰金融寡头依然进行了约15亿美元的非法资产交易。根据乌克兰法律，在乌国境内外，使用冻结资产交易均属于违法行为。^①2017年3月，乌克兰清算了“垃圾银行”“僵尸银行”和寡头银行三类共87家银行。其中，第一类20家银行是没有任何资产和负债的洗钱机器；第二类“僵尸银行”是只有负债，没有资产；第三类是属于富豪的寡头银行。^②类似的巨额金融犯罪，在乌克兰独立30年中并非个案。独立以来，乌克兰政府多名高官涉案，广为人知的有拉扎连科被捕、“颜色革命”期间尤先科中毒、季莫申科入狱、乌克兰危机期间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等等。然而，这些人中有些流亡国外，等待机会回国，比如寡头科洛莫伊斯基，在波罗申科时期流亡国外，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以后才得以回国。有些则在刑满释放以后继续参政，比如季莫申科。还有一部分人虽然遭到指控，但因证据不足或其他原因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在2019年发布的乌克兰富豪榜单的前十名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一次以上被指控犯罪。由于乌克兰法律规定拉达议员享有司法豁免权，结果是427名议员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商人。^③因此，议会成为寡头犯罪的避难所，议员的身份也成为寡头们积极争取的稀缺资源。一般情况下，革命和抗争为新政治精英脱颖而出提供了机会。^④然而，在乌克兰独立30年间，虽然先后爆发了“花岗岩革命”“橙色革命”“尊严革命”三次大规模的“革命”，而各类小规模抗议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却丝毫没有触动乌克兰的政治生态，其治理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总之，由于乌克兰政府治理能力较弱，加上自身的合法性饱受争议，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滑坡，从而跌入“塔西佗陷阱”^⑤。此外，苏联解体后的乌

① “独家：与三名乌克兰大亨的肮脏交易”，半岛电视台，2018年1月8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news/2018/1/8/exclusive-dirty-deal-traced-to-three-ukrainian-tycoons>

② “乌克兰清算87家银行主要有三大因素”，参考消息，2017年3月28日。

③ Anders Aslund, “What is wrong with the Ukrainian economy?”

④ Cristina Gherasimov, “Political Elite Renewal in Georgia, Moldova and Ukrain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me, May 2019,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5-14-Political%20Elite%20Renewal.pdf>

⑤ 塔西佗陷阱 (Tacitus Trap) 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他认为当公共权力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无论是好的政策还是坏的政策，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按照现在网络上流行的理解，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当政府丧失公信力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人们都会认为它是在说假话、做坏事。参见范勇鹏：“用中国话语解释公信力问题”，《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7日，第5版。

乌克兰，因地处欧亚文明结合部而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国内利益集团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竞合，决定了乌克兰局势走向的不确定性。长期的大国干预等因素造成的民众情绪的长期分化和多种意识形态并存，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结语

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在转型背景下走上独立之路。独立至今的 30 年间，乌克兰先后爆发了“颜色革命”、克里米亚事件等多次全国性的甚至影响欧亚地区局势的大动荡。究其原因在于，独立后的乌克兰打破了苏联中后期以权力等级为划分标准的阶层结构，开启的市场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以经济收入、社会教育、职业等要素为划分标准的社会分层机制，形成了以寡头精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然而，寡头精英以非正当的方式攫取社会财富，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阻碍了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的壮大，挤压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还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的贫富分化，加剧了阶层之间的对立。这种由寡头主导的封闭的社会结构，不仅没有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反而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和低收入群体的横向流动，使得作为安全阀的社会流动难以发挥缓和阶层对立、降低社会危机的功能。而经济危机、国外“革命”、周边矛盾等由外而内的传导，激发了乌克兰的社会情绪，加上国内长期的经济衰退、治理失效与社会腐败，使得乌克兰跌入“塔西佗陷阱”，成为转型期间多次爆发全国性危机的原因。遗憾的是，乌克兰屡次爆发的“革命”和全国性危机，并没能遏制社会的分化，更没有打破主导社会结构的寡头阶层，无法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提供公平合理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这成为乌克兰爆发大规模危机的隐患，因此，类似发生在大选期间的“选举舞弊/操控选举”等问题，极易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Abstract】 On August 24th 2021, Ukraine embraced its 30th anniversary of independence. However, the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se three decades is not flawless and Ukraine has experienced national crises and revolutions. After independence, Ukraine broke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Soviet era, and the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 has inevitably brought about social stratification, forming a soc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oligarchic elites, middle class and low-income groups. Nevertheless, oligarchic elites, as a vested interest group, have formed a class barrier that hinders the growth of the middle class as a social “stabilizer”. While squeezing out the living space of low-income groups, it has also caused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or industr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sequently intensifying antagonism among classes. This closed soc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oligarchs not only failed to provide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upward mobility, but also led to downward mobility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horizontal mobility of low-income group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social mobility as a safety valve in alleviating class antagonism and reducing social crises. Besides, economic crises, foreign revolu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surrounding contradictions from out inside, coupled with long-term domestic economic recession, governance failures and social corruption, have stimulated Ukraine’s social sentiments and led it into the “Tacitus Trap”, which caused national crises during Ukraine’s transition.

【Key Words】 Transition in Ukrain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Ukraine, Social Mobility in Ukraine, the “Tacitus Trap”

【Аннотация】 24 августа 2021 года Украина отмечает 30-летие сво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днако эти 30 лет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и развития не были гладкими, они были отмечены ряд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кризисов и революций. Украина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орвалась от классов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и начавшиеся рыночны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еизбежно привели к социальному расслоению, создав социаль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в которой доминируют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и

малообеспеченные группы населения. Однако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как группа с корыст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 классовый барьер, который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л росту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табилизатора» и снижал выживание группы с низкими доходам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оздавая разделение между богатыми и бедными в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гионах, секторах и между городской и сельской местностью, обостряя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между классами. Эта закрытая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в которой доминирует олигархия,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обеспечила рав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для восходящей мобильности членов общества, но и привела к нисходящей мобильности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и горизонтальной мобильности малообеспеченных групп населения, что затрудняет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мобильности, как предохранительного клапана, в качестве средства смягчения классовых антагонизмов и сниж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кризис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 и внешняя и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ередача конфликтов по соседству подогрел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Украине, а сочета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пада, провал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ррупции в стране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Украина попала в ловушку Тацита,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причиной мног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кризисов в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Украины,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я в Украине, социальная мобильность в Украине, ловушка Тацита

(责任编辑 崔 珩)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1年第5期(总第231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 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

定价：30.00 元